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蔡元培全集

第五卷

高平叔编



中华书局

200214

7.79



200250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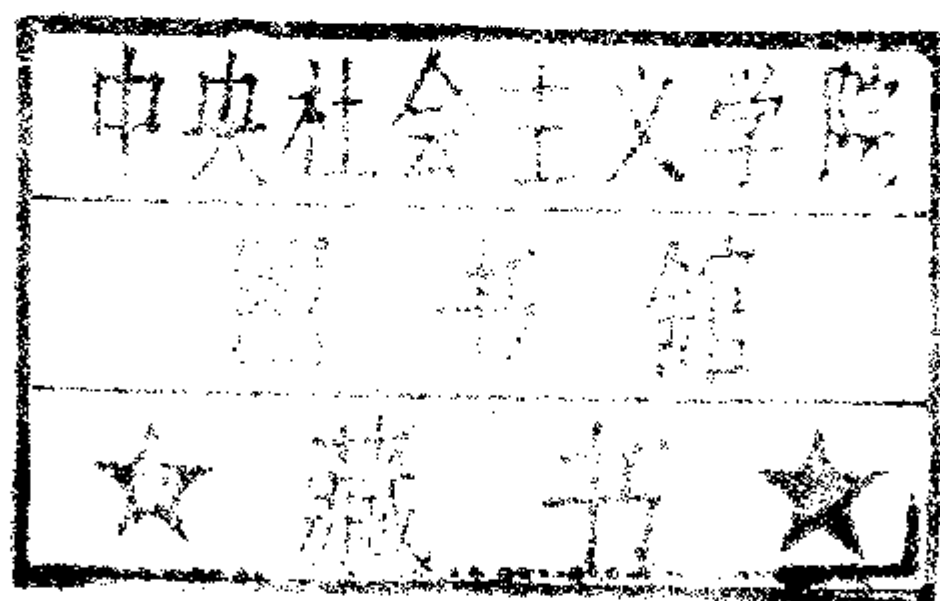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蔡元培全集

第五卷

(1925——1930)

高平叔编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陈 铮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蔡元培全集

Caiyuanpei quanji

第五卷

高平叔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7印张·6插页·379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400册

统一书号：11018·1327 定价：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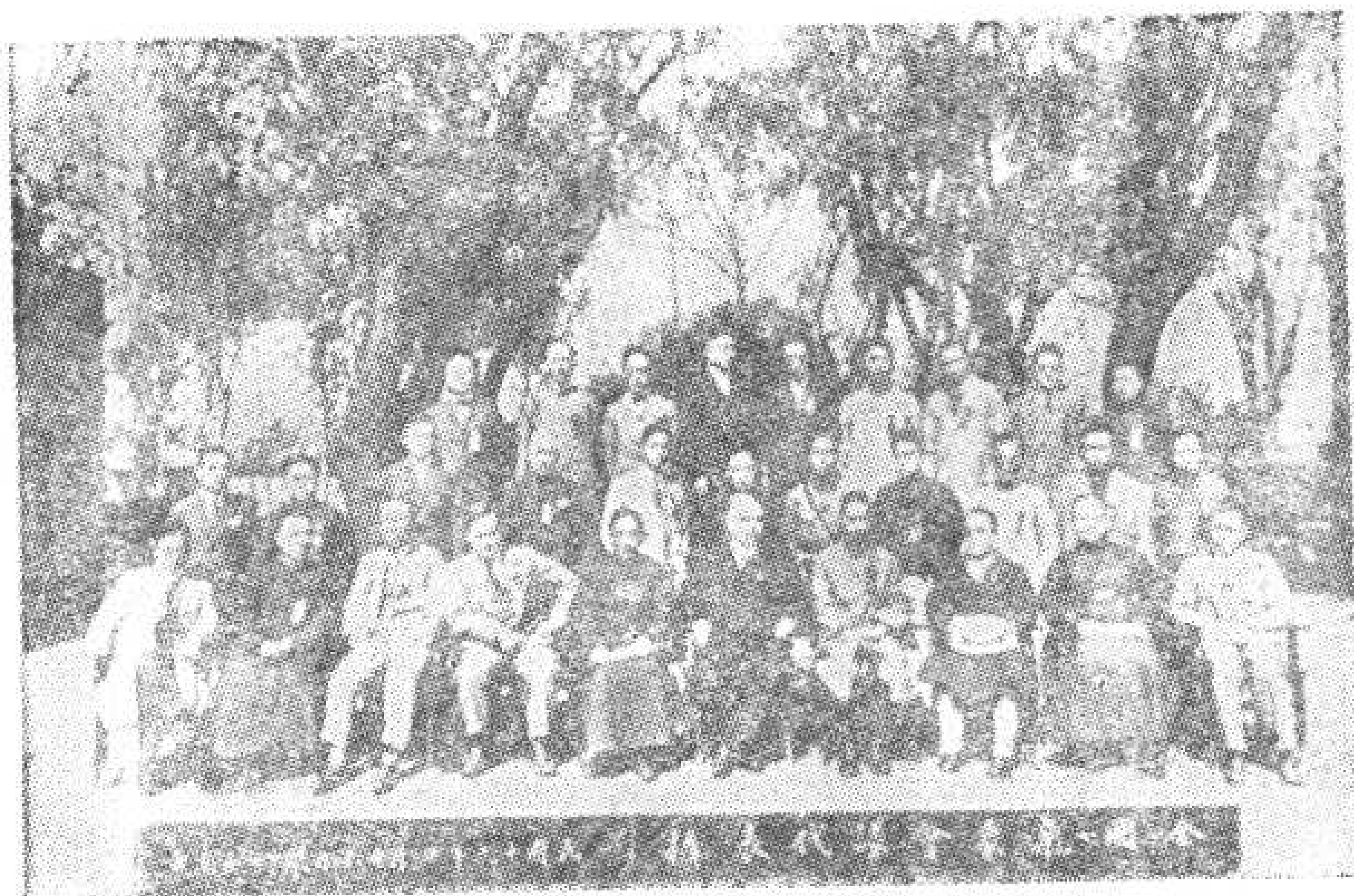
ISBN 7—101—00487—3/K·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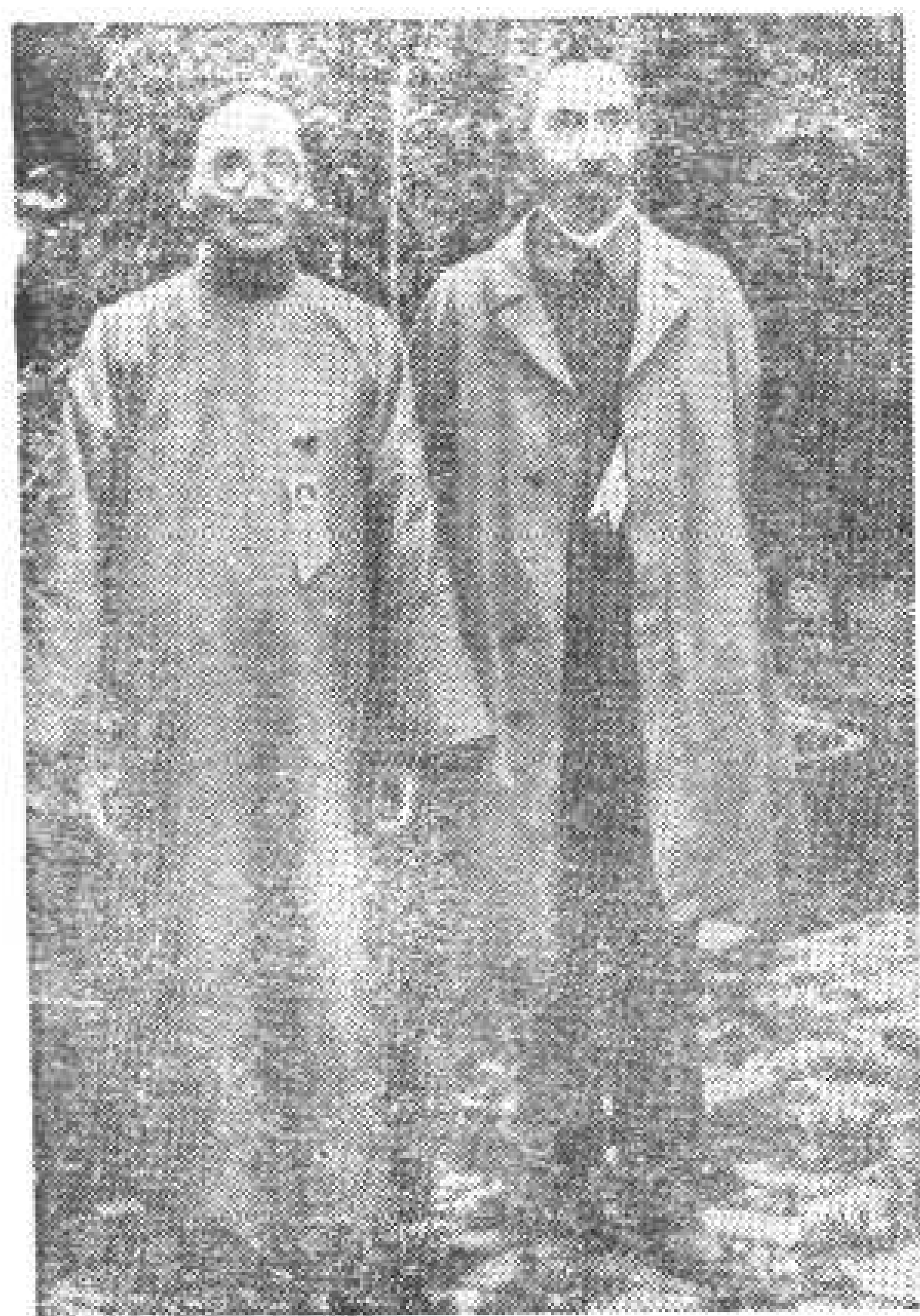
创办中央研究院时的蔡元培



在欧洲进行研究时的蔡元培



蔡元培(前左第五人)主持全国气象会议时与代表合影



蔡元培在全国教育会议期间
与杨铨合影

子鶴先生方鑒
在彼尚未克登訪為歉
今復早已承何為平
君姑同登名特為序
在彼時往往能界
陶亦與斯路五十二
部接者為幸
此致
左
弟蕭元哲為深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六日

蕭元哲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致黎子鶴函手迹

静生先生千古

教育专家 翁恒志 年 前同席 辞别

科学先进 翁恒志 社友 痛失斯人

范源濂 挽

1928
-3-4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挽范源濂联手迹

南京北大同學會諸同學公鑒
行部兩代表
到滬傳遞

公意維護母校愛重有加至為感荷
為確有回校負責之決心
然非有半年以上之準備而倉卒從事
非徒無益於北大而反害之
業與旅職並代表及學生會代表約
於九月後回校
業荷贊同謹此奉
聞
傳請節部兩同學函詳
此致
公鑒

蔡元培
上海
九月二日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復南京北大同學函手迹

Mr. Weston 先生：接三月三日惠書，知
先生及夫人將於八月間來滬北平。我等非常歡迎。
有可以相助之處，無不竭力。而屬代覓寓所及引導
人，因事阻滯上海，已委託北京友人接洽，俟確定，即奉
告。先此奉復，並祝痊癒。

一九二九年復美國吳爾東教授函手迹

分石王席先生 抄呈 元祐自三月十六日奉制以來抱
 病多日無以請候明用
 臣役既旋為右修司郎官部 領錄
 不敏心已茹憂事 不然不指前序一國名 元祐自
 祇命 為學府丞 去改印 屢在朝 呈品曰國中
 大率楊念議士負以金馬 賜引使 其入禁備曉曉
 邪心不替 步兵所現 堡軍查唐果有圖賊意 置置而備
 沈時請事 或言即 元祐自 元祐自
 雖延心 姑始為責實 之 裁制即 元祐自
 中中可謂得法
 鼎力主持 與此 元祐自
 從德祥事 楊太師君公 詳略外 亦未布 茲祝
 勉懷

一九二九年辞监察院长函钢笔手迹

目 录

插图

致北大评议会函（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	（ 1 ）
复曾宪中函（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	（ 2 ）
复张元济函（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	（ 3 ）
复蒋梦麟函（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4 ）
附：蒋梦麟致蔡元培函（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 5 ）
挽孙中山联（一九二五年三月）·····	（ 6 ）
祭孙中山文（一九二五年三月）·····	（ 6 ）
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	（ 7 ）
在伦敦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致词（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 13 ）
孙逸仙先生传略	
——在里昂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致词（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	（ 17 ）
致吴敬恒函（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 23 ）
《哲学辞典》序（一九二五年四月）·····	（ 24 ）
卢骚《忏悔录》序（一九二五年四月）·····	（ 25 ）
复胡适函（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 26 ）
致北京大学并全国各团体电（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 26 ）
附：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致蔡元培电·····	（ 27 ）
致蒋梦麟电（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	（ 27 ）
世界教育会两提案（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 27 ）
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2J49/24

——在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28)

中国社会的动荡

——为中国行动告各列强 (一九二五年七月) (40)

附: 同题异文 (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 (46)

巴黎万国美术工艺博览会中国会场陈列品目录序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51)

致蒋梦麟函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53)

《燉煌掇琐》序 (一九二五年十月四日) (54)

致蒋梦麟函 (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 (56)

北大民国十四年哲学系级友会纪念刊题词 (一九二五年) (56)

为《小学商量》题词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 (57)

与《国闻周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 (57)

致蒋梦麟电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60)

附: 蒋梦麟致胡适电

致英国庚款委员会函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61)

七律三首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62)

致陶在东函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 (63)

和陶在东原韵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 (63)

复北京大学评议会函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 (64)

复蒋梦麟函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 (64)

《四角号码检字法》序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65)

复周作人函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66)

附: 周作人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67)

复北京大学函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68)

附: 北京大学致蔡元培电 (68)

复胡适函（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69）
复北京大学评议会函（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69）
附：北京大学评议会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70）
《逻辑学》序（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	（71）
致杨□□厅长函（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一日）·····	（72）
《红楼梦本事辨证》序（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72）
复胡适函（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	（73）
复任可澄函（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76）
附：任可澄致蔡元培电（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	（76）
复北京大学教职员函（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77）
附一：谭熙鸿等向北大报告函（一）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77）
附二：谭熙鸿等向北大报告函（二）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78）
附三：北大教职员致蔡元培电（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78）
为皖苏浙三省联合会预拟对新闻记者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夏）·····	（79）
为皖苏浙三省联合会准备招待各国领事团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夏）·····	（81）
致北京大学教职员函（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83）
附：北大教职员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六日）·····	（83）
致刘海粟函（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八日）·····	（84）
题《九溪十八涧》图（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84）
题《言子墓》图（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85）

题《海粟近作》（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85）
挽张謇联（一九二六年八月）·····	（86）
致顾颉刚函（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	（86）
复胡适函（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	（87）
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88）
中国古代之交通（一九二六年十月）·····	（91）
爱国女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	（97）
致黎世蘅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	（99）
在上海特别市自治运动各团体代表大会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100）
在上海国际工业服务团成立大会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100）
复蒋介石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102）
附：蒋介石致蔡元培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102）
说民族学（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103）
床上口占（一九二六年）·····	（112）
戏赠适之（一九二六年）·····	（112）
和徐息庵见赠韵（一九二六年）·····	（113）
附：徐息庵原韵·····	（113）
郑曼青书画润格（一九二六年）·····	（113）
常宗会结婚颂词（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114）
题延平故垒（一九二七年一月）·····	（115）
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一九二七年一月）·····	（115）
致夫人周养浩函（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	（117）
佛学与佛教及今后之改革	
——在闽南佛学院演说词（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三日）·····	（118）

在漳州各界大会演说词（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	（120）
读书与救国	
——在杭州之江大学演说词（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122）
致金润泉函（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124）
新浙江之第一步（一九二七年三月）·····	（124）
浙江财政经济问题杂记（一九二七年三月）·····	（130）
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大纲（一九二七年三月）·····	（132）
《中国在变革》前言（一九二七年三月）·····	（132）
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	（134）
复伍何宝芳等函（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137）
关于成立大学院答客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137）
提议设立大学院案（一九二七年六月）·····	（138）
附一：大学院组织法	
附二：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草案·····	（139）
我们尽力于本会的缘故（一九二七年六月）·····	（141）
致胡适函（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142）
《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一九二七年夏）·····	（142）
《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序（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	（150）
提议维持以江浙渔税充教育经费的原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151）
复虞洽卿等函（一九二七年八月）·····	（151）
附：虞洽卿等致蔡元培函·····	（152）
代蔡柏龄起草致浙江大学区呈（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	（153）
在晓庄师范学校演说词（一九二七年十月二日）·····	（154）
五卅殉难烈士墓碑文（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	（156）
复刘海粟函（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	（158）

程蒲孙遗集序（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	（158）
致李宗仁等函（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	（160）
就大学院院长职通电（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161）
复胡适函（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161）
附一：胡适致蔡元培函（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163）
附二：胡适致蔡元培函（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164）
江浙渔税问题审查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165）
在南京特别市教育局演说词（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166）
各部及秘书处暂行分配职员工作办法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169）
呈报启用大学院印信文（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169）
中国新教育之趋势	
——在暨南大学演说词（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170）
在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173）
募建薛仙舟图书馆通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174）
对南京惨案宣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176）
复孙伏园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177）
文人（七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178）
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78）
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179）
真善美（一九二七年）·····	（182）
附：同题异文·····	（184）
提议设全国商标注册局以收入作教育经费案	
（一九二七年）·····	（186）
党部职员应兼负调查社会状况之责任（一九二七年）·····	（189）

题何联奎扇面 (一九二七年)·····	(190)
致李煜瀛函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	(191)
复李煜瀛函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191)
致武昌卫戍司令电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192)
题孙中山演说留声片册子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192)
致李煜瀛函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193)
《大学院公报》发刊词 (一九二八年一月)·····	(194)
北伐殉义将士及死难民众纪念联 (一九二八年一月)·····	(196)
提议以俄英退还庚款拨充教育基金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	(196)
《中央日报》创刊贺词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	(198)
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暨各地死难民众诔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	(198)
复浙江省政府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200)
附：浙江省政府致蔡元培电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200)
欢迎法使马德尔演说词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200)
复朱家骅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	(203)
附：朱家骅致大学院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	(203)
提议免收学杂费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四日)·····	(203)
附一：对蔡元培提案的决议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204)
附二：对蔡元培提案发布国民政府令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	(204)
对第四中山大学学生的讲话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205)
致李煜瀛函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	(206)
复雷啸岑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	(206)
附：雷啸岑致蔡元培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207)

在大学院所发废止春秋祀孔旧典的通令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207)

为暨南大学等校请拨经费之提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208)

致丁鼎丞函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208)

致陈希豪洪陆东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209)

挽范源濂联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 (209)

提议增加上海《民国日报》津贴案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 (210)

《明德校训四箴》题词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210)

复上海法政大学杨校长电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 (211)

《第一交通大学西文图书目录》序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211)

刘抱真墓碑 (一九二八年三月) (212)

致许寿裳电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 (214)

《清季外交史料》序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一日) (214)

关于大学院组织之谈话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 (216)

为次子无忌结婚之谢柬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 (217)

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

——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演说词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 (218)

请公决《侨务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审查报告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221)

请公决《劳资争议处理法》修正草案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221)

提议将华侨教育移归侨务委员会办理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222)

请公决《司法部组织法》修正各点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222)

宁沪苏省市权限区域问题审查报告（一九二八年四月）	（223）
复李济琛电（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	（225）
附：李济琛致蔡元培电（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	（226）
《西洋科学史》序（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	（226）
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228）
致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电（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230）
致张元济函（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231）
复张元济函（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232）
《经营银行概论》序（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232）
全国教育会议闭会词（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233）
复马步芳函（一九二八年五月）	（235）
附：马步芳致蔡元培函（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236）
《科学丛谈》序（一九二八年五月）	（236）
复张元济函（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	（237）
附：张元济致蔡元培函（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238）
请公决修正《特别市组织法》及《市组织法》（草案）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239）
提出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草案（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239）
附：故宫博物院组织法	（240）
复李书华电（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243）
致张元济函（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243）
致太虚函（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244）
复陈嘉庚电（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244）
附：陈嘉庚致蔡元培等电	（245）
致阎锡山电（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245）
蔡幼襄传（一九二八年六月）	（245）

致柏格森函（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	（247）
致杜里舒函（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	（247）
致张元济函（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	（248）
致李宗仁函（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	（249）
附：李宗仁复蔡元培电（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250）
致罗素函（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	（250）
请核议《刑事诉讼法》审查意见（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	（251）
致于右任等函（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252）
提议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253）
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	（253）
提议改组清华学校董事会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255）
为秋瑾建祠筑亭募捐弁言（一九二八年七月）·····	（256）
致王正廷函（要点）（一九二八年夏）·····	（257）
修改《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二八年夏）·····	（258）
提议最高法院酌设分院案（一九二八年夏）·····	（259）
论容许外人杂居内地的危险（一九二八年夏）·····	（261）
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一九二八年夏）·····	（264）
说青年运动（一九二八年夏）·····	（269）
《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序（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	（270）
关于外交问题提案（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	（271）
复张元济函（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	（275）
在大学院拟定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	（276）
辞大学院院长等职呈（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	（276）
复张元济函（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277）

复谭延闿函（一九二八年八月）	(278)
复于右任等函（一九二八年八月）	(278)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刊词	
（一九二八年八月）	(279)
临清武训学校募捐启（一九二八年八月）	(280)
续辞大学院院长等职呈（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	(282)
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六日）	(282)
致杨铨函（一九二八年九月中旬）	(285)
附：傅斯年致蔡元培函（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	(285)
《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一九二八年九月）	(287)
再辞大学院院长兼代司法部部长呈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	(288)
辞任监察院院长电（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288)
复吴敬恒电（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	(288)
辞监察院院长呈（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	(289)
致蒋介石等函（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	(289)
致杨铨杨端六函（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290)
题祝枝山楷书（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291)
附：撰写此篇所笔记之参考资料	(291)
致李济琛戴传贤函（一九二八年秋）	(292)
纪念总理诞辰的意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292)
《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序（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294)
复李烈钧电（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295)
复傅斯年电（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295)
附：傅斯年致杨铨电	(295)
致冯玉祥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96)

为李金发书写对联（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296)
致宋子文电（一九二八年）	(297)
致张继电（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	(297)
复张元济函（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298)
致冯玉祥函（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298)
致傅斯年函（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	(299)
挽梁启超联（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300)
致汪敬熙电（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300)
题《学生指南》（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300)
用直保圣寺古物馆董事会规则（一九二九年二月）	(301)
用直保圣寺古物馆管理规则（一九二九年二月）	(302)
三八妇女节演说词（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	(303)
复张元济函（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05)
附：张元济致蔡元培函（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	(305)
贝多文（四绝）（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06)
拿破仑（三绝）（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307)
《中国经济问题》序（一九二九年三月）	(308)
《钦天山气象台落成纪念刊》序（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	(308)
致李书华陈大齐函（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	(310)
致北平图书馆电（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	(311)
附：北平图书馆致蔡元培电	(311)
美术批评的相对性（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311)
致赵元任陈寅恪函（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	(313)
复吴尔东函（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	(314)
致李宗仁电（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	(314)
致傅斯年电（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一日）	(315)

复唐钺电（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日）·····	（315）
附一：唐钺致蔡元培电·····	（316）
附二：杨铨致唐钺电·····	（316）
《五权宪法》手稿印本序（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	（316）
致吴尔东函（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前后）·····	（317）
复裴理义函（一九二九年五月）·····	（317）
铭贤学校二十周年纪念题词（一九二九年五月）·····	（318）
致谭延闿函（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	（318）
西湖博览会祝词（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	（319）
致蒋介石函（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320）
复胡适函（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	（320）
辞监察院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呈（一九二九年六月）·····	（321）
魏伯桢五十生日征诗撰一律（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	（322）
致刘文辉刘湘电（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	（322）
《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发刊词（一九二九年七月）·····	（323）
致吴敬恒函（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324）
致北京大学教职员函（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	（325）
致北京大学学生函（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	（326）
复南京北大同学会函（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	（327）
《到田间去》序（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	（327）
致马裕藻函（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329）
致朱希祖函（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330）
《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序（一九二九年九月）·····	（330）
《有机化学工业》序（一九二九年九月）·····	（333）
教育事业的综合	

——在西湖博览会“浙江省教育宣传日”演说词

(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	(334)
《全国美术展览会特刊》序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336)
致阎锡山电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337)
致张继电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338)
复胡朴安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338)
朱祥生谏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	(339)
复张翥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339)
致魏道明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340)
复陈箴枢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340)
致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341)
复朱冲涛等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341)
复张樵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342)
致丁毅音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342)
致陈和铤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343)
致宋希尚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343)
复胡适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344)
复张元济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344)
复许立德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345)
说三 (一九二九年十月)·····	(345)
致张人杰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	(347)
致杨永清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	(348)
致张人杰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	(348)
致谭延闿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日)·····	(349)
龙德升墓志铭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	(349)
致陈大齐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351)

致孙科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	（351）
《经济史长编》序（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352）
朱华庭传（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353）
致许立德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	（354）
致张人杰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	（355）
致金士宣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355）
复刘海粟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356）
复胡朴安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356）
复黄右昌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357）
马相伯九十寿庆演说（要点）（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357）
《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358）
复徐庆誉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359）
题钱静方悼亡诗卷（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360）
致马云亭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360）
复宋春舫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361）
复余青松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361）
《马克思传》序（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362）
复张元济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363）
致张人杰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363）
复陈大齐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364）
题养友为写油画（一九二九年）·····	（365）
题《式园时贤书画集》（一九二九年）·····	（365）
题赠何联奎（一九二九年）·····	（366）
致胡汉民电（约一九二九年）·····	（366）
复蒋丙然宋春舫电（约一九二九年）·····	（366）
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今后努力之标准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	(367)
周母盛夫人家传 (一九三〇年一月七日)·····	(379)
致刘湘等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三日)·····	(380)
致张人杰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	(381)
致陈杞怀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	(381)
致李四光等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	(382)
致王正廷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383)
致蒋梦麟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384)
致商衍鎏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384)
致郑文礼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385)
复汪启正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385)
致黄溯初函 (一九三〇年二月四日)·····	(386)
致吴了邨函 (一九三〇年二月四日)·····	(386)
致傅斯年函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	(387)
致方椒伯函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一日)·····	(387)
致戴传贤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三日)·····	(388)
致王宠惠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	(388)
致曾友豪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	(389)
复葛敬恩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389)
复蒋丙然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390)
致张元济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390)
致张人杰龚礼南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391)
复李审言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392)
致刘天华等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392)
秋瑾纪念碑记 (一九三〇年三月)·····	(393)
为日本研究社题词 (一九三〇年三月)·····	(394)

日本研究谈 (一九三〇年三月)	(394)
致王正廷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	(395)
复丁而汉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395)
致王一亭等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396)
复李乔苹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四日)	(396)
致江西省立图书馆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四日)	(397)
复李寿雍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四日)	(397)
致陈大齐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	(398)
致蒋笈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	(398)
致曾友豪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	(399)
致刘尚清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	(399)
致林礼源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	(400)
致巴和律师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八日)	(400)
复白仁德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九日)	(401)
致毛光翔电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一日)	(402)
复叶恭绰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四日)	(402)
全国气象会议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六日)	(403)
全国童子军总检阅致词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八日)	(403)
关于姓、婚姻、家庭问题的谈话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	(404)
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中研院博物院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405)
致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406)
致陈布雷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406)
致中比庚款委员会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407)
造林识字及推行注音符号为民众训练最重要 的工作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407)

复丰理德函（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日）·····	（409）
致南京五洲公园等函（一九三〇年四月）·····	（409）
三民主义与国语（一九三〇年四月）·····	（410）
致胡适函（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	（415）
《自由哲学》序（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日）·····	（417）
中国公学校长问题通告（一）（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日）·····	（419）
致罗家伦函（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420）
致施肇基函（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421）
复封燮函（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421）
社会学与民族学	
——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演说词（一九三〇年五月）·····	（422）
《普通测量学》教本序（一九三〇年五月）·····	（426）
致蒋梦麟函（一九三〇年六月三日）·····	（426）
复刘湛恩函（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	（427）
复钱天鹤函（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	（427）
《庄子哲学》题词（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四日）·····	（428）
致易培基何玉书函（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四日）·····	（428）
致黄建中函（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四日）·····	（429）
劳动大学的意义及劳大学生的责任	
——在国立劳动大学演说词（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	（429）
致李登辉函（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	（432）
又题《式园时贤书画集》（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433）
吴了邨书《金刚经》跋（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433）
致王一亭函（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434）
致蒋梦麟函（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434）
致张人杰王宠惠函（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435）

用直保圣寺古物馆记 (一九三〇年六月)	(436)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务年会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	(437)
致陈和铤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五日)	(438)
复高鲁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八日)	(439)
十九年七月十日结婚纪念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日)	(439)
致余青松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	(440)
复白仁德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	(440)
致陈大齐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	(441)
致张人杰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	(441)
复朱镜宙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	(442)
《近代教育学说》序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	(442)
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一届社员大会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日)	(443)
致蒋梦麟等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445)
致泽村幸夫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446)
致熊式辉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446)
复留法预备学校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447)
《美国市政之革新》序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447)
复罗韩青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三十日)	(448)
致徐炳昶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三十日)	(448)
中华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	(449)
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二日)	(450)
实验的美学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三日)	(452)
《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专刊》序 (一九三〇年八月)	(452)
致张学良函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日)	(457)

崧园傅氏三书题词（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458）
致陆费伯鸿函（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458）
致狄楚青函（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459）
袁观澜追悼会开会词（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459）
上海各团体招待樊迪文欢迎词（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	（460）
致张人杰函（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	（462）
二陈烈士碑铭（一九三〇年九月）	（462）
复李登辉函（一九三〇年十月三日）	（463）
致叶恭绰等函（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	（464）
樊迪文演讲《世界和平问题》时介绍词	
（一九三〇年十月五日）	（465）
复狄楚青函（一九三〇年十月八日）	（466）
致陈其采函（一九三〇年十月九日）	（466）
今年庆祝国庆的新意义	
——参加上海市庆祝国庆节大会演说词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日）	（467）
致何成濬等函（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一日）	（468）
致胡朴安函（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一日）	（469）
致张元济函（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四日）	（470）
致张元济函（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470）
中国公学校长问题通告（二）（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	（471）
为中国公学校董会致上海各报函（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472）
《全国气象会议特刊》序（一九三〇年十月）	（472）
《近十年中国之气候》序（一九三〇年十月）	（473）
为许寿裳书写对联（一九三〇年十月）	（474）
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一九三〇年十月）	（475）

推行国历演讲大会演说词（一九三〇年秋）·····	（480）
中国公学校长问题通告（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	（483）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公墓碑铭（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四日）·····	（484）
复刁敏谦函（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485）

复李书华函（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99)
复张元济函（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500)
以美育代宗教（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500)
《中国教育行政大纲》序（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502)
中国公学校长问题谈话（一九三〇年冬）	(503)
大学教育（一九三〇年）	(504)
美育（一九三〇年）	(508)
《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一九三〇年）	(513)
致张人杰函（一九三〇年）	(515)
徐宝璜行状（一九三〇年）	(515)
题孟容画稿（一九三〇年）	(517)
题文伯子遗墨（一九三〇年）	(517)
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一九三〇年）	(518)
复胡朴安函（约在一九三〇年以前）	(520)
复胡朴安函（约在一九三〇年以前）	(521)
复周太玄电（约在一九三〇年以前）	(521)

致北大评议会函*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

评议会公鉴：

前奉惠电，促即回国，旷职已久，敢不遵命。惟事实上实不能即作归计，曾电复代理校长蒋君，请为转致，谅荷鉴督。惟蒋君屡次来函，陈述种种困难，似非培归国不可者。培今拟暑假中归国一次，接洽各事。惟培有不得不请贵会许可者，即至少于暑假后再续假一年是也。

培自前年出京后，本决计脱离本校，故径于去年^①夏季启程来欧，拟以两年，专研美学，于素来未得解决之诸问题，利用欧洲图书馆、博物馆，潜心研究，冀得结果。不意到欧以后，旋得消息，辞职之举，未能实现，而职务由蒋君代理，俾培得援“任职五年以上，出洋研究”之成例，仍居其名。培初意既承本校如此优待，势不宜置教育公务而不顾，故于本校委赴德国参与康德纪念会，教育部委赴荷兰、瑞典参与美洲地理人类学会，及其他留欧同学要求赴奥京参与世界语大会，赴法国史太师埠参与中国美术展览会，赴伦敦交涉退款兴学问题，赴里昂参与国际联盟同志会年会，并交涉中法大学校长及代理校长诸问题，均不敢不黽勉从事。然坐是而第一年研究之时间，全被占去。

回顾本校，经济困难，达于极点；而政潮激荡，又无时不受影

* 北大评议会于此函第一页注有“全校教职员印送一份”字样。

① “去年”二字，为“前年”的笔误。

响。幸赖贵会诸先生、蒋代理校长及诸同事辛苦奋斗，不但维持有方，而校务且日有进步。培一方面感佩诸君子之热诚与毅力，一方面益自惭无状。自忖此一年中，仆仆道途，所经营者，未必均有效果；即就稍有效果者而言，对于教育界之贡献，亦复甚微，殊不足以赎放弃职任之罪。故自去年十月起，即屏除一切，专心求学。冀再历一二年，稍有所得，以副研究之名。若此时辍业而归，则所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不特自问难安，而亦无以副本校特别优待之盛意。

窃维本校以研究学术为鹄的，凡教授出洋研究者，如朱君家骅、刘君复、陈君启修，均以所研究之对象，非一年所能竟，承本校许可延期。培今事同前例，愿于满一年后（自十二年七月至十三年六月），即以教授之资格与薪俸，继续留欧完成学业，谅必为贵会所许可。故敢以暑假后再留一年之计画，预陈于贵会，幸贵会承认之。专此奉布，并祝
公绥

蔡元培敬启 十四年一月三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曾宪中函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

宪中仁兄大鉴：

接一月二十七日惠函，知贵体稍有不适为念。近日已痊愈否？每月筹款各进校，弟力实愧未能，尚请原谅。勉筹法币一百万寄

奉，藉助医药之需，乞哂存。专此，并祝
痊安

弟蔡元培敬启 二月十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张元济函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

菊生吾哥大鉴：

奉一月二日惠函，敬谥奉托代购各书，已属馆中分别预约及购寄，至为感荷。承属探询□□□各事，专函往询，尚未得其答复；而又奉二月十一日惠函，敬谥奉托汇与和钦舍弟之五十元，已于新年开馆时寄出，至感至谢。又奉托再汇五十元，系预备丧务之用，弟亦有专函奉托，稍迟几日，必能达左右也。

弟本欲再留两年，而蒋梦麟兄来函，言有种种为难情形，非弟回国一次不可；如弟必不能留，则亦可回而复出；并承彼代弟计画，于暑假中暂回，要求电告。弟此时若提出辞呈，则使梦兄益增困难；不辞而又不回，则态度又太暧昧，故复电允于暑假中回国一行，而要求再得续假一年，备暑假后再作欧游。现尚须观察时局，如到七八月间有可以回国之情势，则准回来一次。

□君已有复函，其家世似无问题。惟所称“愿于订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谊”云云，于尊府方面是否相宜？尚希斟酌。资助川费一层，彼尚有留英、留法计画，需借千五百元，而以两译稿相抵。吾哥能玉成之否？原函奉览。弟此时尚未告以助款之举出自吾哥美意，故彼颇以政党为言。又弟说姻事时，亦但言有友人之女，虽未

出洋留学，而在家延师授普通学及英文，程度颇高，故彼函亦提及不必留学生之意。

□君处，因彼前函已陈明志愿，故弟非俟尊处探明后，不再往询。万一此二君于尊意尚有所未满，弟当再行物色，随时奉告，以备选择。

弟近得朱少屏君来函，催付寰球中国学生会捐款八元，敬祈于所存税〔版〕权税中提出送去。又内人有商务印书馆股票六股，去年股息，曾托年嫂夫人代领，请悉数交与许宝珈女士为荷。

琐琐屡读，不安之至。敬祝

俪祺

令媛
郎均吉。

弟元培敬启 三月十日

内人属笔奉候。

据蔡元培手札

复蒋梦麟函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梦麟吾兄大鉴：

二月二十六日惠函敬悉。惟弟五月间必不能即行，恐须在八九月之间，俟酌定后再奉告。弟身体现不甚健，由俄境行，须车行太久，恐不能支持。……或俟再来欧洲时，设法一往游。请转托守常^①先生为婉告俄人及留俄之华人也。

^① 守常：即李大钊。

评议会来函已收到，勿念。校事重累吾兄，亦无可如何耳。弟归时，内人亦同行，儿辈则仍留欧……

中山先生竟于十一日逝世，我等同深悼惜！弟曾致一电于精卫先生……该电想已转去矣。专此，并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三月三十一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1682 号

(1925 年 4 月 30 日出版)

附：蒋梦麟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子师钧座：

评议会复函，允先生继续请假一年，已于日前邮寄，想已达钧览。薪水一层，评议会未加讨论，且待抵京后再商。此次回国一行之举，既无可避免，尚祈早日动身。

守常已回京，仍任校长秘书。其意以为此次回国，不妨便道过俄，彼土人士，甚为期望。且道途亦较由海路为近。请早日决定，以便电达俄政府。

何日启行，亦请早定，以便汇寄川资。师母想同行。行期愈早愈妙，能于五月中动身最好。

此间诸事，须早解决，以便受业于暑期中摆脱一切，略事休养，并预备下学年所授功课。数年不上讲堂，学业生锈矣，须略一磨励也。

学校内外，现甚平静。对于将来维持计画，亦已筹及。第一步谋减轻先生责任，使但留校长名义。第二步始能谋摆脱也。办事程

序如此，操切必生变故。一切详细办法，容当面罄。

孙中山先生病已绝望，此信到时，一代英雄，恐已成历史上之人物矣。

肃此，敬请

道安

受业梦麟叩上 二月二十六日

据蒋梦麟致蔡元培手札

挽孙中山联

（一九二五年三月）

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
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据《总理哀思录》，1925 年出版

祭孙中山文

（一九二五年三月）

呜呼！先生生于世者六十年，而奔走革命者四十载。其机动于救人，其效极乎博爱。至大至刚，充塞宇内。百折不挠，有进无退。革命垂成，百废俱兴。方欣日月之朗曜，遽痛山豕之猝崩。晚进之士，何诉何承？譬若楼船之失舵，亦如暗室之无灯。

所可稍慰者，遗言具在，有赫然之典型。所应自励者，一致奋斗，将继续先生之志以有成。凡先生之所诏示，至大如《建国方略》，

至高如《三民主义》，无不以学术为基础，而予吾人以应出之途程。尤扼要者，谓革命之根本，在求学问之深且闳。所宜服膺勿失，刻苦砥砺，以共策夫科学之发荣。

兹当国葬大典，敬献香花一束，表明德之芳馨。佐以清樽，湛然醪醕。呜呼！有尽者言词，不尽者伊怨凄楚之情。灵爽匪遥，鉴此精诚。

据《总理哀思录》

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

（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

在古代中国，文明之根一直没有停止过它的生长，尽管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极少。进行高等教育的机构早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那时称之为“太学”。随后，又从这一初步形式，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称之为“国子监”的教育制度。它包括伦理教育、政治与文学教育。现在看来，这是必然的发展，并且随着这一发展而增设了包括写与算等更多的学科。但增设的这些科目，在钦定的学校课程中，是无足轻重的。数百年来，教育的目的只有一项，即对人们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使他们能承担政府所急需的工作。总之，古代中国只有一种教育形式，因此，其质与量不能估计过高。

晚清时期，东方出现了急剧的变化。为了维护其社会生存，不得不对教育进行变革。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当这些大学建立了起来并有了良好的

* 此篇系蔡元培在欧洲时应世界学生基督教联合会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之请而作，由陈剑脩译为英文。

管理以后，就成为一支具有我们自己传统教学方法的蓬蓬勃勃的令人称誉的力量。初时的大学，也曾设置了与西方大学的神学科相应的独立的经科。这些大学推行的总方针，还是为了要产生一个于政府有用、能尽忠职守的群体。

随着一九一一年民国的成立，它把政府的控制权移到了民众手中——在大学内部也体现了这种新的精神。最早奏效的改革，是废除经科，从而使大学具备了成立文、理、医、农、工、法、商等科的可能性。作为上述这项方针的结果，一批大学建立了起来，几乎所有这些大学都完全或基本上贯彻了政府关于教育方面的指示。迄今为止，在北京（首都）有国立北京大学，在天津有北洋大学，在太原有山西大学，在南京有国立东南大学，在湖北有武昌大学，以及在首都还有其它一些大学，所有这些大学，皆直属中央政府，经费由中央政府拨给。最近，几所省立大学也相继宣告成立，其它一些则正在筹建之中。直隶的河北大学，沈阳的东北大学，陕西的西北大学，河南的郑州大学，广州的广东大学以及云南的东陆大学，都有了良好的开端。其它各省也都在积极筹建它们本省的大学。一些以办学有方而著称的私立大学，如天津的南开大学和厦门的厦门大学，也是值得一提的。至于那些已获得政府承认的学院，更是不计其数。尽管这些大学所设系、科各不相同，但都有同样的组织形式。它们的目标，不仅在于培养人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还在于培养人们在各种知识领域中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能力。

下面请允许我以一所具体的大学，即我非常熟悉的国立北京大学的一些情况来对我所谈的加以印证。

众所周知，这所大学由于她的起源及独特的历史而具备较完善的组织系统。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我们很自然地能预见到未来的进展。但是，这种发展趋势和方向的主要特点究竟是

什么呢？对此我想说明如下：也许说明整个问题的最简捷的方法，是回顾一下近几年的改革过程，这些改革对北大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在一九一二年，曾制定了一项扩充北大所有学科的系科计划，但后来鉴于某些系科，例如医科和农科等，宜于归并到其它一些对此已具有良好设备条件的大学中去，因而放弃了这一计划。在考虑了这些情况以后，北大确认对它最必要的，是设置文、理、工、法等科。就这样，北大以这四科发展到一九一六年，成为教育界有影响的组成部分。接着，为了有利于北洋大学和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大又把工科划了出去，以便与上述两校取得协作。随后，不但在国立北京大学，而且在全国范围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有着众多系科的旧式“大学”（名符其实的“大”学）体制逐渐衰亡，单科（或少数几科）的大学在更具体的规模上兴起。这个变化的最终结果，现在尚无法预测，但就目前而言，其效果是创立了易受中央和地方政府资助的特殊的大学生教育形式。由于这个变化，高等教育机构则可能由几个或仅仅一个系（这里所说的“系”与美国大学的“学院”一词同义）组成。

一九二〇年，北大按旧体制建立的文、理、法科被重新改组为以下五个部：

第一部 数学系，物理系，天文系。

第二部 化学系，地质系，生物系。

第三部 心理系，哲学系，教育系。

第四部 中国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系，法国语言文学系，德国语言文学系以及行将设置的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学系。

第五部 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史地系。

其它正在考虑开设的系，将按其性质分别归入以上五个部。

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其着眼点乃是现行大学制度急需

重新厘订,以便适应国家新的需要。此外,还有如下几点原因:

1. 从理论上讲,某些学科很难按文、理的名称加以明确的划分。要精确地限定任何一门学科的范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例如,地理就与许多学科有关,可以属于几个系:当它涉及地质矿物学时,可归入理科;当它涉及政治地理学时,又可归入法科。再如生物学,当它涉及化石、动植物的形态结构以及人类的心理状态时,可归入理科;而当我们从神学家的观点来探讨进化论时,则又可把它归入文科。至于对那些研究活动中的事物的科学进行知识范围的划分尤为困难。例如,心理学向来被认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是,自从科学家通过实验研究,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表达了人类心理状况以后,他们又认为心理学应属于理科。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自然哲学(即物理学)这个专门名词,它可以归入理科;而又由于它的玄学理论,可以归入文科。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不用“科”这个名称,尽管它在中国曾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我们却对这个名称不满意。

2. 就学生方面来说,如果进入一所各科只开设与其它学科完全分开的、只有本科专业课程的大学,那对他的教育将是不利的。因为这样一来,理科学生势必放弃对哲学与文学的爱好,使他们失去了在这方面的造诣机会。结果他的教育将受到机械论的支配。他最终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客观上的社会存在形式是一回事,而主观上的社会存在形式完全是另一回事,两者截然无关。这将导致自私自利的社会或机械社会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文科学生因为想回避复杂的事物,就变得讨厌学习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这样,他们还没有掌握住哲学的一般概念,就失去了基础,抓不住周围事物的本质,只剩下玄而又玄的观念。因此,我们决心打破存在于从事不同知识领域学习的学生之间的障碍。

3. 现在，我们再看看北大的行政组织。当时的组织系统尽管没有什么人对之有异议，但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内部的不协调，主要在于三个科，每一科有一名学长，唯有他有权管理本科教务，并且只对校长负责。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这一改革，首先是织组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一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

如上所说，北大的进步尽管缓慢，但是从晚清至今，这种进步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这些穷年累月才完成的早期改革，同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有极大的关系。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无疑，北大每年是有不少毕业生要从事各项工作的，但是，也还有一些研究生在极其认真地从事高深的研究工作，而且，他们的研究总是及时地受到前辈的鼓励与认可。这里，请允许我说明，北大最近设置了研究生奖学金和其它设施。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宣扬和实践“朴素的生活，高尚的

思想”而著称。因此，按照当代学者的看法，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为了对上面所提到的高深研究工作加以鼓励，北大还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甲）强调教授及讲师不仅仅是授课，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

（乙）在每一个系，开始了由师生合作进行科学方面及其它方面的研究。

（丙）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

为了培养性格、品德，还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甲）制定体育教育计划：（1）每年进行各种运动技能比赛。与外界举行比赛和其他的室外比赛，吸引了所有的北大师生，其水准可与西方相比。足球、网球、赛马、游泳、划船等活动同样令人喜爱。（2）可志愿参加某些军训项目，特别是童子军运动正在兴起。

（乙）为培养学生对美术与自然美的鉴赏能力，成立了雕塑研究会和音乐研究会。

（丙）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附近的文盲及劳工社会服务，深受公众的赞赏。其中最突出的是在乡村地区开展平民讲习运动和对普通市民开办平民夜校。学生们通过这些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自己的身心发展。

当中国的青年一代在思想上接受了新的因素之后，他们对政府与社会问题的态度就变得纷繁复杂了。他们热情奔放地参加一切政治活动，这已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这种学生运

动虽然是当代所特有的（如巴黎与哈瓦那所报道的那样），但在中国的汉代及明代历史上已早有先例。它只是在近几年中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反抗形式而已。学校当局的想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现代的教育已确实把我们的学生从统治者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总的来说，这场活跃的运动已经在我们年青一代的思想中灌注了思想、兴趣和为社会服务的真诚愿望，从而赋予他们以创造力和组织力，增强了领导能力，促进了友谊。但是，这也可能使学生本身受害，危及他们已取得的进步。学校当局正是基于这点才以极大的同情与慈爱而保护他们。

上述的概括，可能已足以说明中国大学教育的总的趋向，这是从我在北大任职期间的个人经历中总结出来的。至于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目前教育的发展，可能还存在其他倾向；即使在北大，这些带有倾向性的改革，不论其是否起了作用，我们认为它还是很不完善的。更确切地说，我们的改革与实验，使我们确信我们的大目标与观念仍然是很不成熟的。

据蔡元培论著英文打字副本译出

（赵念渝译，许凤岐校）

在伦敦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致词*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我们得到国民党本部的报告，知道我们最所信仰最所敬爱的

孙中山先生竟于上月十二日去世了。我们这一年来，从外国报纸上，见到孙先生不幸的消息，已不只一次，后来都知道不确，不过受了虚惊。所以我们最近得了不幸的消息，还希望与前次的虚惊一样。现在是绝望了，我们无可如何，所以有这个追悼会。

孙先生的去世，凡是外国人，与我们中国有点关系的，没有一个不注意的，何况我们中国人！中国人里面，就是平日政见与孙先生不同的人，或因为利害关系，曾经反对过孙先生的人，到了此刻，没有一个不表示悼惜的诚意，何况我们平日都是信仰孙先生，敬爱孙先生的呢！

但是，我们信仰孙先生，敬爱孙先生，并不是因为孙先生的五官四肢有特别惊人的形式，无非因孙先生有卓越的识见、强毅的魄力、豁达的度量，可以使我们信仰与敬爱。所以核实讲起来，我们所信仰所敬爱的，不是孙先生的体魄，而是孙先生的精神。

固然体魄是精神所寄托，若是孙先生的体魄，能延长多少年，一定要添出多少发扬精神的成效。所以我们从前也常常从他的体魄上，抱一种益寿延年的希望。现在这一方面已经绝望了，我们不能不专从精神一方面着想。

孙先生的精神，我上头说过，从识见、魄力、度量三方面观察，先看识见方面，就可用三民主义来证明。

民族主义上排满的号召，自明末以来，没有断过。不过从前一部分是学者的理论，一部分是会党的实力，没有结合在一处。洪秀全的[的]失败，就是因为全靠会党的分子；而学者如曾国藩、胡林翼等，反为对方所利用。孙先生看破这一层，所以他的革命运动，虽也先从会党着手，而后来却把留日、留美、留欧的学生，与国内留日受教

* 孙中山病逝后，在英国的各界华人于1925年4月12日下午三时在驻英中国使馆举行追悼会。蔡元培在会上致悼词。

育的青年，都收容起来，组织同盟会，各方面都有人才，所以能成就革命的事业。从前讲民族主义的人，多以为只要把满洲政府推倒，换一个汉人做皇帝就够了。孙先生看到世界各国帝王，将来都要淘汰，与其把排斥异族政府与排斥帝王分作两次经营，要多流许多血，决不如一气呵成的简易。而且，帝王的名义没有废掉，革命的时候，不知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与元末一样，要混战多少年数。所以毅然决然于标举民族主义时，就同时提出民权主义；而且于同盟会主义中，特指明“建立民国”，使不致为以君主立宪制充民权主义的所蒙混。

我们一说到“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自然联想到美、法两先进国。在美国建立的时候，在抵御独裁制；在法国建立的时候，在抵御贵族制；都以为从此贵族、平民的阶级铲除，全国的人权将来永远平等了。不意自由竞争的结果，又演出资本家与劳动者两阶级，为近几十年来最难解决的问题。各国政治家都不过提出小补的方法，名为社会政策，没有从根本解决上设想的。根本解决的悬想，仅有几个理论家。孙先生看到这种理论必要实行，所以于标举民族、民权两主义时，就提出民生主义；而且民生主义的实现，先从平均地权入手。这真是孙先<生>卓越的识见。

孙先生抱了这种主义，若是不过宣告、宣传就算了，那就无怪乎人人说他是理想家了。其实，孙先生不但是理想家，而又是实行家。他从甲午到辛亥十几年间，并没有正式军队可以利用，然而他率了多少同志在“青天白日”的革命旗下，攻惠州，攻河内，攻广州，不知冒多少次危险，然而终没有退缩。民国元年，孙先生既预定卸职，曾告诉我，卸职以后，将率一部分同志，游历国内各地，传播主义，并调查各地社会状况，备本党研究。我尔时深表赞成，曾于南京公饯孙先生的大会中，特别提出，劝先生决定实行。然而孙

先生究竟不是耐作这种迂远政策的人。所以二年间宋案发生，先生自日本回国，即力主讨袁，于是有二次革命的一举。后来如讨伐洪宪，如建设护法政府，如最近的反对贿选总统，都是在极艰难极窘迫的境遇中，筹备北伐，虽经过多少障碍〔碍〕，而先生毫不灰〔灰〕心。直到最近，在北京抱病的时候，因为国民会议的主张尚未实现，不让本党加入善后会议。奋斗的精神始终不懈，不因为有点成功就觉满足，尤不因为有点失败就要退缩。记得孙先生曾对我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这种奋斗的精神，真是我们所少见的。

孙先生心目中只有他的主义。无论何人，苟能赞成他的主义，都不妨引为同志。就是从前极端反对他的人，苟一旦肯赞成他的主义，也就引为同志。所以组织同盟会的时候，会党也好，学生也好，军人也好，都收入会里面。南京选举总统的时候，浙江光复会反对他；湖南一部分党要举黄克强先生，也反对他；然而孙先生对于这两方面的领袖，都很加优礼。在南京组织政府的时候，新学究也有，老学究也有，而且有过背党行为的人，也有被任用的。组织国民党的时候，有几个团体是向来不赞成同盟会的，孙先生因为他们这时候既改表赞成，也就容其合组，而且也不固执要留同盟会名目，而从多数的意见，改名国民党。广东人向来有专信本省人的习惯，孙先生所信任的人，并不限于本省；于最近时期，指挥滇军、黔军、湘军讨伐本省背党的军队。安福俱乐部，本来是孙先生所反对的；后来在广州政府中很用安福部的人，而且最近与安福首领合作。这种不念旧恶、而纯以主义为标准的态度，真是豁达极了。

现在，孙先生的体魄，我们就是无法保存，也无法候他活动了。然而，他的精神，还是活现在我们的精神上。我们大家若是都能本着他卓越的政见，而师法他的毅力，为不断的奋斗；师法他的度量，

为无涯的容纳；将来终有一日，把孙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那就我们现在的追悼会，也未尝不可算是孙先生复活节了。我们还当于极沉痛的聚会中，提出极严重的责任心，才能不辜负孙先生呵！

（陈剑脩记录）

据蔡元培演说词记录稿

孙逸仙先生传略*

——在里昂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致词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在外国搜集材料颇难，仅据所见所闻之荦荦大者记之，俟他日补正。

先生名文，逸仙其字也，又号中山。民国纪元前四十七年，生于广东省之香山县。年十三，在私塾肄业，闻人说洪秀全轶事，为之感动，即立志革命。其后赴夏威夷（Honolulu），进耶稣教会学校。寻归广东，入博济医学校，识同学郑士民、士良。士良夙入会党，闻先生谈革命，甚悦服，愿于起事时率会党候指挥。是为先生运动革命之始，亦即与会党关系之始。

翌年，先生转学于香港医学校，常往来香港、澳门间，鼓吹革命。毕业后，行医于澳门及广州。图实行革命，与同志陆皓东游京津，经武汉，观察形势。民元前十三年，清政府与日本开战，先生以为有机可乘，赴夏威夷，设兴中会。旋归国，往来广州、香港间，布

* 孙中山逝世后，法国里昂市各界华人及法国友好人士于1925年4月19日举行追悼会。蔡元培赶写此篇，寄往该会，由刘厚代为宣读，并口译为法文。

置攻取广州之计画。翌年七月，事泄，同志多被捕，先生脱险，赴日本，复往夏威夷，往美洲，推广兴中会。美洲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洪门会者，倡自明末清初，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以互助为联合法。积久，则满意于互助之益，而革命宗旨，几不复在记忆中。先生与同志多方提醒，而会众始觉悟，愿受先生指挥。

先生由美至英，为清使龚照屿诱入使馆而拘留之，赖香港医学校旧教习康德黎之营救而得脱。

先生留欧洲二年，考察各国政治风俗，始悟富强之国，人民尚多痛苦。从前于排斥异族政府外，虽已决定采用共和制，而于最新之社会主义，尚未暇顾及。至是始感其必要，乃于民族、民权两主义外，复采取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之计画始定。

复赴日本，遣同志陈少白回香港，发行《中国报》，鼓吹革命，是为中国革命党机关报之始。遣史坚如入长江联络会党，而郑士良则在香港设会党招待所。于是长江各省及广东、广西、福建之会党，均并合于兴中会矣。

会清廷信用义和团，与列强开衅。先生以为机不可失，乃遣郑士良率会党攻惠州，史坚如入广州与之响应。士良叠克数城，以援绝失败；而坚如谋炸两广总督署，以事泄见戕。然国内有志者受刺激渐深刻，以言论反对清政府，或在各省起事者渐多。事败，苟不被戕害或拘留，则大率亡命至日本，间亦至欧美，仍努力传播革命主义，信从者日众。先生知事机渐熟，于是游历各国，揭櫫所抱之三民主义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同盟会，开第一会于拔鲁塞尔，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十余人。开第四会于日本之东京，加盟者数百人，自甘肃而外，十七省之士皆与焉。于是定中华民国之名称，公布于党员，使传布主义于本省。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各省亦先后成支部焉。

于是在东京发行《民报》，是为革命党机关杂志之始。

民元前五年，革命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宁调元、胡英等在萍乡、醴陵〔陵〕间起事，为清军所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排斥先生，先生乃往安南。自河内遣同志攻潮州、黄冈，不利。攻惠州，攻钦州、廉州，均不利。先生又亲率同志袭取镇南关，图攻龙州，又不利，退回安南。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排斥先生，先生乃往新加坡。遣黄兴等攻钦、廉，遣黄明堂等攻河口，又不利，先生乃往美洲筹款。同志有运动广州新军举事者，事泄，又不利。先生亟自美洲赴日本，被侦悉，不准居留，乃赴槟榔屿。

民前一年三月，会中知名之士，均潜入广州，于二十九日奋攻总督署，卒不胜，仅一二人得脱，而被戕者七十二人，所谓七十二烈士者也，义声震于全国。

当是时，先生三十年间所传播之革命思想，已弥漫各省，凡新式军队亦多表同情；重以广州一役之激刺，则热度陡增。及八月间武昌起义，各省次第响应，而清室遂以颠覆。先生所提倡之民族主义，于是实现。且以先生于鼓吹民族主义时，同时标举民权，而早定中华民国之名称，故革命功成，人人不复作汉族立君之梦想，而群凑于民国之一鹄。各省代表之会于南京者，遂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焉。

先生自美洲归，则于阳历一月一日就职，即废除阴历，而以是年为民国元年，建设临时政府。及清帝退位，先生即辞临时总统之职，而袁世凯继之。

先生尝预定革命方略，曰：规律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

第一为破坏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以革命军担任打破满清之专制，扫除官吏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习，解脱奴婢之不

平，洗净鸦片之流毒，破灭风水之迷信，废去釐卡之障碍等事。

第二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之下，再分为乡村区域，而统于县。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或于三年之内，该县自治局已能将其县之积弊扫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过半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而归顺民国者，能将人口清查，户籍釐定，警察、卫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约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顾就者，亦可立行自选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一人，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试院，五曰监察院。宪法制定之后，由各县人民投票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以组织立法院。其余三院之院长，由总统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对总统、立法院负责，而五院皆对于国民大会负责。各院人员失职，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弹劾之；而监察院人员失职，则国民大会自行弹劾而罢黜之。国民大会职权，专司宪法之修改，及制裁公仆之失职。国民大会及五院职员，与夫全国大小官吏，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此五权宪法也。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之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

第三为建设完成时期，拟在此时期施行宪政。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人民对于本县之政治，当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而对于一国政治，除选举权之外，其余之同等权，则付托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以行之。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此革命方略之大要也。曾

于民元前一年广州之役节要宣布之。

其后革命实现，受各方面之牵制，卒未能建设革命政府，先生不能不取“藏器待时”之态度，以待机会。一方面徇袁世凯之请，任全国铁路督办；一方面允会员宋教仁之请，吸收政见较为接近之小党，改组革命同盟会，而名为国民党，先生被举为国民党总理。是时，国民党在议会中，占大多数，教仁欲利用之，以制裁世凯。世凯暗杀教仁，国民咸抱不平。先生以为此一机会也，乃主张起师讨世凯，其后义师屡败，而议院中国民党员悉被世凯违法而斥逐。于是先生赴日本，又选国民党中急进派，组织中华革命党。四年，世凯谋复帝制，先生遣党员赴各省，起师讨世凯。世凯死，国民党议员复职，先生回上海。

六年，段祺瑞政府解散议院，先生以为此又一机会也，赴广东组织军政府，被举为大元帅。七年，军政府改组，被举为总裁。八年，辞职。十年，被举为军政府大总统。十一年，部下一部分军队哗变，先生赴上海。十二年，党军恢复广州，先生又赴广东，组织大元帅府，被举为大元帅。

先生以己之政见，在军阀中，最不肯了解者为曹锟、吴佩孚一派，故不能不先认曹、吴一派为惟一之敌党。而其他如段祺瑞、张作霖辈，虽了解之程度亦不甚高，而同有嫉视曹、吴之意见，则对于攻击曹、吴之举，正不妨与之合作也。是以有联段、联张之主张。

先生又以国内各小党中，与民生主义较为接近者，惟共产党，而共产党员又有一部分同时为国民党党员，故有改组国民党而收入共产党之举。

先生又以国际上列强与中国所订之种种不平等条约，最为民生主义进行之障碍；而首先声明取消者为俄国，不能不认俄国为惟一之友。而且俄国故领袖列宁所创立之苏维埃制度及各种施行程

序，与先生所主张训政时期之设施，极相类似；而列宁个人坚强之意志，牺牲之精神，又适与先生相等，故先生尤引列宁为惟一之友。

凡此等经历，皆特有一部分之理由，而先生平日所抱之政见，超然如故，固并不受其牵制也。

先生一生之精力及时间，虽大半消费于革命运动之中，然有暇则读书，自奉颇简素，而有钱则用以购书，故于新时代科学家之理论，类皆能去其糟粕而撷其精英，更以己意融会之，以证成其特有之主义。读所著《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及其他讲演集，可以知其概略。

自十二年间，曹锟以贿得总统，吴佩孚更凭藉中央政府权力，实行其武力统一之计画；最近因冯玉祥之反戈，与段祺瑞、张作霖之协力，而曹、吴失败，祺瑞被推为执政。先生应祺瑞之请，取道日本而至北京。洞见祺瑞一派无建设革命政府之能力，不得已而思其次，力主国民会议；而段派又不能用，必先举行其所谓善后会议，以敷衍实力派；先生乃宣告本党党员表示不合作之意见。先生与他党联合之程度，大率如是。其与共产党及苏俄，亦非一切苟同，可推而知矣。

先生夙有肝疾，到北京，疾转剧，历经名医手，均无效，竟于本年三月十一日去世。年六十有一。遗嘱国民。全国无智愚，无新旧，罔不痛悼！北京及各省以至流寓他国之华人，举行追悼会者，不可胜数。各国报纸，属左党者，固推服无异词。即属右党者，虽于其政见，或不无微词，而要皆公认为中国最有关系之人物。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未之有也。

先生初娶陈夫人，有一子二女。子科，在美国研究市政，曾任广州市政厅长。长女适戴恩赛，次未嫁而殇。先生于民元三年与陈夫人离婚，续娶宋夫人庆龄。遗嘱处置家事曰：“余因尽瘁国事，

不治家产。其所遗书籍、衣物、健宅等，一切均付余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呜呼，一生尽瘁国事，可以矜式国人矣！

据蔡元培手稿

致吴敬恒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稚晖先生大鉴：

久疏修候，从民谊先生处，读先生日记，又于报纸上，见先生调查清宫物件，料量中山先生丧务，及其他发表意见之文词，想见心力逾人，公尔忘私，益自惭飘泊海外，放弃国民义务之无状矣。

弟自前年到此后，本欲照前此奉商于先生之办法，与马夫人结邻；不意晓露槐之屋，无全所出租者，惟有可买者数所，弟无力购之；而马夫人一家寓寄宿舍中，一切妥善，无他徙之必要。儿辈因寄宿舍无独立之自修室及寝室，又离劳工大学稍远，以为不便，故不得已而别赁有器具之屋，试验一年，尚觉相宜。小儿柏龄，于去夏考入劳工大学第一年级，与马世兄同班，日日见面，甚为相得。深感先生指导之惠，终身弗谖也。

弟此次来欧，本欲暂脱国内一切旧关系，专心编书读书，然到此以后，亦仍应接不暇，真非初料所及。

章桐君译有卢骚《忏悔录》，属弟为觅售主，弟已为寄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王云五君。惟章君欲得先生一序，弟已属王君就近与先生接洽。如欲观译稿，可向王君索取。又万一商务不能收受此稿，弟已属王君以译稿寄尊处，请先生为向中华书局一商。

所欲言者太多，不能尽。先此，敬祝
道安

弟元培敬启 四月二十四日

石曾、精卫先生暨诸故人，晤时均乞为致意。

据蔡元培手札

《哲学辞典》序

(一九二五年四月)

论者谓：一部哲学史，不过名辞上之聚讼而已。此虽言之过分，然亦不为无见。即如吾国格物致知之说，释之者各执一辞，程、朱、陆、王之争，论点虽多，而其对于格物致知之见解不同，为其犖犖大者，殆无疑义。不惟吾国哲学史如是，西洋哲学史上亦何独不然？

其所以然之故，有可得而言者，思想演进，各就其主观之见解以释前人之文。此其一。后人深思独见，不愿自居创获，而托于前人以重其说。此其二。或别有创见，而无相当之辞以宣其意，强藉成文以宣之。此其三。惟其如是，故哲学著作中往往同一辞，而用之者几乎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令人迷离恍惚，莫知其真意之所在。

哲学辞典者，网罗哲学上之名辞，列其歧义，载其沿革，使学者而知名辞随人随时随学派科目而异之义蕴者也。是以有哲学辞典，则研究哲学时，可不为名辞所囿。今商务印书馆方将刊印《哲学辞典》，远寄稿本于余，余惟吾国年来研究中西哲学之风大盛，惟西洋哲学上名辞之歧义，已令人望而生畏，而国人译之，又不一其辞，所以从事哲学者，往往入手即遇困难，因而挫其研究之锐气。此书网

罗西洋哲学名辞甚夥，每辞下附有英、德、法三国文字。译名多取通行者，虽未敢谓悉臻妥洽，然读其注释，可知原文之意义。其有西文一名而中文异译者，释文中亦备列之，其为用书者计，可谓周至。余喜其有裨于吾国之学界也，故乐为之序。

中华民国十四年四月 蔡元培

据樊炳清编《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 1926 年 5 月出版

卢骚《忏悔录》序

（一九二五年四月）

我们读书，有两法：一是取材的读法，读了一本书，把我們所需要的材料取得了；就是著这本书的人，还著了许多别的书，可以不问；著书人的品性与行为，也或可以不问。一是尚友的读法，读了一个人的著作，觉得是他人格的表现，受了很深刻的影响，非把他完全的人格认识了，不能满意；于是不能不考究他的生平了。要考究著书人的生平，凭他人所作的传记或年谱，不及自传的确实，是无可疑的。章独^①先生是尚友卢骚的，所以最爱读卢骚的《忏悔录》。又想到卢骚学说，影响于中国青年的思想很深刻；青年中要尚友卢骚与自己同感的，一定不少；所以把《忏悔录》详详细细的译出来。不但句斟字酌，一点不肯含糊，而且书中固有名词，都注明来历，可以省翻检他书的烦。这真是我们一般读者所应该感谢的。

中华民国十四年四月 蔡元培

据卢骚《忏悔录》（章独译），商务印书馆 1929 年出版

① 章独：张竞生的笔名。

复 胡 适 函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适之先生大鉴：

奉惠书，知贵体渐康复，于授课外，兼从事中国哲学史长编，甚慰，甚慰。然尚祈注意调摄，切勿过劳。

承示北大当确定方针，纯从研究学问方面进行，弟极端赞同，八月中旬准启行回国，与先生及梦麟兄共同商定。弟放弃责任，累梦兄受许多委屈，不安之至，祈先生随时宽慰之。

英款委员会，先生肯加入否？敬复，并祝
著祺，兼祝潭福

弟元培敬启 五月十三日

内子属笔奉候。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北京大学并全国各团体电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北京大学并转全国各团体鉴：自主运动，深以不克躬与为憾。闻闻过激，颇滋疑虑。请纯用不合作主义促对方反省。全国一致宣言，尊重外人生命财产。要求政府宣告列强，指明此次冲突，实为外国行政机关及其他〈不〉平等制度在华不能相安之铁证应即废

止，应特派全权专使另订平等新约，并对于此役牺牲者有相当赔偿。言论上务以平等、公道为标帜，避去偏激名词。蔡元培。

附：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致蔡元培电

蔡子民先生鉴：沪、汉事件，英、日诬我排外及赤化，亟须辩正。我校早已组织后援会，对外宣布真相，对内募款救济工人，监督政府交涉。余函详。北京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十四，六，十七。）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1728号（1925年6月24日出版）、第1723号（1925年6月18日出版）

致蒋梦麟电

（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

北京大学蒋梦麟先生鉴：国内运动，集中于收回国权，甚善。列强会议，为形式上不能免之举，然受外国官商久留中国者之包围，恐无大效。请告外交当局，责成驻外各公使分别交涉，并在舆论上鼓吹单方废弃之理由。蔡元培。虞。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1752号（1925年7月18日出版）

世界教育会两提案*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胎教院与育婴院的试验。大意谓现在自幼稚院以至大

学,教育制度渐备,而又有淑种学以为根本上改良人种之预备。然自受胎以后,至入幼稚院时期,除所设家庭教育以外,注意者尚少。拟采中国周代胎教之制,设胎教院以安置孕妇。又生儿童后,母亲得携儿住于育婴院,至入幼稚院为止。院中设备,均以调养性情为主。

(二)脱离宗教教育。宗教各宗并立,永不别黑白而定一尊。宜俟成年人自由选择,始合于信仰自由之主义。不宜于幼年时代。

据蔡元培提案抄留底稿

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在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演说词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今天下午,我荣幸地承大会邀请,要我就我和我的同事所代表的国家的教育问题作一次演讲。我国是这个世界联合会的创始和热情支持的国家之一。这是一次来自全球各地教育界著名代表的会议,会议将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前几次会议中,经过紧张频繁的小组讨论之后,我并没有想到各位要向我了解些什么。虽然我是东方教育界负较高责任的人,但我以为各位最好还是听取专家们讲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今天要讲的,说不上是什么专门演讲,而只不过是报告的形式向各位谈谈我对中国教

* 1925年7月20至28日,世界教育会联合会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第二次大会时,中华教育改进社推蔡元培前往出席。他因事未能赴会,准备了演说词及提案要点,由陈剑脩带往大会。

** 这是蔡元培准备在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上发表的英文演说词,由陈剑脩在7月25日的全体会议上代为宣读。

育的过去与现状的一点看法而已。

早期的个别教学制

直到不久以前,中国只重视一种个别教学形式,即与现代教育家们称之为单一个别教学相类似的一种教学形式。其不同之处,只在于这些学校在京城由国家主办,在其他地区则由各省和乡村主办而已。

进行这种个别教学的高等学校,早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当时称之为“太学”。以后在此基础上又演变为“国子监”的一种教育体制。在“国子监”讲授的是伦理、政治和文学。在这种学院中,如同其它学校一样,班级由教师管理,而学生则接受单独的授课。这种教育形式,看来正是孔子、墨子时代那种单纯由私人讲学的形式的必然发展。孔墨时代的这种与古希腊学院相当的私人讲学形式,在当时教育界中是颇为突出的、有影响的组成部分。即使在最近的二百年中,这类学校仍可以说是具有一种深远的教育意义。我们在源于早期学院而来的王阳明书院(大学)中,在源于古代教育发展而来的清朝的颜元(习斋)书院中,可以发现其显著的影响。尽管这些制度已经过时,但是我认为它们的历史对当前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仍有所启示。

古代教育的优点

这些古代教育制度的优点,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 (1) 注重道德伦理的教育和个人修养。
- (2) 提倡在任何环境与条件下,可以由个人自由钻研学问。
- (3) 可以因材施教,教学不致因班级中有落后学生而受到影响。

缺点方面

除有上述优点外,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以下几点特别需要提一提:

(1)我国古代学校的课程,过分重视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考据学等。我国早期的教育制度实际上只重视个人修养的尽善尽美,重视培养个人的文学才能,而不注重于科学方面的教育。

(2)我国古代的教育目标,主要是使少数人毕生攻读,使他们能顺利通过朝廷举办的各种考试,而考试则是读书人入仕的唯一途径。至于就平民文化而言,它并没有普及教育的明确目标。

最近的变化

清朝末年,即距今约二十五年间,东方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教育为维持其社会生存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改革。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仿照欧洲的方法创办学校,从最基本的幼儿园到大学。

先谈国立学校。我国的国立学校起初都是书院式的,后来逐步转变,先采用日本的教育体制,继而采用德国和法国的,现在则采用英美制。国立学校经过适当的整顿以后,已成为知识界中一种既保持了传统的教育方法而又具有生命力与吸引力的力量。各种学校都开有各种课程,并颁布了以鼓励学生学习为目的的新的升留级和毕业考试制度。

一九二一年,在我负责教育部期间,经过多次教育会议,推行了义务教育。与儿童入学人数增长的同时,我们还设法使那些超龄学生以及从未上过学的人获得学习机会,尽管起初的速度是缓慢的。在各种学校推行的总方针,不单单是培养人们的实践能力,而且还培养人们对知识技能进行高深研究的能力。这样,人们便

有一种希望,而且会不断进步。

革新急需的教育

自本联合会在美国旧金山开会以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

我国已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按新的教育制度对年轻的一代进行教育,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扬光大才可能成为现实。

下面我要谈一下近两年来我国在这方面的活动和取得的进展,这是值得各位注意的。

科学教育的发展

(1)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重视科学教育。这是近年中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一九二二年,美国的孟禄博士来华访问,他的考察结果和我们许多人对我国科学教育中存在缺点的看法是一致的。

经孟禄博士的推荐,应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邀请,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推士博士来到中国,协助改进我国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的教学方法。第一期培训理科教师的暑期进修班于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开办,目前在南京东南大学举办的是第二期。在西方理工科教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各种科学仪器、设备与模型,现在也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进行了大量的改进并使之标准化。

教会学校的发展

(2)我要讲的第二点,是对我们有影响的教会教育。据最近统计,在浸礼会所办学校中入学的学生总数,目前已接近三十万。受到天主教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人数,约有二十万五千余人。现

在有迹象表明,在这类学校中的学生人数有明显增长的趋势。

可是我们看到,一有教会学校开办,就要宣扬某种宗教教义,就产生新的效果,造成新的影响,从而与我国传统教育相抵触。中国的教会忽视了中国的历史、文学及其它重要的学科,正自行建立另一套与中国国家教育制度相并行的教育制度。不过总有一天会证明,这种教育制度是为中国的国家教育制度所不能相容的。

宗教教育的危害性

此外,虽无明文规定,但中国的教育家们几乎一致反对对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孩子们天性十分单纯,很容易受到成年人的影响和塑造。同时我们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和传统习惯是非宗教性的,如果我们尊重他们的权利,我们就应该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教育他们,即给他们以养成独立思考能力所必需的知识与智力。

民众教育运动

(3)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我国的民众教育运动。一九二三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计划成立一个开展扫盲运动的全国性组织。运动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与合作。这个运动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在其教与学中采用白话。如今不仅主要的杂志、报纸和小说,而且连主要的艺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都是用白话文出版的。

两百万学生

因而仅两年间,在普及班上课的学生人数已达约二百万人。不需很久,我们就能在中国看到一个一方面是实行义务教育,另一方面是对文盲课以税款的完善的教育制度。但是,运动的倡导者们

也并不因此存在这样的幻想——企图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就消灭整整两亿文盲。

图书馆在发展

(4)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情况。在我国周朝时就有图书馆了,不过学校里的图书馆只是近来才有的。到今年,拥有较好的现代化设备的大学图书馆已达十二个。在我国代表前来欧洲参加这次大会时,我国正在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是为了建立更多的图书馆,为了探求管理图书馆的更好方法并吸引更多的一般读者和高级读者来利用图书馆。我国的图书馆正不失时机地积极工作,以期获得更大的成就。还有一些图书馆正争取获得美国的援助,希望能从对美庚子赔款中得到拨款,来建立更多的公共图书馆。

学 生 问 题

现在请大家允许我谈一下中国的学潮问题,不过我并不是想在这里引起争论。中国的学潮是与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运动紧密相连的,而自由问题则是当前的一个具有广泛性迫切性的世界问题。

我们都在这里讨论如何通过学校教育促进国际和平,可是在会外有谁响应我们呢?根据中国的现状,我认为我们应该开始制订计划以促进国际友好,在国与国之间加强相互了解和谋求公平的待遇。

深刻的变化在发展

在中国，至少也有四至五亿人民，由于受现代教育的影响，由于受到正义、人道主义崇高信念的鼓舞，在他们中间不断激起思想变革。女士们，先生们！虽然在二十世纪中还不能看到这个运动的全部结果，但它的发展，必将深刻地改变欧洲和美洲一般对中国所持有的政治见解。

谈到学生，我的声明也曾谈到现代教育的确把我们的学生从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由于这个新运动对中国青年一代产生的影响，现在他们对一切政治问题的看法已变得复杂多样了。

中国古代就有学生运动

虽然目前的学生运动有其当前的时代特征，（如同来自巴黎、哈瓦那和别的地方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但中国远在汉朝、明朝就有学生运动了。从教育家的观点来看，如果学生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抱着真诚的信念与对爱国主义的正确理解进行活动的话，就不能说他们全都是错误的。

培养了理想

除了这些以外，由于这个生气勃勃的运动把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兴趣和希望灌输到青年们的心中，从而培养了他们的组织和管理才能，锻炼出领导能力并树立了集体观念，这场运动使学生获得了无可估计的效果。

灵活公正地管理学生

但是，运动的发展，也同样有可能使学生本身及他们已获得的

进步受到损害，这是一个既复杂又冒险的问题。为此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应满腔热忱地去关心、爱护学生。公正地对待每个学生的同时，努力探索一些灵活的管理方法，旨在使他们能冷静地思考问题，从而获得更大的进步。

我深信各位在座的教育家，一定会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来认识到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生命力与价值，并以一种宽宏与公正的精神，为这项国际性事业找到更好的措施。的确，通过学校教育工作来促进世界和平，是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再没有任何问题会有这样艰巨、这样重要了。

据蔡元培《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Chinese Education, its Present and its Historical Condition),
北京先驱出版社 1925 年所印英文专刊译出(徐正文
译, 陈光鼎校)

附：同题异文

中国教育，其历史与现状

今天我以中国代表的资格，而且在这个世界联合会中中国代表等，又是发起人的资格，在这个会中来说话，真是很荣幸的事。本会的会员，都是从世界各处来的。本会所已经讨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世界各处共通的问题。我虽然身任中国教育界重要的职员，但是我个人对于本会，此次却并没有特别的意见发表。而且我的话也不像教育专家对于世界共通问题的讨论那样重要，所以我并未特别提出讨论的问题。不过据我个人对于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况等情形，有点观察，请向诸君一述：

中国教育，几乎自古至今处于一种状况之下，此种状况，若以

现代的名称来说,即与“个人训育”相同,不过训育的地方为国都的国立教育机关,和各省各乡的官立教育机关。这种教育制度,包括高等教育在内,在两千年以前,即已经存在,是为太学,这就是“国子监”的制度的胚胎。“国子监”的教育,重在道德的涵养,也兼重政治和文学。在这种的教育机关以内的学生,都是分班授课。各班全由教习主持,学生与教习的关系犹如在私塾中一样。到了孟子时代,这种私家教授的制度,愈见发达,其性质颇与希腊时代的学院相类。这种类似学院的制度,在最近两世纪以内,尤为重要。再就历史上考察起来,王阳明最有名,而影响最久最大。他这种学院制的教学,与后来清朝颜元(习斋)的书院,都是由古代的学院制度蜕化出来的。这种学制,在现在虽已成了历史上的事实,但是它对于现代教育上待解决的许多大问题,颇有影响。

这种学制的好处,总括起来讲,可分为下列数项:(一)注重道德的训练为人格的养成;(二)激发个性,并使之遍观博览,纯任自由;(三)就个人的资质,而施一种特殊的得当的教诲,不致如分班教授,使天资愚钝的人感受困难。这种制度的自身,也还有几种特点,也值得一述,就是:(一)在我们古代学校中的课程,对于智识的启发方面大有考究,尤其对于文学和古典学等科,不过其侧重点,在人格的修业与文学智识的养成,而不注重于科学方面教授。(二)我们这种古代教育的目的,在使学者终身讲习,预备去通过各种的官家考试,因为这种考试,便是学者将来服务于政治方面唯一的途径。这种教育与普通公民教育注重一般的智识的不同。

在满清末年代,即为最近的二十五年以内,东方的教育,可算是经遇一个大改变。教育的方面,在此改变之后,才注重于生活的各方面。现在我们的重大问题,便是仿照欧洲的教育制度,发展学校教育,建设各种学校,自幼稚园以至专门大学。在最初,官立学

校，仍然是一种书院制的变形，其后渐渐变为日本革新后之形式，而变而为德法式，至今又变为英美式，并且有一种启发智识的驱迫力。但是仍然不与我们古代的智识教育相妨。学校的课程繁多，试验的新制度，不过是升级降级及毕业而已。

至一九二〔一〕—〔二〕年，经过几次教育讨论会以后，政府始下强迫教育的通令。那时正是我任教育总长的时代，在小学教育的发展的经过中，我们看见许多失学或过学龄的儿童，渐渐有受教育的机会了。这种学校教育的宗旨，不过是使学者有适应生活的能力，同时又可以使他们自进于高深学术的研究。因此便有一种希望，而且不断的进步。

自从本会在美洲旧金山开会以来，中国的教育又经过几许的发展。现在已认识清楚的事情，就是非用新式的教育，不能复兴我们古代的文明。最近两年来教育界的活力与进步，有几件事值得考虑。

(1) 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注重科学教育，这要算是中国新教育最可注意的地方。在一九二二年的时候，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到中国，曾指出中国教育的缺点，就是科学教育不发达。因为孟禄博士的议论，中华教育改进社为提倡及改进教育起见，特聘美国俄亥俄大学的推士博士，请其指陈应如何发展科学教育，如数学及理化等，于是北京清华学校，特于一九二四年特为教授科学的教习们，开办一暑期学校。现在现〔又〕在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举行第二次的暑期学校，上海商务〈印〉书馆又特别出售各种最新的科学用具，使各校易于置备。

(2) 第二件可注意的，便是我国的教会学校。据最近的调查，知道全国新教的教会学校的学生约三十万人，在罗马教会学校的学生约二十万零五千人，就大概的情形看来，在教会学校学生的人

数,还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是凡有教会学校的地方,总有一种宣传宗教的势力,颇与教育的宗旨相背驰。并且他们忽视中国历史、文学等科,而另用一种教育的方式,颇与中国政府所定的教育制度相违背,因此他们便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妨碍者。

并且中国教育家所崇信的,多半与教会教育立于反对方面。幼年学子,如素丝白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全视教育的人为转移。中国的儿童,本生于一种无宗教的环境中,如果我们果真尊重他们的自由发展,我们不应该使他束缚。

(3)第三件为公民教育运动:一九二三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清华学校开常年会,议决组织公共机关,发展社会教育,使不识字和无知识的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全国皆一致赞成。第一件要紧事,就是白话文的普遍方法及其教与学的方法。不论杂志、报章、小说等,皆用白话,即一切优美的文学作品,及哲学、社会科学等,亦用白话文做成。

因此在最近两年,中国新入这种公共学校的学生,竟增加了两百万之多。由此可知强迫教育,在中国不久即当普遍,而且不识字的人的罚款,也可以连带做到。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公民教育运动,可以在短的时间内,可以使二百万不识字的人识字,实在不是欺人之谈。

(4)第四件要算图书馆的运动了。中国自周朝以来,就有图书馆的存在。但是学校图书馆的存在,却是现在才有。据现在的调查,可以知道有十二个专门学校的图书馆已成立,在我们离开中国时,国内又新有一个全国图书馆协会的发生。其目的在促进新图书馆的成立。并且研究用较好的方法,去引起许多人利用图书馆,使看书的人日渐加多,并且也很注意美国庚子赔款退还的一部分内,即规定有建设新式图书馆的支配法。

现在我要想说几句关于中国最近学生运动，这可以说是中国人争回自由的运动。并且这个问题成了世界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在这会中，声言由学校可以促进世界国际的和平。但是除了这个会以外，究竟谁能负这个责任呢？我的意思以为最要紧应该想出国际间亲善及互相了解的法子，以现在中国近事而论，也要有国际间公平的待遇。

现在中国曾经受了新教育的熏陶，和正义人道的福音的人，至少有四五百万。诸公知道这二十世纪的短时间内，是看不出他的结果的。但是这种运动，是很可以使欧美各国的政治思想，受很深的改变的。至于说到学生方面，现在的新教育，确已经把他们的从奴隶束缚的威权中解放出来，这些怀抱得有新思想愿舍身于新运动的青年，对于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是有改变的力量。

况且这种学生运动，虽说是属于现代的特产物，其实，在中国历史里，汉、明两朝都有先例，就教育家的观察点而论，如果学生运动，纯是一种真诚的爱国心的表现，以行使他们公民的本份，那就是毫无错处的。

并且另一方面，这种运动，可以使他们得着许多最可宝贵的经验与成效，使一种社会服务的兴趣与志愿，深入于他们心中，又可培养引导成一种合作的才能。

但是这种运动，又每每使他们的自身和已有的新进步，陷于危险状况之内。这个事情，真是很复杂很冒险的。因此之故，我们国内教育家都用一种同情心及慈善心，爱护他们，并且寻出一种妥善的引导方法，指示他们以正大的路的，使他们由此可以得到众心而不任性的研究。其结果可以得到较伟大较自然的业绩。

因此我们不能不属望于在座的各大教育家，平心静气的去认识那有促进世界和平的价值的运动，并且开诚布公的寻出国际相

与的正道。故知由学校方面着手,以促进世界和平,真正要算是教育上的根本问题,并且再没有其他的问题有这样同等的重要而且艰难了。

据蔡元培演说词中文记录稿

中国社会的动荡*

——为中国行动告各列强

(一九二五年七月)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生性最和平、最爱好秩序。博爱之道深深生根于他们心中。近数十年来,我们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深信物质利益与生存竞争,在西方比在中国,要强得多。但是我们也看到,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对中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中国已经派了好几千学生到西方去留学。他们学成归来,就把他们所知贡献给祖国。如果美欧专家访问中国,他们肯定能受到尊敬与友好的接待。

我们与英国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这些关系由来已久,而在中国,英语都行得通的。至于日本,日本文化导源于中国文化,直到最近,日本文化归附于西方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这样,对我们中国

* 1924年10月,国际社会主义政治会议在捷克布拉格开会。该会议根据基督教女青年会哈丽荪女士(Miss Harrison)的报告,决定向上海租界当局提出缫丝厂所雇童工的问题。报告说:这样的童工约有六万人,绝大多数缫丝厂设在上海各租界里,有所谓“治外法权”庇护,中国政府无法干预。层出不穷的事故,不单单是企业的问题;这种童工制度如果长期存在,势将引起国家与国家间的不幸,所以必须铲除。随后,该会议就当时中国国内罢工风潮征询尚在法国的蔡元培,于是,蔡元培发表了这篇意见。

人也有好处。中日两国是邻国，人种相同，文字相同。中日两国的关系理应是友好无嫌的。那么为何最近中国舆论这样剧烈地反英、反日呢？我今天所要解释的就是这一点。

原因有两个方面：历史问题和最近问题。

先讲历史问题。1842年，英国用武力强逼中国签订《南京条约》。从此时起，中国常常被逼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我只谈这些条约中最重要、最苛刻的条款：领事裁判权、租地权、租界；某些特权（优先权），例如在中国境内养兵；限制我们规定本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其它有利于外国商品的条款。中国必须将一部分国库收入存在外国银行里。于是乎，从个人经济到国家经济，我们都被外国人缚手缚脚了。然而国家思想逐步提高，中国再也不能忍受这些条款了。处境有些象一座火山：太强大的内在压力使它爆发了。

至于最近一些骚乱是怎样产生的？那就不得不提起：在上海日本人所开的工厂里，华工非常被虐待。在一切国家里，都实行劳动八小时制；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最低工资是四马克（即华币两元）。惟独在上海及青岛日本人所开的棉纺厂里，中国工人每日劳动十三小时，工资只给华币四角，就是说约等于八十芬尼，或一个瑞士佛郎。近几年来，生活费和日用品价目，即使在中国，也高涨了。虽则中国人很节俭，很朴素，这样低的工资万万不能维持生活。此外，这样长时间的劳动也损害了工人的健康。当人家将这种情况与别国的劳动条件相比，人家必然为压力之大而吃惊。尤其残酷的是我们在上面所讲的日本工头对华工的对待。中国工人尽可能默默地承受着。1925年2月12日，中国工人向上海日本工厂的领导人提出要求提高工资，缩短每天工作时间，改善日本工头对华工的态度。日本领导不接受这些要求，于是华籍工人罢工了。4月12日，在青岛，日本人开的工厂里的华工提出同样的要求，也遭到

拒绝，也罢工了。虽则不住地威胁与接触，双方的见解未能一致。全世界都向英国人学习工厂制度，但对于中国问题，可不要相信英国人接受金融界或很著名的技术杂志所提的意见。这些刊物说：“正因为中国工资便宜，所以日本人把工厂开到中国来。如果中国的工资上升到日本工资的水平，就再也无利益从实业上来征服中国了，于是这项实业就要被逼还返日本，因为万一警察和军队不能在中国充分地保障秩序和安全的话，日本实业就要冒极大的危险。”这种剧烈反对在中国提高工资的呼吁，证明在社会范围内的民愤是人为地、外国金融界挑唆起来的，它鼓励有社会观念与国际观念的人，胆敢正面把拥有四亿三百二十万人口的大国，当作人类的穷窠。2月28日，在丰田纱厂里，一个日本人用手枪打死了一个中国工人。5月15日，在内外纱厂里，日本人用手枪打死十一个中国工人。这些残杀引起了总罢工。

在一切国家里，劳动人民有罢工权，同样，向罢工者表示同情，也是随在准许的。可是，最近5月30日，在上海，学生们对被日人厂里所杀害的中国工人表示同情，举行游行。英国巡捕向游行开枪，十一位中国公民被打死了。6月1日和2日，都有新的游行。英国巡捕加强压制，许多中国人受伤。英国人谎称他们是被逼出此。但6月13日，一封美国致中国政府的电报中说“英国巡捕太匆忙草率了”。6月15日，上海英籍萨缪尔(Samuel)用电报证明：那些被害的中国人都是在后脑中弹的。这就说明：这些被害者在英国巡捕之前，返身而逃，绝未抵抗。这期间，中国政府同列强政府代表进行磋商，企图禁止再度出现类似的残杀。然而6月12日，汉口英国志愿军开机关枪向游行扫射，杀死八人，伤人无数。在这种的残酷行为之下，中国忍无可忍，被逼起而坚决自卫。

当日本人与英国人这样严厉指责中国时，我们问：“我们对这

两个国家干了些什么？”我们只不过不再为他们工作，抵制他们的商品而已。我们并无粗暴的敌对行为。我们仅止于消极抵抗。任何理智健全的人必能体会到：中国人太爱和平，太软弱了，所以不会采取积极性的反抗。我听说中国人的行动未能博得全球的同情。二十世纪中，大家都谈到社会公论与自主权利。可是现在面对中国工人所受到的虐待，无人同情他们而进行干涉。这点，尽管我们乐于反复思索，却始终不懂得为了什么！

在西方，人家对于一个错误观点有三种想法：许多人认为目前的骚乱象1900年义和团的造反。略一思索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义和团造反导源于中国北方，那里，一些没有文化的人，群起反抗虐待他们的中国基督教徒。由此产生强烈的排外思想。义和团相信他们的咒语能打胜外国人的大炮；一部分的官员（满洲人）相信，一旦外国人被驱逐出境，中国青年的崇欧思想也能随之消灭了。他们相信，这些外国人一旦驱逐出境，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是二十五年前的情况。今天，列强之在中国，已无疑问。从前，有些中国人果然要屠杀外国人；现今则否。为了表示抗议，我们只不过在经济方面，离开压迫我们的人。义和团运动则有绝对排外的性质。现在呢，动荡只限于反对英日。这种动荡已变为全国性了。这些事实都证明它不同于义和团造反。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动荡是布尔什维克的，因此应当镇压。这又是一个完全错误而且可笑的观点。布尔什维主义对于国家是否有利这个问题尚未得出结论。但是如果某一国家想试行该主义，乃是该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俄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摇篮与国家，然而别的国家与俄国维持外交关系，官方并未反对俄国的政体。中国的实业尚未发展，所以没有强烈的阶级斗争。在欧洲实业发达的国家中，共产主义危险要剧烈得多。倘使大家深信在中国，

总罢工是受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在别个国家里,产生了工人运动,不以同样的目光去看待呢?为了反驳,我再举几个实例。3月20日,在上海市区,成立了反共工会。最近,5月1日《工会总导报》杂志发表了有卅七个工人组织具名的电报,召集第二次反共大会。甚而即在6月9日上海事故之后,有许多组织纷纷公开申明反共。从这些例子看来,中国的工人是完全反共产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些轻信表面现象的人,认为俄国与中国间的友好表示,以及苏联寄给中国的慰问,揭露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化。他们不明白国际礼貌行动与本国的政治倾向是各不相涉的两件事。这是国际间常用的礼节。此外,俄国对中国取消了所有的旧条约,却与中国订立了一项平等公正的新条约。这样,自然引起了中国舆论对俄的友好同情。我们只知道俄国对我们友好,却不问俄国内部情况如何。如果日本和英国对我们采取象俄国那样的态度,人家能否想象,为了对它们表示友好,我们就采取了专制政体?

在中国国外,也许有人幻想:只须施压力于北京中央政府,排外就可以平息了。这又是一种错觉。当然,以往列强用此手段从中国获得一连串的优待,但是这已成为过去。当年中央政府是强大的,老百姓无权过问政治。可是从1911年革命以来,中国人感到自己的政治责任,政府也不象以前那样集中了。中央政府可以执行政权,但必需获得民心。不然的话,即使中央政府欲在列强压力下让步,各省的省政府就要反对,甚而即使它们中间有部分跟了中央政府走,整个老百姓就要群起而攻之。列强用讹诈手段向中央政府获得的许诺,将化为幻影,因为这个政府的本身不是牢固的。中国人民就是这样反抗,例如《凡尔赛条约》,虽则有日本人的压力,虽则中国政府愿意签字。畴昔强迫中国的手法不再合乎现在

状况。为什么英国和日本在它们的对华政策中，不找寻一条双方都行得通的道路呢？

我希望这事会产生的，希望列强运用它们的影响，使两国改变它们对华的态度。日本工厂的厂主缩短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到八小时，提高他们的工资，使他们能生活，而无损于人类的尊严。这些厂主应该取消工头们对华工的暴行。如果日本厂主这样做了，总罢工立刻就会停止；工作时间虽则缩短了，产量却将上升。为什么日本人不采取美洲和欧洲工厂的制度呢？

英国应该责罚上海的英国巡捕头头，下令严禁无缘无故向和平的中国公民开火。它应该向被杀害的家属给予抚恤金。如果英国人对待我们和对待他们的同胞那样，他们就使我们相信他们是有公道观念的。

我还希望英、日、其它列强，进一步深入问题，他们自觉地看到以往他们与中国所订定的条约是不公平的，不合乎现代原则的，另行签订平等互利的新条约。于是中国方能自由发展，发挥它的能力，与列强友好合作，正对共同目标而前进。这不但是中国的幸福，也是全世界的幸福。凡是对于双方有利的事，必然高于单方面有好处的事。

经过深思熟虑，我将肺腑之言，奉告英、日与列强，请他们多多想想。

据法国《劳工前途》(L'Avenir du Travail)第三节
《目前的和将来的问题》的法文抽印本(巴黎柏格尔
一拉鲁特书局出版)译出(徐仲年译)

附：同题异文*

（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

中国民族，素以爱和平、爱秩序，为世界所公认；常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近来对于欧美文化，已极了解。虽知道物质文明的偏重，生存竞争的激烈，也有一种流弊；然而确信欧美的科学与工艺，确有输入中国的必要。派遣学生赴欧美留学的，已有数千名，学成归国，多得社会信用。欧美学者到中国游历，也备受欢迎。对于英国，因通商较早，国内通英语的较多，平日彼此交通尤为密切。对于日本，虽明知他的旧文化本来从中国输入，他的新文化完全从欧美输入，然而对于彼等整理中国旧文化的劳绩，介绍欧美新文化的捷径，也确有可以采取的价值；加以地势接近，种文皆同，自然更易于亲睦。然而此次反对英、日的风潮，竟这样的激烈而普遍，这其中必有特别的原因，无论何人均能承认。要说明他的原因，可分为远近两种：

一、远因 自一八四二年中国受英国武力的胁迫，缔结南京条约，丧失主权。自是以后，每经外国胁迫一次，即缔结一项不平等条约，举出最重大的：如外国领事裁判权、租借地、租界，及其他中国境内的外国行政权；外国在中国内地驻兵权及内河航行权；协定关税制及其他保护外国商品，保护外国在中国境内经营产业等的规定；外国银行团管理财政权；外人在中国境内传教及其他教育的文化的设施。自物质关系以至于精神文化，自私人经济以至于国家政令，没有一方面不受外力的钳制。中国人国家观念发展以后，对

* “五卅惨案”时，蔡元培在欧洲撰写此文，译为英、法、德等文字，交西欧各国的报纸发表，与前文为同题异文。

于此等钳制的外力，自然不能忍受；自然同火山一样，遇著一个机会，从喷口冲出火来了。

二、近因 近因又有二：

(甲)日本工厂的苛待华工：每日工作八时，每日工资平均数在华币二圆以上，几为各国工厂通行的标准。乃日本人在上海、青岛两埠所设的纱厂，规定华工每日作工十二时或十三时，每日工资仅华币四角或四角一分（约德币一马克）。虽华人素有勤俭美德，然通商口岸，受外人极端奢侈的影响，物价腾贵，区区工资，决不足以自给；而每日劳作过度，妨害卫生。且与外国工人比较，不平等的差数，亦殊可骇。加以日本监工者时有侮辱华工的举动，华工忍无可忍。自本年二月十二日起，上海华工，因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与改良待遇等要求，不为日本工厂所容纳，遂有罢工的运动。四月十二日，青岛日本纱厂华工，也以同样情形次第罢工。自是以来，胁迫调停，不知几次，而终没有满意的改革。而且二月二十八日上海丰田纱厂日人以手枪击死华工一名。五月十五日，内外纱厂日人又以手枪击伤华工十一名，虐待已极，所以有此项大罢工的举动。这种反对日本的风潮，完全应由日本方面负责任。

(乙)英国巡警的惨杀华人：工人罢工，为各国常有的事。工人以外的平民，因表同情于工人，而加入运动，也是各国常有的事。乃五月三十日，因纱厂日人枪击华工的缘故，上海各校学生，公抱不平，偕工人为示威运动。而英国巡警竟对众放枪，死华人七名。及六月一日、二日，学生与工人又有示威运动，英国巡警又照样放枪，伤华人多名。虽英人自辩为出于不得已，然据本月十三日北京电讯，美国人方面证明，上海警察的放枪，实为太早。故据十五日伦敦电报，英国Samuel^①君报告，上海外国巡警所枪击华人，枪弹

^① Samuel: 萨缪尔。

均由后面射入。这可以证明示威运动的学生与工人，并不需要武器抵御的举动，而英国巡警竟视华人生命的价值等于零，演这种流血的惨剧。而且中国政府正在要求外国使团，禁止惨杀行为，而十二日在汉口的英国自由志愿兵，又对于示威运动的群众，用机关枪轰击，华人死的八名，伤的很多。英国人这样残酷，华人安得不反对？所以这次反对英人的风潮，完全应由英国方面负责任。

日本人、英国人既然在中国境内演这种虐待华人、杀害华人的惨剧，而我们华人反对英、日的举动，乃不过用“不合作”手段，不为英、日人作工，不购英、日货，完全是消极的，并没有积极的损害英、日人生命财产的计划。我想世界上有理性的人，必要说我们华人太和平、太怯懦了。不想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列强方面表同情于华人的还是很少。在二十世纪，日日以“公道”、“人道”作号召的欧洲人，对于英、日这种不公道、不人道的惨剧，竟不肯提议纠正，反似乎有偏袒英、日的倾向，真令我骇怪到万分。据我所闻，他们实在有三种误会：

第一，是说这次风潮，完全与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相同。这是最显而易见的误会。义和团的发起，由于北方未受教育的人，平日受天主教徒的压制，而不知道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的区别。又不知道枪炮的作用，而误信为可用魔术抵御。又有满洲政府里面未受教育的人，疑提倡新术的人，都靠外国人助力；而又不知道居留中国的几个外国人以外，还有多少外国人，以为只要杀尽这些外国人，就可平安。这都是中国二十几年前最无知识者的见解。此次运动的人，都是明了世界大势与各国实力的，这是不同的第一点。义和团是要杀尽外国人的，这次对于英、日是专用“不合作”主义的，是不同的第二点。义和团是反对各国的，这次是专对英、日的，这是不同的第三点。义和团是以北京与直隶、山西几省为限，

这次的风潮，是遍于全国的，这是不同的第四点。其他不同的情形还多，提出了这最大不同的四点，尽足证明是误会了。

第二，是说这次风潮，有“赤化”的嫌疑，不可不干涉的。这也是一种可笑的误会。过激政策的施行究于人民为福为祸，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若是有一国要试验这种政策，也是他的自由，外国没有干涉的理由。若说理应干涉，那过激主义大本营的俄国，为什么列强不肯合力的攻击他，而反承认他？列强对于过激主义的大本营，尚可承认，还要防他国赤化么？中国大工业尚未发展，贫富阶级相去不远，决没有赤化的可能；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容易赤化的程度，比中国近得多，为什么自己不防赤化，而反替中国担忧？若说同盟罢工，近于赤化，俄国革命以前，欧洲各国已经有多数的同盟罢工，难道都是赤化么？而且就事实上讲，三月二十日有劳工反对共产主义同盟会在上海县署备案，五月一日上海劳动纪念大会中有工团联合会散发劳动周报，载有上海三十七工团反对共产党，召集全国第二届劳动大会的通电；罢工风潮发生以后，本月九日，上海尚有新组织的爱国团体，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声明；可见这次运动，不但无赤化关系，而且与赤化相反。若说中国人现在有亲俄的趋向，而俄国政府对于这次被牺牲的华人，表示哀感，是赤化的痕迹？但是政策模仿与国际友谊，全是两事，虽小学校学生也是知道的。俄国新政府成立之后，把一切帝国时代胁迫中国旧政府而订定的不平等条约与侵夺中国主权的行政权，一概废止，纯然取国际上彼此平等的关系；我们自然与俄国特别亲睦，与彼国内的政策何关？设使日、英两国，也同俄国一样的对待中国，我们一定也一样的亲睦英、日，难道有倾向君主政体的嫌疑么？

第三，疑此次风潮，可由日、英两国，以武力胁迫中国中央政府而了结，不必顾及全国民意；这尤是根本上的误会。中国外交史

上，凡外国人在中国所得种种不正当的权利，都是用这个方法取得的，诚然有不少的前例，但都是已往的事。那时候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全国人民能视国事为己事的还少，所以有这种现象。自一九一二年革命以后，人人都有国家一分子的责任心，全国政治，渐向分权制度发展。一切适合民意的外交政策，当然由中央政府代表施行。若有不合民意的，就使中央政府受了胁迫，地方政府也要起而反对；就使一两处地方政府也受了胁迫，地方的人民还要起而反对；推倒不从民意的政府，而重建服从民意的；外力的胁迫完全无用了。如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的条约，中国政府本已受日本的运动而预备签字；卒以民意对于青岛问题的不惬，有五月四日的示威运动，继以各地方的罢市，政府不得不遵从不签字的民意。这就可以见列强对于中国的外交，既专用旧式的胁迫手段，去达到损人利己的计划，是不合于中国现势的了。何不容纳中国民意，采取双方有利的政策，开一个外交上的新纪元呢？

为这个缘故，我很希望日、英方面，能速自觉悟；希望日、英两国以外的列强，能劝告日、英，有对于近因的妥当办法。日本应当于工厂中规定每日八时间工作与适合工人生活的工资，且严禁监工者侮辱工人的举动。果然，不但纱厂的罢工风潮，可以消弭；而且减少工作时间，工作的成绩，反能优胜于没有减少的时候；这是欧美各国所公认的，日本何惮而不为？英国应当惩办放枪杀人的巡警，并规定以后不得擅动武器的禁令；对于死伤的华人，速为相当的赔偿；使华人深信英人的正直，无论对于英人或非英人，都一样的赏罚。

我尤希望日、英两国与其他列强，都有根本的觉悟；都宣告把从前与中国旧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无条件的取消；特派专使，重订平等新约。果然，华人也能用自由的手腕，发挥固然的能力，

而且以最友爱的感情,与各国人民共同操作,改进世界。这不但有益于中国,而且对于各国的利益,也一定比互相敌视的时代为高。双方互利的实益,一定比单方自利为稳固,这是人人能公认的。

我谨以极冷静极公平之态度告日、英两国与其他列强,以备采纳。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1475号

(1925年8月1日出版)

巴黎万国美术工艺博览会 中国会场陈列品目录序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中国美术,素以装饰品擅长。不但工艺美术上,若织锦,若绘瓷,若雕漆,若嵌金,若镶贝,若范铜,若竹木、金石、骨角、象牙的雕刻,若其他纸制的土制的装饰品,一切形式的变化,花纹的组织,色彩的分配,经几千年的发展,真有穷工尽巧的程度。就是在纯正美术上,含着装饰美术的原素,也很不少。例如建筑,大而宫殿寺观,小至一亭一塔,都是以结构玲珑、丹漆焕发见长。例如造像,多注意于肤理、衣褶的线条,色调的映照。例如图画,花卉翎毛与草虫的配置;人物画、历史画、风俗画的布局,均有装饰术的精神。就在山水画上,若十二皴法,若鸟瞰式的远景法,若树石溪桥亭舍的点染法,若色彩的分配法,都不免对于自然的本相,有所割弃以迁就传统的规则,这是受装饰美术的影响。这种家派,虽然不免使纯正美术不能经过极端写实主义涂径;然而,装饰美术的发展,很有可观了。

但是，美术的进步虽恃吾人的想象力，而表现的技术，不能不借助于科学。即就装饰美术而论，形式与花纹的布置，借助于数学及几何学；色彩的映照，借助于光学；装置的蕃变，借助于力学及机械学；感应的强弱，借助于心理学；材料的丰富，借助于各种自然科学及社会学；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不幸我国最近的千年，为烦琐哲学所束缚，而科学尚未发达，所以最擅长之装饰美术，亦不免进步稍缓，而不能与科学发达的各国为同一速度的演进。我们因此决不能遽自满足，而谓无参考他国美术之需要。

法国人的性情，友爱而公溥，与我国人相类。他们的美术，优美性质多于壮美性质；感化作用多于神秘作用，也与我国美术相近。这是我已经屡次说过的了。法国当十八世纪流行罗科科(Rococo)式，于装饰美术上，很采取中国体式。现今最流行的表现派(Expressionism)，尤与中国式相接近。所以，我们为参考各友邦美术起见，自然尤注重于法国的美术了。

何幸法国于本年举行万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不但法国最庄严最精妙的工艺美术，均有代表品分类陈列。即世界各国，除德国因时间匆促，不及搜集赍送外，没有一国不把他的最新出品，罗列在会场上。这真是我们最便于参考的机会，我们真感谢不置的。我们决不能持单纯利己主义，专靠他人的出品作考参，而不以我们的出品供人参考。而且承法国的美意，招待我们，我们当然有供献出品的义务。

不幸我国自革命以后，军事与财政的整理尚未结束，公私经济均极困难，而国内贤达大部分的精力，注重于实际的问题，不能有充分的经费与时间，为参与盛会的设备。所以我们理想中虽很愿在会场上有一种中国式最华美的建筑与最完备的展览品，特于去年四月间，在史太师埠开一预备的展览会，并在巴黎组织海外中国

美术展览会总筹备处，特推王代之君为本处总代表，回国运动，经营半年，总不能副我们的理想，这是我们所很抱歉的。

但是，当我国这样万端待理、经济困迫的时期，赖王代之君的运动，内有商部、教育部的提倡，北京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协助；外有驻法陈公使、赵总领事的主持；总筹备处林文铮、刘既漂、曾以鲁、林风眠诸职员尽力；王宠惠、易培基、李煜瀛、郑毓秀、萧子升、褚民谊、唐□□、谢东发、陈文溥诸委员的赞助；竟能造成这样的成绩。会所虽未极华丽而足以敷布置，出品虽未称完备而足以窥一斑，我们虽自己很不满意，而参观的已经叹赏不置，出品被定购的也已不少。这都是当事诸君子苦心经营的结果，为祖国发扬光采，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应表示感谢的。

元培去年曾经参与史太师埠的展览会，此次又承筹备处诸君的不弃，得列名赞助员中，乐观成绩，感诸君的勤劳与法国的友谊，特在目录上面，赘题几句，用表庆幸的意思。

中 华 民 国 十 四 年 八 月 十 日 蔡 元 培
西 历 一 千 九 百 二 十 二 〔 五 〕 年

据蔡元培手稿，并参阅巴黎传布的抄写件

致蒋梦麟函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梦麟吾兄大鉴：

连接两电，曾奉告定于十一月启行。因有种种未了之事，不能提前。累兄偏劳，歉仄无似。

顷有一事，欲请兄即日进行。俄京学院各种印刷品，多关于回

纥蒙古吐火罗突厥之研究。现在俄政府正与我国修睦，且注意于教育界；且加拉罕正在俄京，可请助力。请乘此机会，索取该学院出版物全份。本月十一日，俄京科学院纪念大会，本校如有代表，则进行更为方便；否则亦请别行托人关说。陈寅恪君有其目录，弟已属抄一份，当续寄。馀容续布。敬祝
时祺

弟元培敬启 九月十五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1776号

(1925年10月7日出版)

《燉煌掇琐》序

(一九二五年十月四日)

从燉煌石室发见以后，大多数重要的材料，都已为英国学者司泰因氏、法国学者伯希和氏运往欧洲，所遗在本国的，只有佛经抄本。这种抄本，除北京国立图书馆藏有八千卷外，私人收藏的也还不少。我们得了这种抄本，一可以校经文的异同，二可以见当时的别字，三可以看当时普通人的书法，已不能不算是希世之宝了。

然而那些运往英、法两国的材料里面，还有各种杂文的写本，这些写本，于佛经写本的三种关系以外，还有两种重要的关系：一是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的断片，一是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可惜这许多杂文，还没有摄出照片来，凡是不到欧洲的学者，都无缘一读，但是没有照片的时候，若能照样的抄出原文来，于上述两种的重要关系，也未尝不可以接触。

刘半农先生留法四年，于研究语音学的馀暇，把巴黎国家图书

馆中燉煌写本的杂文，都抄出来，分类排比，勒成此集，就中如家宅图，可以见居室的布置；舞谱，可以见舞蹈的形式；各种借券，可以见借贷实物与罚去利息的习惯；通婚书、答婚书等，可以见结婚的仪节；劝善经、劝戒杀生文、与历书、解梦书、吉凶避忌条项等，可以见信仰佛教与保守古代迷信的程度。其他杂文，以此类推，都是很有益于考察当时社会状况的。

至于唐代文词，据我们平常所见的，不但韩昌黎、柳柳州的文集，本来号为复古，就是虬髯客传，霍小玉传等小说，也还是字锻句炼，不是寻常的语言。不但杜少陵的诗，说是读书破万卷、字字有来历，就是元微之、白香山所作的，虽当时说是轻、俗，或说是老妪都解，然而也还不是民间文学。读是编所录一部分的白语文与白语五言诗，我们才见到当时通俗文词的真相。就中如五更转、孟姜女等小唱，尤可以看出现今通行的小唱，来源独古。又如刊谬补缺切韵、字宝碎金、俗务要名林等，多记当时俗语俗字，亦可借语言学、文字学的参考。而一切杂文中的俗写，刘先生也一一照样描出，也可以寻出无数的别字。所以这一部书，我们若是用赏鉴古物的眼光对他，自然觉得不及看原本或照片有趣，但是求实际上研究的材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与原本相去无几。我们对于刘先生选择、排列、与记录的勤劳，感谢不尽。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四日

蔡元培

据刘复《燉煌掇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 1931 年出版

致蒋梦麟函

(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

梦兄大鉴：

弟决于十一月启行。前奉告索取俄京科学院出版物之事，陈君寅恪〔恪〕曾开示几种重要书籍目录，原函奉上。馀容续布。敬祝著祺

弟元培敬启 十月八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1794 号

(1925 年 10 月 30 日出版)

北大民国十四年哲学系 级友会纪念刊题词

(一九二五年)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哲学在我国古书本名为道学。今日哲学者，希腊语斐罗梭斐之译文。其原义为爱智。故哲学家不忌怀疑而忌武断，不妨有所不知，而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愿以孔子之言，与哲学系诸同学共勉之。因题诸民国十四年哲学系级友会纪念刊。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为《小学商量》题词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

实事求是

在东大令此书,字字从经验中得来,而以极诚恳之态度发表之,可备教育家采用。于再版时,特题四字,以为介绍。

十五年二月二日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宇宙风》乙刊第26期(1940年7月1日出版)

与《国闻周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

政治问题 去国二年余,国中政治变化,至速且多,间于外国报纸电讯中略知梗概,或积一二月读中国报一次。然于最近状况,旅途久稽,知之不详。但余总觉军阀此起彼仆,终无善果,甲方虽因幸运而暂时压抑乙方,然数月之后,又不难重振旗鼓,以为报复,

* 此篇系蔡元培由欧洲归国后,与《国闻周报》记者采访的谈话记录。记者在文前加有一段按语:“蔡孑民先生为吾国教育界泰斗,淡于政治,而观察入微,持论公正无倚,去国二年余,国人久矣不闻先生之言论。兹先生于本月三日归国,记者因于四日晨走访沧州饭店。先生态度蔼然,谦抑有加。目前中国政治、教育诸端,无不紊乱如麻,险象环生,待有大师,出而爬梳。凡所叩询,未尽胸臆。而先生娓娓相告,于急功尽利之徒,痛下针砭,足资国人佩韦,因录之本报,以解国人渴望之殷。惟谈话时间过长,当时又未笔记,归寓追忆所及,容有出入,疏虞之责,记者负之。”

此种循环往复之局，殊非国家人民之福。此后惟盼有真能为国为民、蠲弃私利之军队，出而扫除自私自利之军阀，国家方有安宁之希望。最可叹者，一般政客学者，率欲利用甲军阀打倒乙军阀，掀风作浪，挑拨其间。其实军阀均是一丘之貉，盛衰起伏，罔民则同。故余深冀今后之政客学者，能翻然悔悟，即不能积极造成真正为国为民之军队，以扫荡恶势力，亦当消极的不予军阀以助力。矫除利用军阀之心理，其无形中造福于民不少也。

至关于政治问题，余殊赞成联省自治之论，此以中国地方之大，人民之众，欲冀一人者出，有征服一切，统一天下，真有河清难俟之慨。无已，则唯有盼各省于小范围之内，如山西之阎锡山埋头自治，就本地财政之收入，以养有预算的有纪律的军队，省自为政，不相侵越，以就政治实业教育上比较其优劣，以为争竞。若论中央政局，无论何种制度，只须各省改革就绪，均无问题。盖委员制者，亦不过行政上之方法，与现今之责任内阁，初无大异同。但使各省能知自治，军阀之势焰稍□，则召集两议会，一为代表人民的，一为代表地方的，以决其为委员制，为责任内阁制，均无不可。非然者，如今日军阀之干涉中央，举凡阁员重任、税收要津，无不遍插党羽，如直系得势，则直系尽据阁席，奉系得势，则奉系尽据阁席，恶劣之现象，虽求教于世界大政治家，恐亦束手无策也。

教育问题 今日学生界之浮嚣现象，余至不赞成，盖学生究在“学”的时代，不宜多问外事，成年之大学生，普通知识既已充足，使以个人名义，信仰何种主义，发表何种主张，或迫于热心或义务心而不能自遏，以预闻国家社会之事，固未尝不可。但如因少数人信仰某种主义、确定何种主张之故，必强人以同，然后以机关或团体名义，发表意见，不从，或竟出以强迫恫吓之手段，甚有演成武剧者，此则决非吾人所敢苟同。不特此也，尚有十馀龄之小学生，知

识不充，黑白未知，亦复攘臂终日，由少数操纵其间，任意主张，宁不可笑。余近观欧洲各国，自大战以还，政治经济，亦罅漏百出，虽不乏热心之士，奔走呼号，以解决现实之问题；但终有若干潜心学问之士，埋头研究室内，以谋未来之大计。盖社会上之现实问题，既甚繁复，变化綦多，然亦当知社会生命之悠久而无穷期，苟举当世长幼老少，尽集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之途，则社会基础不固，未来之危险，宁可设想耶！且夫共和国家，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尤为绝对之原则。倘欲强人以同，不惜出于恫吓无理之手段，又岂道德之所许，此则深愿教育界同人之深省矣。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为余素所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濬，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争斗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且其立论之根据，必须生产机关已臻完备，徒以支配机关不良而造成之畸形现象，以及确为劳工劳力而不得食，徒为资本家作牛马，与夫教育程度之悬殊，故一改变间即能奏效。俄国生产机关并不完全，然昔贵族专政，贵族教育确甚普及，而终不免于失败。然俄国究为首先试验之国家，徒凭其脑筋中之理想，遭遇失败，原非始料所及。若夫中国，则既有前车之失，又何必重蹈覆辙。且中国之生产机关，远不如俄国之发达，环顾国内，又安有所谓资本家？而教育幼稚，受高等教育能有几人？故即使改变支配机关，其势惟尽驱四万万万人同受冻馁而已。且因教育关系，第四阶级中未必悉能了解阶级争斗之真义，乃使一部分信仰主义者，一方压迫资本阶级，使之屈伏；一方压迫第四阶级，强之从

同,其为危险,不堪设想。尤有进者,今日之世,国际关系,未能完全脱离,非共产国家之经济侵略,环伺其旁,结果不免于失败。俄国之行新经济政策,亦即基于此种理由。夫以俄国处境,尚不克闭关自守,况以中国之强邻四逼,外货充斥,将步俄国之后尘而不可得。故马克思所主张阶级争斗,绝不适宜于中国也。吾人更有一信念,即以为中国之事,必当由于中国人自己之努力,客卿即赤忱以友谊相援助,然中外历史不同,情形互异。决不能以外国之方法移植中国。譬如俄国贵族专制,压迫平民甚严,而中国则历来未有严重压迫之事,且就今日之现状,正苦中央政府之无权无力也。情形迥异,方法又岂能尽同,况今之所谓客卿,更不免有外交政策杂于其中者乎。

(慎予记)

据《国闻周报》第3卷第6期(1926年2月7日出版)

致蒋梦麟电*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北京国立北京大学蒋梦麟兄:学生死伤,同深怆悼!请代慰伤者。望联合各校要求惩凶,但不可陈义过高。适、元培。

据蔡元培手稿

* 胡适在上海收到蒋梦麟电报后,将原电寄给在杭州浙江病院的蔡元培,并写有如下附语:“孑民先生:梦麟来电附上。适等二十三日夜赴武汉。先生对于北京事有何意见?如须发电慰问或表示意见,适亦可附名。匆匆不及辞行了。适。”蔡元培即在原电报背面起草这篇电文。

附：蒋梦麟致胡适电

上海五马路亚东图书馆胡适之兄：本校学生惨死三人，重伤十余人。请转告孑丈。梦麟。

据蒋梦麟致胡适原电报

致英国庚款委员会函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庚款委员会诸先生鉴：

闻诸先生正在征集各方意见，为将来分配用途之准备。鄙人敬陈所见，以备参考。鄙人于一九二四年在伦敦时，曾对于庚款用途发表意见，以两原则为前提：

（一）以庚款的全数，办理一种大规模的事业，为永久纪念。

（二）此大规模的事业，必为中国教育上目前所最需要者。

鄙人又认中国教育上目前所最需要者，为科学的教育，故主张以庚款全部办一科学博物院，包有陈列、试验、演讲、研究、编印图书杂志等事，以一部分为开办费，而以一部分为继续维持及积渐扩张之基本金。

现虽事隔两年，而鄙人之主张如故。惟有当声明者三事：

一、博物院之名，易使人疑为偏重陈列，而忽于研究、推行等事，拟更名为科学院。

二、既注重科学教育，而以大规模的科学研究院为大本营，对于各地方研究科学的机关，自有助其发展之同情。应以一部分庚款为各地方科学机关之补助。

三、对于各地方高等教育机关，酌拨科学讲座与研究生公费额、与派遣留英学生之基本金，而此类研究生，包括在本国研究与到英国留学两类。

右列意见，如蒙诸先生采纳，甚幸。

蔡元培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据蔡元培手稿

七律三首*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

荳花微白菜花黄，一带平畴迓艳阳。偶见桃花三两树，仰看竹箭百千行。问天底事双瞪目，识路真同九折肠。常避触蛮蜗角外，行歌聊学接舆狂。

二

今日同游约八仙，半曾戒饮半陶然。行年六十有醇酒，拔地四千到岭巅。先导幸能招邑子，禅机还待证先贤。月中苦觅崎岖路，几杵钟声谷口传。

三

西山霞影尚微红，皓月团团已在东。结想忽联盘古眼，浴光真在广汉宫。历阶人影看三折，护壁苔痕认几重。此景明知千里共，

* 此篇系蔡元培到杭州时所作，原无标题。

置身高处倍从容。

据蔡元培手稿

致陶在东函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

在东先生大鉴：

前晚枉存，挹教为快。奉上大著《小学商量》之题词一纸。拙作一律，哑哑学语，敬希教正为幸。专此，敬请
吟安

弟元培敬启 四月二日

据影印手迹，见《宇宙风》乙刊第26期
(1940年7月1日出版)

和陶在东原韵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

彭泽家风总乐天，寄情诗酒似当年。归来梓里开三径，犹记霓裳咏众仙。同有嗣音城阙感，相期撮壤泰山边。公扼腕于近日之学风，而颇属望于最高教育机关之挽救；鄙意则主张各人从小处着手。明如炳烛吾尤恋，愿抱残编对冷泉。

在东大令见赠长句，依韵奉和，即希指正。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宇宙风》乙刊第26期

复北京大学评议会函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

国立北京大学评议会公鉴：

奉电敬悉。旷职已久，亟思来校，惟目前尚难于抽身，稍缓即决定行期，专函奉告。诸希鉴谅。并祝
公祺

蔡元培敬启 四月二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1880 号
（1926 年 4 月 13 日出版）

复蒋梦麟函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

梦麟吾兄大鉴：

奉电敬悉。累兄久劳，弟亦亟思北行，惟现在尚难于脱身。稍缓即决定行期，专函奉告，诸希鉴谅，并祝
日祺

弟蔡元培敬启 四月二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1880 号
（1926 年 4 月 13 日出版）

《四角号码检字法》序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每一文字，都有形、声、义三原素，古人排列文字的方法，也就分作三类，按义排列的，有《尔雅》、《广雅》中之释诂、释言等篇，大抵适于记诵，而不适于检查。按声排列的，有《广韵》、《集韵》以至最近通行之《佩文韵府》，清代有《经籍纂诂》，虽专为检查字义而设，然不熟于韵的，检查颇难。清儒又有《说文声类》，《说文声系》等作，而以朱氏《说文通训定声》为便于应用，然未习古韵的，检查也是不便。按形排列的，古代有《说文解字》，但是按小篆分析，与楷书不全是一样，后来《玉篇》排列楷书，虽仍用他的五百四十部，而此后的字书，逐渐并合，到清代的《康熙字典》，就并作二百十四部了。此种按形排列的字书，为探求字原起见，与按义、按声的差不多；若为检查便利起见，就差胜一筹。又专就按形排列的讲起来，为探求字原计，自然用《说文解字》；若为检查楷书计，却以《康熙字典》是一部不彻底的书。若说是探求字原，则如出字在凵部，此字入匕部，君字入口部，勿字入勹部之类，都是误的。若说是全按楷书，则如火又作灬而同入火部，手又作扌而同入手部，月与肉在偏旁上均作月而分作两部。又如夜入夕部，膝入水部，禽入内部之类，如王云五先生所举出的，仍是不便检查。但因为他的大体是按字原分部的，所以从前的人虽觉得他的分部还是不便检查，而终没有想到从根本上改革的。

完全抛弃字原的关系，纯从楷书的笔划上分析，作根本改革，始于愿学华文的西人。但是他们创设的方法，还没有输入中国的。

中国人创设这一类方法的，我所知道，自林玉堂先生五母笔、二十八子笔始。林先生的草案虽五六年前曾经演给我看，然而他那具体的排列法，至今还没有发表，我还不能亲自演习，究竟便利到何等程度，我还不肯下断语。

最近见到的就是王云五先生这种四角号码检字法了。他变通永字八法的旧式，而归纳笔画为十种，仿照平上去入四声的圈发法，而以四角的笔画为准标，又仍用电报号码的形式，以十数代表十笔，而以○兼代表无有笔画之角，这种勾心斗角的组织，真是巧妙极了。而最难得的是与他自己预定的原则，都能丝丝入扣。王先生独任其劳，而给我们人人有永逸的享用，我们应如何感谢呢。

据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商务印书馆
1930年第二次改订重版

复周作人函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启明先生大鉴：

奉四月二十五日惠函，语长心重，感荷无已。弟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惭愧万分。惟现因胃病大发，医生禁为长途之旅行，一时竟不克北上。稍愈决当首途，容晤罄一切。敬希鉴谅，并祝

著祺

弟蔡元培敬启 五月十五日

附：周作人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子民先生左右：

自先生去国后，荏苒三载，未曾奉候，疏懒之罪，无可辩解。今年春初阅报，知先生返国，暂赴故乡休养，即行北上。闻讯之余，不胜欣忭，以为北大不久可得先生复归长校，不特在风雨飘摇之中，学校可望渐臻稳固，即个人亦可得请益之机会，实属至可欣幸之事。乃翘望数月，自春徂夏，未见先生来京，近且有暂不北上之消息，窃不能无惑焉。先生年高德劭，不宜轻入危乱之邦，暂时息影田园，待政治清明再行出山，爱惜先生，或主张此说，盖未可知，即作人亦非不能了解。唯有未敢尽赞同者，请为先生一陈之。先生当年因曾系以政治问题去国，唯两三年来，事过境迁，北大同人已主张“政教分离”，评议会已议决不再以学校干涉政治。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入漩涡中，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此其一。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在先生去国之时，不得不由同人勉力支撑，得过且过；今先生既已归国，即使同人尚可支持，先生似亦不便坐视，况实际此刻已至途穷日暮乎！此其二。“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此其三。作人在北大将及十年，除教课外，于教务素不过问。今因先生不来北京，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偶有所见，不敢缄默，敬以奉陈，狂愚之言，尚祈

宽容是幸。

四月二十五日 周作人上

《北京大学日刊》记者按：总务长兼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自被选为教务长后，已请余文灿先生为总务长矣。此事已在本刊上公布，请予注意。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1919号（1926年5月28日出版）、第1895号（1926年4月30日出版）

复北京大学函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北京大学公鉴：

奉电，命于内阁成立后即行北上，诸蒙体谅，既感且惭。惟培现适患胃病，医生不许为长途之旅行。拟俟稍愈，即行首途。诸希鉴谅。并祝

公祺

蔡元培敬启 五月二十五日

附：北京大学致蔡元培电

上海福煦路二六五号蔡无忌转蔡校长鉴：本校亟待先生主持，请于内阁成立后即行北上。北京大学。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1918号（1926年5月27日出版）、第1906号（1926年5月13日出版）

复 胡 适 函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适之先生大鉴：

奉本月十六日惠函，勤勤恳恳，使弟十分感动。惟近日实因胃疾大发，决不能北行。因二十日来激刺既多，起居无节，不能不引起旧疾也。（中略）弟日日以旷职为疚心，一到可以北上之时期，决不再有迟延。幸知我者谅之。敬复。（下略）

弟元培敬启 五月二十五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1925 号
(1926 年 6 月 4 日出版)

复北京大学评议会函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国立北京大学评议会公鉴：

前奉惠电，以仅写北京大学，故曾复一函，亦仅写北京大学公启。顷奉惠函，始知前电亦贵会所发也。函中情词勤恳，面面想到，培非木石，能无感动。苟能力疾启行，自必即日首途；惟培实因胃疾大发，不能动身，负疚万状，尚祈鉴谅。再此敬复，并祝公祺

蔡元培敬启 五月二十九日

附：北京大学评议会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子民校长先生：

先生返国后，本校曾一再电恳返校，主持校务。惟电文词简，诸多未尽，兹故续上一函，以稍补电文之略。

月前军事剧变，京中一般人心诚不免于警惶，本校当时亦颇陷于恐慌之中。然本校校务仍未尝因是而有一日之停顿。今则京中秩序，已复常态，本校恐慌亦已全成通〔过〕去，先生北来，殆毫无危险，矧先生之学问道德与政见，不论何种环境，俱足使野心者不易中伤耶。本校前电速驾，亦实有鉴于此。

依本会同人之揣测，先生行止之不决，或不是因为本校外界环境有何危险，而系于对本校内部之改善有所疑虑，此则本会同人也敢负责为先生陈述数言！自先生去国而后，三数年来，外间对于本校诚然有不少的攻毁，本会同人，虽不敢谓外间之攻毁，概属非是；然平心而论，本校学生之程度，本校学生之爱纪律，本校图书、仪器之设备，在近三数年间，实际上固俱有显著的进步。假使先生北来，则凡先生图利学校与学术之计画，实不难次第实行。脱非如此，本校同人亦复有何乐趣，今犹不避艰窘，株守此间？

本校经费，积欠已达十五阅月之久，最近三数月，校费之枯竭，尤为历来所无。所以本校目前最大困难，仍是经费问题。现时本校同人之恐慌，亦即在此。但俄国庚子赔款，为数甚巨，大可接济北京国立诸校。俄国使署近亦较前容易商洽，先生为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如能及时北来，进行此款，益以蒋梦麟先生及其他本校同人之辅助，大概可望成功。此事所关甚巨，因为北京政府现在既

已毫无经常收入可言,则本校以及北京其他国立学校,如果不能向俄款方面设法,其将完全停顿,殆极难避免。所以此间企盼先生早日返京者,尚不以本校同人为限。

基于以上诸种事实,本会同入,用特一致恳请先生早日到校,主持一切,俾目前急待解决之种种问题,得顺利进行。想先生爱校情殷,值兹学校万分危难之际,必能容纳本会同入迫切之请,而决然北还也。临书神往,肃候明示,并祝
教安

北京大学评议会敬启 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1926 号(1926 年 6 月 5 日
出版)、第 1911 号(1926 年 5 月 20 日出版)

《逻辑学》序

(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

欧洲逻辑,托始希腊。而吾国周季,有名学者流,亦揭橥此义,虽其末流颇失之诡辨,而本意固不谬也。其他若儒家之荀卿,墨家之经说,亦各有焯不可易之条旨。及印度哲学输入,则因明之术,亦有译本。惜自宋以后,儒者类尽力于儒、佛义旨之玄同,而独于正名、因明之术,置而不顾,故未能有所发展。

至于欧洲,则雅里士多德植其基,培根苴其缺,穆勒之徒,又加以邃密之观察与博大之综合,而斯学之进步,远过于吾国旧有之学说矣。当明、清之间,基督教士尝译有辨学,是为欧洲逻辑输入中国之始。其后,侯官严几道先生,始竭力提倡斯学,译有穆勒《名学》与耶方斯《名学浅说》,于是吾国人之未习西文者,颇能窥逻辑

之一斑。而以论理学之名，编译为教科书者，亦渐渐印行矣。近年，章行严、胡适之两先生，迭在国立北京大学讲授逻辑；肄业诸生，益益得门径，而有所藉以深造。东阳王君祥辉，即其一也。王君近年在本省第一中学任教逻辑，乃本所得于章、胡两先生，而参考于所读各书，为学生讲述，条理秩然，首尾完具，爰付印行，以备各地方中学学生之参考，其裨益决非浅眇。用题数语，以为介绍。

十五年六月五日 蔡元培

据蔡元培手稿

致杨□□厅长函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一日）

杨厅长台鉴：

径启者：闻贵厅看守所殷所长因事辞职，现由黄馥兰女士代理。黄女士稟性慈良，且有办事才。如殷夫人决不复职，敬请加委黄女士继任为幸。专此，敬祝

台祺

蔡元培敬启 六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手札

《红楼梦本事辨证》序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余所草《石头记索隐》，虽注重于金陵十二钗所影之本人，而于

当时大事，亦认为记中有特别影写之例，如董妃逝而世祖出家，即黛玉死而宝玉为僧之本事。允初被喇嘛用术魇魔，即嫂叔逢魇魔之本事。亦尝分条举出。惟不以全书为专演此两事中之一而已。王梦阮、沈瓶厂二君所著之《红楼梦索隐》，以全书为演董妃与世祖事，已出版十五年矣。同乡寿渠林先生新著《红楼梦本事辨证》，则以此书为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虽与余所见不尽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先生不赞成胡适之君以此书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说，余所赞同。以增删五次之曹雪芹，为非曹霭而即著《四焉斋集》之曹一士，尤为创闻，甚有继续研讨之价值。因怱怱付印，以公同好。

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据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商务印书馆
1927年6月出版

复胡适函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

适之先生大鉴：

前日又奉惠函，知于新六兄处知弟近状，而仍促弟北行。昨在南洋大学晤丁在君，言接兄一函，嘱彼促弟北行，且有不行则“资格丧失”之警告（弟实以毫无资格为自由，方且求失之而不得也。然尔时在君未携尊函，亦言之不详，恕不详答）。今晨又奉惠函，报告各难得教员纷纷他就之警讯，而且知钢君非即得六千元欠款之偿还，则亦将一去不还；虽承先生向新六商借，而尚无把握。先生对

于北大，对于学者，对于弟，均有尔许热诚，弟佩服感谢，非言可表。然弟竟无以副先生之厚望，死罪！死罪！

六月二十八日午前十一点，弟已致一电于国务院及教育部，辞北大校长及俄款委员之职，故昨日在君亦以为既有此举，无从再参辨议。弟所以亟发此电者，有种种原因：

（一）预料教育公债由弟参与之无效 俄款本已可全由吾国政府支配；从前借俄使之压力，作成俄使得有“专用于教育”之要求而设委员会以处理之，其经过情形弟不甚明了，第三者已有放弃主权之攻击。俄委员对于维持国立各校之提案，屡屡梗议，其用意何在？先生曾为弟言之。彼现在岂屈服于军威而软化乎？弟以为不若是之易。梦麟之乐观，以为弟若与俄委员一谈，彼必照行，谈何容易？若果如此其易，则彼必有利用我之条件，弟岂能受之？惟梦麟对于此事，知之较详，而平日办事之手腕又远胜于弟，或者有促成此事之方法。闻内阁已有别派委员之议，不如弟先让出，而梦麟或可补入，则办理较为顺手。

（二）怀疑于现在是否为取消不合作主义之时期？又是否有“从井救人”之必要？ 弟三年前出京时，本宣布过“不合作”之意见，虽不为先生所赞同，而亦以成事不说之态度对之；而在弟却不可不有前后相应之态度。今之北京状况，可以说是较彭允彝时代又降下几度，而我乃愿与合作，有是理乎？且五月二十八日之北京《国民晚报》与六月一日之英文《导报》均载某与《密勒评论》主笔之言，其所准备，可以想见。先生殆亦早知之，故有“六十老翁复何所畏”之忠告，诚见爱人以德之美意。然牺牲主义，本以所为牺牲之事实为标准，而并不以年龄为标准。今所为牺牲者，乃一本人所认为万无希望之公债，则不敢认为有牺牲之价值也。

（三）认辞职为较善于被免职 近日友人自北京来者，传某方

定有改组北大之计划。最近一友人报告一消息：某甲条陈于某乙，谓内阁不可无新派人，如某丙、某丁者宜以任司法教育。某乙谓丙无问题，丁则吾留以任北大校长。于是某甲以书面告某丙，而外间知之。所以梦麟曾与某君为弟事谈及，有“先辞职”抑“待免职”孰为较妥之商酌。闻梦麟以待免职为较妥，然而弟所见与之相反也。

诸位重要教员之耐苦而维持，弟自然佩服万分。但弟不能筹款以供之，则即不能为继续维持之要求。

对于“别有高就”之教员，自然为北大惜之。然弟既以“不合作”律己，宁敢以“合作”望人。

来示新六已函告北大现状，弟尚未接新六一函。先生将以本月十七日由西伯利亚赴英，不能面别，一罄所怀，良为怅惘。惟望先生对于庚款，有良好之影响，使此款之应用，不致受国内多数反对，与日本用庚款相等，而至少等于美国。又科学研究院果能成立，而凡现在由北大散去之学者，与北大现在尚未能延揽之学者均能次第会聚，静心研究，于中国文化上，放一点光彩，以贡献于世界，则目前北大之小小挫折，亦不患无所补偿，而弟个人对于北大之罪疚，亦得稍从末减矣。敬祝

前途顺利，旅中曼福，并求恕弟之罪！

弟蔡元培敬启 七月二日发

再，此函承阅后请付丙，请勿示外人。弟对于先生不敢不求谅解，而其他则毁誉听之，不愿与辨也。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复任可澄函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志清总长台鉴：

奉惠电，并由北大代表锺、谭二君携示手书，敬谥俄款委员之任，蒙允解除，不胜感荷。北大校长之职，亦决非衰朽所能任。近又胃病时发，不能来京，长此迁延，负疚无极。敢祈速觅替人，俾得交代。培疾稍愈^①，即当来京结束，且图领教。敬复，并颂公绥

据蔡元培手稿

附：任可澄致蔡元培电

（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

上海武定路鸿庆里八百二十九号周宅转蔡子民先生鉴：俭电敬悉。远违雅教，亟切驰思。际此学风凌轹，正赖高贤匡救，北大校务，尤未便久悬。务恳刻日命驾入都，共策进行，便领教益，曷胜企祷。迅盼示复。任可澄。阳。印。

据北京《晨报》1926年7月9日

① “愈”：北京《晨报》1926年8月11日刊出此函时，改为“瘥”字。

复北京大学教职员函*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北京大学教职员诸先生公鉴：

奉惠电惠函，并由锺宪鬯、谭仲逵两先生于盛暑中远道屈临，晤详一切。诸先生爱护本校之热诚，与爱护元培个人之恳挚，感佩万分。培以抱疾，不克北行，久旷职守，心尤不安。已又函请教育部速觅替人，俾得^①交卸。惟替人未到以前，培自当与诸先生共负责任，维持本校；尤望胃疾稍愈，能进京一行，与诸先生得以晤商。除托锺、谭两先生面达一切外，专此奉复。并祝公祺

蔡元培敬启 七月二十五^②日

附一：谭熙鸿等向北大报告函（一）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雪艇先生转教职员诸先生公鉴：

沪上一函，及今日所发敬电，想俱达览。二十二日来杭，访蔡先生于春润庐，连日长谈，于学校方面之愿望，与先生所有难处，彼此谅解，言无不尽。结果，允于暑假期内不再言辞，俟病体痊愈，即行来校结束。据前后情势，与弟等能力，只能办到如此。但观先生

* 此函除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及北京《晨报》外，并留有手稿。

① 手稿为“以便”二字。

② 手稿注明为“四”字。

对于吾校爱护之志意，仍极诚挚。彼时能否留任，则视同人如何努力矣。现由蔡先生拟具公函二件，一致本校同人，一致教长，俟明日交来，即当携之北上。一切详情，俟抵京报告。耑颂
公安

弟谭熙鸿 锺观光敬上 七月二十四日

附二：谭熙鸿等向北大报告函（二）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雪艇先生转教职员诸先生公鉴：

在杭所发函电，想均达览。蔡先生致部、校二函，均已面交。兹特专邮奉上，祈收到时速行示知，以慰悬念。（致本校函，措词尤为明确，持示教部，当更有力。）弟等别时，蔡先生送至车站，言下眷念本校，尤为殷挚，想不久总可北上。窃意校内应即筹备川资，汇寄蔡宅，以表欢迎诚意。可否？希即公决。弟等因梦麟先生自津来电，将次抵沪，须候面洽一切，再行北上报告。耑候
公祺

弟谭熙鸿 锺观光同上 七月二十七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1954 号（1926 年 7 月 31 日出版）

附三：北大教职员致蔡元培电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蔡子民先生鉴：先生辞职，关系本校存亡。同人今日召集大

会，一致议决：即请教育当局切实挽留，并派代表赴沪，面陈一切。务恳顺从群情，打消辞意，以副同人数年来忍苦期待之至意。北大教职员全体。齐。

据原电报

为皖苏浙三省联合会预拟 对新闻记者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夏）

本会自成立以来，所有简章及通电，业承诸大记者于诸贵报上次第披露，本会同入深感诸大记者赞成本会之盛意。今日又承惠临赐教，尤为庆幸。

本会同入以为，现在吾三省之危急，非实行民治，无从救济。而上海市，实业与文化之影响，遍及全国各省，且有国际贸易之关系，则不可不划为特别市，而实行适当之民治。民治之建设，在当地人民推举委员，组织委员会，处理军政、民政，业于十四日通电中宣布之。

惟目前第一为民治障碍者，实惟军队。本会同入深知，现在尚未到弭兵时期，而且为保障民治区域，使野心家不能侵占之以为地盘，不能不有赖于服从民意之军队。但现在屯驻吾三省境内之军队，果有服从民意之诚意与否，尚未闻有明白之表示；旧日统率此等军队之总司令孙传芳，已弃军远去，强以吾三省人民之公产，为彼个人之私产，而任意割裂，以为赠与其他军阀之礼物。因是而去年骚扰淞沪一带、近日蹂躏京畿一带之鲁军，乃安然为接受孙传芳之礼物而南下，陆军已抵南京，舰队直指吴淞口，往昔惊心动魄

之惨剧，又将重演于目前。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本会是以有“孙传芳以后行动表示，完全与三省无涉”之宣言，对于奉鲁直首领，有“如有对三省军事行动，誓以民意抵抗之”之宣言，对于现在三省范围以内之军队，始则有赞助三省要求民治主张、否则视为公敌之警告，继又有责以明白表示态度之警告，对于上海市民大会，则推举代表宣布速速实行自治之主张。

本会对于违反民治主义之军队，既如是其坚决。而忽闻香港英商有借五百万镑于鲁军，以助长其蹂躏三省之势力。本会以英人素为尊重民治之先进，疑此事当属讹传。然而人言藉藉，恐非无因，是以有反对此项借款之通电。

本会十余日来对各方面之情形而分别进行，大略如是。要不外乎求贯彻实行民治之主张。继此以往，将永永循此一贯之主张而努力，非达到吾三省实行民治之日不止。

夫渴望民治，岂惟吾三省人民之公意，实吾全国国民之所同，即友邦贤达所属望于吾国者，亦无不以此为鹄的。既同此心理，则对于危及民治之军阀，安得不竞起而声讨之？此等事业，一方面固在乎当地人民有种种实际运动，一方面尤不能不有赖乎舆论之鼓吹。报纸者，最大力之舆论机关也。诸大主笔对于主〔本〕会实行民治之主张，既所赞同，敬请助为提倡，并乘此聚首一堂之机会，赐以教言，本会同入实不胜欢迎之至。

据蔡元培手稿

为皖苏浙三省联合会准备招待 各国领事团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夏)

今日承诸位贵总领事暨贵领事先生等惠临，本会同人不胜荣幸。

本会同人深知诸位先生的祖国，无一非实现民治者，因而深信诸位先生对于一切主张民治者，必表同情；而对于为民治主义之障碍者，必加以反对。

本会组织的目的，在使皖苏浙三省免去战祸，实行民治；又以上海为东南诸省实业、文化之中心，而且为国际贸易之港口，一有战争，不特上海市民的生命财产，多被牺牲，而且诸友邦对于吾国的商业，也必受极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又主张上海市民自治，而组织特别市。

然而我们这种民治运动的障碍，第一就是军阀孙传芳。在我们发起本会时，本要求任何军队均不要侵入三省区域，以为自治之障碍，乃南军总司令有三省果能自治、决不派兵入境之表示，而孙传芳乃令周荫人溃兵入浙备战，并勾引鲁军入皖苏北境，使南军有不得不进三省之势，所以挑发战祸之罪，实出于孙传芳一人。

彼于江西失败以后，苟能翻然觉悟，引咎下野，使彼旧日部下的军队，得以自由意志，服从民意，则我们三省人民，对于这些军队，自然供给饷需，而要以保卫地方的责任。而对于孙传芳个人前日轻启战衅的罪恶，亦不妨加以宽宥。不意孙传芳怙恶不悛，竟有勾引奉鲁军以备蹂躏吾三省之事实如此。奉鲁军前在苏省，骚扰

万状，不特吾三省人民印象极深，就是他们在上海的骚扰，全上海的国际贸易，大受恶影响；想诸位先生与贵国侨商，均尚未能淡忘。所以我们屡屡有反对奉鲁军南下的表示。然而孙传芳仍对于奉鲁军极端欢迎，而且恃有奉鲁军后援，要把吾三省作为战场。

彼特苦饷项不足，军械缺乏，所以现在尽力于筹饷购械。但彼所筹的饷，所购的械，非以卫民，而用以害民，我们岂能听其进行？所以我们对于各地方征收租税的机关，已宣告于民治政府未成立以前一概停付，对于彼等发行公债、流布军用票等计画已加以破坏。彼等唯一的筹饷法就是借债。幸而诸友邦都深知借债于军阀以延战祸的不当，所以从前传闻的香港英商五百万镑借款，日本大仓氏二千万元借款，都无成议。我们深感佩各友邦商人的正义。尤希望诸位先生劝告贵国商人，永不应军阀借款的要求。

购械之法，他们也想借资于各友邦。近日盛传孙传芳向日本某商人订购军械值五百万元，于两星期内交到，而比利时商人订购军械值一千五百万元，于两月内交到。我们除电告各友邦公使及税务司及向各方面设法阻止外，尤希望诸位先生对于贵国商人广为劝告，切勿受军阀蒙蔽，而助以济恶之具。

且一国中政见不同的党派，何国没有？决没有无端逮捕的理由。近日天津的国民党党部，突被张作霖部下封闭，而且逮捕办事人十余名，并闻该处的英国巡捕帮同办理，我们很为疑愤。深望诸位先生劝告贵同僚，如遇有这等事件，万不可受军阀的欺骗，而加以助力，以伤我国大多数人民的感情。

至于我们所努力进行的三省自治、上海特别市自治，果能达到，不特吾三省人民的幸福，诸位先生必表同情，而且对于各友邦侨商的事业，必较现在更安〈全〉而更发展，想诸位先生必尤为关切。用敢以我们努力的情形奉告，并请诸位先生赐教。

敬进一杯,谢诸位总领事暨领事先生的光临,并祝诸位康健!

据蔡元培手稿

致北京大学教职员函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

北大教职员诸先生公鉴:

承由兴业^①电汇川费五百元,至不敢当。自沪抵京,所费无多。培于病瘥北上时,自能应付,决不敢再支校款。心领盛情,谢谢!本托锺、谭两先生携回,而两先生不肯,特由原行汇还,敬希收回。诸希鉴谅。并祝

公绥

蔡元培敬启 八月七日

附:北大教职员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六日)

孑民校长先生惠鉴:

接读七月二十五日手示,并听谭、锺两代表回校报告,藉谗先生对于校事,仍允积极负责,至为欣慰。兹特函申感悃,并致欢迎。惟祈先生早日恢复健康,命驾还校,主持一切。临书翘企,敬祝近安

国立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同启 十五年八月十六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1958号(1926年8月17日出版)

^① 兴业:浙江兴业银行。

致刘海粟函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八日)

海粟先生大鉴：

前奉复示，知尊意亦赞成慎重为慰。承赐画簃，老笔纷披，至堪把玩，谢谢。

属题《九溪十八涧》及《言子墓》两图，均已题七绝一首，扇面亦已写，并见示之西湖画十一张，均奉璧，乞簪存为幸。专此，敬祝著祺

弟元培敬启 八月十八日

此函及各件备而未发，复奉惠函及近作集样张六纸，敬悉，题词奉上，请正。负责董事之宣言，已于《时事〈新〉报》见过，如此办法，弟甚赞成。

培再启

据蔡元培手札

题《九溪十八涧》图*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传闻杨子泣歧途，理智常夸统万殊。艺感由来忌单调，转从複

* 此篇及下篇题《言子墓》图，均集印于《海粟近作》中。

曲得清娱。

据蔡元培手稿

题《言子墓》图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风光殊不似初春，老树槎枒欲搏人。想见秋声催栗感，不教怀旧转怀新。

据蔡元培手稿

题《海粟近作》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吾国画家，有摹仿古代作家之癖；而西洋古代美术家，亦有摹仿自然之理论，虽所摹仿之对象不同，而其为轻视个性则一也。近代作者，始渐趋于主观之表现，而不以描写酷肖为第一义，是为人类自觉之一境。

海粟先生之画，用笔遒挺，设色强炽，颇于 Gauguin^① 及 Van Gogh^② 为近，而从无摹仿此二家作品之举。常就目前所接触之对象，而按其主观之所剧感，纵笔写之，故纵横如意，使观者能即作品而契会其感想。谓余不信，请观此册。

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蔡元培

据《海粟近作》，上海美术用品社 1928 年 9 月出版

① Gauguin, 哥根(1845—1903): 法国近代新派画先导者。

② Van Gogh, 万葛(1853—1890): 近代荷兰新印象派画家的代表。

挽张謇联*

(一九二六年八月)

为地方兴富教^①之业，继起有人，岂惟孝子慈孙，尤属望南通后进。

以名士^②鸣光宣两朝，日记若在，大^③裨徵文考献，当不让常熟遗编^④。

据蔡元培手稿

致顾颉刚函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日)

颉刚吾兄鉴：

久不见，由伏园兄转到大著《古史辨》，把个人思想的经过与朋友讨论的函件都次第辑录起来，不但使读者感多许趣味，而且引出无数方法。最颠扑不破的方法，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说明。虽现在尚有证据不充分处（如以“禹敷土”，“奕奕梁山，惟禹奠之”等为禹有天神性之证，弟未敢附和），然随时留意，将来必有可以证明者。

* 此联曾辑入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有若干字与手稿不同。

① 富教：孙编“全集”为“教养”。

② 名士：孙编“全集”为“文学”。

③ 大裨：孙编“全集”为“用裨”。

④ 编：孙编“全集”为“篇”。

到厦门后，希望兄《自序》上所说的四种苦痛，能减少几种，而专努力于所欲努力之事业。

敬谢赐读大著之惠，并祝
旅安

弟蔡元培敬启 九月三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胡适函

（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

适之先生大鉴：

奉八月九日惠书，知在伦敦开会一次后即休会，将于九月中旬以后重开，并知西行时一路平安为慰。接李圣章兄函，知渠曾在巴黎晤先生，且言先生将游瑞士，想日来先生早回伦敦矣。自锺宪鬯、谭仲逵两君到杭后，面告北大同人所最切望者，为弟不即图脱离，而却非要求立即到校，弟始不催促教育部准我辞职，而且对北大评议会声明，将来必到校一次。从此就延宕下去，而弟至今尚未能进京也。来示对于“不合作”之主张，尚赐以恕谅，良为感荷。

“提高”计画，弟深所赞同。英款一部分备设研究院之用，更无问题。惟日款能否与英款冶为一炉，弟未敢断言。据梦麟说，美款恐无法可想。现在惟希望英款先有着落，全仗先生努力。

现在北京全在奉鲁军势力范围，直军亦有权索饷，财部筋疲力尽，自然无顾及教育之余暇。中秋于俄款中借得二十万，每校止分到月费之七成，此外一无凭藉。以俄款发行之公债，闻杳无希望。各校皆无开课之望。闻北大由教员投票决上课与否，有效票百五

十，不愿上课者八十，有条件上课者二十。日内正各校校长总辞职，请教育部接收之时期，未知如何下场。

北京国立各校将来终有统一之办法，若有一最高等之研究院（大学院），不分畛域，选各校一部分较优之教员为导师（自然可别延国内外学者），而选拔各校较优之毕业生为研究生，则调和之机，由此而启。鄙意若能由赔款而成立，正不必以狭义之北大范围之。事求可，功求成，本不必避嫌，然以现在成见太深、神经过敏之师大，法大等人，一闻此讯，将必为利益均沾之要求；求而不遂，则百端破坏，虽貽笑外人而不惜，此则不可不预为顾及者。时局若无新发展，北京政府殆无清明之望，此等研究学术机关，即不在北京，亦无不可，文化中心，人力可以移转之。

会中有何好消息？便中希示及。手此，敬祝
旅祺

弟元培敬启 十月八日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

每年国庆日，必有许多悲观的论说，说是民国成立以来，军阀这样专横，政客这样腐败，因而使人民这样困苦，毫无真正民国的气象，国庆日不是可庆而是可吊的。我也何尝没有这种感想。然而，国民的责任，一方面固然要握有政治实权，整理全国；一方面又要从社会上尽力，使文化逐渐增高。现在我国的人民、自卫自治的能力尚未充实，不能立刻夺回政权于军阀政客之手，而自行处理。

固然有愧于民国国民的资格；然而社会事业，这十五年中却有显著的进步。我不用说别的，只要把大学教育进步的状况说一说，就可以证明了。

就数量上说，元年惟北京、山西各有国立大学一所，各省公立的止有高等学堂，如今的大学预科，设有大学；私立大学，除教会所设者外没有临到，到了现在，在北京，国立的增了师范、女师范、医科、农科、工科、法政、女子等大学，虽其间有仅足当大学之一科的，而终不能不认为独立的大学，又素有美国大学预备科〈之称〉的清华学校，已扩为大学，在江苏与广东，增了东南与广州两大学，天津的北洋，上海的南洋与同济，均扩为大学了，在上海又增了一个政治大学。省立大学，在云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直隶、奉天等处，都已成立，浙江、安徽，也有成议。私立的，在北京有中法、朝阳、中国、民国、华北、平民等三十所，在上海有复旦、大同、中国公学大学部、大夏、光华等等三十所，在福建有厦门大学。总算起来，有八十几所。虽其中程度不及大学而冒用大学之名的很不少，然而名副其实的，只要有四分之一，也就十倍于民国元年了。

就内容上说，仅即名副其实的大学说一说。有几种是认为进步的优点：（一）从前大学，科目甚不完备，求曾在大学毕业之人来任大学教员，已苦于不易得，不得已仍以旧时代所谓学者充之。现今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岁有增加，除了一部分对于学问有十分兴趣，愿委身于教育者外，就是热心办事的学者，也因没有相当的事业可以担任，而愿尽力于教育界。所以各大学延聘教员，饶有选择余地，而教员也很自重，不肯敷衍了事。（二）从前大学，以教员印发讲义，而在课堂上照讲义演说一遍，便算尽责，并且这种讲义，年年如此，永不修增。学生领了讲义，就算得了学问，不要笔述，也不

要看参考书，不要做实验的工夫。现在的大学，注重于图书、仪器的设备，教员对于所教的学科，不断的继续研究，因而每次必有增加的新材料，且督率学生，尽自行试验、自行参考的义务。所以较善的大学，必有较完备的实验室与图书馆，不光是空空洞洞的几个讲堂了。（三）从前大学，还是科举的变相，所望于学生的，是毕业后可以供政府的任用。学生也抱了一种升官发财的目的而来，只要熬到毕业年限，骗到一张毕业证书，就可以别图发展，平日本来无需特别的用工。至于讲堂上课以外，更没有什么需要了。现在知道大学对于学生，不但传授学术，更有养成人格的义务。所以于指导学生切实用功以外，还有各种体育、美育之设备，辩论演说的练习，游历调查的组织，以引起学生自尊人格、服务社会的精神。就这几方面看来，不能不说今日的大学，比十五年前已经进步得多了。

还有一事值得特别标举的，是现在大学渐共趋于设立研究所之一途。原大学的责任，本不但在养成一种人才，能以现在已有的学术，来处理现在已有的事业，而在乎时时有新的发见与发明，指导事业界，促其进步。所以大学不但是教育传授学术于学生的机关，而实在是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的机关。民国元年，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本有研究所一项，而各大学没有举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于七年间曾拟设各门研究所，因建设费无从筹出，不能成立。十年议决，归并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而国学门即于十一年成立。五年以来，其中编辑室、考古学研究室、明清史料整理会、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室、方言调查会等，已著有不少的成绩，所著录研究生三十二人，也已有十二人贡献心得的著作。其他若地质学系、物理学系等，虽未立研究所名义，而教员研究所得，已为社会所推许。最近两年来，清华大学已设立研究院，而厦门大学也有国学研究所的组织，这尤其是大学教育进步的明证。

古人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立国之本，在实业与教育，而教育负有养成实业人才的任务。所以教育进步，确为国民进步的符验。没有好的小学，就没有好的中学生，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生。所以有人说，小学没有办好，就不必读中学，中学没有办好，就不必读大学，这固然有一方面的理由，然而大学教育不好，就没有办中等教育的人才，中等教育不好，就没有办初等教育的人才，不也有是理由的吗？我是最接近于大学教育的人，所以由大学教育的进步，而推想教育界全体的进步，又由教育进步而推想实业的进步。只要从此进步不已，那政治、军事上的纠纷，是没有不可以解决的。我想过了几年，我们的国庆日，一定可以达到不可吊而可庆的程度。

据《申报》1926年10月10日“国庆纪念增刊”

中国古代之交通*

（一九二六年十月）

余家绍兴，而近日流寓于上海。如余欲回家，则须先到杭县。自上海赴杭县，有水陆两道：如行陆道，则乘火车；如由水道，则乘轮船，或乘轮船所曳之无锡快船。如余欲往车站或船埠，而不能步行，又或有携去之箱篋，而不能一手提挈，则必以车运。或以汽车，或以马车，或以人力车，或以一轮之小车。到杭县后，必渡钱塘江，由车站至渡船，或以轿，或以人力车。其步行而阻于沙滩之水者，则以牛车。钱塘江之渡船，旧以人力行橹，近则以小摩托船曳之。

* 此篇曾刊载于《南洋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征文集》，1926年10月出版。

既抵西兴，则或附航船，或雇脚划船，或乘轮船，或轮船所曳之本地船。近又有长途汽车，可由西兴直达绍兴。所利用者，自轿以外，大抵皆车与舟也。惟其构造有精粗之别，而其运用，则有机力、畜力与人力之分。用机力者，为自西洋输入之制，而其余则自人力车外，殆皆我国所固有。然若一溯最古时代交通上之用具，则不能以今日吾人所用者为比例，而当以未开化各民族所用者相推证。今举其概略如下。

经籍上说及交通用具者，莫先于禹之乘四载。《说文》𦨇字引《虞书》曰：“予乘四载：水行乘舟，陆行乘车，山行乘𦨇，泽行乘楫〔𦨇〕。”若以现代未开化民族所用者比较之，则车为最进步，舟为最普及，楫〔𦨇〕为最先出，而𦨇为最希有者，分证于下。

察车自轮始，近代未开化民族，不知造轮之法，故未有用车者。《宋书·礼志》云：“上古圣人见转蓬，始为轮，轮何可载，因为舆。”是说先有轮，后有舆。然《魏书·西域传》云：“嚧哒国无车者舆。”是说未有轮而先有舆也。近人亦以为车之制乃橇之改良，即加圆木于橇之下者。查《三才图会》中有下泽车图，车平底而有左右阑。说曰：“下泽车，田间任载车也。今俗谓之板轂车。其轮用厚阔柏木，相嵌，斫成圆样；就留短轂，无有辐也。泥淖中易于行转，不沾塞。”案此当为最早之车。平底双阑，制近于橇。利行泥淖，尚近于橇之作用，是为橇与车之过渡。《说文解字》云：“有辐曰轮，无辐曰𦨇。”徐锴曰：“无辐，谓直斫木为之，若椎轮乎。”是椎轮为𦨇。李善文选注序谓：大辂起于椎轮，是以𦨇为车类中最简之式，自昔有此说也。至一轮之车，如上海人所谓二把手者，古代盖已有之。《说文解字》有鞶字、𨋖字，皆释以一轮车是也。然皆用轮而不用𦨇，则必较下泽车为后起。

山行乘𦨇，《史记·夏本纪》作乘橇，《河渠书》作即桥。《汉

书·沟洫志》作“则梲”。应劭曰：“梲或作櫟，为人所牵引也”。意谓式如橇而以人曳之。韦昭曰“梲，木器也，如今舆床，人舆以行也。”阎若璩曰：“梲，《史记》作桥，桥即今之轿也。某尝登泰岱与武当绝顶，其土人以竹兜之施皮者，绊于肩；遇峻陡，则挟之以行；上下岭坡如飞，山行之具，必不可易者也，岂以禹而废之！”俞正燮曰：“《汉书·严助传》：‘舆轿而过岭。’为轿字初见。臣瓚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盖过山兜笼，今过岭者多用此。西南、东南，古必有轿；犹卓倚，南方太古即有之，渐及中土。《史记·河渠书》云：‘禹山行即桥。’桥当即是轿。其或作梲、作櫟，诸说不同者，由北方儒生拘墟之见。禹行九州，山川险阻，八年之久，必不当与作徒同步行，则必有所乘，知桥必轿也。”案：阎、俞二氏之说，均以后代所有者追说古事。其实，器物逐渐发明，今有而古无者，不可胜数。汉代始有轿字，不能推想为太古所已有。初民体魄坚强，一族中并无主奴阶级，以人舁人之事，绝对无之。吾国以人舁人之具，本不名轿，而名輶。《竹书纪年》帝癸十三年，始作輶。《宋书·礼志》：“輶车，周礼，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宫中从容所乘，非王车也。汉制，乘舆御之，或使人輓，或驾果下马。汉成帝欲与班婕妤同輶是也。后汉阴就外戚骄贵，亦輶。井丹讥之曰：‘昔桀乘人车，岂此耶？然则輶，夏后氏末代所造也……未知何代去其轮。’”《隋书·礼仪志》云：“今輶制，象輅车而不施轮，用人荷之。”是其輶本用车式，以人或马曳之而行；去轮以后，以人荷之，乃始近于轿式。轿之初式亦决非如今日之式，因其时尚席地而坐也。《三才图会》有篮舆图，说曰：“昔陶元亮有脚疾，每有游历，使一门生与其子舁以篮舆。”其制作篮形，上有二梁，以一杠穿梁，而前后二人舁之。乘者则跌坐于篮中。今诸暨山中尚有此制，谓之眠轿。忆于日本图画中，亦曾见之。至东印度所用之Palankin^①，则已作长方形之

柜，而尚置一杠杆上方，以其两端，倚前后舁者之肩。由此再进一步，始设两杠于中际，若两人舁之，则每人两肩，各舁一杠。四人以上，则别增短杠以调节之。不但中国之轿如此，即法国之 Portechaise^②，德国之 Sanfte^③，亦大略相类。此均为物质文明相当发达后之奢侈品，必非古代所有也。《虞书》之山行乘橐，我则取如淳、张守节之说。《汉书注》如淳曰：“谓以铁如椎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又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上山前齿短，后齿长，下山前齿长，后齿短也。”此为后世之屐所自始。《宋书》：“谢灵运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说文解字》：屐，屐也。屐即屐之别名，故《河渠书》作桥。

泽行乘輶。他书，泽或作泥；輶或作輶，作蕤，作毳，作橇。现在通行橇字。孟康曰：“毳形如箕，撻行泥上。”张守节曰：“橇形如船而短小，两头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撻进，用拾泥上之物。今括州、温州海边有之也。”案：此当为最幼稚之制，乃以一足撻之而进行。现在各民族所用之橇，大抵行于雪地，故亦谓之雪橇，而以鹿、或犬、或马曳之。近北极之 Eskimo^④ 族，在东部及中部者，橇辕高而饰以海象之牙。在 Alaska^⑤ 者，则辕低而座高，左右有阑。均以犬曳之。坎拿大之 Athapasken^⑥ 族，所用之橇，前方有折，而向上之两板而无辕。美洲大平原之 Sioux^⑦ 等民族，冬日亦以狗曳橇。西伯利亚人之橇，则分为三种：（一）用以载家具及帐幕者；（二）用

① Palankin, 帕冉金。

② Portechaise, 婆德柴斯。

③ Sanfte, 桑佛特。

④ Eskimo, 爱斯基摩。

⑤ Alaska, 阿拉斯加。

⑥ Athapasken, 亚大巴斯甘。

⑦ Sioux, 苏。

以载男子者；（三）用以载妇人及儿童者。均以鹿或犬曳之。西方之橇，粗拙而长；东方之橇，由细干编成，轻便而有弹性。欧洲北部之 Lappen^① 族，有橇如船，而即以龙骨为辕。俄国冬季亦常有驾马之雪橇，备游客雇用者。日本虾夷之橇，最为精美，亦以犬曳之。要之，橇之应用，以雪地为最多；泥行乘橇，惟我国有此传说。而所谓一足撻进之法，亦他民族所无也。

水行乘舟，此亦各民族最普遍之例。盖民族集居，其初多在水滨。而水之较深者，既不能承流而涉，又不能负重而游。发明渡水之具，实最为需要也。其最幼稚之式，当为系于身之浮囊，其作用与新式之救命圈相等。古谚云：“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言佩壶可以渡水也。庄子曰：“子有大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游乎江湖。”言佩瓠可以游江湖也。现今巴尔干半岛之民族，尚有用羊皮气囊系于身，而渡 Albani^② 河者。其次用筏，筏亦名桴，孔子说：“乘桴浮于海。”知当时海滨尚用筏也。现今国内，惟运木之商用之。Kalifornia^③, Purús^④ 之 Paumari^⑤，尚有用筏者。巴尔干各民族，有编柳枝为筏，而弼羊皮于其下。其次用槎，亦作楂，剥树根为之。《博物志》：“星河与海通，每年八月，有人乘楂来去。”《荆楚岁时记》称：张騫乘槎以探河源。虽属傅会之说，然槎之可乘，殆有所本。现在 Nenguinea^⑥ 民族有用槎者。又其次，则为精制之独木舟，《说文解字》曰：“俞，空中木为舟也。”《易·系辞》传〔下〕：“剡木为舟。”皆独木舟之义，美洲大西洋岸，南美热带森林，巴西东部诸民族，均

① Lappen: 拉奔。

② Albani: 阿尔巴尼。

③ K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④ Purús: 普鲁斯。

⑤ Paumavri: 波马梨。

⑥ Nenguinea: 纳圭那。

有美观之独木舟。西北美 Selish^① 等民族之舟，乍视之似以厚板制成，实则以整块之红杉根为之，而饰以精巧之雕纹，于夏季旅行时，即以此舟为寓所也。其他有以树皮制船者，美洲大西洋岸 Trokesen^② 族以榆皮粗制之；而 Algonkin^③ 则以桦皮制之而较精。坎拿大民族，夏季所用之小舟，以桦皮制之，间亦有用枞皮与松皮者。南美热带 Arnak^④ 族选厚而直之树，剥其皮以制船，其法甚简，有仅束缚其两端者，有以胶质粘合者。其他若非洲 Bantu^⑤ 族，澳洲之 Neuholland^⑥ 族，均有缝成之树皮船。又有以兽革制船者，美洲大平原之 Mandan^⑦ 民族，用形如张盖之圆舟，以可挠之材为干，而蒙以野牛之革。西伯利亚之 Tschuktschen^⑧ 民族，以驯鹿之革，制一人独坐之船。阿拉伯人之船，以柳条编成，涂以沥青，蒙以兽皮。要之，皆因其取材之便而制成者。至较为复杂之制，则如美洲北部之 Eskimo 族，有一人独坐之 Kajaks^⑨，而又有众人同乘，兼容妇女之 Umijak^⑩。而亚洲北部 Aleuten^⑪ 族与 Tschuktschen 族，则亦有此二种，而 Kajake^⑫ 亦可以容多人。Papua^⑬ 民〈族〉剥树根为船，而别用一木以横木联结于船身，与船平行，以均重量。而

-
- ① Selish; 塞立垂。
 - ② Trokesen; 特启森。
 - ③ Algonkin; 亚尔冈景。
 - ④ Arnak; 亚奈克。
 - ⑤ Bantu; 班图。
 - ⑥ Neuholland; 纽何兰特。
 - ⑦ Mandan; 曼丹。
 - ⑧ Tschuktschen; 柴克斯真。
 - ⑨ Kajaks; 伽贾克斯。
 - ⑩ Umijak; 芜灭克。
 - ⑪ Aleuten; 亚留登。
 - ⑫ Kajake; 伽贾克。
 - ⑬ Papua; 巴布亚。

Molukken^①民族之船，则左右各有方格之架，下缀一梁，与船平行，而各坐持楫者三人。是皆吾族所未有也。Fidschi^②岛土人并两船为一组，设小舍于中央，张帆于其上。案：《说文解字》：“方，并船也。”《说苑》：“江水出于岷山，其始也，大足濫觴。及至江之津，不方舟，不可渡也。”王隐《晋书》：“顾荣、纪瞻被征，行至彭城，见王路塞绝，遂解觴为单舸而归。”是吾国古人亦常用并船之法，且有时亦可析双为单也。

由是观之，四载之中，最普通者，实不过舟、车二种。惟就初民观之，车之发展，后于舟耳。文化既开，双者同时演进。现今火船、火车，汽车、汽船之属，业已无远弗届。而又益以空中之交通，飞机之式近乎车，飞艇之式近乎舟，其推行之广，或且驾舟车而上之。古今人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据蔡元培手稿；并参照《南洋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征文集》校订

爱国女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

今日爱国女学校二十五周年的纪念节，我不能亲来祝贺，抱歉得很。今把我要说的话写出来，请内子养浩代我说一说。

诸位看着本校有这许多学生，学科这样完备，校舍也这样宏

① Molukken：摩鹿干。

② Fidschi：费奇。

* 1926年12月1日，爱国女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时，蔡元培撰写此篇，由夫人周养浩到会代为宣读。

敞，而且建筑校舍的地基也已经规定，不久就可以着手建筑，将以为本校是向来这样容易发展的。殊不知二十五年前初建设的本校，实在简陋不堪。

当民国纪元前十年顷，我与前继室黄仲玉结婚后，同来上海，寓新马路登贤里。那时候，林少泉先生偕他的夫人与他的妹子宗素女士由福建来上海，而通电反对大阿哥的经连山先生有意提倡女学。曾于吾寓中开会一次，到会的女士，除林氏两位外，有韦增佩、增瑛姊妹，吴弱男、亚男姊妹，薛锦琴、陈撷芬诸女士；男子除林、经二先生外，有蒋智由、陈梦坡、吴彦复诸先生。于是有开办女校的计画。到这一年的冬季，就由我与蒋、陈、林、吴诸先生开办这所女学校了。尔时，又由蒋先生介绍乌目山僧，因彼是罗伽陵夫人的代表，愿出点捐款，助我们成功。

开办的时候，所有学生，都是发起人的眷属，教员就是发起人。公推蒋先生任校长，不到一个月，蒋先生要往日本游历，把校长的职务卸给我了。到第二年的正月，年纪大一点的旧学生，都不能来；我们招了几个小学生，只请了一位专任的教员，其余的功课，我与仲玉担任了。等到南洋公学散学以后，组织一个爱国学社。学社的名，就是从本校推用过去的，因为那时候，本校的发起人已经同别的学者组织了一个中国教育会，本校与爱国学社，都作为中国教育会所办的事业。尔时，学社设在泥城桥，从吴稚辉先生的劝告，把本校移到学社左近。于是社中学生的姊妹，竞来就学，学生人数渐多。中国教育会的会员，来任教员的也较多，如王小徐先生的数学，叶浩吾先生的史学，吴稚辉先生、蒋竹庄先生的国文，锺宪鬯先生的理科，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教员。

爱国学社解散后，我辞了本校校长，请锺宪鬯先生继任。适逢张竹君女士到上海，宣传女子职业的重要，提倡手工，本校增设手

工班，招特别学生，来学者及数百人。后来，张女士拟自立手工学校，学生有去此就彼的。锺先生辞职，中国教育会仍令我任校长，我的从弟国亲，同乡何阆仙先生、吴丹初先生都来帮助。办了一年多，我要回绍兴办学务公所，又辞职。嗣后，经徐紫虬先生、蒋竹庄先生、徐固卿先生、宋侠公先生与季融五先生的继续经营，才有现在的盛况，较之我从前办理的时候，真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深喜本校现在的光荣，并祝将来不断的发展。

据《上海爱国女学校二十六周年纪念刊》

1927年12月出版

致黎世蘅函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

子鹤先生大鉴：

屡承枉顾，尚未克走访为歉。介绍单已承何尚平君偕同签名，特寄奉，请于暇时往法租界陶尔斐斯路五十六号征求部接洽为幸。

专此，敬祝

大安

弟蔡元培敬启 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据蔡元培手札

在上海特别市自治运动各团体 代表大会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上海特别市自治之名，不自今日始有，前数年即有之，惟均为军阀官僚利用，故虽有其名，而未实现。去年孙传芳反奉，即借此名，而奉军竟被驱逐。然今之成绩如何，其故盖因以前人民均欲仰赖军阀政府，以求实现所致。今已知其不能，而欲实现自治之心愈切，则非市民自己起来不可。前日各团体联席会议，决定以“上海市民自治”、“反对奉、鲁军南下”二标语为普通宣传，即系以一种民众力量，反对军阀横行，而谋达到吾人之自治目的。今日市民大会虽不举行，在此开市民代表大会，其效力实比市民大会更大。惟到会代表诸君之责任，亦非常重大也。

据上海《时报》1926年12月13日

在上海国际工业服务团 成立大会演说词*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现在是工业最发达的时期，中国工业虽不及欧美各国的盛，然而大工业已渐渐发起，工人也就不少了。我们靠着工业发达所赐

* 蔡元培撰就这篇演说词之后，即离沪去宁波开会，未能到会，由该服务团主席朱懋澄代为宣读。

的一切物质文明，可以尽量享用，觉得舒服。但我们若一考察物质文明的来源，看工厂内作工的辛苦，与他们工人生活的艰难，我们心上就难过得很。工人替别人建筑了合于卫生而且美观的房屋，与房内一切应用的器具，而工人自身是狭小而秽恶的。工人替别人制造了轻暖精致的衣料，而工人自着是粗破而不足御寒的。工人替别人调制了适口的食品，而工人自己求一饱粗粝而不得。不但工人本身如此，他们家中的老少无不如此。你们想伤心不伤心？而且劳动了一时，必要用别种动作来换一换，才无碍于健康而生活也有趣味，这是人人经验过的。若是工厂的工人，早起就劳动，一直到晚没有多余的休息，自然无暇去求点智识，寻点娱乐，就同机器一样了。你们想，可怜不可怜？别国的工人工钱较多，工人领了钱，往往酗酒浪费，中国的工人是很节俭的，然而不足以养一身与一家，这实在是因为工资太薄的原故，你们想不是更可怜吗？

我们既然怜他们，就要救他们：（一）要调查各人作工的时间，是否每日在八小时以下，若有在八小时以上的，须劝告厂家，设法减少；（二）要调查工人一家，维持生活的费用至少每月若干，又调查他们每月所领的工资，是否足敷此数，如其不敷，必须设法增加；（三）要使工人有适当的住宅，就要组织新村；（四）要使工人有廉价而适用的物品，就要组织消费合作社；（五）要使工人之疾病或失业时仍有存款可以支用，或死亡时有存款可以赡养子女，就要为存储保险金；（六）要使工人工余有求智识的机会，就要组织补习学校、演讲会、阅书报社等；（七）要使工人有适当的娱乐，就要组织俱乐部，包含运动场、音乐会、展览会等，这些事既要费用，又要办理的人，费用可以由厂家担任，如不足则由政府补助，或请慈善家捐助。办理能由工人自任最好，然一恐无暇，二恐无经验，故发起时不可不有人帮忙，这就是贵团所担任的事业了。我读过朱先生调查工

人生活状况的报告与模范村的说明,知道贵团已办了不少的事。希望贵团诸人精进不已,一切要替工人们办的事统办起来。这真是工人的幸福了。敬祝贵团进步。

据上海《时报》1926年12月31日

复蒋介石函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介石先生大鉴:

两奉手书,并委任状,承委以浙江政治会议委员及政务委员会委员之职,并于张静江先生回浙以前,代理政治会议主席,为国为党,义不容辞。惟弟素来委身教育,对于政治问题,既未研究,亦无经验;备位委员之一,偶陈迂阔之论,或无大碍;代理主席,必不胜任。如能请静江先生早日回浙,主持大计,良为尽善;万一不能,可否请褚慧僧先生兼代之?褚先生在政界有十馀年之经验,与吾浙军事家及政治家多所联络,非若弟之落落也。

现在各委员在上海者凡十人,已由褚先生于本日邀集谈话,决议先设临时省政府于宁波,有三人定于明日先往,预为筹备;余拟于明年一月四日往。先此报告。并祝

捷祺

蔡元培敬启

据蔡元培手稿

附: 蒋介石致蔡元培函

子民先生道鉴:

昨上一缄，谅已瞥阅。政治会议，张静江先生一时恐不能到会，特请先生为该会代理主席，以是关系重大，非请先生出而主持不可。务乞俯允为禱。敬请
大安

晚中正手上 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据蒋介石致蔡元培手札

说民族学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西文大多数作 Ethnographie，而德文又作 Beschreibende Volkerkunde。偏于比较的，西文作 Ethnologie，而德文又作 Vergleichende Volkerkunde。Ethno 源于希腊文的 Ethnos，就是民族。Graphie 源于希腊文的 Graphien，就是记录。Logie 源于希腊文的 Logos，就是学。德文多数民族作 Volker，学作 Kunde，记录作 Beschreiben，比较作 Vergleichen，所以联合起来成上列的三种名词。但是德文 Volkerkunde 的少数作 Volkskunde，乃从英文的 Folklore 出来。英文这一个名词，是一八四六年顷学者 W. J. Thomas^① 所创作，用以代通用的 Popularantiquities 的名词，是民俗学的意义。后来渐渐为各国所采用，并无改变；惟有德国人照本国字义改为 Volkerkunde，也惟有德国人用他的民族学多数作为考察各民族文化的

① W. G. Thomas: 汤玛斯。

学问的总名(英文 Folklore 一字,并无多数字),而又可加以记录,比较等语词。今此篇用民族学为总名,而加以记录的与比较的等词,是依傍德国语法的。

记录的民族学,发端甚早。我国有《山海经》一书,相传为禹益所作,当然不确;然为汉以前的书,是无可疑。这部书固然以地理为主,而且有许多古代神话的材料,但就中很有民族学的记载。例如《山经》,于每章末段,必记自某山以至某山,凡若干里,其神状怎样,其祠礼怎样;那都是记山间居民宗教的状况。他所记神状有龙身人面、人面牛身、与四足一臂、八足二首等语。所记祠礼,用动物,有毛、肥牲、毛牲、百牺、太牢、羊、牝羊、白狗、黑犬、白鸡、雄鸡、雌鸡、毛采等;用糈,有稌米、稷米等;用酒,有酒百尊;用矿物,有玉、璋、璧、珪、瑜、璆等;用器,有烛、铃、兵、桑封、白菅为席等;仪节有瘞、投、祈、禳、斋百日、献血、干舞、冕舞等。而《北山经》之首,记“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食”;《北次山经》之首,又记“此皆不火食”;又于宗教以外,记及饮食法。《海外经》是各民族的记载,但神话分子太多,就中较为可信的,如记形体,有“结匈国其为人结匈”,“周侥国其为人短小”,“黑齿国其为人黑齿”,“毛民国其为人身生毛”(案:这是虾夷),“劳民国其为人面目手足尽黑”(案:这是非洲黑种)等。记食物,有“黑齿国人,食稻啖蛇”,“长股国人衣鱼食躯”等。记服饰,有“周侥国人冠带”,“丈夫国人、君子国人衣冠带剑”等。记品性,有“君子国人好让不争”等。至于《大荒经》,近人颇疑是刘秀等所述,用以释《海外经》的,就中所含民族学的分子,是姓氏与食物两项:如记“胡不与之国,列姓”,“大人之国厘姓”等。又记“芳国黍食”,“中容人食兽木实”,“盈民之国于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叶”,“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蜺民之国,桑姓,射蜺是食”,“北容之国,食鱼”,“先民之国食谷”,“苗民厘姓食肉”等。这

可以算是一部最古而材料较富的书。后来如《史记》有“匈奴”、“西南夷”等列传，此后专史，都有这一类的列传。又如唐樊绰的《蛮书》，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邝露的《赤雅》等等，也算是这一类的专书。但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为政略上的副产品，不能认为科学的记录。在欧洲，自希腊历史家 Herodotus^① 记埃及人的风俗，罗马的大将该撒记高卢人不列颠人风俗，也是这种记录的开端。此后类似这一类的书，也是很多，然而真正可以认为记录的民俗学的，大抵为十九世纪后半纪以后出版的。因为那时候比较的民俗学已有点成绩；而苦于材料不足，乃先用记录的工作，为比较的预备。现在的记录与从前的不同，就是事实要从实地考查上得来。有时以私人的结合，深入自然民族的部落，经极苦的旅行，冒极大的危险，缘此而牺牲生命的也常有，幸而达到目的，就有一种详确的报告。有时借政府的经费，组织探险队，行大规模的购置与发掘。大约普通的实物，可以购置或交换；通行的传说或歌谣，可由译人解说；外著的风俗，可用照像器摄取；若含有神秘性质的仪式与意义，就不是习他们的语言，知他们的习尚，与他们狎处，决不能窥得真相了。所以每一学者所考察的总不过一部分。我们只要一翻这一类著述的目录，就看得出来。有以地方为范围的，如 Erekert^② 的高加索与其各民族；Brunentritt^③ 的斐列滨民族记的一种试验等是。有以一或数民族为范围的，如 Haarhoff^④ 的南非之 Bantu^⑤ 族，Steinen^⑥ 的巴西中部之自然民

① Herodotus: 希罗多德。

② Erekert: 伊拉克特。

③ Brunentritt: 布隆彻德。

④ Haarhoff: 哈尔荷夫。

⑤ Bantu: 班图。

⑥ Steinen: 斯代因。

族等是。有以一器物为范围的，如 Ankesmann^① 的非洲人之乐器，Woule^② 的非洲人之箭等是。有以一事件为范围的，如 Sarfert^③ 的北美土人之家屋与村落，Weddell^④ 的西藏之佛教等是。有以一洲的普通文化为范围的，如 Ankesmann 的非洲之文化范围与现象，Graebner^⑤ 的南洋之文化范围与现象等是。关于合各洲各民族而汇集前人的记录以成书，如 Euschan^⑥ 所印的，乃集众编成的，除 Euschan 自任澳洲与南洋外，欧亚二洲，属于 Byhan^⑦，美洲属于 Kriekerberg^⑧，非洲属于 Euschan，绪言属于 Lasch^⑨。可以见得不是容易的事业了。

比较的民族学是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而比较他们的异同。异的，要考究他们所以不同的缘故；是否关于地产、气候、交通的影响，抑民族特性的差别？是否因进化阶级上所占的时期不同？抑或表面不同而实含有一种共通的原则？同的，又要考究他们是否因地域相近，而一方面乃出于模仿，究竟那一族是先驱者？是否彼此本在同地，后来因被他族的割裂而渐遁渐远？是否甲、丙两民族本由中间乙民族的媒介而输入一种文化，但乙民族不复保存而甲族或丙族尚留存着输入的痕迹？是否彼此均不相干而进化上必经的阶级？这都是比较上应有的问题。吾国古人，也未

① Ankesmann: 安基斯曼。

② Woule: 芜尔。

③ Sarfert: 沙法特。

④ Weddell: 韦德尔。

⑤ Graebner: 格雷布奈。

⑥ Euschan: 尤善。

⑦ Byhan: 拜含。

⑧ Kriekerberg: 克立格伯克。

⑨ Lasch: 拉许。

尝没有见到,例如《小戴记·王制篇》:“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一段于民族上仅浑举五方,于安居上举穴居,于和味上举不火食,不粒食;于宜服上举衣皮,衣羽毛,又举被发,文身,雕题,交趾等特别装饰,固太简略。所谓性不可移,也与现代实验上不合。但当时已知道用寄、译等作达志、通欲的工具,且于修齐政治教育而外,不主张易其宜俗,也可算很有见地了。《小戴记》又有一条,说“禽兽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也知家庭历史,不止父系一制;但不知人类中自有母系一制,所以把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专属于禽兽。此外各书,类似这两条的判断,当然还有许多;但因为没有根据详确的记录,经过很精细的研究,所以不能认为比较民族学上适合的材料。现今欧洲比较民族学部类,照 Woule 氏所列举的;是一,人群的起原与最早形式;二,经济的起原与最早形式;又分为:甲、经济的形式,乙、消遣品,丙、工艺与商贾,丁、钱;三,物质的文化,又分为:甲、机械,乙、取火具,丙、武器与工具,丁、装饰与衣服,戊、建筑,己、交通与运输;四,精神的文化,又分为:甲、语言,乙、文字,丙、美术,丁、游戏与玩具,戊、宗教,己、丧仪。关于这一类的著作,说人群形式的,有 Bachofen^① 的母系制, Morgan^② 的最初的社会, Starke^③ 的最初家庭等等。说经济的有 Bucher^④ 的民族经济的起原, Schurtz^⑤

的钱的原理与发明史等等。说物质文化的有 Andree^⑥ 的自然民族所用的金类, Yahn^⑦ 的古代攻击兵器的进化史, Klemm^⑧ 的工具与武器等等。说精神文化的, 有 Geiger^⑨ 的人类语言与理性起原与进化, Mallery^⑩ 的美洲印度人的象形文, Palfour^⑪ 的装饰术的进化, Grosse^⑫ 的美术的起原, Groos^⑬ 的人类的游戏, Roskoff^⑭ 的自然民族的宗族状况, Schultz 的偶像教, Preuss^⑮ 的美洲东北亚洲的葬法等等。至于统合各部的著作, 也有 Andree 的民族学的平行观与比较观, Froperuins^⑯ 的写示特性的民族学, Schurtz 的文化的起原史, Woule 的无文化者的文化等等。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人类学是以动物学的眼光观察人类全体, 求他的生理上、心理上与其他动物的异同, 势不能不对于人类各族互有异同的要点, 加以注意。似乎人类学有可以包含民族学的倾向, 所以从前学者, 也或用 Anthropologie(人类学) 作民族学的名。然现今民族学注重于各民族文化的异同, 头绪纷繁, 决不

-
- ① Bachofen, 巴可芬。
 - ② Morgan, 摩根。
 - ③ Starke, 司塔克。
 - ④ Bucher, 伯芝尔。
 - ⑤ Schurtz, 叔尔兹。
 - ⑥ Andree, 安椎。
 - ⑦ Yahn, 颜。
 - ⑧ Klemm, 克勒姆。
 - ⑨ Geiger, 格克尔。
 - ⑩ Mallery, 麦来勒。
 - ⑪ Palfour, 巴货。
 - ⑫ Grosse, 哥罗斯。
 - ⑬ Groos, 格鲁思。
 - ⑭ Roskoff, 罗斯可夫。
 - ⑮ Preuss, 柏卢斯。
 - ⑯ Froperuins, 佛罗伯鲁因。

是人类学所能收容，久已离人类学而独立。但是民族学中对于各民族生理上的特征，如身体的短长，头骨的尺度，肤色的明暗等，仍用人类学的方法，这是民族学包含人类学份子的。

民族学与人种学的关系 人种学是研究人类种族的差别，分布与混杂的情形，德文上有 Rassenkunde 专名，而他国多用 Ethnologie 一字，所以词典中往往用人种学来注释这个字。但是人种学虽也要考求各民族的文化，却不过借以证明他们的种系的异同，对于文化本体不是主要目的物，而所详求的还是偏于种系方面。民族学因为要明了文化上互相传演的机会，自然也不能不注意于种系的相关；而对于种系的异同，却不是主要目的物；而所详求的，还是偏于文化方面。这是两方互相交错，而又各有领域的缘故。

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 考古学西文作 Archeology，因为所考的古物，偏于有史以前的时代，所以一名先史学 (Prehistoric)。考古学者所得的材料，均为实质的，例如人骨、兽骨及其他器物之类，用民族学所得的材料来证明他，才能知道详细的作用，且因此而知道现代开化人的祖先，正与现代的野蛮人相等。

各民族占地的态度，迁徙踪迹，经济的来原与文化传布的范围，都与地理有关，所以从前民族学名家如 F. Ratzel^①、G. Gerland^② 等均为地理学者，这可以见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关系。

民族的文化随时代而进步 研究民族者不能不注意于此点；所以 H. Schurtz 目民族学为文化的原始史。W. Schmidt^③ 谓“民族学是以由各民族生活上求出人类精神的发展与其由精神上所产生的行动为对象，即不外历史学的研究”。Ratzel 亦谓“民族

① F. Ratzel: 莱齐尔。

② G. Gerland: 格兰特。

③ W. Schmidt: 施密德。

学在各种纪念品上认识人类精神的进化与社会的变迁，得视为历史学之一部”。这就可以见民族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民族学中本有关于社会进化的一部，英国斯宾塞所著《社会学原理》，法国涂尔干一派的社会学，所列例证，都出于民族学，这可以见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民族学的材料，固然有一部分属于自然科学范围，而大部分是关于各民族的心理，所以德国冯德有“民族心理学的建设”，这可以见民族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其他与言语学、经济学、美术史、文学等均有关系之点，可以类推。

在民族学初发起的时候，欧人所考察的，大半是他们本国属地的民族。一方面固然出于求知的欲望，而另一方面，也总觉得这些民族的文化，与己国相去太远，当然是劣等民族，不妨受高等民族的压制。后来因时相接近，或且通他们的言语，知道他们的历史，往往化去了优劣的差别见，而引起同情。例如初民的手工品，当然不及机制品的精整，然而认手工有表现个性的特长。初民的美术品当然多不合于写实的条件，然而表现主观的姿势，乃为现代表现派所采取。初民的音乐，固多不合于声学的条件，然而现代大音乐家有以善用“不和声”见长的，因而初民的音乐，也受注意。初民的社会，固多诡异的形式，然而有几种是为文化民族的祖先所有的，遂被认为文化史上经过的阶级。初民有魔术与宗教的迷信，固然科学家所鄙薄，然而科学最发达的欧洲，乡愚保存这类迷信的，也还不少，现在幽灵学也为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了。所以民族学发达以后，对于世道人心的裨益，亦复不小。

至于中国历史上断片的事实，因吾国先史学尚未发展的缘故，一时不易证明的，于民族学得了几种旁证，可以明了一点的，也就

不少。姑举几个例：如《易·系辞传》称上古穴居，而别史又有有巢氏的时代。古人穴居的遗迹，法兰西、西班牙等国现已发见多处，在我国必不难觅得。巢居的状况，于 Neuguinea 土人中尚可以看到。相传吾国有燧人氏时代，方知用火，而周代尚有钻燧取火的习惯，但这类的器具，已经消灭了，而现今未开化民族中如南美洲的 Ganchos^①、北美洲的 Eskimo、Troksen、亚洲的 Malai^②、澳洲土人等，都还有钻木取火的装置。《易》称“上古结绳而治”，注家但说“大事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不知道结的形式与作用；而美洲墨西哥、秘鲁两国的土著人，都曾有过结绳的时代。墨西哥的绳文，虽尚未觅得；而秘鲁的绳文，流传尚多，且有专门研究的。近有一瑞典大学教授，认为结绳皆记数，而且多为配一年中之日数的。《诗》“生民篇”称周朝的始祖是姜嫄，“玄鸟篇”称商朝的始祖是有妣，都是妇人；又古代姓先于氏，而姓字从女；在习惯于父系制家庭的吾人，很不易知道他的缘故。在民族学考得初民族父系制以前，先有一个母系制的时代，就可以知道以妇人为始祖的缘故了。《左氏传》述郟子语古代有以龙名官，以鸟名官的帝王。《说文解字》重闽皆蛇种，故从虫，北狄犬种，故从犬，用民族学的眼光看起来，都是图腾（Totemismus）的遗迹。最可异的，东方的夷，独从人；现今美洲北部的 Eskimo 民族，虽被人用 Algonkin 语名为“食生肉”的民族，而自称 Tunit^③ 乃“人”的意义。此族体格状貌近于蒙古族，故有人疑为自亚洲渡白零海峡，始到美洲的。或者有一时期，这民族的一部分，适在汉族的东面，所以名他为夷，而夷字特从人。其余可以证明中国史迹的，一定很多，就在乎对于民族学有兴

① Ganchos: 冈葛斯。

② Malai: 马来。

③ Tunit: 丢尼特。

会的人,随时去考求了。

据《一般》杂志第1卷第12号
(1926年12月出版)

床 上 口 占

(一九二六年)

一

晨钟暮鼓梦中省,犬吠鸡鸣觉后闻。逃入市声喧杂界,绿窗高卧似山村。

二

何来善恶与妍媸,是我贪嗔是我痴。不解擒王擒蚁贼,愈精勤即愈支离。

据蔡元培手稿

戏赠适之元寒通押

(一九二六年)

何谓人生科学观,万般消息系机缘。日星不许夸长寿,饮啄犹堪作预言。道上儿能杀君马,河干人岂诮庭獮。如君恰是惟心者,愿与欧贤一细论。

据蔡元培手稿

和徐息庵见赠韵

(一九二六年)

水澄当日聚朋师，水澄巷徐氏藏书颇富，前十年已出售于商务印书馆。插架缥緗带草垂。平叔清谈浮白后，伟长中论杀青时。剧怜渭北凋春树，差幸闽南有故知。六十年头同健在，徐图良覲未嫌迟。

据蔡元培手稿

附：徐息庵原韵

文化从来重导师，椎轮海内大名垂。民生憔悴无宁日，阴翳徐消有旦时。深入人心谈哲理，博收民视发良知。卅年一瞥吾常仰，跋履当前又恨迟。

鹤庐先生教育大家教正

息庵赋呈

据徐息庵诗原件

郑曼青书画润格

(一九二六年)

吾国书画，有共通之点，笔势一也，胸襟二也。惟工力或未必平行。故古代书家或能画而不以画名，画家或能书而不以书名。自宋以后，如米襄阳、赵松雪、董香光之流，始以工力悉敌之书画鸣于世，此亦文艺发展之一证也。曼青先生自幼即兼攻书画，锲而不舍，以书家之笔力用于画，故秀而特劲；以画家之风致用于书，故正

而不拘。其气韵超逸，寄托遥深，因作品而表现高洁之个性，则书画一致也。为定润格，以广流传。

花卉：

堂幅丈匹百二十元，八尺八十元，六尺每方尺四元，四尺以次每方尺三元。屏条横披，照此类推。

扇面册页斗方，每件三元。

笺用泥金磁青绫绢或点品均加半。

工笔或山水倍之。手卷或命题另议。

书例：

联对五尺内三元，六尺四元，八尺六元，盈丈十二元。堂幅屏条照此类推。

扇面册页斗方各二元。

匾额每字二尺内三元，盈尺减半。

碑志寿屏各件另议。

润资先惠，约日取件。

收件处：北四川路横滨桥东崇福里七二六号。
九华堂、朵云轩等笺扇店。

吴昌硕 朱祖谋 郑孝胥 蔡元培

据蔡元培手书《郑曼青书画润格》影印传单

常宗会结婚颂词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社会组织，托始夫妇。互尊人格，互尽义务。互谅所短，互认所长。亲爱不渝，幸福无疆。

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一日，宗会先生与蕴华女士结婚，
元培被招为证婚人，曾贡颂词。

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补书之，藉请俚正。

蔡元培

据蔡元培手稿

题延平故垒*

(一九二七年一月)

叱咤天风镇海涛，指挥若定阵云高。虫沙猿鹤有时尽，正气觥
觥不可淘。

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来此凭吊

蔡元培

据蔡元培手稿

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

(一九二七年一月)

女子于生理上有为母的天职，且① 现代社会组织，为母的不能
不先为妻。所以② 为妻为母，在现代女子便③ 为主要的职责。既为

* 1927年1月，蔡元培在厦门凭吊郑成功旧处，撰写此诗。1930年12月，补记于他的《杂记》中。1982年春，林文铮同志游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见刻有此诗，又抄录寄来。

① 且：手稿为“照”。

② 所以：手稿为“是”。

③ 便：手稿为“实”。

妻，即不可不良；既为母，即不可不贤；自然之理，无可非难。所以良妻贤母，不得不认为对于现代女子最主要^①的要求。

凡研^②究学问，或改造社会的男子，如^③得一良妻而可以专心服务，于学问上或社会上必可^④有较大的^⑤贡献；此等大贡献，当然^⑥为良妻的也^⑦分有一部分的功绩。至于为良母而产生^⑧合于淑种学条件的子女，又施以良好的家庭教育，将来此等子女，又有大贡献于学问上与社会上，那就^⑨女子间接的功绩更大。所以女子直可视良妻贤母的价值，与研^⑩究学问，改造社会无二。

且凡能为良妻、能^⑪为贤母的女子，一定治家有秩序，而于不正当的嗜好与交际，毫无所染，那就^⑫于尽良妻贤母的职责以外，必有余力以致力于学问，服务于社会，一定可并行不悖^⑬。但自然以小家庭而子女较少的为限。如有一种女子，对于研究学问或改造社会，有特别^⑭兴会，超乎性欲与狭义的爱情之上，那自可守独身主义，抛弃为妻为母的职责，而委身于学问，委身于社会。但此^⑮种全由于个性的非常，不可为普通女子的模范。将来分工之法较

① 主要：手稿为“正当”

② 凡研：手稿为“如有一攻”。

③ 如：手稿无“如”字。

④ 必可：手稿无“必可”二字。

⑤ 的：手稿为“之”。

⑥ 当然：手稿为“在”。

⑦ 也：手稿为“当然”。

⑧ 生：手稿为“出”。

⑨ 那就：手稿为“则”。

⑩ 研：手稿为“攻”。

⑪ 能：手稿无“能”字。

⑫ 那就：手稿为“则”。

⑬ 一定可并行不悖：手稿无此句。

⑭ 手稿此处多一“的”字。

⑮ 此：手稿为“这”。

精，社会组织改变，或者家庭间应办的事，完全由①公共机关来代他，为妻的职责，或者可以完全放弃；为母的职责也可以减到极短的时间，止有自受孕时期以至婴儿断乳时期的一段，那就女子对于研究学问与改造社会的热心，可以充分发展了。但这个就是改造社会的②大问题，不知③何时如能达到？

据《新女性》第2卷第1期(1927年1月出版)，
并据蔡元培手稿校订

致夫人周养浩函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

鸪友鉴：

在厦门后，曾于三十日之夜写一函，于三十一日寄出，未知已收到否？

是日往厦门大学，十点，为在厦门之北大同学招待。先参观国学研究院及生物学院等。有一种鱼，在沙中钻行，白色而无目，为各种记述鱼类者所未见，而土人亦不知其为动物，故无名。现由厦大学者名为“嘉庚鱼”，以作为陈嘉庚之纪念。鱼甚小，略如最小之银鱼或鳗线也。

十二点午餐，我与马君及北大同学刘、叶、陈、容、陈均有演说，摄影。散后，到厦大之浙江同乡会，又有演说。晚，顾、□、黄三君约饮“南普陀”佛寺，吃素餐。

此地有闽南佛学院，又邀演说，告以稍缓再商。

① 由：手稿为“用”。

② 手稿此处多“一个”二字。

③ 手稿此处多“道”字。

今日，参观集美学校。学生一部分尚反对校长，我亦想为他们调和，看情形如何耳。集贤〔美〕学校之建筑及设备均甚好。午间在集美吃饭。晚间，集美校长叶君又邀往其家中晚餐。专此，祝康健及新禧

鹤启 二月一日

厦大及集美所在，既无车，又无轿。两日内走路颇多，然脚尚好。请勿念。

据蔡元培手札

佛学与佛教及今后之改革

——在闽南佛学院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三日）

佛法有二大部分：（1）佛学，即科学。（2）佛教，即宗教。谓佛法为科学，亦有二义：（1）佛法分宗别类，即是分科治理。（2）即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佛学。此有四义：

（一）考证 佛法中往往有许多神话，不可靠的事据。吾人学佛，切不可人云亦云，而蹈盲从。佛之涅槃年代，至今已成问题。吾人当观佛陀之行状，及当时社会情形，而后以其情形断定其时代，以解答此未决悬案。又可以研究其大弟子之历史，而推测佛法之变迁，即近人致辩之大乘非佛说问题，吾人若能详悉其大弟子之历史，则此问题亦不难迎刃而解。

（二）校勘 一大藏教之经论，均一一译自印度。其译文是否合乎原本，均待考证。前长北大时，闻冈俄泰先生有谓某经中（已忘其名）叙佛陀说法一段仅数百人，而译本增加至数万人，即此一端，

已可知译本不可靠。又经中有同本异译者，亦当一一比较而判是非。

(三)证明 如佛经中，常言阿赖耶识，而吾人未见阿赖耶识为何物，以及阿赖耶识之功用。前曾与一研究佛学之朋友言之，伊谓候你亲证之后即知。若一日未证，即一日不知。佛法中到处均言轮回，吾人多所怀疑。曾记得桂柏华先生曾与一友人讨论轮回问题，其文曾载于《甲寅杂志》，虽言之有理，然亦未能见诸实事。古体小说中，常有借尸还魂故事，然未亲见，亦不敢置信。数年前于山东济南地方之一乡村中，见有一农夫以时疫毙命，后又复生。复生后其行为与讲话等，均异于往昔，并有极趣味之故事。刘世杭先生尚有其照片，然其事亦不足证明轮回之有。近见《新闻报》中，有载绍兴地方，某家借尸还魂一则，其事亦是无稽。纵有亦属于灵魂问题。以故轮回之说，事实上缺少证据，必需觅得一证明而后可。

(四)比较 佛学思想，多与中国诸子学有关，而唯识、因明诸科，与近今之科、哲学等，尤多沟通之点。欲提倡佛学，当借助于国学与西学，所谓相得益彰也。

由前四种观之，都是佛学而非佛教，唯阿赖耶识、轮回等，无法证明，似不能不谓为带宗教性质也。他如二乘之厌世主义，及密宗与迷信等，似乎与宗教不分家，故佛法亦得谓为宗教。

佛法出世间，不离世界觉。故佛法与社会上，亦应有相当的义务。兄弟现在住于青年会，青年会不是现今非宗教运动所攻击的机关吗？然而凡青年会，皆努力于社会事业，而厦门之青年会，尤为热心，尚招一班人之反对；况佛教徒之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乎？民国初建，或主张改庙寺为工厂，而寄禅辈以信教自由之宪法以抗之。而今者国民政府成立，一塌宗教，均在摧陷廓清之例，保教者又当根据何法以反对之耶？兄弟有极诚恳之条件，以贡献于诸君：

佛陀贵为王子，国宝盈庭，以何不尽其所有留自受用，或遗弟子等，而皆一一放弃之耶？而今之佛教徒，将庙产占为私有，甚至弃佛教本身之公益亦不作，如是自私之怀抱，将以何根据而云然，又况庙产本为集产之性质乎！佛法流入中国，将数千余年，讲学如玄奘、道安者几人，获果如寒山拾得者又几人。近之太虚法师，弘法办学，僧众反引以为无上隐忧。诸如是者，曷莫非庙产之害？兄弟以为佛教寺庙，今后应分别改章〔革〕：（一）提倡佛化教育，以讲明佛法真义。有青年聪俊之僧徒，亦应资送往普通学堂，或留学外国，以深造其世学，而提高佛法之入世精神。（二）将少数寺庙改为工厂，俾一般无业僧人，得半工半修行之工作。还闻有主张改同日本僧伽，兄弟以为不必，然此亦支末问题耳。

据《海潮音文库》第三编《佛学足论七·讲演集》，上海佛学书局 1932 年 12 月再版

在漳州各界大会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

漳州马路之宽平，公园之整洁，为我此次所经过各地如福州、泉州、厦门所不及，可以见此地同胞必较他处为开通。又闻漳州物产最富，可于治生外，有余力以谋公益。

一方面希望助成革命军北伐之成功，一方面希望按照国民政府计画整理地方。

整理地方之计画：

* 1927年2月15日，蔡元培在福建漳州各界于礼拜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拟有演说要点一份，用自信笺一张，以钢笔书写。

先整理金融 此地辅币颇杂。闻省政府已筹设中央银行分行。此地可承省分行之建设而设县分行、及各乡村支行。

教育 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之美善，中学十余所，可并合者并合之，而互设高中之各科。小学是否尚须增设，须待调查；然已有者必须循名责实。女学数亦不少，闻学生不多，望由女子广为劝告，并改革旧时陋习。（乡间多缠足者。泉州女子赤足劳动。）对于学生之爱护。

农业 虽极发达，而未尝无改良方法增加出品之需要。宜由公立机关代任水利（南靖水灾）、土宜、除虫、选种、制机、生产合作、消费合作等事，由中央银行乡村支行任储蓄、借贷等事。励行农民教育，以真正农民组织农会。（罌粟花 稻一年再熟 蕉实 蔗 荔支 龙眼 菠萝 仙人掌 榕树 如水仙花为美国所排斥，倘有学者以实验之报告与之争，未尝不可挽回。）

工业 努力促漳厦铁路之完成。开龙岩煤矿及安溪铁矿等。定保护工人条例，如工作时间以八小时为限，工资以足支持生活为准。（江东桥工之可惊 南靖□工 制糖 菠萝、香蕉制糖的点心。）提倡女工，男女同等待遇。禁使童工。励行工人教育。

商业 公立百货行，以应需要，而减竞争。同业组合法。改良雇员待遇。

其他 清洁。鼓励革新精神。打破垄断公务之党派。

据蔡元培手稿

读书与救国

——在杭州之江大学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今天承贵校校长费博士介绍，得来此参观，引为非常的荣幸！贵校的创设，有数十年的悠久历史，内中一切规模设备，甚是完美。不用说，这个学校是我们浙江惟一的最高学府。青年学子不必远离家乡，负笈千里，即可求得高深学问，这可不是我们浙江青年的幸福吗！

我看贵校的编制，分文、理二科，这正合西洋各大学以文、理为学校基本学科的本旨。我们大家晓得，攻文学的人，不独要在书本子里探讨，还当受大自然的陶鎔。是以求学的环境，非常重要。请看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①，他们都设在城外风景佳绝之地。因此，这两个学校里产出的文学巨子，亦较别校为多。贵校的校址，负山带河，面江背湖，空气固是新鲜，风景更属美丽。诸位求学于如此山明水秀之处所，自必兴趣丛生，收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我很希望你们当中学文科的人，能多多造成几位东方之文学泰斗。

印度文明，太偏重于理想，不适合于二十世纪的国家。现在是科学竞争时代，物质万能时代，世界上的强国，无不是工业兴隆，对于声光化电的学问，研究得至微至细的。什么电灯啦，电报啦，轮船啦，火车啦，这些有利人类的一切发明，皆外人贡献的。我们中国

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非设在风景绝佳之地，恐记录有误。

就是本着古礼“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公式，也该有点发明，与世界各国相交换才是。这个责任，我希望贵校学理科的诸位，能自告奋勇地去担负起来。

现在国内一般人们，对于收回教育权的声浪，皆呼得非常之高，而我则以为这个时期还没到。试问国立的几所少数学校，是否能完全容纳中国的学生，而使之无向隅之憾呢？中国目下的情形，是需要人才的时候，不应该拘执于微末之争。至云教会学校的学生，对于爱国运动很少参加，便是无爱国的热忱，这个见解更是错了。学生在求学时期，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子里用功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的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象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敢赞同的。

我在外国已有多年，并未多见罢课的事情。只有法国一个高等学堂里，因换一教员，同时有二人欲谋此缺，一新派，一旧派，旧派为保守党，脑筋旧，所以政府主用新人物，因此相争，旧派乃联络全城的高等学校罢课。当时西人认为很惊奇的一回事。而我国则不然，自“五四”以后，学潮澎湃，日胜一日，罢课游行，成为司空见惯，不以为异。不知学人之长，惟知采人之短，以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言之实堪痛心啊！

总之，救国问题，谈何容易，决非一朝一夕空言爱国所可生效的。从前勾践雪耻，也曾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工夫，而后方克遂志。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如今在学校里，能努力研究学术，格外穷理。因为能在学校里多用一点工夫，即为国家将来能多办一件事体。外务少管些，应酬以适环境为是，勿虚掷光阴。宜多多组织研究会，常常在试验室里下工夫。他日学成出校，为国宣力，胸有

成竹，临事自能措置裕如。一校之学生如是，全国各学校之学生亦如是，那末中国的前途，便自然一天光明一天了。

（王裕凯笔记）

据《知难周刊》第2期（1927年3月12日出版）

致金润泉函^{*}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润泉先生大鉴：

承枉顾，失候为歉。顷有启者，弟此次来杭，未携存款摺子，敬请于存款中代提三十元，交王福带下，俟后补行登摺。琐琐渎神，不胜感歉。敬请

台安

弟蔡元培敬启 三月十八日

据蔡元培手札

新浙江之第一步^{**}

（一九二七年三月）

新浙江之第一步的题目太简单，实当为我个人对于本省革新上第一步的计画。其中有本诸孙先生遗著者，有本诸国民党政策者，有闻诸朋友者，有出诸我个人之推想者；就浙江目前情势，而

* 此函由专人送递，信封上写：杭州“中国银行呈 金润泉行长 台启”。

** 1927年春，蔡元培代理浙江政治分会主席，草拟了这一计画。

草此计画，以请教于诸位。

我等浙江人现在有两重义务，一是助革命军的进行；二是把革命军所已经肃清而交付于我等本省人的浙江，应有所建设。

助革命军的进行 我等浙江人固然有参加军队者；然而未武装之民众，自然以助军费为最重要。鉴于福建情形，因筹款艰难及他种原因，致革命军不能照预定期到浙，而浙江大受敌军蹂躏。现在革命军又向江苏方面进行，将来尚要向黄河流域进行，我等为欲使他省同胞早日脱离军阀压迫，不可不尽力筹饷，以助革命军前进。

努力于建设 建设之业，千头万绪，然无一不需充分之经费者。

右列二端，皆需经费，故整理财政，实为先务。当战争之后，百业停滞，交通阻碍，罗雀掘鼠，以供军队之需要，犹时虞不给，遑言其他？然以吾浙之地大而物博，苟挹注有方，于数千万之需要，正不难应付。惟在破除常例，为彻底之改革耳。

改革之始，当从省银行入手。设总行于省会，而广设分行于各县各乡村，略如邮政局之区域。省银行以实行孙先生钱币革命之理论为职务，即预算本省岁入为若干万，而发行若干万之纸币，以备纳税之需是也。查本省岁入额定为二千七百余万，而实收不过千八百余万者，中饱故耳。若剔除中饱，而又加以整理，则至少可扩至三千五百万以上。若以此为准备金而发行五千万之钞票。凡纳税者必以现金或旧日通行钞票易此票而后纳，则此票必可流行；而一切目前应发之款，均可藉此等钞票以供给之，而不虞匮乏矣。

我等全省民众既畀省政府以统一金融之权，则不但我等所愿效力于革命军之饷需不难应付，而且一切需款建设之事业，亦不必待支支节节筹款有着之后而始能开办矣。今姑举最要而不可缓之数事于左：

在教育上

应先设研究院。现在是科学万能之世界。一省之中，苟不能集本省科学家于一处，以研究一省中物质上历史上各方面之产物与沿革，以再图发展，则必有退步而无进步。故鄙意宜先设一研究院，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所。一方面纯粹的研究学理，以贡献于世界，如本国特有之矿物、生物或古物，及病理或药剂等。一方面应用于实际，如地质学之于矿产，理化学、机械学之于制造，教育学之于师范，经济学之于经济状况，与其他社会科学之于改良社会等。其中人才，则招集高等学校之毕业生为研究员，延本省、外省及外国之积学者为导师。导师固优给薪俸，而研究员亦规定补助费，务使得专心研究，而不为生计所牵掣。

研究院中宜有极完备之实验室、标本室与图书馆。此外，更当有公立之各种博物院、美术馆、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天文台等以辅之。

研究院附设统计局。关于本省各方面事物，均分别调查，详细记载，并编为统计表，以备学术上、行政上之参考。

既有此高等机关，乃可凭研究之结果，改造教育：

（一）普及幼稚园及小学教育之筹备。

（二）改良中等教育，打破旧府属各设一个中学之拘泥，分配高中各科。

（三）建设大学。结束旧有各专门，筹设大学各科。

（四）设师范补习科。凡普通教育上之教员，分为已任职及未任职两组，更迭补习，一方面使得补充知识，一方面养成党化教育之材。

（五）设官吏补习科。凡愿任官吏而候补者，俾受相当之党义的教练。

(六)各种补习教育。为已任工作者而设,如夜学校、星期日学校等。

(七)习艺所。专为无技能之成年人而设,或已有一种技能,而愿兼习其他各种以备失业时之补充者,亦得加入。

(八)社会教育。如演讲会、音乐会、美术展览会、演剧、影戏等。

(九)取缔私立学校(包教会学校)。

在农业上

(一)农事改良局。以公款设立,助农人办理公共水利,公用机器,改良种子,制造肥料,预防害虫,防止畜病等事。

(二)造林。于原有林木限制采伐,并于全省指定地点增造森林。

(三)开垦荒地。一切荒地均为公有,由省政府招农垦之。

(四)扩充渔业。改良水产学校,增置渔轮,并保护旧有渔船。

(五)施农人补习教育,其接近农村之小学校,亦当参以农业化,使农家子弟不致因受教育而怠荒农业。

(六)以省银行之分行为农人办理储蓄、借贷、保险等事,以替代旧日之高利贷。

(七)以百货店分店办理农产品公卖,以替代囤积居奇及抑勒价格之奸商。

(八)规定佃户之还租率及荒年免租法。

(九)以公款收买私人出售之田亩,禁私相授受。

在工业上

(一)规定工人待遇规则,如每日八时间制,工资之最低限度,失业者之救济等。男女工资同等,而女工兼受特别之保护。绝对禁止童工。

- (二) 利用浙江潮及上江水力以发电,兴各种工业。
- (三) 多办公立工厂,如丝、茶等,收买私立工厂。
- (四) 工人补习教育。
- (五) 以省银行分行办理工人之储蓄、借贷、保险等事。
- (六) 设劳资仲裁会。

在商业上

(一) 以公款设百货店,总店在省会,分店遍设于各县、各乡村,略如上海之永安、先施等公司,为全省民众采办各种应用物品。略参消费合作社之意,除照原价酌增手续费外,不得增价。现在已有之私人营业,只准减少,不得增设。

(二) 以省银行为汇兑、储蓄之总机关。画一辅币,不准私人之银钱业有紊乱币制之价格与卖空买空之行为。

(三) 雇员之补习教育与失业者之救济。

(四) 限制书画古玩商。其所存储及收买之物品,须经研究院考古学科审查。有需保存者,以公款购之,而存诸博物院。其余出售者,课所得税。

(五) 限制珠宝商。其所收买之物品,须经研究院美术部审查。有需保存者,以公款购之,而藏诸陈列所。其余出售者,课所得税。

(六) 限制奢侈品商店,课所得税。

(七) 设公立食堂、寄宿舍、洗衣业、裁缝业等,使普通人得减少家庭琐事,而淘汰不合于卫生之小营业。

其他较为普通者

(一) 交通。完成沪杭甬铁道,并开设浙赣、浙闽等线。完成省道。^①

(二) 试行孙先生平均地权之政策,登记地价。

^① 指公路。

(三)提倡体育，使人人有健全之身体，而且能尽服兵役之义务。

(四)限制遗产，征累进税。强迫坐享遗产之游民受职业教育。

(五)提倡公坟与火葬。

(六)强迫僧尼及其他宗教信徒每日有一定工作。其宗教仪式，准于休息日及每日工毕时行之。其以礼忏等事为营业者，亦只准于不妨碍工作时行之，并课所得税。

(七)厉行一夫一妻制，严禁娶妾。已娶者须登记，妾有求去者绝对自由。

(八)严禁用婢，已有之婢，送职业教育机关。

(九)限制婚丧仪式，不准为无用之奢侈。

(十)设儿童寄托所，为各家代管儿童，以无妨其父母之工作。

(十一)设孕妇、乳母卫生所，凡孕妇三个月以上及母亲乳儿期内，均得免费的留所调养。

(十二)公卖赌具。选赌具之较为复杂适于消遣者，如围棋、将棋、牙牌、骰子、扑克之类，公卖之，不准私售。有公立俱乐部，准于工余消遣，其时期与输赢数目，均有制限。在私宅赌博者罚之。

(十三)鸦片烟绝对禁止。

(十四)严禁私娼，设公娼登记处。不愿为娼者解放之，送入习艺所。其自愿为娼者，日间仍应有一定职业，夜间准于限定时间内，在公立跳舞场开跳舞会。其有互相恋爱者，经医生检验，各无传染病，准在指定之公立寄宿舍寄宿。不得有买卖手续。

(十五)禁止乞食。遇有乞丐，强迫入习艺所。

右所列各事，我所尤为注意者：省银行、研究院及公立百货店三事。甚希望其能最早实现者也。如蒙诸位赞成，希望加以助力。

据蔡元培手稿

浙江财政经济问题杂记*

(一九二七年三月)

浙江筑轻便铁道:

(一)浙至赣。(二)浙皖。(三)浙闽。每里费七千至一万元。
支路用汽车道。嘉、杭、宁、绍,用小轮船(□或用黑油)。

照上海轻便铁道每一里岁入一万元。

一千里每年开支三百<万>元,可赢七百<万>元。

三路约二千里。(本省一千里,他省一千里)。

大铁路每里四万元。

无线电以代电线。

飞机以运邮件。

兵工厂,先设子弹厂。

飞机厂。飞机每架四万元,一万架须四万万元。

电炉炼钢。

现全国收入六万万元。

改良辅币。设一分、一角、二角镍币。收废银角、铜子,改铸大银圆。

统一币制,以十进。

所收银角、铜子,至少值二千万元,即改铸二千万元,作为准备

* 此篇系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白连史红八行信笺四张,以铅笔书写。原无标题。

金，发行四千万钞票。

分办到浙江一千万，可发钞二千万。

江苏或可较多。

卷烟公卖。即以公卖局办兑换，不肯任兑换者，不许售烟。例如杭州，以百家为限。其权利，以九五折购入卷烟，其义务则兑换，不准于兑换上取利。

约可得三千万元之利。

南洋烟草公司在广州本愿以八折售与政府；交涉后，或尚可减少。若再加税，则一元者可售一元二。

电力。晚出售电灯，每三人合用一灯。浙三千万人口，可销一千万灯。每灯月五角，则廉于煤油。而公司可有四角或三角半之赢余，每年可有四千余万之赢余。

划一出售电力运机器，以供电厂之开销。

丝茧。浙省可出十万包丝，须以二十厂分制之。每厂五千包，统计每包值一千三百两银。平均计每包赚二百两，即得二千万两之赢余。

合电力、丝蚕、辅币、卷烟公卖，至少可收一万万元。
其电机所生之利，尚不在内。

据蔡元培手稿

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大纲

(一九二七年三月)

本会议以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委任之委员九人组织之。在议决全省政治上兴革事宜,交政务、财务等委员会执行。

本会议议案,由主席提出讨论后,取决于多数。

本会委员均有提出议案于主席之权。惟临时动议,须有附议者,始得付议。

本会议征求民众建议。

本会议设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辅助主席,掌一切议案之接受、保管、整理及起草建议等。以秘书四人(一、农工商,二、教育、三、财政,四、其他政务)协助之。并设书记若干人。

本会议有考试权,得延请专门人才,组织委员会考试之。

本会议有监察职官及弹劾之权,得延请专门人才,组织委员会审查之。

据蔡元培手稿

《中国在变革》前言

(一九二七年三月)

怀着对许多从事过中国早期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汉学家的敬意,我遗憾地注意到,用欧洲各种文字写过关于中国情况的那些大多数书籍的作者,他们一般不外乎属于下列人物之一:

(一)冒险家。他们倾向于相信他们最初获得的印象，他们写下大量浮光掠影的中国之行的书。不过，倘使他们把在中国呆的时间延至三个月，而不是三天的话，他们最初获得的印象就会化为乌有。

(二)传教士。他们带着宗教上的热情和偏见，抱着为使“野蛮的中国人”“开化起来”的目的来到中国，因此他们怀着优越感来看待中国。

(三)新闻记者和帝国主义者。他们的写作带着“扩展疆土”或者“发展贸易”的明显政治动机。当然，他们所指的，与其说是贸易，还不如说是牺牲中国人民利益的赚钱买卖。

近来，有些著名的西方学者，如英国的尊贵的伯兰特·罗素，美国的杜威教授，德国的威廉教授，由于他们带着批判的眼光和具有见义勇为的精神，由于他们与中国的有识之士交往密切，最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有无私的精神，所以他们经常发表权威性的有关中国国情的文章，使西方公众对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民的合理愿望开始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

但是，中国作者在这方面仍然是做得不够的。因此，我非常满意地获悉毕业于伦敦大学的汤良礼君承担了这个任务。作者以开阔的眼界、人道主义的见解和孜孜不倦的劳动，对中国的情况作了一个扼要的介绍。为此，我期望这将使得中国人民更进一步地为他们的西方兄弟们所了解。

蔡元培

据 Tang Leang-li: CHINA IN REVOLT(汤良礼
《中国在变革》，伦敦道格拉斯图书公司出版) 英文
前言译出(徐正文译，陈光鼎校)

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

(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咨文

为咨行事：第一百〇二次政治会议，准蔡委员元培提出教育行政委员会呈文一件，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区内之教育行政，由大学校长处理之。凡大学，应设研究院，为一切问题交议之机关。特议具大学区组织条例八项，及大学行政系统表，请核议施行等语。当经决议：由国民政府核议施行^①。相应录案，并检奉原呈附件，咨请查照办理。此咨
国民政府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

十六年六月七日

(二)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呈

呈为呈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以一事权，而利教育事：窃职会鉴于吾国年来大学教育之纷乱，与一般教育之不振，其原因固属多端，而行政制度之不良，实有以助成之。教员勤于诲人者已不多得，遑论继续研究，欠薪累累，膏火不继，图书缺略，设备不周，欲矫此弊，自宜注重研究之一端。凡大学，应确立研究院之制，一切庶政之问题，皆可交议，以维持学问之精神，此制度之宜改良者一也。一般教育之行政机关，簿书而外，几无他事。其所恃以为判断之标准者，法令成例而已，不问学术根据之如何，于是而与学术最相关

^① 1927年6月27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09次会议，正式通过试行大学区案。

之教育事业，亦且与学术相分离，岂不可惜！自宜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区内之教育行政事项，由大学校长处理之，遇有难题，得由各学院相助以解决之，庶几设施教育得有学术之根据，此制度之宜改良者又一也。本以上两要旨，兹特拟具大学区组织条例八项，大学行政系统表，一并呈上，是否有当？统祈核示祇遵。谨呈

国民政府

教育行政委员会

附件一：大学区组织条例

一、全国依现有之省分及特别区，定为若干大学区，以所在省或特别区之名名之，如浙江大学、江苏大学等。每大学区设校长一人，总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

二、大学区设评议会，为本区立法机关。

三、大学区设秘书处，辅助校长，办理本区行政上一切事务。

四、大学区设研究院，为本大学研究专门学术之最高机关。院内设设计部，凡省政〈府〉关于一切建设问题，随时可以提交研究。

五、大学区设高等教育部，设部长一人，管理本部各学院、及其他大学、及专门学校、及留学事项。

六、大学区设普通教育部，设部长一人，管理区内公立中、小学校，及监督私立中、小学教育事业。

七、大学设扩充教育部，设部长一人，管理区内劳农学院及关于社会教育之一切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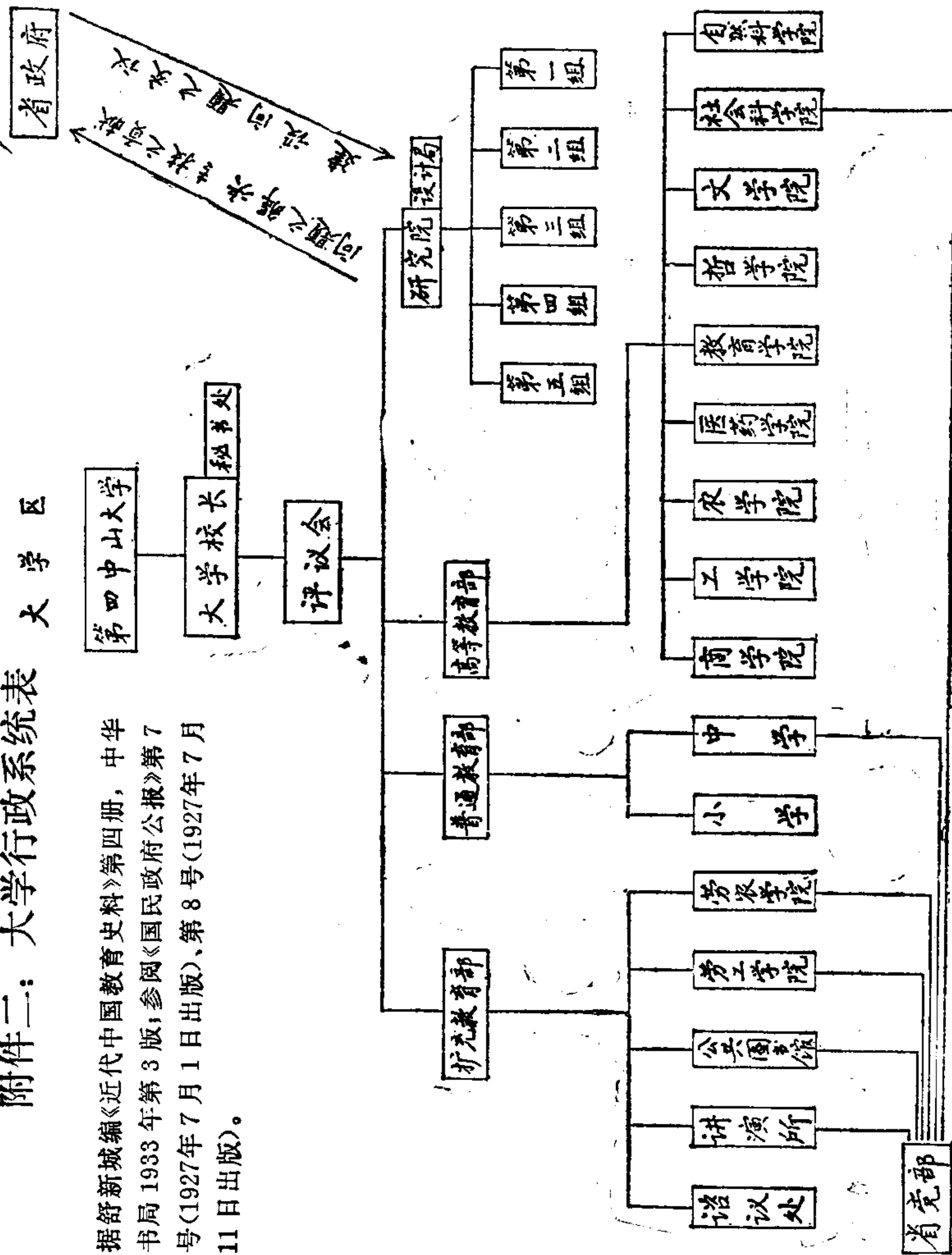
八、大学区评议会、秘书处、研究院、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扩充教育部之组织与职权，别定之。

九、本条例经国民政府核准后，暂在浙江、江苏等省试行之。

附件二：大学行政系统表

大学区

据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四册，中华书局 1933 年第 3 版；参阅《国民政府公报》第 7 号（1927 年 7 月 1 日出版）、第 8 号（1927 年 7 月 11 日出版）。



复伍何宝芳等函^{*}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宝芳、德荃夫人同鉴：

奉惠书，敬悉夫人等发起上海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至为钦佩。承属参加，义不敢辞，惟自顾能力有限，恐不足以副盛意耳。敬复，并祝

公绥

蔡周峻敬启

据蔡元培手札

关于成立大学院答客问^{**}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成立之期，须俟军事完全底定，方有大规模之组织。大约行政部以现由广东迁宁之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改组；研究院以现由广东迁宁之中央学术院改组；〈大〉学[术]委员会则以各区中山大学校长、教育厅长、及著名学者充任委员，委员长由院长兼任。

此次各方学生，多有为生计问题来索位置者；然吾党之士，当

* 1927年6月14日，蔡元培夫人周养浩收到上海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发起人伍何宝芳、郭徐德荃等来函，请她担任该会名誉赞成人。蔡元培即代周夫人写发这封复信。

** 1927年6月23日，大学院长蔡元培由徐州到南京，就询问何时成立大学院事答客问。此篇据《教育杂志》第19卷第7号略加整理。

超出生活,以发展文化、增高智识为前提;谋生之术,非所愿闻云。

据《教育杂志》第19卷第7号,

(1927年7月出版)

提议设立大学院案*

(一九二七年六月)

关于国民政府应添设教育部问题,元培等筹议再三,以为近来官僚化之教育部,实有改革之必要。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现已拟有组织大纲一通,已提出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请提出政治会议核议。如原则能予以通过,便可交法制委员会草拟条文,于下星期之星期一,再提政治会〈议〉讨论。是否有当?请公决。

附一:大学院组织法

第一条 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

第二条 本院设院长一人,综理全院事务,并为国民政府委员。

第三条 本院设大学委员会,议决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

第四条 大学委员会,由各学区中山大学校长、本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及本院院长所选聘之国内专门学者五人至七人组织之,以

* 此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议决,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其组织条例,交法制委员会修订,于6月27日正式通过。

院长为委员长。

第五条 本院设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秘书若干人，承院长之命，办理本院事务。秘书长兼任大学委员会秘书。

第六条 本院设教育行政处，置主任一人，处员若干人，承院长之命，处理各大学区互相关联及不属于各大学区之教育行政事宜。

第七条 本院设中央研究院，其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八条 本院得设劳动大学、图书馆、博物院、美术馆、观象台等国立学术机关，其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九条 本院于必要时，得设学术上及教育行政上各项专门委员会，其组织条例临时订定之。

第十条 本院办事及议事细则另定之。

第十一条 本法自国民政府公布之日施行。

据《教育杂志》第19卷第7号（1927年7月出版）

附二：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草案^①

第一条 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②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③教育行政事宜。

第二条 本院设院长一人，由^④国民政府委员兼任之^⑤。

第三条 本院设大学委员会，会议关于本院一切事宜^⑥。

第四条 大学委员会由院长就有下列资格者、聘请若干人为

① 此篇系教育行政委员会负责人员起草，经蔡元培详加修改，再由他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

② 蔡元培在此处加“教育”二字。

③ 蔡元培在此处加“学术及”三字。

④ 蔡元培将“由”字改为“兼任”二字。

⑤ 蔡元培删去“兼任之”三字。

⑥ 蔡元培将“本院一切事宜”改为“全国学术上、教育上一切重要问题”。

委员组织之，以院长为委员长(国民政府任命)。

(一)各学区中山大学校长；

(二)各部主任；

(三)其他富有教育经验之学者^①。

第五条 本院设秘书长一人，秘书若干人，组织秘书处^②，承院长之命，办理本院事务。秘书长兼任大学委员会秘书。

第六条 本院设教育行政部，内^③置主任一人，部员若干人，辅助院长，处理不属于各大学区及各大学区互相关联之教育行政事宜。

第七^④条 本院得设中央研究院及^⑤劳动大学、图书馆、博物院、美术馆、观象台等国立学术机关，其章程另定之。

第八^⑥条 本院于必要时，得设立学术基金委员会等^⑦项专门委员会，其章程^⑧另定之。

第九^⑨条 本院办事及议事细则另定之。

第十^⑩条 本法自国民政府公布之日施行。

据蔡元培修改草稿

-
- ① 蔡元培将此条改写为：“大学委员会由(一)各学区中山大学校长，(二)本院教育行政部主任，(三)本院院长所选聘之国内著名学者组织之，以院长为委员长。”
- ② 蔡元培将此句改为“本院设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秘书若干人”。
- ③ 蔡元培删去“内”字。
- ④ 蔡元培将“七”改为“八”，另立“第七条 本院设中央研究院，其章程另定之。”
- ⑤ 蔡元培删去“中央研究院及”六字。
- ⑥ 蔡元培将“八”改为“九”。
- ⑦ 蔡元培将“学术基金委员会等”改为“学术上及教育行政上各”十字。
- ⑧ 蔡元培将“另”改为“临时”二字。
- ⑨ 蔡元培将“九”改为“十”。
- ⑩ 蔡元培将“十”改为“十一”。

我们尽力于本会的缘故*

(一九二七年六月)

我们妇女本来是反对战争的，因为战争要杀人伤人，都是我们所不忍见不忍闻的。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感化这些军阀，叫他们不要做害国殃民的事，而服从利国福民的主义。我们又没有机会，可以劝告军阀部下的士卒，叫他们不要再助军阀，做害国殃民的事。我们眼看着他们横行无忌，已经忍无可忍了。幸有国民革命军，本着爱人的诚意，拚着生命，替我们去打倒害人的军阀，我们良心上还能说不敢赞成么？

我们既然赞成他们，就要帮助他们。我们听得前敌的兵士，寒衣还没有完备，粮饷也不很充足，我们着急得很；然而这种款项，动辄几百万，几十万，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筹得呢？幸而负责任的政府，急公好义的商人，已经筹有的款，可以让我们稍稍安心了。

然而我们还有一件不能安心的事，就是伤病的兵士。平常受伤或有病的人，常常于身体的苦痛以外，兼有精神上的苦痛；况这些兵士，都是背井离乡吃苦冒险的人，现在或伤或病，他们的苦痛，一定比常人要加倍；我们怎么能坐视他们呢？我们所以发起这个慰劳伤病兵士会。发起以后，承许多赞成人与各方面慈善家的助力，在捐册上已经写了几千圆的捐款；又承艺术家的助力，给我们举行一个游艺会；游艺会入场券，又承许多慈善家争先恐后的购去了。我们受了这许多赞助者的奖励，尤不敢不尽力进行，要把这慰

* 此篇系蔡元培代夫人周养浩应上海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之约而作，原稿署名“周峻”。

劳的任务,做得很切实,很恰当;才能不辜负赞助者的美意,也叫我们自己可以稍稍安心呵!

据蔡元培手稿

致 胡 适 函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适之先生大鉴:

枉存失候为歉。日内适有事,不克趋承。承示英国退款委员会预拟诸人,弟愿就;民谊远去,弟可代为承认。惟亮畴近在南京,请先生直接函询之。容再图良覿。先此奉复,敬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七月二十三日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

(一九二七年夏)

《浙江最近政纲》,为本年三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暨各县市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议决,而于四月十五日由省党部代表于市民大会交与政务委员会代表者^①。本以十五年

* 此篇,蔡元培先用毛边八行信笺五张,以毛笔手拟草稿一份,原无标题。随后,手拟《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的提案一份,与邵元冲联名提交国民党中央常会。两者字句上略有不同。

① 草稿为“交与政务委员会褚主任辅成者”。

十月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所通过之《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为蓝本，故大体不背于本党政纲。而其中间有于军政、训政期间骤用宪政时期之条件，于实行颇感困难，并有专为阶级斗争而设，使暴民得借口捣乱者。兹特先举应删、应改各条，略述理由，而后列修正之全文。谨候公决。

应删应改各条

（一）关于政治者

第一条 近于独裁之倾向。

第二条 现在尚未全脱军政时代，政治分会及省务委员会尚多有军事领袖参加。原文不适用。

第三条 未经训政时期，若遽召集乡民、县民、省民等会议，恐不足以代表真正民意，而反为一派所把持。

第六条 太空。

第七条 易为暴民所利用。

第九条 不易实行。^①

（二）关于军警者

第一、第二、第五各条，性质相近，可归并^②。

（三）关于财政者

第三条 浙省岁入约三千余万，以十分之三充军费，未免太多。

第十条 经济审查会职权太滥^③。

① 草稿在第九条后另加“试验短期民兵制”。

② 草稿为“第一、二、三条改为，将旧有之警备队、保安队、义勇队、游击队、别动队等裁汰，归并组成省防军，永远不许别设名目，招募民军。”

③ 草稿在第十条后，另加：“试验钱币革命。”

(四)关于建设者^①

第一条 温州现尚无施行市制之必要。

第七条 医院当以自立为原则,不必专赖收回。

(五)关于教育者^②

第二条 与财政统一有冲突。

第八条 应注重取缔,不必单主收回。

(六)关于工人者

第一条 罢工自由等有窒碍。童工应禁^③。

第三条 五十四时太多^④。

(七)关于农民者

第三条 不必有农民银行名目。

第四条 易为暴民所借口。

第六条 可归并第三条。

第七条 当然。

第八条 成年之农民,尚不能无指导者^⑤。

第九条 农民协会照党章非绝对自由^⑥。

第十条 有流弊。

① 草稿另加“第二条 改修河渚湖,以防水患”。“第三条 加筹设浙赣、浙皖、浙闽轻便铁道”。“第六条 加利用水力发电,以兴起各种机械工业。调查矿产,公款开炼。以公款办理大规模化学工艺”。“第十条 加行地价登记法,实行平均地权”。

② 草稿另加“第七条 用大学区制,以全省教育事业隶于大学,为有系统的进步。设研究院,为建设大学及改良各种教育机关之准备。扩充省立图书馆,建设博物院、美术馆、植物园、动物园等”。

③ 草稿为“制定劳动法,保障工人各种自由,特别注重女工之保护,绝对不许用童工。”

④ 草稿为“五十四改四十八”。

⑤ 草稿为“改指导农民试行乡村自治”。

⑥ 草稿为“改保障合法组织之农民协会”。

第十二条 酌拨寺庙财产,有流弊^①。

(八)关于商人者

第四、第五条 太简单,应有办法。

第六条 租界外无此顾虑。

第七条 太空。

第八条 应移建设。

第九条 可以他条包括之,且茧厂条例亦待研究^②。

(九)关于妇女者^③

第六条 当以有职业为主要。

(十)关于学生者

第一条 无必要。

第二条 有窒碍^④。

第三条 公立学校以不收费为善,不必专指贫苦学生。

第四、第五条 当然。

(十一)关于一般有公职者

第五条 当然。

(十二)关于一般社会者

第一条 已实行。

第二、第三条 未可骤行^⑤。

-
- ① 草稿为“指导农民组织消费合作社,由省立银行拨借基金”。并于第十二条后,加:“试验科学的农业改良”。
- ② 草稿上,在第九条后,“加:取缔书画古玩商、珠宝商,不准以历史上有价值之物品出售于私人,而以公款收买之”。
- ③ 草稿上,“第一条后,加设公立育儿院,为妇女代管儿童,并设公立之裁缝业、洗衣业、膳堂等,以减少妇女家庭之负担,使得自营职业”。
- ④ 草稿为“改学生对于学校行政,有建议权”。
- ⑤ 草稿为“都宜缓行,删”。在第三条后,另加“设大规模之职业学校,凡凭藉遗产之游惰,假装残废之乞丐,皆收容之,以务达人人皆能作工而后已”。

第四条 已实行。

第七条 未普遍。

第八条 太琐^①。

修正案

(一)关于政治者

(1)建设廉洁之省、市、县政府,扫除一切积弊,增加下级官吏之俸给,严禁授受贿赂及不正当之期约。(2)规定惩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之条例。(3)确定地方司法制度,废除违反革命精神之一切法令条文。(4)整顿司法,废除各种恶例,减轻讼费。(5)改良监狱,改善囚犯待遇。(6)保障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7)保障人民生命,非经过法律上一定手续,不得宣告死刑。(8)收回外人在省内购置之土地及建筑物。(9)救济失业。(10)从速举办户口登记。

(二)关于军警者

(1)将旧有之警备队、保安队、义勇队、游击队、别动队等,裁汰归并,组成省防军,永远不许别设名目招募民军。(2)改良警察制度,并施以党的训练,使负保护地方全责。(3)缉私营应根本改组,或解散之。(4)确定剿匪计画,肃清全省土匪。(5)筹办短期训练之民兵制。

(三)关于财政者

(1)统一全省财政。(2)全省预决算公开于民众,一切政费不得在预算外擅自动用。(3)本省军费,不得过本省岁入十分之一。(4)厘订税则,整顿税收,剔除中饱。(5)取消苛捐杂税,废

^① 草稿为“劝导婚丧庆吊务从节俭”。在第八条后,另“加提倡公墓,宣传迷信风水之无理”。

除包办制度。(6)不得预征钱粮。(7)举行遗产税、所得税、奢侈税。(8)遵照《建国大纲》，规定县政府经费，使县政府得以发展。(9)组织浙江经济委员会，解决本省一切经济问题。(10)各市、各县组织本市、本县经济委员会，调查经济状况，草拟计画，提出本省经济委员会核定。(11)改良盐政，废除盐引制度，就场征税。(12)整顿田赋。(13)沙灶地垦放局应即撤废。(14)试验钱币革命。(15)改良辅币。

(四)关于建设者

(1)杭州、宁波，从速组织市政府。(2)治河濬湖，以防水患。(3)从速完成沪杭甬铁路，筹设浙赣、浙闽、浙皖轻便铁路。(4)从速完成原定之省道。(5)提倡造林，普及植树运动，限制采伐已成之森林。(6)从速建筑三门湾商港，并切实计画乍浦东方大港之实现。(7)利用水力发电，以兴起各种机械工业。(8)调查矿产，用省款开炼。(9)以省款办理大规模化学工艺。(10)提倡渔业，开发水产。(11)建设县立或市立医院，其旧为外人所设立而可以收回者，收回之。(12)建设公共会堂及娱乐场。(13)画一度量衡制。(14)从速举办清丈田亩山地，举行土地登记法，实行平均地权。

(五)关于教育者

(1)确定党化教育，施行于各学校。(2)逐渐增加教育经费，使达全省收入百分之三十。(3)用大学区制，以全省教育事业，隶于大学，为有系统的进步。(4)先设研究院，为建设大学及改良各种教育机关之中心点。(5)普及义务教育，使学龄儿童一律入学。(6)提高女子教育，一切高等教育，男女同校。(7)励行平民教育及平民识字运动。(8)取缔私塾及不完全之私立学校。(9)收回外人所办学校。(10)特别增加小学教育经费。(11)扩充省立图书馆，建设各种博物院、美术馆、植物园、动物园等。(12)增设市、县

公立图书馆、通俗讲演所，并切实整顿之。(13) 提高教职员薪给标准，特别注重小学教师。(14) 实行年功加俸制。

(六) 关于工人者

(1) 制定劳动法，保障工人之各种自由，特别注重女工之保护，绝对不许用童工。(2) 制定工会法。(3) 工作时间，每星期不得过四十八时。(4) 例假休息，工资照给。(5) 废除包工制。(6) 制定劳动保险法，并设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及死亡保险等机关。(7) 改良工人生活，并注意其卫生。(8) 设立劳工补习学校，以增进工人之普通知识。(9) 奖励及扶助工人消费合作事宜。

(七) 关于农民者

(1) 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遇灾歉时，更得由佃农要求减免之。(2) 废除现租制(即先期收租)。(3) 由省银行分设各分行于乡村，以最低利息贷款于农民。禁止私人与私立机关之盘剥重利者。(4) 公有荒地，由政府分配于农民，规定公平之租税。(5) 私有地产，此后不得私相授受；有出售者，以公款按所登记之地价收买之。(6) 指导农民，试行乡村自治。(7) 保障合法组织之农民协会。(8) 废止包佃制。(9) 指导农民，组织消费合作社，由省立银行拨借基金。(10) 推广农村小学，设立农民补习学校。(11) 改良蚕桑，鼓励育蚕。(12) 试验科学的农业改良。

(八) 关于商人者

(1) 保护交通及商旅之安全。(2) 禁止征收不正当之附加税。(3) 重定适合于一般商人之商会法。(4) 设省立银行之分行于各地，以矫正私立机关操纵金融之弊。(5) 设生产品公卖局及消费品公卖局，以矫正私立商业垄断必需品之弊。(6) 提倡商店雇员之消费合作社。(7) 为商店雇员设工艺补习所，使有迁业于直接生利机关之准备。

(九)关于妇女者

(1)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与男女〔子〕有同等之权利。(2)设立公共育儿院,为妇女代管儿童,并设公立之裁缝业、洗衣业、烹饪业等,以减少妇女家庭之负担,使得自营职业。(3)职业妇女在生产期内,应给以两个月之休息,仍照给薪金。(4)妇女有承袭遗产权。(5)结婚、离婚自由,打破旧时偏面贞操之观念。(6)禁止娶妾、蓄婢及童养媳。(7)禁止娼妓,界以相当之职业。(8)严禁缠足。(9)严禁溺女。(10)设立成年妇女补习学校。(11)设立产科学学校及产科医院,取缔稳婆营业。

(十)关于学生者

(1)学生以求学为唯一之义务,但年龄在十六岁以上者,得于课余参加社会运动。(2)学生对于学校行政有建议权。(3)公立学校,可能的减少学费、或全免之。(4)十六岁以上之学生,须特别受军事训练。

(十一)关于一般有公职者

(1)增高薪给,实行年功加俸。(2)每日工作八时。(3)例假及各种纪念日均休息,薪资照给。(4)疾病死亡,应给以医药及抚卹费。(5)服务过一定期限,应给养老年金。

(十二)关于一般社会者

(1)设立大规模之职业学校。凡凭藉遗产之游惰,沿途乞食之贫民,皆授以职业教育,使人人皆能作工。(2)严禁吸、种、运鸦片。(3)禁止赌博及发售有奖券彩票。(4)严禁卖买人口。(5)废除各地惰民及类似之制度。(6)劝导婚丧庆吊务从节俭,不得再用前清遗型之仪仗。(7)提倡公墓,宣传迷信风水之无理。

据蔡元培手书提案,并参校蔡元培手拟草稿

《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序

(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

我们所感觉的世界，是相对的世界；所以无论那一件事，都有相对的两方面，例如离合、张弛、刚柔、缓急等等。至于办事人的倾向，往往随个性所偏的方面而进行，所以偏于刚的有当机立断的效验，但或者可以反动；偏于柔的有集思广益的长处，但或者因而失时机。其余一切相对的性质，各有所长；而太过了就有弊病，都是这样。所以我国的孔子提倡中庸，而希腊的雅里士多得也有这样的主张，这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标准。姜君琦与邱君椿近日依这个标准，草拟《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先博考法德与英美两派教育行政制度的异同，而提出他们的纲要。次评论他们的所长与所短。复次，依评论的综合而抽出三种原则：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调和；专家意见与民众利益的调和；委员制与领袖制的调和。复次，提出所拟具体的中国新教育行政系统的大纲与说明。复次，提出所拟的教育宗旨，而求出与三民主义互相沟通的要点。这部书可以说是首尾完具、线索一贯了。其中具体的方案，当试办时还要经过多少的讨论，所不待言；然而列举的例证，抽象的理论，可以作现代言新教育者的最好之参考书，这是我敢断言的。

中华民国十六年八月八日

蔡元培

据姜琦、邱椿《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年11月出版

提议维持以江浙渔税充教育经费的原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查江浙渔业事务局，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咨国民政府，派谭兆鳌为局长。乃郭振磐挟私不遂，假托渔会、渔商呈电反对，财政部遂拟变更原案，以渔税本系地方税、加征是否适当等语，呈请政府令行江浙两省省政府斟酌议复。似与原案不合。事关政府威信，教育经费，拟请维持原案，将江浙渔税仍定为特税，充中央研究院、劳动大学经费，由政府委派之江浙渔业事务局局长谭兆鳌负责办理。再，谭兆鳌所拟征收渔税章程，甚为妥善，并不扰民，并请准予照办，以裕税收。谨具节略，附抄件，请核议公决，咨国民政府令行财政部遵办，以维威信，而兴教育。

蔡元培 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提案抄留底稿

复虞洽卿等函

（一九二七年八月）

洽卿、慧僧、文六、伯器、衡山、建侯、履登、伯桢诸先生台鉴：

奉惠书，关于江浙渔业局事，严词诘责，颇以为异。苛税扰民，弟之反对，必不后于诸公。惟渔业事务局事，已由主管机关查明办理，应如何处置，不久必可发表。以弟所闻，浙江省政府所商定而提议者，有专收外海渔业税、不收内河税一条，若能通过，对于内地

渔民之恐慌，必可解除。此局定案时，本有兼受江浙两省政府监督一条。浙江省政府之所主张，谅必为财政部所注意也。

关于税款用途，原案虽指定以充中央研究院、国立劳动大学经费，而现今浙江方面提议，以十之四充中央学款，十之三供江苏建设费，十之三供浙江建设费，则尚在讨论中。

至于弟个人，虽曾为政治会议中提议者四人中之一人，又曾为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中审查员三人中之一人。然既经会议通过由主管机关监督办理，弟决不能以个人资格常川干涉之，想诸公亦必能洞鉴也。敬复。

据蔡元培手稿

附：虞洽卿等致蔡元培函

子民先生鉴：

据江浙两省各地渔民纷纷走告：自江浙渔业事务局成立，该局长谭兆鳌划两省辖境为二十二区，不论有无产鱼县分，遍设分局及稽征所，开征鱼税，值百抽五，纵容员司，带同武装队伍，四出勒征，民不堪扰。甚至调派海鹰渔轮，扼守吴淞口岸，对于进口渔船，开枪恐吓，强迫征收。又复遍张布告，竟将历来所有之渔业各团体全数推翻，以逞一网打尽之计。种种违法，指不胜屈。哀我渔民，近年生活日高，已苦纳税之重，今再骤加及倍负担，我江浙两省数百万渔民，势必生计断绝，何以图存！当此生死关头，祸在眉睫，不得不誓死反对，并非有意抗违等语。

渔税为百货之一，裁厘加税，既未实行，独于渔业课以重税，使渔民偏受痛苦，夫岂情法之平？

况江浙渔业事务局本为向来所无。去年八月，孙传芳为搜括沿海民财，夺取公私产业，始设此局。当时尚不以之为征收机关，

今则以勒征重税、摧残渔业为专责。顾名思义，恐难自解。

而该局长谭兆鳌煌煌布告，犹以减轻渔民负担、毫无加增税率
为词；且与新闻记者谈话（见本月十三日新、申各报），谓此项渔税，
系经执事与谭组老一再商定，以之充作江湾劳动大学经费等语。
究竟是否确实，外人固不敢必。而辗转传闻，一般渔业民众，莫不
谓加税之由来，实基于执事之办学。

窃以为办学拨款，事极正当，固不必限于渔税。即拟指拨渔
税，只须请政府令行各关局遵照，何必另设专局，厉行加税，以损耗
数百万渔民之膏血，而办一学校耶？而执事又何必不恤人言，而甘
为怨府耶？

和德等以事关桑梓治安，民心向背，为地方大局计，为渔民生
活计，为执事名誉计，势难袖手旁观，终于缄默。除电恳哲生部长
撤消新税、以顺輿情外，用特函请执事一致赞同，藉苏民困。并盼
明白表示，以释群疑。迫切陈词，幸勿吝教。肃此，即颂
勋祺

虞和德 褚辅成 屈映光 蒋尊簋
沈钧儒 徐建侯 袁履敦 魏 炯

据虞和德等致蔡元培函原件

代蔡柏龄起草致浙江大学区呈*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

留比学生蔡柏龄呈为请允许转学法国并改领留法学费事。生

* 蔡柏龄当时在比利时，蔡元培代他起草此篇，向浙江大学区提出申请。

自进比国沙路窪劳工大学后，蒙前教育厅准补本省公费额。节用勤学，冀有以副政府裁成之盛意。本年六月，生已在该大学机械科以第一名毕业，得机械技师学位。本应回省服务，报答社会，惟因劳工大学理论、实习分量相等，较之其他工科大学，理论方面，差嫌不及。生为更求深造起见，拟往巴黎，考进中央学校，以此校为法国最著名之工学院也。现在比、法币价，相去悬殊，比币一千六百佛郎，仅能易得法币一千佛郎；而法国生活程度较比为昂。若蒙改发法币，俾得留法求学。学成以后，所以报答社会者，必较现在为进步。敢请校长逾格玉成，准如所请，不胜感荷。谨呈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月一日

蔡柏龄

据蔡元培手稿

在晓庄师范学校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日)

今天承陶校长及诸同学欢迎，感激得很。前次诸位要我到此地来演讲，后来因为事务繁忙，致未果行，非常抱歉。我对于现在，真是挂着一个空的董事长的牌子，因为第一件，此地校里很重要的原则，教法、学法、做法合一，我就没有做到。不过我极相信此法是有至理，而且是很自然的。比如雏燕的能够飞，一方面老燕子要教

* 此篇为记录稿，原题为《蔡董事长训词》。据程本海在演说词前的按语称：“本校董事长蔡子民先生于十月二日与高鲁、沈定一两位先生来校参观。此即蔡先生于本校欢迎会中之演讲词。字里行间，可见蔡先生对本校之热忱与厚望之一斑。”

雏燕飞，雏燕看见老燕的怎样飞法，于是就效着做同样的飞法，终于雏燕亦能飞了。在这一件很小的事内，就可以看出教、学、做是应当合一的。又如小猫要学大猫捕鼠，大猫一定要做捕鼠的姿势给小猫看，这也是寓有教、学、做应当合一的原理在里边。我们小的时候，说话、跑路和其他做的事情，父母并不是认真的要来教我们做，把说话和跑路当作一种功课，不过因为有父母在旁边说话、跑路，我们就在自然而然的中间受父母的暗示、同化而学会了。这也可以知道教、学、做是应当合一的。

中国学校开创得最早，在舜的时候已经有学校了。不过从前的私塾学校里所教的是些四书、五经，和家庭的生活，实在是格格不相入的。这种便是以前私塾的坏处。诸位现在在此所读的书，都是以每日的生活为根据的，这种制度实是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当我出洋到德国的时候，杜威先生恰在芝加哥开办一个学校，这个学校一切功课，也是根据于实际生活的，从实际生活上讲到世界一切的学问。我的小儿进了法国的一个农业学校。平常的农业学校，都是空口讲而不实习的；但该校却和普通的不同，该校学生都能穿木头的鞋子，能够锄地挑粪。小儿在该校毕业出来时，身体比从前好得多了，头脑里关于从前给习惯所薰染成的一切不平等思想也都除掉了。于此可见教、学、做合一是很有功效的，不过我在当时是很觉得、而没有将他结合成教、学、做合一的思想。

中国目下最重要的问题，便是经济了。我们睁眼一看，便看见许多不做工、不劳力的，所享的权利反多；终年劳动者，所享反少。所以现在的理想，对于农人，便须耕者有其田，那便可减少许多关于田主与佃户间的纠纷与不平等。对于工厂、商店，现在都是厂主与店主得利多，而厂工与店伙得利少，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事。我们以后须使工人自己做工厂的股东，把工人与厂主打成一片，分不

出一点不平等的痕迹来。商店也是如此。

中国农人占全国国民总数的最多数，所以我们现在要想改良一切制度，都应当在农人的头上做起。现在诸位到此，都抱有大志改良乡村教育，这是我所非常赞同的。不过我不能和诸位共同生活，我是很抱歉的。但我在旁边总当极力帮助诸位成功，敬祝诸位努力。

据程本海《在晓庄》，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

五卅殉难烈士墓碑文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月三日五卅殉难烈士墓成，烈士丧葬筹备委员会乞文于余，以告来者。

五卅惨案发生之日，余方游地欧洲，于举国人士激昂悲壮之奋斗，虽未获躬预其役，然自五卅惨案发生，中国民族独立运动震撼世界之伟大影响，则所耳闻目睹。辛亥革命而后，帝国主义者以北洋系军阀为工具，继续其宰割蹂躏中国民族之行为，久视中国为次殖民地。吾党总理孙先生独持三民主义，以广州一隅之力与全国军阀、世界之帝国主义者战，期完成辛亥革命之使命。十余年来，憔悴忧伤，坚苦卓绝，终以党员之不努力，国民之不觉悟，北伐未成，国民会议之主张复失败，愤志饮恨，于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痛逝于北京行馆。孙先生死，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益肆无忌惮，国民党员与中国民众痛师资丧失，知舍努力国民革命，中国将无以自存，故当帝国主义者压迫加甚之日，被压迫民众反抗之决心亦与之俱增。孙先生逝后七十八日，遂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英捕屠杀中国爱

国民众之惨剧。

先是，上海某日商纱厂因压制罢工，残杀工人顾正红，工会与公正之中国人士诉之英人主持之公共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置不理。同时为压迫租界中国人民计，工部局复于是年公共租界纳税人年会提出印刷条律、交易所条律等，剥夺中国居民之出版自由，侵犯中国之经济主权。中国民众忍无可忍，遂群起为和平之呼吁。国民党员与青年学子均自动集队讲演，以激励国人之爱国心。工部局竟悍然不顾，命令街捕遇讲演者，无论男女，悉加逮捕，一小时被捕者达百余人，老闸捕房狱为之满，后至者尚踵相接。时讲演者前仆后继，不稍退却，听讲之群众亦愈来愈众，南京路途为之塞。群众虽义愤填膺，然皆徒手，无暴动之行为。工部局总办鲁和竟纵任英捕头爱活生开枪示威。群众闻枪声纷向后退而途塞，急乱不得出路。爱活生乃续令各捕向徒手图退之群众开实弹之枪，至四十四响之多。是役也，前后殉难者，计何秉彝、陈虞卿、王纪福、邬金华、唐良生、尹景伊、石金盛、金念七、杨连发、蔡阿根、谈金福、徐桂生、魏国平、罗文照、谈海根、詹仲炳、陈兆长、朱和尚、付芳贵、王奎宝、陈兴发、余乐逢、王云生、姚顺庆等二十四烈士，伤者不计其数。弹皆由背入，是证死伤之群众，均于让退后受创。乌乎，惨矣！

英帝国主义者在华残酷凶恶，至是悉暴露无遗。惨耗所播，海内外国人与列国主张公道之人士，莫不群起斥英帝国主义暴行，愿为上海被压民众声援。各地排英举动，风起云涌，不约而遍于全国。上海公共租界商店罢业者二十七日，工人罢工者三十余万人，罢工期间延长至两阅月。广州民众，因响应上海民众之排英，复演六月三日之惨剧，殉难者数十人。自此而后，英人在华之商业，一蹶不振；中国被压迫群众与帝国主义者之肉搏，亦由此开始。本党总理孙先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之遗嘱，乃见诸事实。中国民族在国

际上之独立运动，五卅烈士实开其端。诸烈士之死，岂寻常哉！继诸烈士之后，奋斗牺牲，以达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实现总理三民主义之目的，是则后死者之责也已。

中华民国十六年仲秋月

蔡元培撰

严慎予书

据《国闻周报》第4卷第47期

(1927年12月4日出版)

复刘海粟函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

海粟先生大鉴：

连奉两函，敬悉。校歌及纪念册题词，须稍缓始能送奉；展览会目录题签先奉上。贵校旅行实行〔习〕队借住文澜阁之举，只须于研究院筹备事无碍，决无不可。惟弟离杭颇久，不知其详。已函告同事鲍絮霄君，属其酌定后迳复尊处矣。先此，并祝

日祺

弟元培敬启 十月十六日

据蔡元培手札

程蒲孙遗集序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

绩溪程蒲孙先生，先世业鹺吾杭，以钱唐商籍，列学官弟子。生

数岁，有奇禀，稍长，即知钻研朴学。时未更东南之乱，犹及友事仁和谭仲修廷献、会稽赵益甫之谦，德清戴子高望，此三君，皆深究西汉经师微言大义，以绍常州庄氏之学，由武进刘申受礼部，长洲宋于庭大令，为庄氏之正传，递至龚定庵、魏默深，上承申受，下溉谭赵，先生参预其间，耳濡目染，甫及壮岁，学已大成。虽为诸生时，业已名著海内矣。

先生少孤，值家骤落，以贫客四方，往来京师，又从同里胡甘伯中郎澍求胡氏先代诸老学问，大抵以小学通经学，由经学发为词章，宗仰在刘礼部集及汪拔贡述学之间。胡征君天游骈俪文字，先生所许者，犹以征君《禹陵碑》，不若阮文达之朴雅，是故刘勰论文，必以宗经为首，此可以见先生宗旨所在矣。先生尤嗜《龚定庵集》，自恨身当其后，不及奉手，因以龚学名集，谓杭州山水，例产霸才，如璚人者，其斯文中之钱镠。此论出，世皆咋舌。然非深知定庵之学术，又乌能为此言哉。

先生所奉府主，如通州徐树人、新建勒悟九两中丞，为掌牋奏。顺德李若农学士、钱唐汪郎亭侍郎，爱士倾天下，先生预其校文之役。又与赵益甫共纂《江西通志》，为刘忠诚所重。先生举己卯乡试，累上春官不第，庚寅已大挑教官矣。旋擢甲科，众谓文人晚遇，为先生贺。次年即以微疾、猝没里第。甫霑一命，未展厥施，伤已！

先生著述，都凡二十余种，未写定者居半。今其子宗沂所编定遗集，去先生之没将四十年。以先生昔时同好，廛有存者，就余商榷体例，属序其首，以表章先生之绝业。先生之经术，大都承乡里胡氏之旧。讨论金石，旁综百家，则于常州学派为近。文师容甫、申受，参以定庵。骈体文涉阳湖洪氏及董子誥兄弟藩篱，而去其彫镂琐屑。诗篇典实雅丽，厕于金风亭长冯钝吟集，殊无多让。词则与美成草窗，旨趣相协，盖庚寅举礼部试表表者，先生其殊尤也。余

惟先生晚达，似其宗人鱼门晋芳，偃蹇以没如之，经师工为词赋，如张皋闻惠言，而终以庶常吉士，又与之同。一第何足荣先生，其可传者，固别有在也。

先生齿长于余且倍，昔时投分之雅，宛然如昨。怅逝景之逾迈，而九原之不可作也。因宗沂所述，及余稔知先生平生行事，综为一序。都集方成，观其姓名，已为鬼录。魏文昔日致感于诸贤，慨遂及余。又以先生美志不遂，将同一哀悼尔。

（李详代作）

据蔡元培论著抄留底稿

致李宗仁等函^{*}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

德邻总指挥同志大鉴：

迳启者：暂编第三军军长梁寿恺同志，前充国民第三军旅长兼大名镇守使。去年国民军退南口时，因京汉交通断绝，未能北征。秋间，吴佩孚反攻武胜关，所以不得志者，阻遏之力，以梁同志为最。其后郑、汴诸役，既著成绩。今夏复孤军渡河，连克数县，进围大名。旋因我军津浦线退却，遂移至京汉线新乡一带，待命北伐。现在饷械两缺，维持为艰，业已正式呈请军事委员会发给维持费及医药费，以济眉急。该军代表张家桢君现正来宁，特为函介，务恳俯念该军艰窘情形，于会议时，设法成全其请，不胜感荷。专此，顺颂

^{*} 此函除发致李宗仁外，并发致白崇禧、何应钦各一份。在函稿左方注有：“健生总指挥同志，敬之总指挥同志，共缮三份。”

麾社

第〇〇〇敬启 十月十七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就大学院院长职通电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各委员、国民政府各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各委员，外交部伍部长、交通部王部长、财政部孙部长、司法部王部长、各省省党部、各省省政府钧鉴：国立各大学校长、各省教育厅厅长、南京、上海、广州各特别市政府公鉴：案奉国民政府令开，特任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等因。奉此。遵于十月一日宣誓就职。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汲深绠短，陨越时虞。尚祈时锡箴规，藉资策励，至为盼祷。谨此电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叩。有。印。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1月出版)

复 胡 适 函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适之先生大鉴：

惠书敬悉。大学委员会所讨论之事，未必涉及有政府与无政府问题；劳动大学与无政府主义尤无关系；现在校长为易寅村（培基），乃是章太炎之弟子，向来喜搜罗旧书，亦颇以目录学自负，近

年始参加政治活动。彼不解西文，更不知无政府主义为何物也。劳动大学，实即陶知行所提倡之“教学做合一”主义。弟甚赞成陶君之主义，想先生对彼所办之农村学校，必亦极端赞成也。

现拟大学委员会例会之期，一年不过两次，如先生以不办事而支多数夫马费为不然，则前弟所告之三百元，现亦已改去，拟于开会办公时酌送公费及夫马费，想先生必允赞成也。石曾固好争意气，然会中有多人均非持无政府主义者，彼亦无从固执。今日所拟定之委员，自石曾及先生以外，为褚民谊、高叔钦、许崇钦〔清〕三人（元任暂从缓议）；而当然委员，则为戴季陶、朱骝先（副校长）、蒋梦麟、张君谋、张仲苏（同济）、易寅村（劳动）、郑韶觉（暨南），各方面人都有，愿先生勿固辞。下星期六（十一月五日），拟在上海开第一次会议，请先生必到。

□□□□^① 弟已读过，谨守秘密，奉缴。此人弟已屡遇事裁制之，现在同志中亦多注意者，将来必不至太猖獗。寓居中国之外国人，亦有习气，我辈似亦未可偏信。（此却为大概而言，非指□□□□^② 事也。）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办事，我等自己不满意而抱歉者甚多；药石之言，甚愿闻之。弟自问觉得坚僻自是之习气，染得尚少；如承不弃，常以所闻见告，甚所欢迎。现在最要紧之要求，即请先生肯任大学委员会委员，请俯如所要求，至要至要。敬祝暑安

弟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七日

① 原件此数字被挖去。（《胡适来往书信选》编者所注）

② 原件此数字被挖去。（《胡适来往书信选》编者所注）

附一： 胡适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大学委员会之事，我决计辞谢。请先生勿发表为感。……我是爱说老实话的人，先生若放我在会里，必致有争论，必致发生意见，不如及早让我回避，大学院里少一个捣乱分子，添一点圆融和祥之气象，岂非好事？例如劳动大学是大学院的第一件设施，我便不能赞同。稚晖先生明对我说这个劳动大学的宗旨在于“无政府化”中国的劳工。这是一种主张，其是非自有讨论的余地。然今日之劳动大学果成为无政府党的中心，以政府而提倡无政府，用政府的经费来造无政府党，天下事的矛盾与滑稽，还有更甚于此的吗？何况以“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党政府的名义来办此事呢？一面倡清党，一面却造党外之党，岂非为将来造第二次清党的祸端吗？无政府党倡的也是共产主义，也是用蒲鲁东的共产主义来解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来岂不贻人口实，说公等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假借党国的政权为无政府党造势力吗？

举此一例，略示我所以不能加入委员会的理由。……类此之例尚多，如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若我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直尺”？

十六，十，二十四

附二：胡适致蔡元培函^①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子民先生：

发信后收到两函，谢谢。致基金会一函已加封寄去了。

先生不许我辞大学委员会，殊使我失望。去年我第一次辞此事时，曾说我的脾气不好，必致破坏院中和平雍穆的空气。十五日之会果然证明此言。当时我已十分忍耐，故虽被稚晖先生直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但日后我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因为列席亦毫无益处，于己于人，都是有损无益。（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危险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这岂是消弭意见的办法吗？）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既已决心不出席，留此名义何用？此为最后陈述，亦不劳先生赐复，我也不登报声明，望先生体谅此意。

前书戆直，不蒙罪责，甚感！甚感！匆匆，即祝
先生安好

适敬上 十七，六，二十七夜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① 信稿前面记有：“此信不曾寄去，另有信去”字样。（《胡适来往书信选》编者所注）

江浙渔税问题审查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为报告事：案奉钧会函开：据蔡委员元培提议，请维持本会议决案，咨国民政府令财政部将江浙渔税仍由政府所派之江浙渔业事务局局长谭兆鳌负责办理，所收税款，仍按照原案充中央研究院、劳动大学经费，以维教育等由。议决：交楚伦、朝枢会同元培审议具复等因。奉此，当即集合审查，谨将审查意见略陈于左：

查江浙渔业公司，于前清光绪三十年，江督端方奏准，由江浙两省各拨官款开办，实系省有。江浙渔会，系该公司办事员图利私设，未经核准，经农商部飭查。浙江督办省长密令外海水警厅及鄞县知事，将该公司渔轮扣留，宁波江北房屋发封后，会同苏省，组江浙渔业事务局，接收办理。

国民革命军到沪，复经蒋总司令委何广为局长。乃突有邬振磐者，乘军事倥偬之际，向蒋总司令朦请批准，将省有之福海、富海两渔轮收去，私收渔船事业费；并于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财政部委派谭兆鳌为局长之后，假托渔会，煽动渔商，迭电请求取消江浙渔业事务局。财政部乃呈请政府令江浙两省省政府斟酌情形拟议具复。是此案经过始末情形也。

查江浙渔业事务局之设，所以振兴渔业，保护渔民，由来已久，并非现在新设；所管财产，实系官产。邬振磐挟私不遂，妄肆攻讦，业经江浙在沪渔商张文生等在渔业事务局呈控有案；则邬振磐等

* 原题为《审查报告》。

所请撤消江浙渔业事务局一节，自应毋庸置议。

至该局所收税款，钧会张委员人杰、李委员煜瀛、褚委员民谊等提案，原请责成该局于向解国省两库原额之外，余款悉数拨为中央研究院及劳动大学经费；关于该局技术与经济方面，中央研究院与劳动大学两机关有参加意见及监察之权；该局试办暂以十年为期等语。

楚伦等意见，拟请将江浙渔业局所收税款，照张委员等所拟，于原额报解国省两库之外，悉数拨充中央研究院及劳动大学经费；该局事务，仍由政府所派之局长谭兆鳌负责办理；并将吴淞渔税局并入，以裕税收，而维教育；如认为必要时，或由国民政府命令该局兼受两省省政府之监督，以泯意见，而期融洽。楚伦等会同审议意见如此，是否有当？仍请公决施行。谨呈

中央政治会议

叶楚伦 蔡元培 伍朝枢

据叶楚伦等审查报告抄留底稿

在南京特别市教育局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今日承市教育界诸君欢迎，极感愉快。

教育事业重要，已为各方所公认。但教育程度愈高愈妙，故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研究院。惟欲高级教育昌明，则非使低级教育良好不可，所谓基础教育是。小学教育不良，则中学教育必不佳，大学更不能问，遑云研究院。若然，则普通教育实为各级教育之根本。

中国新教育事业，迄今不过三十年。在此三十年，而至今日，吾人能否指出某一校能满意？结果无论任何学校，均似太不完备。但如何而能良好，而能满意？言及于此，则非先有良好模范与榜样不为功。南京为首都之区，即榜样场所，此地能将教育办理完美，则他省亦受良好之影响；反是，则是影响他方教育之不良。余言至此，余认为今日之首都，普通教育职员，实负非常之责任。今日就余所知所觉者，认为人人对教育确有三点应特别注意，兹分别述之，以资贡献。

（一）养成科学头脑 余所谓养成科学头脑者，不但养成几许之科学家，而实希望教育家无论何地何时，对于任何事件，均以科学眼光观察之，思考之，断定之。余意任一事之结果，自己相信，决不盲从，务以科学有条理的方法去应付，然后方能不说乱话，不做错事。总理所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皆依社会现象与国家环境，本科学手腕与各方法而著成。诸位信任三民主义，亦非强迫的与盲从的，盖凭科学方法观察之结果而信任之，服从之。国民政府现设大学院，院中设中央研究院，院中各种学科，如天文、地理、历史、教育、心理、美术、哲学等，皆依科学方法研究之，探讨之。研究之人，专召集各大学区之大学教授及大学高材生等。中、小学生虽无研究此高深学科之能力，但亦须慢慢养成此种科学头脑，以待将来之用。

（二）养成劳动习惯 人之动作，非仅凭脑，脑部之外，尚有手足。苟只凭用脑力研究学问而不劳力，则身体上不能获得平均之发达，以致年龄愈大，脑力愈衰。劳力者一字不识，仅以力量工作，有如蜂、蚁，结果恐永无进步。是故研究教育事业，必须脑力、劳力同时互用，否则不能有良好的结果。一般文学家，往往有特殊脾气，其原因即系脑与力不能并用，身体发达不平均，致有此种流弊。孔

子所谓应洒扫应对进退，即劳动之意。而今日学校中运动，本劳动之本旨。他如猫在幼时，常以爪为游戏，即将来捕鼠之预备工作；幼女抱小儿，即将来为人母之预备工作。凡此种种，均劳动之意也。至此，余乃忆及从前杜威博士在希腊办一师范学校，不上课，只作工。同时即利用此机，以运用教授方法。其所做工作，如缝衣、烹调、造饭等。而此种工作，必需调味料、动植物、及布匹丝棉等，于是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历史学、物理学、几何学、卫生学、化学等课程，随之而出。进一层言，脑力与劳动同时并进之好处，非独养成身体发达之平均，而最大关键，乃在打破劳动阶级与智识阶级之界限。现在上海办一劳动大学，内分两部：一部招收一般高级工业校毕业生入肄业，以工厂为学业，为生活；另设劳工补习班，以灌输相当智识给一般劳工。浙江亦有劳农学院，半工半读；乡间设夜班，或冬季班。凡此种种，均系实现教育之劳动习惯也。

（三）提倡艺术兴味 人生由小而长，而老，而死，苟无艺术之调和，则一世生活，真无兴趣之可言。孩提之童，信口歌唱，即美术上之天籁以□。教育方面之艺术，并不限于课程范围内，课程之外，如举动谈话，亦有美术兴趣。而美之重要条件，在复杂与条理。今有一物，外观建筑极为美观，但内部一无所有，殊少兴趣。又如南京之夫子庙，组织固复杂，但太散漫，亦不甚好。美术事业，重在合各派于一炉而支配之，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燕京、协和等大学，其建筑外观，均为宫殿式，所谓东方艺术；而内部则以西洋美术方法组织之。美术事业，又重在改良自己之固有者及改造环境现象为第一要义，不能盲从，更不可强人盲从。苟仅知描写模仿，而不知创造，则不配称之曰美术家。故艺术兴味，确为教育上第一要义。

以上三点，望到会诸位深思之。

据蔡元培演说词记录稿

各部及秘书处暂行分配职员工作办法*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 (一)各部、处原有职员之工作分配，均以考询决定之。
- (二)受考询期内之职员，概给予生活费。生活费之发给，以考询结果发表为限。
- (三)考询委员，由特别委员会推定之。
- (四)考询委员会决定分配工作标准后，由各部、处依议执行之。
- (五)应事实上之需要，各部、处得就原有职员中暂行选用服务，除依第二条得给生活费外，得酌给公费。

蔡元培^① 谢持

据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文件(油印件)

呈报启用大学院印信文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呈为呈报事：本月二十九日，准钧府秘书处第四二二号公函，

* 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由蔡元培和谢持起草并提出这一办法。

① 蔡元培及谢持在油印腊纸上各自签名。

内开：“径启者：现奉国民政府颁发贵院木质镶锡大印一颗，文曰‘大学院印’，象牙小章一颗，文曰‘大学院院长’，相应函送，即希查收见复为荷”等因。并颁发木质镶锡大印一颗、象牙小章一颗到院，准此。遵于十一月一日启用，理合备文呈报察核备案。谨呈国民政府

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印）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1月出版）

中国新教育之趋势

——在暨南大学演说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今天是总理诞辰，我们都来开会纪念他，那末，对于他的主义一定是十分信仰，对于他的计划一定是要力行的。但是总理的计划很大，如军事、教育、政治、经济等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担任，只能分工做去，以谋完成他的计划。我们分任教育，所以只能讲教育。前天贵校教务长说，同学们要我来讲中国新教育的趋势，现在请先说大学区的组织，然后再说新教育的意义。

大学区是地方教育行政上的一种制度。在七八年前，我曾发表过意见说：最好是以大学来管理全省的学务，但是，未曾实现。迨国民革命军达到浙江之后，蒋君梦麟就要把浙江先行试验一下，因为现在是二十世纪，无一桩事体不与从前相差很远的，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不能牢守旧制，不谋改革。而且一省的教育范围很大，大学、中学、小学都包括其中，断非一个教育厅所能办得好

的，我们拿工业上制造品来说，是以美为要件的，譬如一只花瓶，一定要经过科学方法的发明，富有美术的意味，买花瓶的人，必定选一个合意的，就是以它为美丽。何以要有所选择呢？就是因为好的被选择，不好的被淘汰，美术才有发展进步的机会呵！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是不可以不注意科学与艺术的。办学校的教职员，有的是师范生，有的不是师范生，他们好不好，教育厅是应当去考察的，假如仍由从前官僚化的教育厅来管理地方教育行政，那是永无改进的希望。因为教育厅厅长及科长、科员等，他们的学识，固然未必全在学校教职员之上，而且他们离开学校很久，不甚明白社会的潮流，所以他们尽敷衍表面，而无实际的心得。现在大学区的办法，是由大学校长兼管本区的中小学及其他特殊教育，教育行政都归大学教授组织，并且有研究院担任种种计划。这种制度，法国久已实行了，法国分全国为十七个大学区。我本想分全国为十个大学区，恐怕难于成功，所以规划在江苏、浙江两省试办，不过粗具规模罢了。现在的教育行政部，是一部份教授，和专门研究过教育的学者来组织的，我想比从前的教育厅总许要好些，办得长久，定会发达的。至于中央的大学院，除掉一小部份属于行政事情以外，其余皆是研究的机关，如美术院、音乐院，中央研究院等皆是。

现在我再来讲新教育之意义，可分三点：

（1）养成科学的头脑 从前有许多不是科学的，如心理学从前是附属于哲学，现在应用物理的方法、生理的方法来研究它，便成为科学了。又如经济、政治也是应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还有许多用统计的方法的，均不离科学，而且与科学相连贯。现在有许多人最易受刺激，听人怎样说，便怎样信，这实在是因为他们没有科学头脑，不能求其因果，凡事要考求其所以然，要穷究其因果关系，那么他的头脑才算经过一番科学的训练。譬如开车，我要由上海到

真如，定要再等一个钟点，并且要亲至站里头看看开行的时刻表，不是人家怎么说，我便怎样信的。因为科学家所发明的，都是有因果、有系统的，物质同办事的两方面，固然是要如此，对于精神的，——教育——也是养成科学的头脑的。希望科学家全体起来，研究怎样可以叫人养成科学的头脑，不妨多办几所研究院。

（2）养成劳动的能力 劳动是人生一桩最要紧的事体。在总理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问题，简单说起来，就是人人要能生产，人人能生活。犹如古人所说：“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的意思。若要人人能生产，那是非打破“劳力”和“劳心”的成见不可，因为有这种的分别，易使一般劳心的永远劳心，劳力者永远劳力，渐渐形成两种阶级。这两种阶级的发生，实由于教育的不平等。所以要想救此弊端，非普及教育不可，使劳动者得有智识，劳心者去劳力，这实在是一件要紧的事。李石曾先生说过：各个人至少要当三年兵，一年作工，使得劳心者可以养成劳动的习惯，真是一件最好的事！现在大学院创办劳动大学，分为劳工学院、劳农学院，收中学、小学的毕业生，入劳动大学读书，养成他们作工的习惯；又有工人学校，使劳工得些智识，如这样的学校，以后还望逐渐的添办起来。

（3）提倡艺术的兴趣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因为艺术的关系，能够增进我们的精神，便增加了一种兴趣，这就叫做艺术的兴趣。譬如一个文学家，他终身埋在文学里面，旁人看他所工作的，似乎很苦恼，然而他终是不停的工作，这便是得到一种艺术的兴趣，甚至于全忘他的生死。诸君从南洋回到本国来，言语不通，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很可借艺术来调剂，最好多开些音乐会、展览会。在国家方面，多开设几所美术馆、音乐院来提倡艺术的兴趣。不过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的音乐院。这是只有希望做教员的能够学

术化,担任的钟点不要多,留着余暇来自修;同学们要认真求学,不可计算几时毕业,只想多收几份讲义便算了事。

从前国内政治不好,教员都不能安心做事,学生不能一心求学。现在军阀的势力已经去掉,到了训政时期,大家可以抱定宗旨,将精神收敛在学校以内,来做国家建设的人材。在此时期,对于科学、劳动、艺术三方面,均须努力。外面虽来了刺激,不象从前那样兴奋。此是我希望诸位同学的。

据王维骥编《近代名人言论集》,中外学术研究社 1932 年 1 月出版

在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地点: 大学院会议厅

到会者: 杨铨、曾昭抡等三十人

主席: 蔡元培院长

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本日为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之联合成立大会,计中央研究院附设机关五所,专门委员会分四种,各研究所已积极筹备,各委员会亦在进行。关于条例及计划,今日可公共讨论。”

讨论中央研究院组织大纲: 照修正案通过。

主席提出:“竺委员可桢、高委员鲁,拟请定名中央研究院之观象台,于观象台上加以紫金山三字案,请众委员讨论。”众无异议通过。

主席谓：“今天有许多委员尚未到会，而进行方法须得大众详细讨论。本席主张由到会委员、推定一委员负责进行起草，脱稿后送达各委员讨论。”

主席请王小徐、宋梧生、周仁为理化实业研究所常务委员；徐渊摩为地质调查所常务委员；竺可桢、高鲁为观象台常务委员；李煜瀛、周览、蔡元培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常务委员。并请众委员发表意见。众无异议通过。

主席请各委员就各专门委员会进行方法发表意见。

主席请潘宜之、彭浩徐为政治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王珽、王星拱为科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曹梁厦，王岫庐、宋春舫为译名统一委员会常务委员；王世杰、张奚若为考试制度委员会常务委员；吴蕴瑞、孔韦虎、黄振华为体育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众无异议通过。

主席报告：散会摄影。

据《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记事》，
原载《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该院文书处 1929 年
出版

募建薛仙舟图书馆通启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薛仙舟先生生前不骛荣誉，不图利禄，孳孳兀兀，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披荆斩棘的毅力，提倡合作主义，办理银行业务，期于此树立国民生计的基石。三十年来，励行不倦，奔走海外，几度重洋。晚年更拟屏除一切俗务，专致力于合作运动。不幸先生正在着手擘

划实现民生主义之具体方案、国民政府倚畀正殷之时，而先生竟溘逝。懿德大行，徒供后人的馨香凭吊。而先生不能及身见其事业之成功，伤已！

薛公去世，屈指算来，已有半年。严肃穆静的追悼会，已经在上海、香港等处次第举行。然而集会志悼，无非是倾一时的追慕，时过境迁，情感即随之消散，所以要继续我们的哀思于无穷，最好是留一个永久的纪念。

薛公生平，于合作经济之学，书无不窥，故所藏甚富，生前尝拟纠合同志，组织小图书馆，为同志磋切观摩之资，卒以事繁未果。所以我们现在发起为先生建筑一个图书馆，一以作永久的纪念，一以偿先生的素志，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这个动义最初由王宠惠、陈果夫、戴季陶、蔡元培、郭任远、褚民谊、林天木、沈元鼎、马君武、李登辉、邵力子、陈耀荣、谭赞、李勉辰等十八人发起。后来推定陈果夫、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郭任远、沈元鼎、林天木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由筹备委员会中推举郭任远、陈果夫、林天木、王宠惠、沈元鼎五人为薛公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由林天木兼任保管委员会会计。募集基金，款额暂定十万元。

因为薛公为中国合作运动的唯一导师，故馆中庋藏图书，以合作为主，他若社会、经济等科书籍，亦广为搜集。除将薛公生前所藏合作及经济等书籍，编刊号码，分别储藏外，另于基金项下，拨数若干，并将基金逐年所得利息，添购新书。至与薛公有旧，而愿以私人藏书捐赠作纪念者，亦当由馆中妥为保存。

募集的基金，除用于创办图书馆外，如将来捐募数目得达目的，拟设社会立法奖金，每年以一定的款，作为国内关于社会立法的研究最有贡献者的奖金。因为薛公生平对于社会立法，鼓吹甚

力，即在临终的前数日，尚在草拟合作法大纲，惜文未成而身先逝，这是薛公的生平遗憾。成〔我〕们为完成先生的宿愿起见，所以预拟了这颁发奖金的办法。

组织图书馆的计划已如上述，薛公生平知交遍海内外，这种计划，谅邀各方的嘉许。集腋成裘，众擎易举，十万之数，罗致非难。兹将捐册 份奉上，尚希慷慨解囊，并向各方力为劝募，使预拟计划，早日实现，不特薛公功业，得以长留人间，即薛公在天之灵，当亦可以稍慰矣。

薛公图书馆筹备委员会 郭任远 蔡元培
陈果夫 沈元鼎 林天木 王宠惠 戴季陶

据《募建薛仙舟先生图书馆通启》，1927年11月
铅印单行本

对南京惨案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我们非常的不幸，竟在我们国民政府的首都，演出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惨案。这些热诚庆祝北伐西征胜利的同胞，不死伤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官僚之手，而死伤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这是何等悲痛的事情。这惨案的负责者之罪，应十倍于三一八惨案之段祺瑞，应百倍于五卅惨案之英帝国主义者，这是人人能承认的。负责究竟是谁？自然是政府，尤其我们三个就职而办事的常务委员。我们三个人良心上决不愿有所推诿，谨当负责办理此案。至于惨案之

* 此宣言系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名义发表，由蔡元培、谭延闿、李烈钧联署。

起，放枪者何人？发令者何人？这些人的罪，虽没有我们三个人的重大，然而犯了军法上刑法上杀人伤人的罪，当然要惩办的。但这是法律的关系，必要调查真相，查其实据，然后可以断定某人有何等罪名，应怎样惩罚。现在已饬由军事委员会、司法部分别转饬查拿究办，并决定要组织特别法庭来办理，将来必有公平的办法。至于这一次不幸而牺牲的，我们真痛心得很，觉得比五卅与三一八两案的牺牲者加倍的悲痛。现在无可如何，只可设法补救。死者不可复生，应抚恤他们的家族。受伤的已进医院，应充分供给他们的疗养费，残废的应分别筹善后的方法。这是国民政府已经实行的。对于将来保障人权的手续，要严密规定，这更不待言了。

据上海会文堂编印《党国名人重要书牍》，
1929年10月出版

复孙伏园函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伏园吾兄：

承赐《贡献》，已得两册，谢谢。属写数字，录近作《文人》塞责。

率此，并祝

著祺

弟蔡元培敬启 十二月二十日

据影印手迹，见《贡献》旬刊第3期

（1927年12月25日出版）

文人(七律)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文人自昔善相轻,国手围棋抵死争。大地知难逃坏劫,灵魂无计索真评。即留万古名何用,宁似刹那心太平。邓析惠施世多有,孰齐物论托庄生。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贡献》旬刊第3期

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窃维教育为国家根本,伏读总理手定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第十三条云: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足征教育经费独立之重要。方今东南底定,北伐进展已渐入建设时期,而最关国本之全国教育,尤须急起直追,尽量发展。职部、院遵从遗训,谨守党纲,已将学制系统分别厘订,并筹备教育银行,指拨各项附税,充作基金,为增高教育经费之预备。惟细查全国教育经费,种类繁多,数目复杂,若任其散漫无稽,不加清理,于独立精神,相去尚远。职部、院往复筹商,拟请钧府通令全国财政机关,嗣后所有各省学校专款,

* 此案经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1927年12月22日)决议通过。

及各种教育附税，暨一切教育收入，永远悉数拨归教育机关保管，实行教育会计独立制度，不准丝毫拖欠，亦不准擅自截留挪用，一律解存职院，听候拨发。如此，则教育经费与军政各费完全划分，经济公开，金融巩固，全国教育永无废弛停顿之虞。即将来整顿扩充，亦得随时通盘筹划，不致徒托空言，束手无策。党国前途，实利赖之。是否有当？请公决。

孙 科

蔡元培

据《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事记录》第 315 卷（油印件）

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一、重要理由 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是故东西各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等之设立，以养成高深艺术人才，以谋美育之实施与普及，此各国政府提倡美育之大概情形也。中国鼎革以来，各种学校日渐推广；惟国立艺术学校，仅于民国七年在北京设立一校，然几经官僚之把持，军阀之摧残，已不成其为艺术学校矣；况经费困难，根本组织即不完善耶。我国民政府为励行革命教育计，尤不可不注意富有革命性之艺术教

* 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27 年 11 月 27 日在上海举行）和第二次会议（1927 年 12 月 27 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者：蔡元培、林风眠、王代之、杨铨、高鲁、周峻、李金发、吕彦直、萧友梅等人，通过筹办国立艺术大学的提案。会议记录刊载于《大学院公报》。

育，急谋所以振兴之。除北伐成功、将北京学校收回扩大，以为发展华北艺术教育之大本营外，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教育当务之急，应在长江流域设一国立艺术大学，以资补救，而便提倡。此本会向中华民国大学院建议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最大理由也。

二、适当地址 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故为达到美育实施之艺术教育，除适当之课程外，尤应注意学校的环境，以引起学者清醇之兴趣、高尚之精神。故校舍应择风景都丽之区，建筑应取东西各种作风之长，而以单纯雄壮为条件，期与天然美相调和，而切于实用。环顾国内各省形势，以山水论，川蜀最奇，然地迫边陲，交通殊多未便；庐山为长江第一名胜，亦以去大埠略远，非有巨资不易建设；金陵为总理指定之首都，有山有水，办理固所宜也，但城市嚣张之气日盛，加以政治未上轨道，政潮起伏，常影响学校之秩序与安全。窃以为最适宜者，实莫过于西湖。盖其地山水清秀，逶迤数百里，能包括以上各名胜之长，而补其所不足。且该地庙宇建筑，颇多宏丽，若就改造，可省建筑费一大部分。况庙宇所占之地，风景绝佳，欲另建筑，胜地已不易得。将来若能将湖滨一带，拨归艺大管辖，加以整理，设立美术馆、音乐院、剧场等，成为艺术之区，影响于社会艺术前途，岂不深且远耶！

三、最低经费 在毫无艺术教育基础之中国，创办艺术最高学府，非累数十百万，本难措手，但以极节省极简要之组织及方法行之，亦可省许多经费。譬如办事方面，本欲以十人分作之事，而以二人合作之；本欲照习惯支五百或二百五十元之薪俸者，而以四百元或一百五十元分配之，则所省殊不少。如果更以一次应行购置之图书教具，而以逐年渐次行之，最先止于勉强应用，则开办所省又特多矣。所最不可省者，厥为教员薪俸，此学校命脉所关，稍不

敷用，则教员生活不能安定，缺席之事必多，学校精神因此颓唐，教育前途不堪设想。本提案内预算表，以五院之多，教员暂采兼任制，以三十六人至四十人为度。职员自校长至书记，暂定二十四人，杂役十六人，第一年经费不过十二万零九百六十元。开办费，连修葺校舍及购置石膏模塑，建筑仪器各大宗，犹不过二万八千九百元，合计第一年经费尚不满十五万（十四万〇九百八十元）。比之其他国立大学，动需三四十万者，不过三分之一，或十分之五也。想政府对于此十余万元全国惟一之艺术教育费，当不难设法筹足之也。

四、著手办法 理由成立、地点决定、预算通过后，此处详叙办法：应即于十七年一月内，请大学院延聘具有艺术教育经验及热心教育者九人至十一人，组织筹备委员会，讨论大学组织法及课程纲要，与一切筹备事宜，并设办事处于西湖。派常务委员二人，常驻该处，办理校舍之修葺或建筑事项。派代表一人至法国或日本，采办石膏模型及各种图书仪器，以为第一学年必须之教具。

大学预定组织为五院：（一）国画院，（二）西画院，（三）图案院，（四）雕塑院，（五）建筑院。（或将中、西画合并，则（一）绘画院，（二）雕塑院，（三）建筑院，（四）工艺美术学院等四大院；但科目班次，教员均不能裁减。）每院招新生两班，每班二十五人至三十人，不足时得招选科生若干补充之。以后每年新生班次，视投考学生之多寡为伸缩。但至多每院亦设一班。全国各私立学校学生转学办法，均从第二学年起，无论曾在私立学校修业若干年，均从第二学年起凭考试插入二年级；不得专为转学学生，再开最高年级班次。此外，至学校成立四年后，设立研究院，本院四年级高材生、及校外有艺术天才之私立艺术学校学生，皆得投考该院。至本校修业五年期满、受过毕业考试者，均可自由请求入院，再求深造。此国

立艺术大学之大体计划也。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2期(1928年2月出版)

真 善 美*

(一九二七年)

无论何人,总不能不有是非、善恶、美丑之批评,这因心理上有知、意、情三作用,以真善美为目的。三者之中,以善为主,真与美为辅,因而人是由意志成立的。

三者有不能分的时期。因善离了真,不免以恶为善;离了美,不免见善而不能行。例如行路,要达一目的地是善,然夜间不能不用灯,是真;行路易疲,不能不随口唱歌,或赏玩风景,是美。

但也有偏重的。科学家所发明,固然有利人的,然也有杀人的。美术家的唯美主义派,完全不顾善恶的关系。

神学家不必有道德,如培根。道德家或少知识,如徐偃王、宋襄公。文人无行。美术家或与神经病有关。

人类探求真善美的状态。经过三大时期,略如孔德所说:

一、神学时期神学与宗教

二、玄学时期悬想哲学

三、科学时期实证科学与哲学

神话上 说自然现象,世界人类原始,是真的方面。说神的事,英雄的事(中国的禹,和美儿^①诗中的英雄),是善的方面。托诸文学是美的方面。

* 1927年大学院建立期间,蔡元培准备了这篇演说词要点。在何处讲述,待考。

① 和美儿(Homer):通译荷马。

宗教上 显出以善为目标的态度,而利用真美以助善。戒律,神之赏罚,是善的方面。以灾异为警告(洪水、大旱、异星等),以医术为媒介,以传授常识为职务(欧洲之教会,日本之僧寺),是真的方面^①。利用名山水、建筑、装饰、文学、音乐等引人入胜,是美的方面。

哲学上 如中国以五行说明一切,印度以四行,希腊以四行或以一行。又如论理学、认识论等。且斐罗沙斐本是爱智的意义。可说是以真为主标。然而伦理学是哲学的一部。中国的哲学都以道德为归宿。直觉论与功利论的聚讼。美学也是哲学的一部。中国《乐记》、《考工记》,诗话,文评,书画赏鉴。希腊哲学家的理论,美学。

科学时代 自然科学,推到文化科学、即社会科学,语言,地理,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地理],历史,人种,民族,都用归纳法。犯罪学。

推到精神科学,心理,教育,美学,幽灵学(灵魂学)。

推到文学美术,左拉,印象派,立方派。

推到哲学,法国实证哲学,美国实用哲学。

但是,科学与哲学还是在互相补助时代。

科学偏用归纳法	哲学偏重演绎法	} 然而彼此都不能偏废
科学偏重客观	哲学偏重主观	
科学偏重事实	哲学偏重理想	

附 说:

最后,关于大学区与大学院之组织法之意义。

区大学名称之标准。

据蔡元培手稿

^① 蔡元培在这段上方加一眉批:“反对科学发新说”。

附：同题异文*

心理上三方面^①，知、意、情，以真善美为目的。哲学家自叔本华以来，均认意志为人生本质，世界圣贤亦无不以止于至善为人类归宿，而知识之浅深与善之认识有关；感情之平激与善之实行有关^②。

心理上三方面之进化，略可分为三时期，孔德所谓神学时期、玄学时期、科学时期。

神话 一、世界之起原（知）。二、人类之起原（知）。三、人类文化（情、意）。四、星（知）。五、日月（知）。六、冥界（情）。七、盗火（知）。八、英雄（情、意）^③。

宗教 神之责罚。祖先。造物之功。祈祷与报酬。戒律。建筑、音乐、舞蹈、服装、法器、文字之利用。疗病（祭司、巫、僧道、教士）。灾异之警告。丧礼。祭礼。□言量。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死后审判。末日审判。

哲学 论理学（荀子正名，墨子经，说，名家，因明，亚里士多德之论理，认识论）。中国哲学以五行说明一切。印度哲学以四行、希腊哲学以一行说明一切，如水、火（具体的），变（抽象的）。又中、印、希均有以数说明一切者。心理学（性理，惟识，□□之轮回说）。

伦理学 道家之自由。儒家之中庸。墨家之兼爱。法家之为

* 蔡元培于撰写前文的同时，还另写一篇标题完全相同的演说词要点，但内容略有不同，今附录于此。

① 蔡元培在“方面”二字旁边，另有“作用”二字，与之并列。

② 蔡元培在此段上方，注有：“行路，要前行达一目的地是善，探询方向是真，路上赏览风景，随口唱歌是美。”

③ 蔡元培在此段上方，注有：“可以分为，各不相干（事实上，品性上），可以互相关系。”

公而舍私。Plato^①之共和国。Aris.^②之中庸说。

美术文学的理论 《乐记》。《考工记》。《论语》说诗。《文心雕龙》。诗话。

实验科学^③ 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生物学。

有物理学的磁电之证明，而从前灾异之说可废。

有化学的原子、电子之推想，而五行生刻之说可废。

有生物进化论，而人类本位之说破。

不但物质方面都用科学方法，而文化方面，如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宗教、历史、地理等，均用比较、统计等法作主干，就是可能的用归纳法，不专用演绎法。最明的，如龙伯罗梭之犯罪学，完全用生理来说明犯罪人的动机。遗传说与淑种学，完全从家谱上求出一族中善恶的份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最著的是精神方面，如心理学，完全用实验方法，因而教育学及美学都有实验的一派。又如最近流行之幽灵学，往往是科学家。

文学上的写实派，如左拉等，完全想应用科学。美术上的印象派、立方派等，亦以科学为根据。

似乎真善美各种问题，都可用科学来解决，而尚不能。所以现在是科学与哲学互相承认、互相补助的时代。

科学用归纳法，哲学用演绎法。科学上的新发明，不能不先有假定，科学的理论，不能不加以推想。不能全废演绎法。

科学尊客观，哲学尊主观。

① Plato: 柏拉图

② Aris: Aristoteles(亚里斯多德)的缩写。

③ 蔡元培在此句上方，注有“实证时期”。

科学尚专精，哲学尚综合。

据蔡元培手稿

提议设全国商标注册局以 收入作教育经费案

(一九二七年)

查商标权为特许权之重要部分，关系商民权利至巨。东西各国，多设专局管理。吾国办理商标事项，因有外交关系，荏苒二十余年，交涉十余次，始于民国十二年由北京政府公布法律，设局注册；又几经磋商，外商始就范围。计自开办十二年五月起至十五年止，收入约一百余万元（商标法规定，每件注册费四十元，公费五元）。现在国民政府奄有天下大半，政治当谋建设，未成者尚在进行，已成者当不至使之停顿。

中国商务，南盛于北；而外商之注册商标，又以上海为大宗。自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以来，沪商已不向北京商标局呈请注册。似宜于此时特设全国商标局，直隶于国民政府（商标注册，不仅关于一省，各国多将此局隶属中央），俾中外商标有所注册。兹将经过情形及今后办法开陈于后：

（一）法律之公布及机关之设立 我国自清光绪二十八九年间与美、英、日等国续订商约以来（条文中有商标保护之规定），历次开办商标，均须与各国驻使接洽，虽商标系属内政，而外人屡加干涉。终清之世，仅实行奏准章程之一部（即商人呈请注册事件，由津、沪两海关代办挂号）；然因商标局迄未开办，遂致挂号各件，无从承转注册，仅纳费给据而已。民国初元，工商部拟设专局，董理

其事。二年，派员赴日本调查商标情形，并修订章程。三年，农商部设商标登录筹备处，嗣因内外多故，屡议屡辍。欧战既停，华洋商人对于商标之保护，均感必要，叠请开办商标局，因于民国十一年七月，复设商标登录筹备处，积极进行，一面修订商标法，一面赴沪面商沪关税务司，将前委代办之商标挂号事宜收回。是年冬间，李根源长农商，毅然将商标法草案咨交国务会议议决，国会通过，于十二年五月间正式公布全文，计四十四条；商标局亦于是时成立。二十余年之悬案，至是始告解决。

（二）设局后办理情形 商标法既公布，同时制定施行细则三十七条，并各项呈请书状程式。惟此事在吾国为创举，故凡事不厌求详。凡商人呈请文件到局，先审核其呈请手续是否完备（注册费、公费已否充足，商品类别有无错误，国籍证明书、代理人委任状是否具备，图样印板是否合式等）。完备者交付审查，未备者随时指示。至审查时，则依法律规定，分别准驳。其有乙商对于甲商之审定商标提起异议，或丁商对于丙商之注册商标请求评定，均依法随时办理。虽其时商标法尚未经各国承认，而洋商来局呈请注册者，络绎不绝。计自十二年五月开办之日起至十五年年底止，计收华洋商人呈请文件一万六千余件，其中外国商人几占五分之四，多由驻沪之各外国律师代理（如克雷斯、哈华、托礼明、阿乐满等）。至津、沪各关挂号文件，自十三年夏间由商标局接收后，津关已停止挂号，沪关犹随收随转；本年一月间，复函请税务处饬沪关停止挂号，以一事权，现已照此办理。

（三）今后之办法 商标法公布后，外商多依法注册。至十五年九月以后，英、美、德、法等十一国政府先后正式承认。外人之遵守吾国法律，实以此为嚆矢。此项法律，系参照各国商标法规所订定，纯为保护商标权利，不含其他政治作用。此时国民政府设局开

办，似可参酌原意，略予修改，以免另行交涉。惟从前已经北京政府商标局注册、或审定、或已呈请注册者，似未便一律认为无效，再行征收注册费。兹拟办法数则，于变通之中，寓限制之意：

甲、宣布自民国十六年□月起，华洋各商，应依法向国民政府商标局呈请注册，不得再向北京商标局呈请。

乙、在民国十六年□月以前，已经北京政府商标局注册或审定者，应自公布日起，三个月内，由各该商呈验证明文件，向国民政府商标局重行挂号，准其继续使用，每件征收公费十元（或挂号费）。

丙、在民国十六年□月以前已经呈请北京政府商标局注册者，应自公告日起，三个月内，向国民政府商标局另行呈请。由各该商附呈缴费收据，查验属实，准其抵充注册费，仍由局依法审查，以定准驳。此项呈请，每件征收公费十元（或呈请费）。

丁、在上项规定期内，未能来局挂号或呈请者，以后呈请时，不论已否注册审定、或曾申请者，一律按照新呈请之件办理，每件征收注册费六^①元，公费十元。

戊、中国商标注册者甚少，宜设法劝令注册，或规定期限，由商会通知。

己、已经北京商标局注册之商标，未经来局挂号者，不得享有商标专用权。

庚、凡未经注册之商标、而各该商于广告、传单或牌号上书有经局注册字样者，由局查明，或经人举发，均随时送请法庭办理。

至商标局之组织规模，不必过宏，总期职有专司，款不虚糜，一扫北京政府敷衍浮滥之恶习，以新中外商人之观听。

查此款在政府所得无多。现在教育经费支绌异常，拟请将此

① 此处疑落“十”字。

款拨交教育经费处支用，似亦不无小补。

再：查有李宗侗熟悉情形，拟请任命为该局局长，以资进行。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提议者 蔡元培^①

据蔡元培提案抄留底稿

党部职员应兼负调查社会状况之责任

（一九二七年）

国民党以建设为主要之职务，有阻碍建设者，不得已而破坏之。是以军队所到，敌兵消灭，则即从事建设。然而建设事业，无论大小，不可不先有计画；欲定计画，就不能不先事调查。例如，我们要保卫身体，不可不调查各部分强弱程度，是否须增加营养，抑须注意运动。又如，制造器具，不可不调查何种材料最为坚固，何种形式最为适宜。今吾党所欲建设之事业，如治河、筑路、开矿、造林之类，既因地势与环境之关系而不同，普及教育、调剂权能、改良社会之类，又随民俗与历史的影响而各别。若非先为详悉之调查，则任意处置，恐不免有鹵莽灭裂之失。

总理当民国元年辞总统职以后，本欲往各省举行演讲会，并于演讲之余，调查各地方情形，以为实施党义之准备。惜游历之举，因他种关系而中辍，而此事未及实行。然总理所草《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即以调查户口为第一事，可以见总理对于调查之注意也。

调查之业，在政府及学者社会，本宜各有相当之准备。惜我国

^① 蔡元培在底稿上亲笔签名。

素不注意于此，并各族人数，究有若干，至今尚无确实之统计，仅通称四百兆而已。至于可耕之地之比例，各地方居民之密度，贫富之比较，职业之分配，衣食住行程度之等差，以及其他为各国统计表所罗列者，我国皆未具也。甚至各县、各省皆曾有议会，而选民之确数，无可稽考。亦何怪乎选举时期，弊端百出，被选者不足以代表多数之民意耶！

今欲创举调查之业，则不可不有赖于多数人之努力。我以为求其分工协力而易为有系统之综合，莫若由党部职员兼任之。以区域言，自中央而各省，而各县，而各区，无远弗届。以地位言，则若工人，若农民，若商民，若妇女，若青年，亦各方皆有接触。若于指导扶助之余，兼及调查之务。以区分部为单位，范围既小，检察易周。由区而县，由县而省，由省而国，每历一级，则集成一种统计。有此基础，则政府可凭藉以举办登记之务，而此后调查之业，亦较为简单而易举，即于各种机关中设一科以司之，亦不患糜费而旷日矣。

据蔡元培手稿

题何联奎扇面

（一九二七年）

楼鼓声中日又斜，凭高又觉在天涯。空桑客土生秋草，野渡孤舟集晚鸦。瘴雾不开连六诏，俚歌相答带三巴。故乡可望应添泪，莫恨云山万叠遮。

子星同学兄雅属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致李煜瀛函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

石曾先生大鉴：

到沪得畅谈为快。弟昨晚始启行，今午到宁。已以吴先生所说大意告静江先生。（凡弟认为不可说者，并不说。）并以先生许不日到宁、而愿住汤山俱乐部之意告蒋先生；蒋先生已饬副官处自明日起，速布置。将来派卫队五十人一层，亦必行。彤宜先生到后，请立即偕临为要。专此，敬祝

道安

弟元培敬启 一月十一日

据影印手迹，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复李煜瀛函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石曾先生大鉴：

奉书敬悉，已与谭组安商过，据言陈左二人与何键并不甚密切，现何之部队，已回武汉，去亦不易，但不妨属何、左二君到南京一商耳。闻汪先生已到沪，组安属转托先生善劝之，能劝彼来宁最好。惟组安明晚即来沪，彼亦能与汪面谈矣。先生前所提议之四人会议，当可举行。得郑韶觉函，知已任玄伯兄为注册处长，杨宗伯兄愿在处办事，请转告玄伯兄为位置为幸。专此，敬祝

道安

弟元培敬启 廿六日

据影印手迹，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致武昌卫戍司令电*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武昌卫戍司令部胡军长鉴：闻汉口第二中学学生颇有附和共党者，因而连及徐校长昌期亦被监禁。但徐君实无共党嫌疑，如蒙早日开释，无任感荷。蔡元培。养。

据蔡元培手稿

题孙中山演说留声片册子**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人类之所以异于动物，文明人之所以胜于野蛮人，虽因缘复杂，而新工具之无穷的发明与利用，实为一大关键。人而不能发明新工具，可耻也。有新工具而不能利用，尤可耻也。工具之中，若望远镜、显微镜之于目，电话机之于耳，种种制造机械之于手，种种交通机关之于足，吾人固已有利用之者。

为纪念伟人或最所关切之人计，则画像、雕像及照相之写其容

* 郑宗海于1928年1月20日致蔡元培1函，谓“徐昌期君字准起”，“因任校长”，“在武汉被捕，属愚先生设法营救”。蔡元培即起草该电报稿发出。

** 原题《为沈卓吾题孙先生演说留声片册子》。

貌，印刷品之传其思想若言论，固矣；而欲并传其语音，则莫如留声片。

我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著述等身，足迹遍数大洲，遗像遗囑，比户供奉，宜若可以履崇拜者之望矣，而多数之人，犹以不得亲接其髣髴为歉然。

使非卓吾先生于总理在日，利用留声机以保存当日简要之训词，则后之瞻遗像、读遗书、而以不克亲闻法语为憾者，又何藉而告慰耶？吾以是佩卓吾先生利用新工具之手腕，而缀数语于兹册。

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蔡元培

据蔡元培手稿

致李煜瀛函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石曾先生大鉴：

迳启者：杏佛谈及现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即将开办，物理组主任为丁燮林君，化学组主任为宋梧生君，甚愿请润章、圣章两君来南，在研究所中为专任研究员，未知北京法大任务，可以摆脱否？除由弟直接函询润章兄，并托于回京时转询圣章兄外，征求先生同意。

又，法国驻华公使到宁后，既有国民政府及外交部之欢迎宴，大学院止可于午后五时开一茶话会。欢迎词中拟说及华法教育会、中法大学等事，而上海之工商专学^①，亦须提到。究竟以请其

^① 工商专学：指设在上海之中法工商专门学校，后改为中法国立工学院。

改办中法大学工业研究院为妙，抑于研究院以外，保留职业教育一部分为妥？请决定见示。

专此，敬祝

道安

弟元培敬启 一月三十日

据影印手迹，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大学院公报》发刊词

（一九二八年一月）

民国纪元以前，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曰学部；民国元年，改为教育部；依教育一辞之广义，亦可以包学术也。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也。

大学院成立以来，所努力进行者凡三：

一曰实行科学的研究与普及科学的方法 我族哲学思想，良不后人，而对于科学，则不能不自认为落伍者。虽曾自夸为罗盘、火药、印刷术等之创造者，然而今日西洋人所用之罗盘，其复杂为何如？彼等所用之弹药，其猛烈为何如？彼等所流行之印刷术，其敏捷为何如？其他可由此类推。且不但物质科学而已，即精神科学，如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在西人已全用科学的方法，而我族则犹囿于内省及悬想之旧习，科学幼稚，无可讳言。近虽专研科学者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尚未为多数人

所采用，科学研究机关，更绝无仅有。盖科学方法，非仅仅应用于所研究之学科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藉科学，明辨慎思，实地研究，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本院为实行科学的研究与普及科学的方法起见，故设立中央研究院，以为全国学术之中坚；并设科学教育委员会，以筹画全国科学教育之促进与广被。

二曰养成劳动的习惯 现今世界之大问题，在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对待。前者对于人人所必需之生产品，常有不劳而获之机会；后者则过劳而所获乃无几，至不足以贍其生。不平之鸣，随在皆是，仇视惨杀之局，亦由是酿成焉。欲救其弊，在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于是劳力者得减少其工作之时间，而亦有劳心之机会。关于生产之农、工业，人人皆须致力；关于科学、美术之文化，亦人人皆得领略。阶级既泯，待遇自然平等，而仇视惨杀之祸消矣。本院是以直接设劳动大学，其中有高等、中等班，使平日偏重劳心之学者，兼为劳力之工作；有工、农夜校，使平日偏重劳力之农、工，亦有劳心之课程。至于普通中、小学校，亦将列劳动于课程之中，养成其习惯，并将采用大学委员会李石曾委员之说，仿征兵制，使每一学生，于中学毕业后，有服劳一年以上之义务焉。

三曰提起艺术的兴趣 希腊之苏格拉底，吾国之王阳明，皆以为即知即行；而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言；孟子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之言；孙先生所以有“行之非艰，知之维艰”之学说也。然而知杀人为罪恶者，或不能临时而容忍；知航空之理论者，或不敢冒险而飞行，何哉？感情兴奋之时，非理智所能调节；感情沉滞之时，非理智所能活泼也。孰调节之？孰活泼之？曰艺术。艺术者，超于利害生死之上，而自成兴趣。故欲养成高尚、勇敢与舍己为群之思想者，非艺术不为功。本院是以有艺术教育委员会，负计画全国艺术教育之责，并直接设立音乐院；明年将开美术

展览会；其他若美术学校、美术馆等，亦将次第成立焉。

本院主义上之注意点，既如上述，其组织上，亦多与旧式教育部不同。其最要之一点，即大学委员会。此委员会，以各国立大学校长、本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及本院所推举专门学者五人至七人组织之，以本院秘书长为秘书；委员会有推荐本院院长、及讨论学术上教育上重大方案之权，以学者为行政之指导。此亦以学术化代官僚化之一端也。

本院公报将付印，因记大学院之特点，以告读者，即以充《公报》之发刊辞。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1月出版）。

北伐殉义将士及死难民众纪念联

（一九二八年一月）

北伐必成，如此成仁，看河水洋洋，气吞万里。

中原既奠，今兹奠石，有华堂奕奕，名垂千秋。

北伐殉义将士及死难民众纪念

中华民国十七年一月

蔡元培敬撰并书

据蔡元培联语抄留底稿

提议以俄英退还庚款拨充教育基金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

窃查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

之基础。本党总理以知难行易学说倡导天下，卒能实现国民革命。今全国军事告终，训政开始，一切有关国计民生之建设，均应次第进行，而训练专门人才，充实研究机关，尤为当务之急。

近年各国立大学及研究院，因受军事影响，经、临各费，皆感困难，重以金贵银贱之风潮，一切外来图书、仪器，及建筑材料之代价，约增加至百分之五十左右，即使预算之经费可得，衡诸金价已不啻暗打六折，故国内建设之呼声虽高，而学校及研究机关，反露萧条窘迫之象；不求真知，何来实况？当训政建设开始之时，似应为各国立大学及研究院妥筹建设经费，以促进科学之应用，与专家之养成，庶训政之基础，得以确立。

按照总理遗训及本党政纲，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均应拨作教育基金。查俄、英两国庚款，除特别指定用途外，俄款每年约馀六百万元，英款之拨作铁道建筑费者，第一批如假定为三百万镑，年息以至少之五厘计算，每年亦可得二百万元。今拟从以上两款中，每年提出五百万元现款，以之担保，可发行一千万元之教育文化建设公债，三年之内，完全可以清偿本息。此项公债专充补助国立大学及研究院购置图书仪器及建筑屋馆之用。公债发行及基金保学，仍由财政部主持。至于公债之分配，则由大学院组织委员会担任。如是则国库之负担不增，而大学及研究机关，在最短期中，可有相当之建设与发展。树人励学，百年大计，海内视听，必为一新。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油印议案

* 提案人为蔡元培、戴传贤、李煜瀛、吴敬恒。

《中央日报》创刊贺词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

党外无党，囊括长材。进取保守，相剂无猜。进取过激，是曰恶化。宁为玉碎，果愈全瓦？保守已甚，腐化是惧。或开倒车，或封故步。补偏救弊，赖有谏言。后知后觉，努力宣传。严戒诃攻，多筹建设。忝属同志，敬告主笔。

据《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

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暨 各地死难民众诔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

中华民国十七年二月一日，国民联军总司令与其全体官佐在开封省垣为阵亡将士暨各地死难民众开追悼大会，并于会所设立革命纪念馆，以抒哀忱而表功烈。呜呼！死以卫国，登于明堂，礼也。

溯自冯总司令标举义师，讨伐奉鲁军阀以来，前者，推翻贿选，驱逐清室，莘莘在人耳目，既显著若彼。南口退师，五原宣誓之后，其西，戡定甘肃，进取长安；其东，攻克洛郑，肃清汴宋。遂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与中央军会师徐州。间关万余里，身经数百战，不知牺牲多少生命，然后始有今日。

当其束伍远征，关山风雪，或每日仅得薄糜疗饥，或并日而始获一餐，饥肠劲骨，困疲支持，已极行军之苦。迨临敌对垒，奋勇赴战，挟弹数枚，虑不足以制胜，则持刀冲锋，百步之内，血肉横飞。而伤者不得医药，坐待其瞑，死者不得棺殓，尸骸相藉。各地民众，感激义师，赞助剧战，捐躯断臂，血溅沙场者，所在皆有。

呜呼！无饥无寒，离亲远乡，苦战受命，暴骸荒原，固人世之至惨，而前者既踣，后者既踵，遭百死而无所于惜者，何也，忠义洽于心，将师之至诚有所感而不能自己也。

冯总司令芒屨草笠，躬履战场，朝夕复以明白主义，尽忠党国，训励其将士，将士莫不奋武振励，忘其劳苦冻饿，而愿为之致死力战。呜呼！为主义而战，有所忠而死，死固至惨，亦人世之至荣，可哀可敬者矣。诔曰：

自我革命，十载未宁。江河两戒，狐鼠纵横。皇皇义旅，袍泽同盟。反正崛起，誓师长征。聿定甘陕，聿复洛京。取郑克汴，会师彭城。转战克捷，万里霜钲。有武桓桓，我族之良。从彼元戎，征役四方。远离骨肉，抛撇故乡。冲寒乘暑，劲骨饥肠。临敌致命，血溅沙场。断支折节，洞腑穿肱。曾不俄顷，人鬼参商。呜呼！惟我斯人，异稟同天。或顽而寿，或短斯贤。同归于死，蝉翼泰山。仗义卫国，救乱图安。惟此碎骨，亿万泪潜。更有徧氓，何怨于心。感我义愤，毒彼奸淫。壶浆道左，负荷来任。共残并命，荐骸荒林。呜呼！丛冢垒垒，行路怆伤。况我同志，白骨弥望。斯志未酬，灵爽徬徨。执戈毕义，离而不殤。敬表崇典，登之礼坛。用励后人，成功维艰。郁郁正气，秋菊春兰。

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谨撰

（毛夷庚代作）

据蔡元培祭弔文抄留底稿

复浙江省政府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浙江省政府委员公鉴：陷电悉。第三中大，尊意主改国立浙江大学，与条例并无不合，自可照准。蔡元培。鱼。

附：浙江省政府致蔡元培电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蔡院长勋鉴：报载新颁大学区条例，大学以所在地定名，查第三中大兼管浙江全省教育行政，以改称国立浙江大学为宜；杭州本旧府属名，若以此名校，易滋误会。特此电请，乞复。浙江省政府。陷。印。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1928年3月出版)

欢迎法使马德尔演说词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

不久以前，我国某处有一个小学教员，命学生把他们最看得起的一个外国举出来。结果，列强及瑞士、比利时等，俱得到一部份学生的崇拜；有的国家，因为它的殖民地是世界上最多；有的国家，因为它的财富是世界上第一；有的国家，因为它的维新modernisation是世界上最快。法国也得到许多小学生的崇拜，不过小学生

崇拜它，不是因为他的殖民地多，不是因为它富庶，也不是因为它能学人家，能维新，却是因为它的文化发达得最高。法兰西的文化，在中国小学生的眼光中，已经有这么正确的判断，那在长成的眼光中，更不必说了。

所以我们今天欢迎马泰耳^①公使，不是因为他是强大富盛的代表，法国尽管是强大富盛，却是因为他是文化极高的国家的代表。在我本人，能以中国最高的教育学术机关的代表的资格，来欢迎马公使，尤其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马公使来到新京，虽则是第一次，但他并不是生人。在法国时，在北京时，我们曾经熟识马公使。马公使在中法文化事业上有过长久的努力。在欧战没有结束，当我们初办华法教育的时候，马公使即已参赞我们的计画，翊助我们的工作。近十年来，我国所以能派许多年轻有为的学子前往法国，探求高深学问，马公使实有伟大的功劳。迨后欧战结束，庚款退还，我们即力主以全部款项拨充文化事业之用，马公使又居中赞助，卒达目的。近十年来中法合办之学校，在法国则有里昂的中法大学，在中国则〈北〉有北京的中法大学，南有上海的中法工商专门学校，此外尚有其他文化机关多种；而于每种机关之设立，马公使辄与援助。自马公使为驻华公使后，我们所得的帮助，更难枚举。就以北京的中法大学而论，我们以政治的关系不能亲自督促该校之发展，我们也不能不离开北京，而将校事委诸他人。然而中法大学至今未被军阀所摧残者，良以马公使的助力为多，我们实不胜感谢之至。上海之中法工商专门学校，在去年革命军未到上海之时，以种种纠纷，早被解散，我们为增进中法文化上之合作起见，现已决定重办，并恢复工商诸科。一面设高等的研究所，一面设基础的职业科，我们希望马公使能时时与我们以助力，使新

^① 马泰耳：de Martel，此篇中有马德耳及马泰耳等译音。

的比以前更要宏大,而使贵国工商两业的优点得以传布中国。

以上所说的,不过是中法合办的学校。文化事业本不限于学校,学校以外,还有其他种种方法,可以促进两国间文化的合作。即如两国间学者的交换讲演,出版品的互赠,或是其他的合作,均足以增进两国文化相互的赏识。听说大化学家白笃劳先生不日来到上海,我们希望他来到上海后,马公使能劝他到都城来讲学,更希望马公使回国以后,能劝其他的学者到我国来考察或讲学。就我们一方面说,我们也希望能努力于中国文化的宣扬。

大学院为全国教育及学术之最高机关,他的组织,他的事业,一个普通的外国人,或许不易了解,因为他既不是通常的一个教育部,又不是一个学校,但马公使一定不会得遇到这种困难的,因为大学院实在就是法国教育部及国家学院之组合团体。他的职务是兼有教育行政及学术研究。就教育行政而论,他是各大学区的最高统治机关(马公使也许知道我们已经采用法国的大学区制,使政治与教育绝对分离了);就学术研究而论,兼属于大学院的中央研究院实为全国最高的学术机关。所以本院实为全国文化事业之中心。本院虽成立甫四月,但是我们希望不久就能有些成绩,对于法国的知识界也能时时有些贡献。我们更希望于最近期内,能派遣学者游历法国,以为两国间文化之媒介。(因为外交上全般的问题至今未得解决,所以退还的庚款尚不能由国民政府去管理,但是现在距我们政府管理庚款的日期当已不远。我们深信不久可以充分利用庚款,再加以其他的款项,去发展中法文化事业。到了中法间的文化已经会通之后,两国间国交的美满更是可以预卜。)

凡此种种,我们深盼马公使于回国后,能转达贵国各学术团体,各教育机关。现在敬祝马公使归途平安。

据《中央日报》1928年2月7日

复朱家骅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

广州中山大学朱校长鉴：阳电悉。贵校永远定名中山大学，“第一”两字，应即删去，特复。蔡元培。蒸。印。

附：朱家骅致大学院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

大学院钧鉴：大学委员会议决，敝校改名中山大学，省去第一两字，应否照改？请明令饬遵。朱家骅。阳。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1928年3月出版)

提议免收学杂费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四日)

昨日据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学生来院请愿，略称：向在国立大学肄业，每年用费至多不过三百元。近因学校增收各费，则已非三百五十元不办。负担加重，半途废学者因而日多。是于先总理教育平民化之主张，违反实甚。况广州、武昌、杭州之中山大学，均属免除杂费，何以于本校独异？本校学生一切费用，即使完全收足，亦不过四五万元；而本校国库支出，则每年达百七十五万元。两相比较，微乎其微。为此全体请愿钧院，俯念学生等经济状况之困难，

毅然实行先总理教育平民化之遗训，准予免除学费、杂费，并要求学校即日上课云云。除请求上课一节，应由本院与该校当轴酌办外，所请免费一节，不无理由。惟事关全国教育，应如何统筹全局，以免学生之困难，而谋教育之普及。用特提出政治会议，敬请公决。

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 二月十四日

(许寿裳代作)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23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并参照许寿裳起草经蔡元培修改的底稿

附一：对蔡元培提案的决议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报告事项(六)，根据蔡元培的提议，作出如下决议：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学生学费、膳费、宿费仍应缴纳，其他保证金、杂费等由大学院酌量减免。至学校免费问题，应由大学院统筹教育全局，妥定办法，分期分级实行；同时由国民政府训诫学生，应严守学校纪律。

附二：对蔡元培提案发布国民政府令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

为令遵事：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函交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提议，谋普及各级教育，请求免收学费、杂费案一件。查此案因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学生要求免费而提出。该学生等向学

情殷，抱已达达人之宏愿。蔡院长所请一节，应准酌办；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学生，除学费及膳宿费仍应照常缴纳、以利学务进行外，其他保证金、杂费等，着由大学院酌量减免，用示体恤。至学校免费问题，应由大学院统计全国教育，会商财政部，妥定办法，分期分级，次第实行。目下军事进展，需用浩繁。此时管教各员、并学生等，均应共体艰危，力求精进。惟是本党建国，原有先总理首创主义及大纲方略，可以遵循，而欲图郅治之发扬，必先纳全国人民于正轨，今日之学生，即将来国家之骨干，在求学之时，犹宜确立基础，遵守纪纲常制，以端趋向，是诸生不可不勉者也。为此，令仰大学院查照，并转行一体遵照。此令。

附件录自《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
(1928年3月出版)

对第四中山大学学生的讲话*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一)关于免收学费一层，本人不能作主，因此乃整个的问题，非一校之事。惟学生既有此请求，我可以提出中央政治会议，诸君可静候解决。

(二)已经校务会议决议开除学籍之两学生，本人当尽力设法补救。

(三)无论如何，希望诸生以学业为重，依期上课，切勿因此而

* 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学生欲减少经济负担，发起免费运动，发生风潮，蔡元培以大学院长身份，到该校作上述讲话。这是讲话的要点。

荒废宝贵之时间。

据《教育杂志》第20卷第3号(1928年3月20日出版)

致李煜瀛函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

石曾先生大鉴:

前为柏龄小儿进大学事,请转托法公使发电一节,语焉不详。兹特将柏龄寄来之驻法使馆馆员陈忠钧函奉览。函中说法国外部正令法使调查,如得法使一电,必可准其入学。函中于柏龄外,尚有岳、吴、秦、蒋、张五人,然均不知为自何校毕业者。柏龄则有孔德中学毕业证书,且已在比国劳工大学及Grenoble之机械科毕业,似可提前办理,因孔德学校为中法大学直接办理之校,法使当不疑其程度太低也。恐法使欲询颠末,故特将陈忠钧函奉览。诸承费神,不胜感荷。专此,敬请

道安

弟元培敬启 二月十七日

柏龄之姓名为: Baling Cesai, 特再以闻。

据影印手迹,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复雷啸岑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

安徽教育厅长览: 删电悉。祀孔典礼, 已经明令废止, 勿庸举

行。大学院院长蔡。巧。印。

附：雷啸岑致蔡元培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南京大学院蔡院长钧鉴：据黟县县长陈祖烈电请：祀孔典礼，应否举行等情。据此，事关祀典，究应如何处理？伏祈电示，以便飭遵。安徽教育厅长雷啸岑。删。印。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1928年3月出版）

在大学院所发废止春秋 祀孔旧典的通令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为令遵事：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生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亟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为此，令仰该厅、校、局长，转飭所属，着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勿违。此令。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1928年3月出版）

为暨南大学等校请拨经费之提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

民国十七年二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讨论事项：(六)蔡委员元培等提议称：国立暨南、劳动、同济三大学，近以十七年度新预算未能成立，而十七年度已过去七月有余，旧预算蒂〔积〕欠甚多，不能维持，尚〔倘〕不即筹解决，势必陷于停顿。用敢缕述该校的近况，恳将该三大学两年所有临时、经常两项积欠，即令财政部暂发二十万元，以便开学。至十七年度预算已由教育部①一再核减，尚属省节，请交财务委员会从速照准，并交财政部照案拨给，是否有当？乞公决。

秘书处注：讨论是案时，易委员培基、谭院长延闳在席，报告本案昨日第十五次行政院会议已有决议。

据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致丁鼎丞函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鼎丞先生大鉴：

午前晤教，对于浙江省党部与省政府之纠纷有解决办法，甚幸。弟已电告两方。顷将致陈、洪两同志之电奉览，如尊处能即发一电，声明接收之事，改组委员全体应负责任，不必陈、洪两同志偏

① 教育部当为“大学院”之误。

劳，则误会当易解除。诸请酌行。敬祝
党祺

弟蔡元培敬启 二月二十四日

据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致陈希豪洪陆东电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浙江省党部陈希豪、洪陆东两同志鉴：浙事已与丁鼎丞同志商定，中央特电声明，接收事宜，本由改组委员会全体办理，不使二公从事独贤。请就近约同姜次立、沈尔乔诸同志与省政府诸同志协商办法，必能解除误会。待中央所派遣之指导委员到浙，党务便可进行。深冀两同志与省政府诸同志均能推诚相与，勿持成见，则无论何等困难，必可解决也。无任盼祷。蔡元培。敬。

据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挽范源濂联*

(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

教育专家，最①忆十六年前同膺学务②。

* 中国科学社于1928年3月4日上午10时，在南京社所为董事范源濂举行追悼会，函请蔡元培莅会主席，他在来函信封背面草拟挽联的初稿；随即又在该社印发的《范静生先生小传》的封底面，将挽联加以改写。

① 最：初稿为“犹”。

② 同膺学务：初稿为“推诚共事”。

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失^①斯人。

静生先生千古

蔡元培恭挽

据蔡元培手稿

提议增加上海《民国日报》津贴案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

蔡委员元培、于委员右任提议：上海《民国日报》，前经本会议决议，月给津贴三千元。嗣因该报营业范围扩大，需用较巨，经中央特别委员会决议，增加津贴每月二千元，共为每月五千元。该报在本党有悠久之历史，在国内有相当之地位，值此沪上各报经济竞争剧烈时期，本党似有充分济助之必要。除原津贴三千元经决议在案外，所有增加之二千元，应请本会议予以追认。析公决案。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32次会议议案（油印件）

《明德校训四箴》题词*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惟坚苦故对事忠，惟真诚故待人恕。忠恕违道不远，故藏诸己者昧然，而树于世者卓然。任重投艰，于是乎在。明德学校以“坚苦真诚”为校训，诚哉其知所本矣。立校三十年，非坚苦无是久也。

① 失：初稿为“惜”。

* 此篇并刊载于黄中编：《胡元侠先生传》，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出版。

一堂讲诵，和葛融怡，非真诚无是乐也。龙研仙先生依此四字，著为四箴，并手书以垂永远。今观宣劳党国之同志，出于明德学校者甚众，则此四字校训，谓非陶铸人才之宝训乎。

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蔡元培

（许寿裳代作）

据许寿裳代作手稿，并参阅蔡元培书写手迹，影印于龙璋撰书长沙明德学校《坚苦真诚四箴》卷末（线装影印本）

复上海法政大学杨校长电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

上海法政大学杨校长鉴：皓电悉。已电请交涉署及市政府，设法令校外势力退出，恢复学校原状，静候法律解决矣。谨复，并请转学生会葛润斋等知照。蔡元培。

据蔡元培手稿

《第一交通大学西文图书目录》序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学术之进步，恃乎研究；而研究之方法，必须汇列各种之图书，以供参考；而集其大成者，厥惟图书馆。吾校^①之图书馆，成立于民国七年，迄今已十载矣。庋藏西文书籍凡九千余册，而关于工程

^① 当时蔡元培兼任交通大学校长。

者，有十之七。民国十二年冬，曾有西书目录之印行，顾因陋就简，于部别类居，不甚适当，储藏检取，诸感不便。今蔡亚白先生主任馆务，清理书库之余，爰囑图书分类员黄君惠孚，将旧藏西书一律改编，并增制克忒氏所编著者号码，印成《西文图书目录》一卷，以供研究者之取求，而并以质诸世之精于图书目录学者。是为序。

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蔡元培序

据《第一交通大学西文图书目录》1928年4月出版

刘抱真墓碑

（一九二八年三月）

刘抱真先生既卒之三月，友人梁君冰弦述其行略，抵元培，请为表其墓。抱真客死于厦门鼓浪屿，父兄弟妹不获与其丧，诸友朋为之营葬，则题碑表墓，亦朋友之责也，何敢辞。

按行略，粤香山刘师复先生平生致力于革命，清祚既覆，复殚其精力于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之学说，为书以倡于国中。时弟、妹凡八九人，胥致力于同一之工作，就中恬静而纯一者，咸推抱真。

抱真于师复殉道之日，方读书于邑之中学，已隐然自任继乃兄之志。旋升学于广州高等师范，力学弗勸。菲律宾华侨设《平民日报》，力求抱真南渡，为主笔政，并任华侨公学教务。自是始辍学而服役于社会。旅菲数年，多所著述。去年春归国，厦门《民钟日报》留之，不任他往，遂仍从事铅槧，且为武荣中校课诸生。

九月十八之夜，忽告失踪，同人惊惶，索遍鼓浪屿岛中，不获

声迹。越日，武荣校外公井汲者，发现其尸骸于井中，仓皇奔告于报社同人，于是全岛人士咸骇疑悲悼，莫明其致死之由。谓自杀欤，以君之居恒悒悒寡欢，落落不与世合，似也；然无寸纸只字之遗，不足以证之。谓被杀欤，以君生平之刚直不挠，见嫉小人，亦似也；然渺无迹象，不足以证之。会审公廨，思明县长，法国医生，均认为夜分失足，同人迄不平于心，然无他法以明其原因。殓而寄柩于校舍者数月矣。同志李硕果为筑塋于鼓浪屿之内厝澳康泰垵。以君固世界主义者，初无乡土观念，不必归正首丘。以民国十七年三月□□日下窆。君年二十有八岁。

父秉常先生已届垂暮之年，同人秘不敢使知。兄石心，弟帆声，在粤服役党务；姊妹四人，肄业于里昂中法大学；均不及与于营葬事。

其友冰弦为述其行略以请。呜呼，抱真固青年学者，其志行纯洁，所感发于其兄师复者甚深，宜可以继其兄之志，有所建白于世，而终不获伸，邂逅以死，死而不著其死之所由，使人悬揣太息而无有穷期，是可哀也矣。爰系之以词曰：

呜呼！此世界主义者刘抱真先生之墓。积学励行，卓越坚苦。有为而生，无为而死，死而莫得其故。友朋立石，为之封树。其行其志，石烂海枯！

中华民国十七年三月□□日

蔡元培撰

据蔡元培祭弔文抄留底稿

致许寿裳电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

南京成贤街、大学院、许季葑先生鉴：弟今晚启行。李石曾先生未同来。元培。蒸。印。

据蔡元培致许寿裳原电报

《清季外交史料》序*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一日)

欧美国家外交文件，除必须守秘密者外，多由政府随时刊行。而外部档案慎重保存，常亦对学者开放，以资研究。此不但有助于国民外交常识之普及，抑且供给历史家以多量正确之史料。

我国通商以来，对外交涉日益纷繁。然前清外交文件，从未闻有系统之刊行，且自辛亥革命前之军机处总督^①及外务部各档案，大率散佚不全；即对于此不完全之材料，学者亦不获实地检阅整理之机会。因之编国史者涉及对外关系，常至于不得不依赖外籍。辗转译述，辄多失实。

* 1928年春，王亮辑补其父王彦威遗著《清代外交始末》（后改称《清季外交史料》）一套（全书为273卷，157册），恳蔡元培撰序，蔡请周鲠生代作。该书因接洽承印，延至1931年付印。于是，蔡于1931年9月将周稿酌加增改。

① 督：周稿原为“署”。

黄岩王弢夫太常^①，在前清供职枢垣时^②，对于中外交涉^③文件，昕夕纂辑^④，举凡清代^⑤光绪期间朝廷诏令、疆吏廷臣等奏章，以及机密廷寄往复文电^⑥，悉以列入。其哲嗣希隐^⑦先生因此项文稿于今日外交关系甚钜，爰悉雠校，并搜集重要文件赅续补入，编成《清季外交史料》及西巡大事记，复辑史料索引、外交年鉴等著，诚空前之外交钜帙也。窃思清同治以前，新政尚渺，迨光、宣两朝，受世界潮流之影响，诸事改革，交涉繁赜，尚无真实纪载，不足垂示来兹。然道、咸、同三朝之筹办夷务始末，系由政府三次派员编纂；今王公以父子之力，得告厥成，其坚苦卓绝，诚有难能。元培亲炙太常者有年，宿知是篇内容之丰富、及著者实地搜集之勤劬^⑧，深喜其必能供给历史家以外交上贵重资^⑨料，而补国内学术界之阙憾。吾人手此一编，借知不平等条约成立程序，共筹挽救计画，维国权而纾国难，亦今日之要举也^⑩。爰为之序。

民国二十年九月^⑪

（周鲠生代作）

据王彦威编纂、王亮辑补编《清代外交史料》，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1932年出版；并参照周鲠生代撰手稿校订

- ① 太常：周稿原为“先生”。
- ② 时：周稿原为“垂三十年”。
- ③ 周稿于“中外交涉”之后，原有“关系”二字。
- ④ 昕夕纂辑：周稿原为“悉心纂辑，成书可有十卷”。
- ⑤ 周稿于“清代”之后，原有“道光至”三字。
- ⑥ 周稿于“往复文电”之后，原有“不见邸抄者”五字。
- ⑦ 希隐：周稿原为“希尹”。
- ⑧ “因此项文稿于今日外交关系甚钜……及著者实地搜集之勤劬”，周稿原为“为之编辑刊行，题曰《清代外交始末》，征序于元培，元培虽未获读全书，然观其所揭举之纲领，已知此书内容之丰富、及其材料之出自著者实地之搜集。”
- ⑨ 资：周稿原为“史”。
- ⑩ 周稿原无“吾人手此一编……亦今日之要举也”几句。
- ⑪ 民国二十年九月：周稿原为“民国十七年四月蔡元培序于南京大学院”。

关于大学院组织之谈话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

大学院最初组织法之起草，远在去年秋间，约在大学院成立前两三月。当时国民政府方以全力应付军事，对于教育事业，尚无具体计划，余与李、张、吴诸先生以教育不可无主管机关，又不愿重蹈北京教育部以官僚支配教育之覆辙，因有设立大学院之主张，其特点有三：一、学术、教育并重，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二、院长制与委员制并用，以院长负行政全责，以大学委员会负议事及计划之责；三、计划与实行并进，设中央研究院，实行科学研究。设劳动大学，提倡劳动教育。设音乐院、艺术院，实行美化教育。此三点为余等主张大学院制之根本理由。

至大学院之内部组织，余等并无成见，但求办事上能增加效率，不因人设事，致成衙门化而已。故最初之组织法，仅设秘书处，负办理事务之责；设教育行政处，负教育行政之责。大学院成立之后，经过三阅月之试验，余觉全院应有一负全责之事务官，故提议改教育行政处主任为副院长。同时改教育行政处为学校教育组、社会教育组、法令统计组、书报编审组、图书馆组，分掌教育行政事务。至是大学院之组织与各部已大致相同，但名称略异而已。

最近国民政府各部、院之组织法，均已通过公布，其内容均能参酌各国新旧制度，而成因时制宜之组织。而大学院三月来之试验，于修正后之组织，亦有更改之必要，如学校教育组事务太多，图书馆组事务太少；法令统计组之性质应分，书报编审组之名称应改，故决乘此时参酌各部组织法，为本院组织法之第二次修正。其

更改之处，均为办事机关之名称及事务之分类，如取消法令统计组，设参事，专管法令事宜；以统计及书报编审等事，并入文化事业处。分学校教育组为高等教育及普通教育两处。以前之五组，今改为四处。处之地位，与各部之司相等。最初本拟即用司之名称，嗣经大学委员会讨论，改司为处。故此次修正案之动机，完全在求办事之便利与组织之适当，对于大学院制之特点，均仍保留，未加变更。外间有谓此次修正组织法为杨副院长一人所主张，系与事实不符。余等预备修正组织法已久，因当时各部组织法尚未公布，故静候至今，以期集思广益。大学院本为一草创之新组织，无日不在试验之中，最近之修正组织法，亦利用经验力求进步之意而已。

据《新闻报》1928年4月12日

为次子无忌结婚之谢柬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

桃花灼灼，云蒸霞蔚之天；燕子双双，日丽风和之节。敬维
先生荣养盅和，福祿粹永。缅怀丰度，莫罄褰轩。前以无忌与许宝
夫人芾结婚，辱蒙光降，复荷隆仪。朱轮丹毂，门盈长者之车；瓊宝佳
章，品重名流之赐。琳琅在目，蓬荜增辉。培等深迫尘劳，了向平
之始愿；素多脱落，恃鲍子之相知。感戴云情，弥深倾恋。专此鸣
谢，顺颂
台绥。诸希
荃照不宣

* 此谢柬系用红色信笺铅印。

蔡元培敬启 四月十二日
周峻

据蔡元培夫妇印发谢柬

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

——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演说词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

今天是艺术院补行开学式。大学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设立艺术院？平常，西湖有很多的人来，远些来的人，可分两种：一是游览，一是为烧香。游览的人，是因为西湖风景很美丽，天气很温和，所以相率来游，以满足其私人的爱美欲望。一种是烧香的人，烧香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来西湖拜佛呢？西湖的寺庙最多，所以他们都来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寺庙都建筑在风景美好的湖山之中呢？宗教是靠人心信仰而存在的，但是宗教是空空渺渺的，不能使人都信，永久维持着他的势力，故必须借着优美的山林，才能无形之中引诱一般人来信他的，一般人之所以拜佛，而又必定相率来西湖的，虽其信心觉得是为佛而来，实际上他们的潜在主因，仍就是为西湖的风景好才来的，也就是因为借此能满足他们的爱美欲望才来的。自然美不能完全满足人的爱美欲望，所以必定要于自然美外有人造美。艺术是创造美的、实现美的，西湖既有自然美，

* 这是蔡元培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的演说词。由刘开渠笔记，并写有一段说明，最后说：“这篇记录虽然还参考了朋友的记录，改正了许多处，但恐怕把蔡先生的话记错的，仍所不免。不过蔡先生训词的大意，差不多是如此的。定稿待蔡先生亲自改正后，再重新披露罢。——笔记者。”

必定要再加上人造美，所以大学院在此地设立艺术院。宗教是靠着自然美，而维持着他们的势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的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因为西湖的寺庙最多，来烧香的人也最多，所以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的完成人们的生活。

现在最重要的是北伐，有人以为在这紧张的时候，不必马上设立艺术院。但事实上，大家的革命主要目的，不纯在消极的打倒军阀，抵御外人的侵略，而在三民主义的积极建设起来。三民主义，无非为民生而设，总理四十年的革命，可说最后的目的是在民生问题。但文化与物质生活之改造同时重要。原始的人类，于艰难苦斗的生活中，仍有纹身、雕刻、装饰器物的精神生活之需要，可见文化与物质生活同时发生，同样重要。生活问题既有物质与精神的两种，那末我们为民生问题而有的国民革命，必须于打倒阻碍民生进行的北伐工作之外，同时兼到精神上的建设，将来方能有完满的成功。再就目前事实上说，我们的北伐军也必须有美的、纯然无私的、勇敢的艺术精神，然后才能真的胜利。如法国人的在欧洲大战，因他们以前有艺术的陶养，故有那样从容不迫的精神。

大学院看艺术与科学一样重要。艺术能养成人有一种美的精神，纯洁的人格。艺术美，照日本人译来的西洋语有两种：一是优美，一是壮美。优美能使人和霭，安静，对于一切能持静，遇事不乱，应付裕如。壮美使人有如受压迫，如瞻望高山，观览广洋狂涛，使人感到压迫，因而有反抗，勇往直前，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奋发的情感。法国在优美之中养育，故不怕一切，虽强兵临于巴黎近郊，而仍能从容不迫，应付敌人。德人则壮美，他们做事，一往直前，气盖一世。我们北伐军必须有这两种精神，才能一切胜利。现在北伐军中有艺术科，也就是想以艺术精神来陶养军人，使他们有美

的、纯然无私的勇敢精神，使北伐胜利。

人类有两种欲望：一是占有欲，一是创造欲。占有欲属于物质生活，为科学之事。创造欲为纯然无私的，归之于艺术。人人充满占有欲，社会必战争不已，紊乱不堪，故必有创作欲，艺术以为调剂，才能和平。艺术纯以创作为主，无现实上的一切因占有欲而起的束缚，艺术家不要名誉、财产，不迎合社会，因此中外的艺术家，每每一生很苦。中国古话说：文人贫而后工。并不是贫而后工，是去掉了一切个人的、现实的私欲，而能纯以创造为主才工。大学院设立艺术院，纯粹为提倡此种无私的、美的创造精神。所以艺术院不在学生多少，而在能创造。能创作，就是一个学生也可以。不能创作，一百、一千个学生也没有用。艺术院的林先生及教职员，他们都是有创作能力的人，希望他们自己去创作，不要顾到别的。

大家要认明白，艺术院不但是教学生，仍是为教职员创作而设的。学生愿意跟他们创作的就可以进来，不然不必来这里。这次的风潮，不是真的学生，是有别的政治作用，已竟〔经〕为浙江省政府除去。你们可以安心上课，教职员努力创作。不愿跟着教职员创作的学生，想作别的政治活动的学生，可以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到社会上去做政客，不要妨碍他们创作。总之，艺术院是纯为艺术的，有天才能创作的学生，一万不为多，一个不为少。

来宾、新闻记者也请注意：学校为纯粹的学术机关，神圣之地，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要紧；教职员能创作，一样可以办下去。不要以为学生少了，就不成学校，这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了。艺术院的教职员诸先生，要大家一致的努力创作，不要看见发生了一点小事，就怕起来。嗣后再有什么不正当的活动，有浙江省政府来防御、制止。学生要安心上课，教职员诸先生一致创作，供之于社会，这是大学

院所最希望的。

(刘开渠笔记)

据《中央日报》“艺术运动”副刊第9号

1928年4月16日出版

请公决《侨务委员会组织法》 (草案)审查报告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蔡委员元培等函送《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审查报告,请公决施行。

决议:

(一)《侨务委员会组织法》修正通过,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公布。

(二)侨务委员会委员人选,推蔡元培、李烈钧、黄郛、孔祥熙、陈果夫五同志会商提出,由蔡同志召集开会。

(三)侨务委员会委员概不支薪,常务委员照简任官给薪。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38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请公决《劳资争议处理法》修正草案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蔡委员元培函称:遵令于四月二十一日约集工商部、法制局讨论《劳资争议处理法》修正草案第二章以下各条,兹将修正各点,另

纸开列,连同原修正案,送请公决。

决议:

《劳资争议处理法》修正通过,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公布。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138 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提议将华侨教育移归侨务委员会办理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呈称:侨务委员会将届成立,关于华侨教育事项,已悉包含于该会组织法中。大学院华侨教育委员会,似无特设之必要。拟请于侨务委员会成立后,即将华侨教育委员会同时裁并;所有卷宗文件,应由侨务委员会派员接收;嗣后关于华侨教育事项,概由侨务委员会办理,以一事权,而免骈枝。

决议:照准。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138 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请公决提出《司法部组织法》修正各点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代理司法部部长蔡元培提出《司法部组织法》修正各点,请公决:

(一)加秘书处职掌,列作第五条。

(二)原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二项“总务司司长得由次长兼任”,

删去。

决议：准照改。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138 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宁沪苏省市权限区域问题审查报告

(一九二八年四月)

本月十五日及十六日，元培等曾约集上海、南京两特别市长、秘书长及局长，暨江苏省政府主席、秘书长、民政厅长、财政厅长，假大学院会议厅开谈话会，对于省市权限区域等问题，曾作详尽之讨论，讨论终结时，省市各方，对于他方之意见及困难，俱能充分谅解。沪宁两市政府，对于市区扩充问题，俱愿尊重省政府意见，采取渐进办法，因之浦口可暂不并入南京市。上海特别市于其原定区域之一部分，亦愿暂缓接收。而在他方面，省政府对于变更特别市之隶属关系一层，亦未坚持。元培等兹特参照省市双方意见，提出解决省市区域权限等问题之办法若干条，拟请大会审议通过后，分飭关系各机关(江苏省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南京特别市政府、财政部、内政部、法制局)遵照办理，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甲) 关于南京特别市者

一、区域 南京特别市，暂以城厢内外原有区域及八卦洲为其区域，但西南可划入大胜关江心洲一带，东北可划入乌龙山一带。

省市疆界，应由划界委员会依据前项标准勘定，划界委员会由省市政府代表及内政部代表组成之。

二、市政府地位 南京特别市，应依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之规定，直隶于国民政府，其地位与各省省政府等。

至该市所属局长及其他职员之官等等事，可由国民政府发交法制局审议，俟该局呈复，再行核夺。

三、行政权 江苏省政府，应将前经省市联席会议议决应行划归市办各事项，悉数实行移交南京特别市政府，其未经议及者，亦应由双方查明，交市接管。

南京特别市，于其区域内得办水警；但省政府仍得对于江苏省旧有区域之全部，举办水警。

江宁县政府，应于何时迁出市区，可以由江苏省政府酌量决定，但该县政府在市区内之行政权，应即完全交与南京特别市政府。

四、税收 在市区内之税收，除国家税外，所有地方税，一律划归南京特别市政府征收。

但江苏省政府如委托南京特别市办理税收事项时，市政府仍当予以援助。

五、协款 南京特别市每月所需协款六万元，及向由苏财政厅拨付南京特别市之警察费与冬夏两季服装费，自本年四月起，由中央就江苏国税项下拨付。

(乙) 关于上海特别市者

一、区域 上海特别市区域，以曾经国民政府核准备案之《上海特别市区域图》为准，但上海特别市政府对于下列各市乡，应暂缓接收，俟事业进展有接收必要时，再行呈报国府，并商请江苏省政府、令飭各该县将治权移交。

计开：

(上海县属)陈行乡 塘湾乡 北桥乡 颛桥乡 马桥乡 闵行乡 曹行乡 三林乡

(南汇县属)周浦市

(松江青浦县属)七宝乡

(松江县属)辛庄乡

(宝山县属)杨行乡 大场乡

二、市政府地位 上海特别市,应依上海特别市暂行条例之规定,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其地位与各省省政府等。

至该市所属局长及其他职员之官等等事,可由国民政府发交法制局审议,俟该局呈复,再行核夺。

三、行政权 江苏省政府对于此次划归上海特别市接收之各市、乡,应将其行政权完全移交上海特别市政府。

四、税收 在市区内之税收,除国家税外,所有地方税,一律划归上海特别市政府征收。

但江苏省政府如委托上海特别市办理税收事项时,市政府仍当予以援助。

五、协款 在上海特别市未能完全接收上海县以前,向由江苏省政府财政厅按月拨给上海特别市公安局经费三万八千余元,自本年四月起,由中央就江苏国税项下拨付。

据蔡元培等审查报告抄留底稿

复李济琛电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

灰电敬悉。属事已承金湘帆兄允诺,弟将于下星期三提出政治会议。惟全国教育会议开会在即,金君当于会议毕后启行。元培敬复。文。

据蔡元培手稿

附：李济琛致蔡元培电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

大学院蔡院长勋鉴：院密，复电敬悉。金君清操夙望，此间同□盼其归，政治分会秘书长，请代提出政治会议通过发表。尚乞我公劝驾，期必承诺，为感。李济琛叩。灰。

据李济琛致蔡元培原电报

《西洋科学史》序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

昔者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提倡科学，谓非从科学史着手不可。于是拟定一自然科学分类史书目，凡一百三十种，——举凡天地现象、理、化、矿、植、医药、心理、教育、社会，莫不赅备。培根以后，欧洲科学勃然以兴，名家林立，究其源，培根之功不可掩也。何也？为学之道，博学而后能精，温故而后知新，在科学尤然；而博学温故，莫善于史——此培根编史之议，所以为西洋科学进步之一大动力也。

历来于科学有发明者，非真具特创之才也，其所发明，必有其所依据。居里夫人之发现铀原质，完全根据于柏克勒尔以放射性为磷光作用之假设（见本书第十八章）。又如海王星之发现，以威廉爵士之发现天王星为其先驱，而后有勒未累与亚当斯相继发表海王星之距离（见本书第十四章）。哥伦布之发见美洲，有地圆之说为之先；斯蒂芬孙之发明火车，有瓦特之发见蒸汽压力为之导。

事之类此，何可胜举？所谓温故而知新者是矣。

科学中有所谓归纳法焉。归纳者，由博而之约之谓也。昔达尔文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以名于世。其为此言，实得力于五载之航游。当其出游时，遍历异邦，所见动植矿物，何止千万？而人情风俗，处处足以增长其见识；见闻既博，乃归纳而成此前人所未发，历万古而不磨之至论，——此岂非博学之功哉？且达氏尝曰：“余之工作，悉依据于培根之原理，未尝自立学说，惟采集事实不厌繁多”（见〈本〉书第十五章）。是知达氏非徒以博学成名，抑亦善于温故者欤？

夫达尔文之航游，不啻读一部伟大之科学史；反之，读一部科学史者，亦不啻作五载之航游。况乎史之所述，纵追荒古，横被海滋，又岂游历所可及，则读史而后，其成就不当更伟于达氏也耶？且也，以西洋科学渊源之深，用力之巨，政府之提倡鼓励，民众之尊崇赞助，实用与理论相辅而并进，遂有伟大之成就，丰厚之内容；一旦笔之于书，辑而为史，其足以资吾人之揣摩，发吾人之深思者，岂浅鲜哉？

李贝此作，即本斯义，而尤注重于一般之读者，使科学不必限于专门学者，而人人皆可有相当之科学智识，皆可以藉此奋发而有所贡献于科学。以吾国科学之幼稚，普通读者渴望于科学之切，出此书为西洋科学之介绍，可谓当机。译者尤君，乃专攻工程而兼长文辞者，其译笔之信实，文采之华美，足以原著并传。他日国内科学之进步，其将以此为嚆矢乎？

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蔡元培

据李贝《西洋科学史》（尤佳章译），
商务印书馆 1928 年出版

全国教育会议开会词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今日为全国教育会议开会之期。当全国尚未完成统一之期，而大学院已举行此种会议，有二原因：一以吾国教育界之统一，素未经何种势力之阻阂；二则以教育上有许多重大问题，非采取全国教育家之意见，未易解决也。方今军事正在进行，交通未全恢复；诸先生不辞劳苦，远道莅临，此间同人，无任欢迎。南自云、贵，北自陕、甘，均有代表到京参加，足以表现全国教育界一致之精神。预料此次会议，必可得良好之结果。但因新都初建，一切物质上之设备多未周全，招待来宾，诸多简慢，尚望诸先生原恕。

当大学院成立之初，鄙人对于教育方针，曾经提出三点，认为今后亟须努力进行者：一、提倡科学教育，一方面从事科学上高深之研究，一方面推广民众的科学训练，俾科学方法得为国内一般社会所运用；二、养成全国人民劳动的习惯，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而劳力者亦可减少工作时间，而得研求学识机会，人人皆须致力于生产事业，人人皆得领略优美的文化；三、提起全国人民对于艺术的兴趣，以养成高尚、纯洁、舍己为群之思想。简言之，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

但上述三项，不过表示今后办理教育应行特别注意之点。至于目前亟须解决之实际问题，不知凡几，甚愿于此次会议中，征求诸先生之高见。

例如，三民主义，为今日教育上训育之标准，而一方面受过激派之附会，一方面又受保守派之利用。在学校教育上，应如何按学

生程度，次第薰陶；在社会教育上，应如何按照个人地位，分别指导。此为今日所应先决之问题。

又如，五四运动以来，各地学生竞为爱国运动。当政府与民众立于互相反对之地位，民众中之年长而更事多者，又不敢为纠正政府之表示；学生迫于爱国之热诚，起而承其乏，诚出于不得已。然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多数学生，狃于奔走国事之成绩；且因而干涉校务，规避考试；得失是否相偿，已成问题。至于今日，铲除恶政府之责任，既为数十万之党军所担负；而十六省以内之行政，又悉受党部之指挥，付托有人。为学生者，正可潜心修业，以备他日之大用。即就昭雪国耻而言，亦当以励行军事教育，研讨时事，为正当之准备。应如何挽回积习，导入正轨，此为全国教育家所不能不特别注意者。

近日教育界对于教员拣选，一方面见为供过于求，而一方面则又见为求过于供。供过于求之现象，常见于地位较高、待遇较优之学校，而呈互相倾轧之状；专习师范者以纯粹科学家为不适于师资，而专精学术者又以教育职业家为太偏于方式。不宁惟是，在同种人才之中，又或因某校同学之关系，而联为一系，以与他系相竞争。至于乡村教育，则往往不得资格相当之教员，而以不学无术者充之。欲挽救此种矛盾状况，一方面似应设立教员研究所，使不任教职者有研究或补习之机会，以与现任教职者相更代；而对于乡僻之教育事业，当优其任事者之待遇以奖进之。应如何计划而实施，亦一重要问题。

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此为总理所定之政纲，决不能以财政统一之口号打破之者也。然筹自何方？以何法保障之？应合全国与定觐若画一之制，抑就地方情形，各行其是？亦为有待讨论之一端。

民国元年，教育部病各省所立高等学堂程度不齐，不能同时升入大学，爰有废高等学堂而就大学增设预科之规定。然自是以后，各省富于学术之人才，不免为大学所吸引；而本省别无何等机关以搜罗之，遂使教育事业，日趋于平凡。七八年前，各省以自设大学相竞，固不免人才经济两感缺乏，然未始非延揽人才之一法。鄙人当时曾有各省大学应先设研究院及试行大学区之提议，去年浙江及江苏已次第行之。浙江因大学本部尚在组织，未曾充分试验；江苏又因旧有东南大学与教育厅对待之故，一时尚未能化尽町畦，故试验之成绩，尚未到可以报告之时期。然鄙人深信此制之教育，甚愿与诸先生共商榷之。

其他重要问题，多有提案，将于大会中次第提出讨论。鄙人谨于开会之始，代表大学院表示欢迎之诚意，并列举个人感想所及之几点，希望诸先生注意！

据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商务印书馆
1928年8月出版

致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电¹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日内瓦国际联盟秘书长德兰孟爵士鉴：中华民国全国教育会议，于今日集会于南京，谨一致议决，请执事注意于日本对华最近之侵略行为；且为和平及正义起见，有以制止日本在华之作战行动。日本派兵至完全中国领土之山东，实为违反国际公法。日军在

¹ 致美国总统顾理治电，内容与致国际联盟电相同。

山东之挑衅举动及其残酷之行为，纵日人极力作虚伪之宣传，然其真相，此时当早已在洞鉴之中，勿庸赘述。国民政府明知日本以帮助北洋军阀、破坏中国统一为其传统政策，故当时以全力扫荡军阀余孽之时，竭力避免与日本发生任何纠纷。济南附近之革命军之全体退出，即为吾方不惜委曲求全、力避冲突之表示，乃日人横暴竟不稍减，且挑衅更甚，辱我更甚。既占胶济全线，拆毁黄河铁桥，袭攻济南以南之革命军，复要求将国民革命军之大部军队，当济南日军之前，全体解散；同时日本之兵舰纷纷开至中国腹地，其形势无异对华战争。际此国际严重时期，吾辈固日日谋所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更望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之国际联盟，能与我侪以同情与助力。

中华民国全国教育会议议长蔡元培

据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

致张元济函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菊哥大鉴：

屡承枉存，均以在医院，失候，甚歉。

慕韩先生事，甚所系，已函告石曾，属其转商静江，俟得复，即奉报。率此，敬祝

福祺

弟元培敬启 二十五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张元济函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菊哥大鉴：

惠书及慕韩先生函，敬悉。慕公函已读过，奉璧。百福会小启三纸，弟自留一纸，余两纸已分别转致李、张二君，并属其以所认会数，直接告知慕公，或由尊处转致。

弟今夜赴京，六月一日后，即回沪，当再趋访。此复，并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五月二十六日

据蔡元培手札

《经营银行概论》序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银行为司金融之机关，其操纵盈虚之理甚微，经营出纳之事至赜，故为专门之学。然与一般社会经济，息息相关，欲谋种种生业之稳固，又不可不明了银行之职务，故又为普通人应具之知识。

数十年来，中国金融机关，已渐由钱庄票号而进为有组织之银行。不仅商业上视为贸易之所必资；即农、工各界，亦已与之发生关系，认为发展经济之枢机矣。顾其经营之内幕，则一般人士尚称为奥赜，而未能明了。斯不可不有稍普通之书籍，以传播于社会，使得了解其底蕴。

近数年间，国内出版银行之论述，寥寥无几，大抵参译欧美专家之著，或偏论制度，或仅释簿记，读者往往不能得其全体。

冯君仪九，服务银行者积有岁月，本其平日之所心得，著为《经营银行概论》。凡银行营业之所有事者，莫不纤悉论列，而专务实际之说明。其于存款、放款、发行钞券之信用，三致意焉，尤为近来一般银行与商家应注意之事。盖在银行论著中，可谓具体而切实者矣。

今日方当巩固国民经济，防御外来经济力之压迫，尽力扩充国内银行之营业，固宜人人俱有银行之知识，而经营银行业者，尤不可不抵死以守其信用，以与各国银行并驾齐驰。则冯君之书，岂非适时切用者乎？

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蔡元培

据冯薰编印《经营银行概论》，中华书局等
1928年发行

全国教育会议闭会词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本会议曾于开会以前，预定今日闭会，诚以各会员均有专责，不能久留此间，以履我辈时时请教之愿望也。后见议案甚多，恐非八次大会所能了，因增列大会三次；而且对于各组审查会之报告及说明，力求简要。自此以后，进行甚为敏捷。至于今日，觉得必应讨论之案，均已议有头绪，仍得按原定日期宣告结束。诸会员顾全大体，于发表个人意见之余，守服从多数之律，使会议有此成绩，深可感佩。

此次提出各案，分为三民主义教育、教育行政、教育经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体育、艺术教育、社会教育、出版物、改进私立学校等十二组，总计有四百余案。成立者，有三百三十七案；合并其内容相近者，尚得一百三十案。对于教育上重要问题，几乎网罗无遗。例如，教育宗旨确定以三民主义为标准；教育机会均等，不但厉行义务教育，而且推广民众补习教育，不问男女、长幼、贫富、天才或低能、城市或乡村、满、蒙、回、藏或汉族、国内居人或海外侨民，务使教育普及；提倡劳动及生产；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并重；体育之特别注意，并注意于国技之应用；教育经费之增加，及其独立之保障；图书馆之普及与图书馆学之提倡；中小学校补充读本之编辑；社会娱乐之改良；均有详密之讨议。为适应时势需要起见，则有军事教育之实施，国耻教材之编入，国货提倡之办法等案。对于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及小学不用文言文等特殊问题，亦皆于反复辩论之后，得有决议。而学生自治会条例与学生参加民众运动标准两案，则因其须经中央党部之核准，特由本会推举代表三人，往党部说明。诸会员对于议案之周密而慎重，可以概见。至于议决之案，有即请大学院以通令发表者，如各省师范学校应特别注重国语训练、各级学校多设免费学额等。有应由大学院设委员会者：如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义务教育委员会等。有须由大学院会同其他各机关办理者：如会同军事委员会，协定军事教育各项细则；会同内政部、工商部，呈请中央公布专以万国权度通制为本国适用权度等。有请交与中央研究院者，如采用周历、开办昆虫研究所等。要之大学院对于此次议决各案，必先整理一番。其中如有两案相抵触者，今日已在大会议决，以后案为准。其确可施行者，缓急先后之间，大学院尤不能不加以考虑。惟此次会议以时期颇短，提案甚多，且无余晷请各地方代表报告各

省教育现状。一切议案，固冀其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美；而造而不合者，亦难保其必无。将来大学院于推行之际，如遇有一二地方形格势禁之案，自不能不与以变通。例如，中山大学及两广教育厅所提各案，在会议中已酌加修正；然据戴季陶先生叠次函电，屡称此案两粤已决定实行，务请全案通过，如两广状况，依原案试办，亦何必以修正案绳之？又如中学校男女分校分部一案，虽经大会议决，然浙江中等教育试行男女同校制，并无流弊，亦何必强令分校？诸如此类，不能固执也。

此次会议诸君，不但对于议案之热诚深可佩服，而于其他议案以外之举动，亦有足述者。例如为济南事件，致电于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可以见爱国之概。而且对于中国科学社及工程学会之发展，各代表愿提议于本省当局各自拨款补助。对于殉国的教育大家高仁山先生之子女，特为捐集教育费，尤足见急公好义之诚意也。

元培以此次对于诸位会员表无限之感谢。而此次会议期间，承党部、政府及其他各机关恳挚殷勤招待，承筹备员、提案委员及诸干事夙兴夜寐，努力于会务，又承宁、沪新闻记者特别关切，辟专栏以载之，使会议内容得迅速传布于全国，皆吾人所永不能忘者也，敬于会议完成之期，敬致谢意。

据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

复马步芳函

（一九二八年五月）

步芳先生代主席勋鉴：

久慕，未得把晤为怅。韩生树森来，携示惠函，藉谗祛弊兴利，各方面均有进步，不胜钦佩。韩生在指导之下，办理教育，成绩斐然，自是隼才。弟曾与畅谈，对于贵省现状，得知概略，甚幸。敬复，并颂
勋绥

据蔡元培手稿

附：马步芳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子公院长赐鉴：

久钦硕德，趋教莫由。敬维望重山斗，绩著中枢，为颂无量。谨肃者，兹有青海省政府第三科科长兼敝部军事顾问韩树森，在青办理教育有年，成绩卓著。近以公干赴京，拟晋谒我公，陈述一切。用特修函介绍，恳予延见，并赐指教为祷。专肃，敬请
道安

马步芳谨肃 四月二十八日

据马步芳致蔡元培原函

《科学丛谈》序

（一九二八年五月）

自清末傅兰雅、华蘅芳辈翻译科学书以还，近年译述之者稍多；然教科为多，参考者少。参考书中，高深者多，浅显者少；浅显之中，枯索无味者多，引人入胜者少。科学本严整切实之学，苟无引人入胜之方，则教者谆谆，听者藐藐。余每见吾国中学学生，视算

学、物理等科为畏途，高中毕业，则入政、法、经济科者多，入理、化、工程科者少，此因大半学生畏惮科学之心，已养成习惯故也。而所以养成此习惯者，科学书籍之过于严谨枯燥，不足以引起其兴味也。于是知引人入胜之科学参考书为不可少。今读尤君此书，兴趣盎然，如晤良朋，倾谈一室，以流利之文笔，写科学之妙谛。学者得此为参考，何虑不发起其爱好科学之心，更何虑不能循序渐进，登科学之堂，入科学之室乎？其有助于学校科学教育者匪浅，爰乐而为之序。

民国十七年五月

蔡元培序于新都大学院

据斯洛孙《科学丛谈》，（尤佳章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

复张元济函

（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

菊生吾哥大鉴：

前奉惠书，以电影与性学之害，宜属教育会议诸君注意，甚感甚佩。因会议已将结束，未能具案提出；曾于谈话时，分别属托，彼等均表同情也。

检查电影事，别种议案中，已有涉及者。惟此次会议，竟无关涉性教育之案，故性学无正式禁条，然大学院必当随时取缔也。

夏沔岑前辈在宁，亦时见，如有相当之位置，必为尽力。请勿念。敬复，并祝

俚祺

弟元培敬启 十七年六月八日

据蔡元培手札

附：张元济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霍巖吾兄同年惠鉴：

违别兼旬，时局变易，荅筹劳瘁，伏维起居安善，至为驰念。阅报知中央教育会昨已开幕，并读演词，忧深虑远，真老成谋国之苦心，钦仰奚似。

窃有陈者，近来上海有数事，于社会教育最有关系，而影响于青年者尤大。

其一曰电影，大都来自美国，其情节不外海盗与海淫。偶赁数椽，便可开演。今且推行及于内地，取资极廉，故人皆趋之若鹜。冥冥中，我少年品性，不知被破坏几许矣。

其二曰性学，冒哲理之名，仍行海淫故技，报章广告，几于盈篇累幅，观其出品之多，可决其销路之广。昔时会审公廨尚有时示禁淫书，今则寂无所闻，未知何故。

以上二事，若不严加取缔，窃恐积极上谋教育之发达，消极上导教育于破产。何不于此大会之时，严定检查及禁遏方法，各省教育专家经过一番讨论，异日各归其乡，必能切实施行。此不能不有望于我兄之登高一呼矣。专此布达，祇颂

台安

杏佛先生均此致意。

弟张元济顿 五月十七日

据张元济致蔡元培手札

请公决修正《特别市组织法》 及《市组织法》(草案)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蔡委员元培等呈称：奉函开，以法制局拟送《特别市组织法》(草案)及《市组织法》(草案)，经决议，指定元培等审查。遵即开会，南京、上海两特别市各派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并临时邀请法制局长会同审查，分别修正。现已竣事，合将该组织法修正案缮送一份，请鉴核施行。

附南京特别市政府意见书一件。

决议：

《市组织法》及《特别市组织法》修正通过，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公布。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145 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提出故宫博物院组织法草案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民国十七年六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记录(三)：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函复：奉交大学院及内政部议定北京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兹已偕薛部长笃弼商订该院组织法及所属理事会条例草案、理事名单各一份，送请核议。

决议：

一、故宫博物院组织法，通过，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公布。

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交国民政府公布。

三、故宫博物院理事名单：李煜瀛、易培基、黄郛、鹿鍾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卫、江瀚、薛笃弼、庄蕴宽、吴敬恒、谭延闿、李烈钧、张人杰、蒋中正、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柯劭忞、何应钦、戴传贤、张继、马福祥、胡汉民、班禅额尔德尼、恩克巴图、赵戴文等二十七人，通过，交国民政府任命。

附：故宫博物院组织法

第一条 中华民国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物、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

第二条 故宫博物院设左列各处、馆：

一、秘书处。

二、总务处。

三、古物馆。

四、图书馆。

五、文献馆。

第三条 秘书处之职掌如左：

一、关于一切机要事项。

二、关于物品簿册保管事项。

三、关于本院扩充事项。

四、关于理事会会议事项。

五、关于本院会议事项。

六、关于职员进退事项。

第四条 总务处之职掌如左：

- 一、关于典守印信事项。
- 二、关于撰拟、保存文件事项。
- 三、关于征集统计材料及刊行出版物事项。
- 四、关于工程修缮事项。
- 五、关于本院庶务事项。
- 六、关于本院会计事项。
- 七、关于本院开放事项。
- 八、关于本院稽查事项。
- 九、关于本院警卫事项。
- 十、其它不属各馆事项。

第五条 古物馆之职掌如左：

- 一、关于古物编目事项。
- 二、关于古物保管事项。
- 三、关于古物陈列事项。
- 四、关于古物传拓事项。
- 五、关于古物摄影事项。
- 六、关于古物鉴定事项。
- 七、关于古物展览事项。

第六条 图书馆之职掌如左：

- 一、关于图书编目事项。
- 二、关于图书分类事项。
- 三、关于图书皮藏事项。
- 四、关于图书版本考订事项。
- 五、关于善本图书影印事项。
- 六、关于图书阅览事项。

第七条 文献馆之职掌如左：

- 一、关于档案及清代历史物品之编目事项。
- 二、关于档案及清代历史物品之陈列事项。
- 三、关于档案及清代历史物品之储藏事项。
- 四、关于档案及清代历史物品之展览事项。
- 五、关于清代史料之编印事项。

第八条 故宫博物院置院长一人，承国民政府之命，综理本院及所属各处事务。

第九条 故宫博物院置副院长一人，辅助院长掌理院务。

第十条 故宫博物院置秘书长一人，承院长之命，掌理秘书处一切事务。置秘书二人至四人，佐理处务。

第十一条 故宫博物院置处长一人，承院长之命，掌理总务处一切事务。

第十二条 故宫博物院置馆长三人，承院长之命，分掌各馆事务。

第十三条 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及各馆分科办事，于各科置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承长官之命，掌理各科事务。科长、科员额数，以院令定之。

第十四条 故宫博物院设理事会，决议一切重要事项。理事会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十五条 故宫博物院为保管无关历史之财产，得设故宫博物院基金保管委员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组织章程另定之。

第十六条 故宫博物院为谋保管及开放之便利，得于所属各处分设机关。

第十七条 故宫博物院因学术上之必要，得设各种专门委员会。

第十八条 故宫博物院因缮写文件及其他事务，得酌用雇员。

第十九条 故宫博物院办事细则，以院令定之。

第二十条 本组织法自公布日施行。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145 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复李书华电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北平东皇城根、李润章先生鉴： 荷电悉。弟一时恐不能来北平，甚歉。蔡元培。简。印。

据蔡元培致李书华原电报

致张元济函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菊哥大鉴：

前日领教为快。浙江省政府一密函，奉上，请便中转致慕韩先生为荷。专此奉托，并祝

著安

弟元培敬启 六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手札

致太虚函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太虚法师慧鉴：

晨间奉教，甚感。顷晤张静江先生，谈及昆卢寺之会，最好采用全国佛学会之名，而避去教字。（名佛学，则研究佛陀哲学者，皆可与会；名佛教，则未信佛教者，恐不愿到会也，故有此请。）如荷赞成，甚幸。专此奉商，并祝

道安

蔡元培敬启 六月二十五日

据《中国佛学会筹备之初步》，中国佛学会
筹备处1928年7月出版

复陈嘉庚电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新加坡陈嘉庚先生鉴：在报纸上得读赐电，敬谗先生及侨居海外各同志热心赈务，捐款已汇六十万元，甚感佩。承询交款方法，现中央党部已组织财务委员会，国民政府谭延闿主席、国民革命军蒋中正总司令、审计院于右任院长、中央党部丁维汾常务委员均为委员，并定有严密的保管法。嗣后尊处汇款，请迳汇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财务委员会可也。吴敬恒、蔡元培。艳。

据蔡元培发电抄留底稿

附：陈嘉庚致蔡元培等电

(衔略)弟等受全侨委托，协理赈务，电汇财部五次，共六十万元矣。内七日二十万，九日十万，迄今未蒙电复。捐资虽微，责任非轻，乃国府措施，使人罔从。前电问国府款交何方，据复交本府。介公则电《新国民报》转本会，命交中央财委会。协公又电复命交谭主席。政出多门，惶骇实甚。否则徬徨歧路，必阻捐筹。事关侨胞爱国热心，盼鼎力公决迅示。

据中央通讯社南京1928年6月20日电讯

致阎锡山电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北平阎总司令鉴：王君式通，籍隶山西，耆年好学，不问外事，敬请加意维护。谭延闿、蔡元培。艳。

据蔡元培发电抄留底稿

蔡 幼 襄 传

(一九二八年六月)

君讳济民，姓蔡氏，字幼襄，湖北黄陂人，先世诗礼传家，名闻乡里，少读书，有异禀，垂髫趋庭，贯通经史。鉴于国势孱弱，醉心革命，志切从戎，毕业于湖北武师范，入伍陆军第八镇，考取陆军特别学堂，肄业各科，辄膺上选，期年充十五协标营司务长，不踰月而

升排长。

丙午年入同盟会，与党人秘密结合，如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皆为支部分会，君任参议长。

辛亥与孙武辈，在武汉遍设机关，力图进行，迨彭、刘、杨三烈士被逮就戮，君愤不可遏，十月九日之夜，遂率众发难，工程炮队，同时并举，瑞澂闻风惧遁，竟成事于反掌之间。惟时大事无人主持，军容涣散，乃推举黎公元洪，出任都督，保境安民，人心大定。都督府成立，设总稽查处，为管理军政首要之区，君任处长。所有黜陟，迁调、审核度支，皆裁决于一人之手，君犹能镇静持平，雍容进退，不为人所嫉妒，是尤难能可贵者。阳夏之战，兼总司令部副官长，身先士卒，临阵不惧，出入于炮火之间，黄公克强誉为鄂中巨擘。迨各省继续响应，清廷逊位，南北和议开始，黎公徇众人之请，任君为军务部长。视事而后，整饬军纪，筹备饷械，分配防地，施行教育，纲举目张，有条不紊。时鄂军与各路援师，林立麇集，各师旅部曲，悉能听受调度，翕服无间言。

和议告成，办铁血伤军毕血会，君任会长，抚卹慰劳，欢声雷动；又监督烈士遗孤教养所，以教育遗孤；兼任湖北稽勋局长，陆军学会会长，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杨时杰、黄桢祥勾结称乱，君遇险得脱。薏苡滋疑，当事者类多退避，君于改军务部为司之际，前者出走，再任司长，嫌怨不辞；复以积劳致疾，乃始辞职。黎公入都，聘为副总统府高等顾问，旋膺勋二位、陆军中将军之职，累电固辞不获。

癸丑之役，反袁失败，亡命日本。帝制发生，吾党总理孙先生召之归国，任湖北讨袁军总司令，方图举兵，袁氏殂谢，黎公继任，电促入都，任公府高等顾问。张勋复辟，回武穴潜谋独立，不果，仅以身免。至鄂西组成义军，饷穷器竭，苦守经年、规模甫具，为川军所忌，竟以 年 月 日，被戕于利川，歿年仅三十有三耳。壮心未

已，齋志以终，可哀也夫！

歿后追贈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立传。君首义殊勋，功在民国，褒扬忠荃，尔固其宜。君弟则民、仕民，均力学爱国。夫人周抚，教子女克承先志。女 年十 。子大经，年十 ，皆后来之秀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

蔡元培敬撰

据蔡元培祭弔文抄留底稿

致柏格森函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

柏格森先生大鉴：

顷有启者，太虚法师，素研究佛教哲学，持以与其他哲学家理论相比较，著书数种，现来欧洲，深慕先生，愿一闻绪论，如蒙约期一谈，实为厚幸。专此介绍。并祝
安善

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敬启

十七年七月六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杜里舒函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

杜里舒先生大鉴：

久不见，想先生与夫人均好。

顷有启者：太虚法师素研究佛教哲学，持以与其他哲学家理论相比较，著书数种；现来欧洲，深慕先生，愿一闻绪论；如蒙约期一谈，实为厚幸。

专此介绍，并祝
安善

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敬启

十七年七月六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张元济函

（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

菊哥大鉴：

前次到沪，未及趋访，想起居安善。命作《涉园续刊》序，久不报，甚歉。顷始脱稿，奉上，祈削正之。专此，敬祝
俚祺

令媛均吉。
郎

弟元培敬启 七月八日

据蔡元培手札

致李宗仁函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

德邻主席大鉴：

日前武汉大学筹备委员李四光、周鲠生两君来，言及武汉大学筹建新校舍，希望先生赞助，托为转达。弟以在宁晤面，不得详谈此事之机会，爰为函陈之。

国立武汉大学，预定为中部之学术中心，而原有校舍及设备，均不足以成一完备之学术机关，故今夏筹备之初，曾由筹备委员会建议，于洪山附近另建新校舍，并充实图书仪器等设备，预计建筑设备费约需百万元至百五十万元。此项建议呈报大学院，弟极端赞成，当即批准，并指定李四光、麦焕章诸君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开始计划。

惟此项临时费，势不能不就地筹拨。李君等在武汉时，曾商之政治分会及鄂省政府诸公，均表赞成，并允援助。如荷先生鼎力主持，筹款当更易生效。

弟明知武汉方面财政困难，裁兵一切，需费正大，而犹代武汉大学为此特别请求者，实因有鉴于大学教育为建设事业中最基本之一项。广东、广西既投巨款以兴大学，武汉为中部重镇，向亦为文化学术之中心，感觉此项需要更切。武治分会诸公如肯慨然于万难之中，拨出上项临时费，以树立武汉大学永久不拔之基，岂惟武汉一隅之光荣，先生等所以间接造福于全国学术文化者，亦匪浅鲜矣。

敬布区区，至希裁察。尚有未尽之处，当由李君等面陈。专

此,顺颂
党祺

弟蔡元培
(李四光代作)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附: 李宗仁复蔡元培电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蔡院长鉴: 元电暨来函均奉悉, 关于筹备国立武汉大学事, 敝会两次开会讨论, 并函知刘树杞列席陈述意见, 议决: 对于贵院拟聘之筹备主任刘树杞及王世杰等八委员, 均经同意。筹备费每月三千元, 令本会财政委员会在两湖国税项下照拨; 暂以前武昌中山大学第一院为校址; 每月额定经常费五万元, 自八月起, 并由财委会在两湖国税项下拨付, 不另支开办费。再刘主任增推陆士寅、张健为筹备委员, 公决: 俟电询贵院后, 再行转知。如何? 即希见复是荷。李宗仁叩。东。印。

据李宗仁复蔡元培原电报

致 罗 素 函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

伯兰特·罗素先生
哲学研究院

伦敦，英国

14—7—1928

亲爱的罗素先生：

我非常愉快地向您介绍佛教学者太虚，他曾著有关于佛学与其他各派哲学比较研究的专书多种。太虚现往欧洲游历，他希望见到您，并有若干哲学问题向您请教。您如能约定时间接待他，我将深感欣幸。

向罗素夫人和您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

据蔡元培书信英文打字副本译出(高以天译)

请核议《刑事诉讼法》审查意见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

代理司法部长蔡元培呈称：关于《刑事诉讼法》(草案)及《施行法》(草案)，业经审查完竣。特将原草案及法制局修正条文、并审查改定各条，重新厘定，编印成本，另具审查意见书，一并送请核议。

决议：

(一)《刑事诉讼法施行法》改称《刑事诉讼法施行条例》。

(二)《刑事诉讼法》及《施行条例》，照审查修正案通过，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公布。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9次
会议记录(油印件)

致于右任等函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迳启者：准国民政府秘书处函，以法制局所审查之内政部拟订地方行政人员训练处、各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等七种条例，及外交部举行驻外使领馆职员考试简章各件呈复意见，经国府第八十一次会议决定，由弟召集审查。兹定本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午后四时，在大学院开会，用特函请查照，准时蒞临，至为企盼。此致

于委员右任

宋委员渊源

钮委员永建

王部长正廷

薛部长笃弼

王局长世杰

弟蔡元培敬启 七月二十六日

（沈寿铭代作）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提议改组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于民国十三年九月十七日，由贿选总统曹锟以大总统命令，派委董事十五人，组织成立。现在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此种贿选乱命，自当根本取消。且所任命之董事中，有为国民政府所通缉者，有为拥护贿选之官僚与学阀者，皆不当任其主持国民革命之教育文化事业。拟请国民政府明令取消贿选时代成立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另颁董事会章程，重新任命董事，主持会务。国民革命之教育文化事业前途，实利赖之。是否有当？敬希公决。

提议人 蔡元培

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

一 本会定名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照旧）

二 本会设立之目的：

（甲）接受根据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四日美国国务总理^①致中国驻美公使照会所退还之款项。

（乙）酌量存储该款于一银行或数银行，并得酌用其他生利

* 据《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事录》第319卷：决议（十六）；蔡元培提议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议：章程通过，董事照派。

① 国务总理：通译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

方法。

(丙)酌量保留该款之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收入，充本会目的事业之用。

(丁)使用该款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

(戊)接收其他用于教育文化之款项；本会在原赠与条件内，对于此等款项，有支配之全权，与原退还款项相同。(照旧)

三 本会以国民政府所任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十五人组织之，处理会中一切事务。董事任期三年，期满由大学院根据全国学术界公意，提出人选，呈请国民政府另行任命。(修正。原章为大总统任命，以后缺出，由董事会自选继任董事)

四 董事为名誉职，并不得兼任会中任何有俸给之职务，但到会时，得酌给川资。(修正。原章无不许兼任字样)

五 凡因以上目的而移交之款项、证券或产业，董事会有接收管理之权；并有权自定印章格式；又得视事业之需要，聘用职员或雇员，酌定其薪俸；并得因会务之必要或便利上，订定附属章程细则。(照旧。删去职员得由董事兼任之括弧内字)

六 本会总机关设于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但附属之教育文化事业机关，得就事业之特殊需要，分设各地。(修正。原章设北京)

七 本会每年应将上年度之事业成绩及经费收支放款帐目，造具报告，呈报大学院及审计院。(修正。原章呈报中国政府)

八 本会每年举行大会一次，决定全年计划及预算，以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为开会地点。大学院长为大会当然会员。(修正。原章开会无一定地点；外交、教育两部及美使均可派代表列席)

九 本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二人，秘书一人，会计二人，内一人为华人，其他一人，在赔款支付期内，应为美人，均由董事会

互选出之。

十 本章程经国民政府核准公布施行。

改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人选

曹锟所任命者	原任死或辞职， 由董事会改选者	拟请国民政府任命者
丁文江 (辞) 贝克(美) 贝诺德(美) 孟禄(美) 周贻春 韦罗贝(美)(辞) 施肇基 范源廉 (死) 黄炎培 (辞) 郭秉文 张伯苓 蒋梦麟 颜惠庆 顾维钧 顾临(美)	胡 适 司徒来登 (美使须易人， 当然可改任) 翁文灏 蔡元培	胡 适 贝克 贝诺德 孟禄 周贻春 司徒来登 李煜瀛 翁文灏 蔡元培 汪兆铭 张伯苓 (此君亦可易，则 可以陈立夫列入) 蒋梦麟 伍朝枢 孙 科 顾临

据蔡元培提案(油印件)

提议改组清华学校董事会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清华学校改归大学院管辖，已奉国民政府明令规定在案。现

* 据《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事记录》第 319 卷：决议(十五)，大学院长蔡元培与外交部长王正廷提议改组清华学校董事会，决议：通过照准。

因历史上之关系，拟暂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处理。其处理方案，宜先从改组董事会着手。特拟董事会组织人选如左：

(一)当然董事：

大学院院长 外交部部长 美国驻华公使

(二)大学院会同外交部聘任国内学术专家四人（内二人系清华学校出身）

至该校旧董事会董事，系外交部长、次长及美使三人，合并声明。

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提议者 大学院院长
外交部部长

据蔡元培手书要点及许寿裳整理稿

为秋瑾建祠筑亭募捐弁言

（一九二八年七月）

鑑湖女侠秋君，成仁已二十有一年。去岁，故乡越社诸君子，谋建风雨亭于女侠就义之所，集资千金，以地隘费少，未能兴工。今岁，广丰汤君又斋来长吾县，锐意兴举，拟购左右民居，拓展其址，并于女侠当日囚系之旧山阴县典史署，为女侠建祠。约计购地建筑之费，非六七千金不办。议从事募捐，如有余资，则储为秋祠常费基金。夫民国肇造，赖诸先烈牺牲之功为多，女侠更为女界之第一人，不有表彰，恶足以示来兹。故为弁数言。所望邦之贤哲慕义之士，解囊输将，早观厥成；庶后之人凭弔流连，足以兴其爱国观念，民国人心，益以巩固，予实馨香祝之。

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

蔡元培

发起人：蔡元培 汤日新(县长) 王世裕

姚烈 陈升(警局长) 王述曾

张鍾湘 任家瑛(党部常务员) 杜子懋

据蔡元培论著抄留底稿

致王正廷函(要点)*

(一九二八年夏)

昨弟奉一函，言清华事，词太率直，想荷原谅。(因报称郭鸿声将接收清华，前日之《新闻报》)

澳洲总领事魏子京，有特别干才，适合于在澳办事，易人以后，或恐于华商不便。有前任澳洲副领事、现任大学院职员之高与(子益之侄)可以详陈。能许高君晋谒一陈否？

又，有周伟君，属为介绍，未知有适宜之地位、可以位置否？

据蔡元培手稿

* 这是蔡元培手书的便条，让大学院秘书处“据此拟”一信给外交部长王正廷。

修改《华侨捐款保管委员会 组织条例》(草案)*

(一九二八年夏)

第一条 特种①捐款保管委员会掌理接收及保管特种捐款事宜。

第二条② 本条例所称特种捐款,以左列各款为限:

(一)北伐捐款。

(二)国防捐款。

(三)其他未确定某一特种用途之捐款。

第三③条 本会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指派委员五人组织之。

第四④条 自本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所有接⑤收特种捐款,一律拨归本委员会保管

第五⑥条 所有特种⑦捐款,应由本会指定专款⑧存储。

第六条⑨ 此项特殊捐款,专充国防经费,凡不属国防范围内之用途,概不得拨付。

* 蔡元培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所发《特种捐款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油印件,以毛笔作较大修改。

① 蔡元培将此件上的“特种”二字,一律改为“华侨”。

② 蔡元培将“第二条”全文删去。

③ 蔡元培将“三”改为“二”字。

④ 蔡元培将“四”改为“三”字。

⑤ 蔡元培将“所有接”三字改为“各机关所”4字。

⑥ 蔡元培将“五”字改为“四”字。

⑦ 蔡元培将“特种”2字删去。

⑧ 蔡元培将“专款”2字改为“银行分类”4字。

⑨ 蔡元培将“第六条”全文删去。

第七^①条 此项特种^②捐款之处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之。

第六条 国内捐款,亦得适用本条例。^③

第八^④条 本条例由中央常务会议议决施行。

据蔡元培修改的本草案(油印件)

提议最高法院酌设分院案*

(一九二八年夏)

窃查我国幅员广袤,最高法院,设置首都,则距首都较远或交通不便之省区,自应酌设分院,以期讼案进行,可收速结之效,而免积延之弊。(前北京政府仅设一大理院,各省区上诉该院案件,最速亦须半年以上,始能判决;且每经二三年,即有一次调各省法官到院清理积案之举,人民之受累,有不堪言者。)

就我国全境形势,与夫交通情形,详加斟酌,拟于北平设最高法院第一分院,甘肃省治设最高法院第二分院,四川省治设最高法院第三分院,云南省治设最高法院第四分院。(其管辖区域,另行核定。)此项计画,本部前呈所拟训政时期施政纲领、附筹设全国各省区法院计画大纲内,已经说明在案。

现北伐告成,北平原有之大理院裁撤,河北、山西、奉天、吉林、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区,僻处东北,各该处人民,于地方

① 蔡元培将“七”字改为“五”字。

② 蔡元培将“特种”2字删去。

③ 此条为蔡元培所加。

④ 蔡元培将“八”字改为“七”字。

* 原无标题,现标题系编订者所加。

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上诉第三审时，则概令归首都之最高法院管辖，交通穹远，良感不便。况际兹训政伊始，各省区各级法院，正应积极筹设，准备收回法权；本部在训政时期应办之事，亦以添设各省区法院监所为最重要。

北平原有大理院，规模具备，实不宜废弃，故拟即实行上述计画，先就该院旧址设置最高法院第一分院，现存之法庭办公室以及器具等项，既均适用，稍事布置，即可成立，是诚事半功倍之办法。其僻处东北之河北、山西、东三省及热、察、绥三特区，即划为该分院管辖区域，俾各该省区人民得享上诉便利之益，以表现本党为人民谋福利之精神，斯尤一举而数善备焉。

嗣后更次第筹设最高法院第二、第三、第四各分院，期以十年完成。（本部原拟筹设各省区法院计画大纲载明：最高法院第一分院提前成立，其第二、第三、第四各分院陆续筹设，至迟不得逾十年。盖以甘肃、四川、云南，既无如北平具备规模之旧院址，则限于财力，同时设置，实感困难，故不得不分期为之。又因依原拟计画，训政开始后，十年以内，各省区高等分院均早成立，地方法院亦可成立十分之六七，则最高分院自亦宜于此期内次第完成，以期整个的司法渐臻完备，故限以至迟不得逾十年。）

除开办、经常各费另拟预算呈核外，所有拟在北平设置最高法院第一分院，并就原有大理院旧址改设，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再，依我国全境形势及交通情形论，广东实无设最高分院之必要。故前根据司法行政委员会决议，呈请将最高法院广东分院裁撤。合并声明。

兼代司法部长蔡元培提议

据蔡元培提案油印件

论容许外人杂居内地的危险

(一九二八年夏)

中比、中义^①两草约中，不妥当而含危险性的几点，说的人已经不少了。我所视为最危险的，是容许比人、意人杂居内地的条件。杂居内地，是彼此互惠的，而且是各国通行的，似乎无可反对的理由；然而我们总理的遗教，我们中国国民党的精神，是不管他是否全世界通行的习惯，我们还是要加以考虑，加以修正。否则，为什么各国都通行三权分立，而我们一定要五权宪法呢？为什么各国都但言平等，而我们还要区别假平等与真平等呢？

异民族杂居的危险，在欧、美人当初没有见到，往往因本国人口不多而容许他；后来虽见到他的害处，才设法去限制异民族的权利，已是焦头烂额，劳而无功了。

英国人是富于政治力的，然而为爱尔兰的问题，闹了多少年！

美国是以富强著名的，然而对于陆续迁入的意大利人、波兰人，以至于日本人，与我们中国人，不是视为一大问题么？

欧洲当十六、十七世纪，已有对于异民族杂居，为少数者特设保障之运动，及欧洲大战以后，遂有少数公约的成立。少数公约，是保障甲民族少数人口，在乙民族多数人中居住，能凭借公约，而不失他们的各种权利，可大别为五种：

(一)与乙国中任何民族，享受生命、自由、信仰的同等保护权；

(二)取得一〔乙〕国国籍，及行使公权与政权；

^① 义：Italy(Italiana)，中译为意大利，条约中有时译为义大利，故本篇中有两种译名。

(三)自由用其母国语言、经商、传教、出版、演说、及在法庭辩护权;

(四)自由出费办理宗教、慈善、教育机关权;

(五)如在某一区域之内,少数民族之人居多,则该区域以内政府,当允其初级学校,用该少数民族之母国语言授课,并允拨相当经费,为其教育、宗教、慈善机关之用。

此项条约,在欧洲大战以后,有由协约国迫某一国而定者,如一九一九年,与奥国所定的《圣迦曼条约》;一九二〇年六月,与匈牙利所订的《脱利阿农条件〔约〕》;一九二三年,与土耳其所定的《落桑条约》。有由国际联盟监视某国或某数国而定者,有某某国相互协定者;但是,监视执行的权,大都是委托给国际联盟。与此项条约有关的凡十七国,奥、匈、土耳其等不待言,比利时与意大利也在内。现在在比利时的德国人,不过四万;在犹哥斯拉夫的意大利人,不过一万二千八百,然而都受这种条件〔约〕的保障。在少数人口的民族,固不能不争此权利;然而,在多数人口的民族,其困难可以推见了。且人口增减,本无一定比例,其初,甲民族虽居少数,因生齿的激增,移殖的奖励,很可以由少数而转为多数,则两民族间的轧轹,日甚一日,势必出于下列的三种解决法:

(一)如土耳其与希腊的交换人口。希腊人杂居于土耳其的司弥奈、东脱罗斯与小亚细亚其他部分,时常与土著冲突,引起军事上、外交上的纠纷。一九二二年战争,土军烧司弥奈的欧人居留区,希人逃去。土人复要求希人退出东脱罗斯。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的落桑条约,订明希、土交换居民。希人约百万,离东脱罗斯与小亚细亚。原希人与土人杂居的不利与交换人口的必要,希腊政治家佛厄采罗于一九一三年以后,即有此主张,而希人没有觉悟,终使土耳其不能不用武力来解决。土耳其自有此举以后,始

为真正统一。现代名史家杜因毗说：“土耳其自立国以来，到现在方成为融成一片的民族，成为一个具单纯民族性、一种语言与一个民族理想的真正民族。与匈牙利一样，他的范围缩小了，只剩了一片中心的领土；但是他的人口，是整齐划一、团结不分的，以一种语言、一个血统、一个信仰，打成一个民族的统一，为生存的竞争。”我们看到土耳其受了多少年外人杂居的苦痛，到最后，还要利用武力，促成交换人口的笨法，牺牲的大，可想而知。若当初没有开外人杂居的例，不是可以免许多的苦痛与牺牲么？

（二）如德国上西莱西亚投票解决而割南部以让波兰。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约》，订明德国须以波兰与西普鲁士的土地让给波兰；又上西莱西亚与东普鲁士南部的人民，若投票愿归波兰，亦须让给。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在上西莱西亚举行投票，协约国及波兰以种种方法，阻碍德人投票；然而，投票的结果，愿属德的，七一七，一二二；愿属波兰的，仅四八三，五一四。应仍属德国无疑了。而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日，国际联盟判决：以上西莱西亚的北部留德国，而南部则归于波兰。国际联盟的不公平，固然可惊；但最大的恶因，还是波兰人杂居德人中的一点。

（三）如奥、匈国的崩溃。奥、匈国向来人种复杂，且方以类聚，自成片段。如脱稜替那、菲麦及脱利斯德各埠，是意大利人居留最盛区域；匈牙利中有一部分，是罗马尼亚人区域；达尔马替亚，克罗替亚与波斯尼亚——海采罗维亚，是犹哥斯拉人区域；波海弥亚是捷克斯拉夫人区域；加利西亚是波兰人区域。所以，奥匈国的不能真正统一，实以民族不同为根本原因。如意大利、罗马尼亚、俄罗斯等，觊觎奥、匈，亦因其中有彼等同族的缘故。即奥匈国会的政党，亦以民族的界限为派别。欧洲大战以后，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亦不过顺应此种潮流。巴黎和会以后，奥匈完全崩溃，割去波

海弥亚、摩拉维亚与斯洛外几亚，合建捷克斯拉夫国。其他亦随异民族居留的区域，而割让于犹哥斯拉夫、意大利、波兰等国。而奥、匈遂各裂为最小的国；奥、匈人在所割地方居住的，反为异国的人民了。因异民族杂居而兆崩溃的惨象，还不足以作殷鉴么？

我们现在正是革新的初期，民力民智，都还幼稚，经济力尤感不足。若容许外人杂居，必有野心国奖励殖民，源源而来，演成喧宾夺主的状况。幸而国力充实，亦必时起纠纷，终至不能不用土、希交换人口之政策；若国力不能胜人，小则为上西莱西亚的割让，大则为奥、匈的崩溃，我四百兆同胞的子孙，真不知死所了。

他国容许外人杂居，自有他们历史上的关系，与从前政治家的谬误，虽图补救，业已无可如何。我们幸而未开此例，我们必须顾虑民族自决的趋势，深念总理民族主义讲演中，正名国族的精义，兢兢业业，竭力保守，万不可忽。

为取消外人租界与领事裁判权等，外人自不免有杂居内地的要求，我们必不得已，亦只可以自辟商埠容许之，万不可以内地杂居而为交换条件。

蔡元培

据蔡元培论著油印稿

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

（一九二八年夏）

吾党过去青年运动之作用，及现今不能继续之理由，吾党主义非为一时，其不受时间之支配，人所共喻。若施設之策，则不能不因前后情势之不同，而参合事实，适应因革。外交方针如此，农工

运动如此，在教育何莫不然。

往者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广州，举国大半皆在军阀之下。不得不厚集革命之力量，以颠覆籍据。故吾党当时助各地青年学生之运动，不复虑其一时学业之牺牲。本理所宜然，策所必助。虽有所痛于心，诚不能免乎此也。

及后革命势力克定长江，学生鼓励民气之功绩已著，而青年牺牲学行训练之大弊亦彰。改弦易策，人同此心。中央四次全会有鉴于此，于其宣言郑重言之曰：

“就今日受痛苦最大之点言之，无过于未成年之学生参加政治斗争之一事。夫政治运动及社会运动，乃关系人民实际生活、国家实际利害之问题，参与此种运动者，必须有实际利害之认识，与正确智识之判断。未成年之青年男女，身体精神之发育未完全，基本之知识经验未具备，即个人之私生活，尚不能离成年者之保佑而独立。何况国家社会之大事，乃放任于未成年者之自由活动，是不特将民族所可爱可宝之未来生命，付之无代价之牺牲；亦直是以国家社会全体之生命，作儿戏之试验品也。各国法律，在私法上规定行为能力之年龄，未成年者一切行为，不认其有法律上之效力，亦不科以法律上之责任。而国民之公权，则更有各种限制。此不特维持社会公共生活之秩序，国家之安存发展，亦所以培养青年并保护青年者也。以目前中国之情形论，文化落后，经济落后，国民之身体无不衰弱，所仅足属望者，惟后起之青年耳。然当其应受培养与保护之时代，不教之以正当之学问，导之以正当之道途，使其身体精神得遂其自然而健全之发展，乃欲付以成年者所不能胜之重任；及其已陷于错误，而祸害已波及于社会国家，然后不得已而科之未成年者所不应受之严刑，此岂足以救亡，实

所以召灭种之祸而已。”

又本年全国教育会议，中山大学、广东、广西教育厅所提《确定学生会之组织及其法律关系》一案云：

“现在之学生会组织，尚有一大谬误，即联合会之无限制的扩大与势力之滥用是也。此种组织，将全国百千万之学生，操纵于少数学生政客之手，而强迫百千万之学生以盲从，名为民主，实乃最专制愚民之制度，等于整个国家组织之中夺取一部分之国家以去，而自成一国家。一有错误，全体随之。此制不革，国家不能立教育方针，社会不能立社会秩序。教育破产，生活破产，学术破产，国家破产，均由此起。而各学生本身之危险，则更不待言。此种感觉，不仅提案者有之；此时负教育责任者，多怀此隐忧。盖军阀之下学生之趋向，在国民党统治境内者，理应不同。革命军兴之时，与建设之时，理应不同。昔谋革命之早日成功，今图建设之人格培养，则过去之青年运动，现今不能继续，以多破坏而妨建设。理甚显也。”

本党之农工商运动，一方面在增进农工商自身利益，一方面又在唤起彼等共同努力于革命，权力〔利〕与义务兼顾者也。而本党之青年运动，则在运动学生，使牺牲其课业，牺牲其学校之秩序，专一从事于激动之工作，可谓有义务而无权利。原吾党当时之所以不得不任学生牺牲者，盖以有故：一、学生所进之学校，大抵在军阀势力范围之内。其训育宗旨，多与本党主义相违，率学生以反对教员，亦未始非宣传党义一法。二、破坏工作，在大多数有地位有家室有经验者多不肯冒险一试；学生更事不多，激动较易，既无家累，而智识辩才，适在其他民众之上，为最便于利用之工具。三、欲在反革命区域以内，救援全体民众，而牺牲一部分青年之利益，以政治学上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要求衡之，尚非不值。有此三义，故

本党往昔之青年运动，自今日思之，不得不告歉于青年；而自当日言之，实出于不得已。正如军队以服从长官为天则，而对于敌人境内之军队，则虽运动其下级官反对上级，或运动其兵士反对官长，亦非所恤，出于不得已也。

今中国本部已尽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国民政府对于不服从党义之官吏及学校教职员，皆有干涉与更易之权，无求助于学生之必要。正如敌军既已归附，则不可不律以军纪。一也。战事结束，建设开始，成年者知无危险，咸告奋勇，不必再资补充于未成年之学生。如常备军既已足用，不必遽调后备；工人方虑失业，不宜雇及童工。二也。训政时期，百废待举，在在感专门人才之缺乏，若不于此时广为培植，则永不能度此难关。正如有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则岁不我与，追悔无及。三也。若狃于往昔之青年运动，而必欲继续行之，则为无病而呻，徒乱人意。十年、二十年以后，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学业之不足以应世变，虽取吾辈之白骨而鞭之，岂足以偿误国误党之罪耶？

浙东多蒔竹者。竹先为筍，筍可食也；冀其成林，必养筍成竹而后可。饥不得食，不能不挖筍以充饥，犹可说也；若谷蔬既备，而犹挖可以成竹之筍，其可乎？各省造林之厂〔场〕，先植幼木，旅人经此，适值严寒，不得不暂采以为薪，犹可说也；若燃料既具，而犹摧及幼木，使造林之目的，无由而达，其可乎？故吾党不信教育则已，若欲实行《建国大纲》及本党政纲中重视教育各条文，则青年不可不有长期之正当培植，以充其知识，成其技能，坚其人品，明其廉耻，庶可成为建设之材，而不至趋于游民之路。换言之，即非停止往日之青年运动不可。

或谓往日之青年运动，偏于破坏，今若偏于建设之运动，则必无损而有益，此固言之有理。然试问建设之运动，应指何种？若指

体育上之运动，智育上之研究与辩论，德育上之自治，及其他服务社会、研究时事、音乐、美术等高尚娱乐之类，苟为吾党所主张，则皆可督促教育行政机关分别设备，或联合各学校而行之，非学生团体所能自举也。若学生团体不负此种责任，而空设组织、宣传、通电、游行之任务，则其事大抵与党部重复，而其繁琐又决非专任不可，势必蹈往日学生联合会之覆辙，其职员悉以离校之学生充之，不得不多觅活动之机会，以求免尸位之诮；其余全体学生，必有扰累，而无裨补，可断言也。

或谓近日共产党、国家主义派以及自号第三党之一类，正竞事青年运动，吾党若不以运动与之竞，则势必全体青年悉为彼等所吸收而后已。窃以为无虑。彼等既以反对吾党为目的，则仿效吾党往日之运动，而从事破坏，宜也。且彼等既不公然征求党员，故不得不有此秘密之结合。吾党既有管理学校之权，主义、方略，编入教科书中；教职员与学生均有进党之机会，学校又有正分部、正党部之组织，如学生中有秘密受他种团体之运动者，凡服从党义之教职员与学生，皆得而伺察之，初无恃乎特别之团体。且既有团体，则其他团体之为特别运动者，安知不即利用此团体，如庄子所谓：大力者负之而趋乎。故学生之受他党诱惑与否，初不关乎为往日青年运动之学生会之有无也。

鄙意，本党对于学生，宜根据四次全体会宣言。采用广州中山大学及广东、广西教育厅所提出之案，不必再为他种学生会及学生联合会等组织，以避免学术界之大牺牲。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提议者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

据上海会文堂编印《党国名人重要书牍》

说青年运动*

(一九二八年夏)

青年是求学的时期，青年运动，是指青年于求学以外，更为贡献于社会的运动。这种运动有两类：一是普通的；一是非常的。

普通的运动，如于夜间及星期日办理民众学校，于假期中尽有益社会之义务，如中央党部所列举的“识字运动”、“造林运动”等。这种运动，不但时间上无碍于学业，而经验上且可为学业的印证，于青年实为有益。

非常的运动，如“五四”与“三一八”等，完全为爱国心所驱迫，虽牺牲学业，亦有所不顾，这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

青年的学业，为将来事业的准备，目前牺牲了一分学业，将来事业上，不知要受多少损失。孙中山先生所以能创定主义，率导革命，固仗天才，亦凭学力。我们读《孙文学说》、《建国方略》与《三民主义》的演讲，很可以知道他的博学而深思。现在，我们袭了孙先生的馀荫，想把亟应建设的事业，刻期实现，觉得很困难；这完全由于专门人才的不足，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在青年时代，大半没有切切实实的用功，现在就想补习，也来不及了。个人成为废物，还是小事，把全民族的事业耽误了，这个关系很重大。既往不咎，来日大难，将来的事业，全靠现代青年去担任。一般青年，若不以前一辈人为前车之鉴，而仍旧不肯好好儿求学，到将来担任事业的时候，也同我们一样的无能。那时候国际的情形，比现在还要紧张，

* 此篇曾辑入陇西约翰所编《蔡元培言行录》（广益书局 1931 年 10 月出版），但该书所载者错误较多，今参照蔡元培手稿校订。

怕的中华民族，真要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位了。

学业既这样重要，所以非有关乎国族存亡的大问题，断乎不值得牺牲的。若是为小小问题，如与一二教职员伤了感情，或为学校改换名称，要增加经费或校舍等，就认为运动的题目，因而罢课游行，甚至毁物殴人，都所不惜，这就完全失了青年运动的本义了。愿现代青年注意。

据蔡元培手稿

《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序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

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于首都，与会者各部、各省区、各特别市代表，及特聘专家，凡七十余人，会期为两星期，议案四百余事，凡教育上之重要问题，多得正当之解决，盖革命以来之举，所以集思广益，立国家之大本者也。

会既毕，由大学院辑为报告，以决议为主，宣言、会章、会务……等，均录入之，以十余人之力，费时匝月，成数十万言，是亦慎重其事者矣。

报告书之作，往往在表示既往之成绩，而此编则重在为将来实施教育之蓝本。盖全国教育会议之既往成绩，虽不可观，然多数仅为具体之建议，且有仅表示意思并无具体办法者，固有待于最后决定，及将来之采择施行也。故此编之作，目的在备大学院拟为施行教育之资料，且供教育者阅览，而知全国教育家共同趋向之所在，他日更举行全国教育会议者，亦可于是参考与借镜焉。

训政开始，教育事业，正待发端，全国教育会议者，犹欲建筑全

国道路，集工程师而设计之，其所成就，特草案之一部分，自未必尽惬国人意也。国人阅此报告，必有是非之者，然理之所在，即公意之所在，苟所是非，不背乎理，则陈之大学院，大学院必准是以行，初不必拘守成议；即参加全国教育会议诸君子，余知其亦必翕然服理而无间言也。

报告既成，余序其编辑要义如此，并以己意告国人，亦欲国人扶助教育，以使我国教育尽量发展而已。

一七，八，二 蔡元培

据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

关于外交问题提案*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

自第四次全体会议闭幕以来，本党之革命工作，在军事上突飞猛进，废除军阀、统一全国的大业，于最短时期内，克奏肤功，此本党同志所同深庆幸者。但外交方面，则数月来，险象环生，不唯不平等之束缚未能解除，列强之政治侵略及压迫且进逼益甚。平津克复后，吾国国际地位，表面上虽似增高，但关于中外关系之厘定，及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列强徇于既得特权，似仍未能与吾国从事开诚布公之磋议。吾人深知在现代世界革命潮流中，革命本不仅是一国内治的问题，而与对外关系有密切之联络。一种国民革命运动而忽略国际的因素，每易受意外之阻挠，而中道受挫。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今日之中国，此点之足值吾侪严重的注意，尤为过去的

* 此案由蔡元培与谭延闿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

事实所证明。然此犹就革命历程之进行上立论也。至于重订中外关系之根本事业，如恢复关税自主、撤废领事裁判权、及其他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种种工作，本我国革命主要目的之一，亦即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之所托命。盖中国不欲成一现代国家则已，苟欲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则丁此时期，努力求对外问题之解决，实为吾党同志刻不容缓之责任。兹就管见所及，就将来之对外方针及策略上，扬榷义数，以备诸同志之采择焉。

(一) 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大纲及其步骤。

不平等条约束缚中国八十余年，使我国民族之政治生活及经济生活，日就萎瘁。而此种条约义务之中，其为害最烈者，尤推片面的协定关税及领事裁判权两项：

关税自主之说，迩来甚嚣尘上；关税会议且曾一度开会于北平。但帝国主义者多方借口，以致荏苒经年，迄无效果。国民政府亦曾拟就实施关税自主之计划，终以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目今全国统一，裁兵减政，国家固在在需款；而人民方面欲求生计之充裕，工商业之发展，尤不能不谋所以挹注之方。关税自主既为大众所公认，则明白宣布以明年一月一日为实施国定税率时期，实已刻不容缓。同时并当普告列强，如有愿与我国协定税率者，务以双方互惠为条件；至欲以国际会议之形式来解决此项问题，则当严词拒绝。盖国际对华会议，乃列强对华协调政策的结晶，共同谈判，徒供列强操纵把持而已。

领事裁判权之撤废，亦应取断然之政策，类乎法权调查会议之国际会议，绝对不能解决此项问题。故在进行收回法权谈判中，如列强仍提召集国际会议之条件以相搪塞，吾国即当严词拒绝。至拟定撤销领事裁判权之方案，吾国应取法于土耳其，而不应步武埃及、暹罗采用混合裁判之方法。盖混合裁判，自其性质而观，不独容

易演成一种长期存续之制度，且恐造成外国法官专擅之结果。故于法权之收回，只应定一最短期限，作一切必要之准备。与各国为撤废领事裁判权之谈判时，尤不可附以不确的某种事实的条件（例如司法改良）。盖此种事实解释上之伸缩性太大，最易授各国借口之机会也。

此外如租界、租界〔借〕地，为损害吾国领土完整最显著之事实，应立即与各关系国分别要求收回。租借地在不平等条约中，虽有期限之规定，但我国自可以“情势变迁”为言，宣告此等条约之解除。外兵外舰在华之驻扎，更属对我主权显然之蔑视，急应要求立即撤退。同时内河沿海航权，亦应力谋收回，并禁止此后外国兵、商船舰自由在中国内河之行驶。至于一般不平等条约取消之手续，亦有足促吾侪注意者。目前中国统一之大业，次第就绪，列强自再不能以中国无统一政府之理由，拒绝改订条约之谈判。故我国当前的问题，实视吾人是否有提出废约的勇气。国民政府为贯彻废约之主张，现在正当而有效的办法，为即时向列强分别开始废约的谈判；要求在一定之期限内（自现在起半年以内），依平等互惠的原则订立新约。如列强拒绝谈判，或限定之期间已过，而新约尚不能成立，则政府宣言，以无约国待遇此等国家。至于业已满期之条约，其取消自属当然之事实。倘对手国提出反对之主张，吾国自当准备贯彻废约政策之必要的手段。

（二）关于外交方面之一般问题，亦有值得吾侪郑重考虑者。

凡外交方针之拟定，外交策略之执行，必须预有一贯的计划，乃可因应咸宜，不致临时穷于处置。吾人以为下列诸端，足资注意：

（甲）外交委员会之改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工作，头绪万端，废除之手续若何，废除后对于事实问题之如何应付，均须经缜密之

考虑与研究，有需于专门家之探讨者甚切。且也，际此废约之时期，政府对外之一举一动，均为中外所深切注意。外交部长为对外代表政府之官吏，其所举措，尤关轻重，不待烦言。今欲使外交部长能积极实施政府之方针，必也党的机关与之同负若干之责任，俾得致力于政策之实施方面，而避免不虞之讥弹。是故外交委员会应当成为一种常任的机关，担负决定对外重大方针之任务。同时委员会应容纳专门人才为委员，从事研究的工作。

（乙）国际宣传机关之设置。本党国际宣传工作，迺来有日就衰歇之趋向。本党在广州时代，尚有一西字日报及一西字通讯社；同时在北平有一西字日报。在武汉时代亦有一西字日报及一西字通讯社。自中央迁宁后，西字日报迄未举办，而西字通讯社亦只于外交部例行文件之宣传而已。济案发生，日人涛张为幻，向国际间作扩大之宣传；而我国因工具之缺乏，宣传上遂大受障碍。按外交与宣传关系之密切，尽人皆知。际此吾国对外谋取积极政策之时，尤须使各国朝野，咸知我国国民之志愿及方针。为达此目的，应由中央从速组织国际宣传机关，发刊西字报纸及创办西字电报通讯社。

此外，如特别交涉之原则，乃打破列强协调主义之利器；外交集中之原则，为预防造成地方政府之危险。尤当明白宣布，俾办外交者确有遵循，不致因袭恶例而妨碍对外政策之实现。

以上所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采择实行。

据上海会文堂编印《党国名人重要书牍》

复张元济函

(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

菊哥大鉴：

奉惠函，始谗年嫂昨曾枉顾，大约正在内子往看国弟夫人之期间（北四川路），故失候，内子甚为歉怅！稍缓当奉访畅谈。

承询弟在京时，对某通信社发表政见，实不忆有正式之谈话。不过有一二通讯社之记者是熟人，曾见之，于谈话中，偶然发表意见；或彼等据以为新闻，而送报馆，被检查，亦未可知。实无稿本可以奉正，甚歉。

至辞呈中所删去之文，为“现在奉安礼成，军事亦将结束，自当于用人行政上首先整顿，矫用违其才之失，求名副其实之效，亦其要点也。”虽稍含讽意，而并无违碍。然《申报》等被删去，《民国日报》则节载几句。言论之不自由如此，诚可异也。

率复。敬祝

著安

年嫂均此。

弟元培敬启 八月九日

据蔡元培手札

在大学院拟定中华民国教育宗旨*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

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建国，应以三民主义施教。从前所颁布之教育宗旨，自不适用。今特仰遵总理遗教，根据教育原理，订定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如左：

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以实现民族主义。

灌输政治智识，养成运用四权之能力；阐明自由界限，养成服从法律之习惯；宣扬平等精义，增进服务社会之道德；训练组织能力，增进团体协作之精神；以实现民权主义。

养成劳动习惯，增高生产技能，推广科学之应用，提倡经济利益之调和，以实现民主主义。

提倡国际正义，涵养人类同情，期由民族自决，进于世界大同。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9期(1928年9月出版)

辞大学院院长等职呈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

为呈请准辞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及其他各项兼职事：

* 此件经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由大学院报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其呈文为第110号。

窃元培一介书生，畏涉政事。前以全国尚未统一，人才不能集中，备员国府，一载于兹，于^{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外，并兼他职。诚念渡此难关，必可遂我初服，所以黽勉从事，不敢告劳。顷统一告成，万流并进，人才济济，百废俱兴。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谨辞^{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本职及代理司法部长兼职，其他国民政府委员及政治会议委员亦一并辞去。愿以余生，专研学术，所以为党国效力者在此。簿书期会，实非所长，长此因循，益增愆咎。此呈上后，元培不复到^会院、部视事。大学院事务已托副院长杨铨，司法部事务已委托次长朱履和代拆代行，静候交代。除分呈国民政府外，^{擅离职守，愿受处分。}敬请准予退休，良为万幸！谨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

国 民 政 府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9期（1928年9月出版），并参阅蔡元培手稿

复张元济函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菊哥大鉴：

手书敬悉。致张院长函奉上，请转致冒先生。内子已于昨午后抵沪，不日当趋访。渠欲向永安公司立一购货摺子，吾哥允为介绍否？敬此，并祝

伃祺

弟元培敬启 八月三十一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谭延闿函

(一九二八年八月)

组安先生大鉴：

由子文先生递到手书，知承枉驾，失候为罪。来教婉挚，感何可言。惟弟早有去志，公所深知。初以北京未下，后因全会将开，突有表示，易招妄测，忍隐未发，忽又逾月。兹全会告竣，正澄清吏治，登进贤能之机会，自维溺职，不去何待。事前未及奉告，谅荷鉴原。君子爱人以德，敢请提出适当继任之人，早予任命，使弟于事实上与名义上均获自由，曷胜感幸！竭诚奉恳，敬祝

勋绥

弟蔡元培敬启

据陇西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

复于右任等函

(一九二八年八月)

右任、组安、协和先生大鉴：

由子文先生递到惠书，并面述盛意，深感三先生及国府会议诸同人之不弃。惟元培自知轻材，难膺烦剧，去志早决，万无返顾，方命之愆，尚祈鉴宥！并求迅择适当继任之人，提请任命，无任感荷，无任企祷！专此致复，并祝

公祺

弟蔡元培敬启

据陇西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集刊》发刊词

(一九二八年八月)

同是动物，为什么只有人类能不断的进步，能创造文化？因为人类有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历史，不能把过去的经验传说下去，作为一层层积累上去的基础，所以不容易进步。例如，蜂、蚁的社会组织，不能不说是达到高等的程度，然而到了这个程度，不见得永远向上变化，这岂不是没有历史的缘故？

同是动物，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创造历史，而别的动物没有？因为人类有变化无穷的语言，而后来又有记录语言的工具。动物的鸣声本可以算是他们的语言，古人说介葛卢识牛鸣，公冶长通鸟语，虽然不是近代确切的观念，然而狗可以练习得闻人言而动，人可以因经验了解狼的发声之用意，这是现代的事实；但是，他们的鸣声，既没有可以记录的工具，且又断不是和人的语言有同等复杂的根基的，所以不能为无穷的变化，不能作为记录无限经验的工具，所以不能产生历史。人类当没有文字的时候，已有十口相传的故事与史歌，已不类他种动物鸣声的简单，而会有历史的作用。发明文字以后，传抄印刷，语言日加复杂，可以助记忆力，而历史始能成立。人类有这种特殊的语言，而因以产生历史，这也是人类在动物中特别进步的要点。而语言学与历史学，便是和我们最有密切

关系的科学。

语言学的研究，或偏于声音，或偏于语式，或为一区域、一种族、一时期间的考证，或注重于各区域、各种族、各时期间相互的关系，固不必皆属于历史，但一涉参互错综的痕迹，就与历史上事实相关。历史的研究，范围更为广大。不但有史以来，人类食、衣、住、行的习惯，疾、疫、战争的变异、政、教、实业的嬗变，文、哲、科学、艺术的进行，都是研究的对象，而且有史以前的古物与遗迹，地质学上的化石，生物学上进化的成例，也不能不研究。固然不都是与语言学有关，而语言学的材料，与历史学关系的很多。所以，我们把这两种科学，合设研究所，觉得是很便利的。

我们研究的旨趣与方法、与计画，已经有专篇说明了。几个月来，我们少数同志，按着预定的计画，分途工作，已经有开头的一点小小材料，我们希望有多数同志加入，把工作的范围扩大起来，不能不随时把我们已有的工作报告，听同志们的评判，这就是我们开始印行这集刊的缘故。

蔡元培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 南京

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1月出版)

临清武训学校募捐启

(一九二八年八月)

堂邑武训行乞兴学，为举世所信仰景慕者，垂数十年，其盛德懿行，载在清史。独行传及国立各级学校教科书，又散见于当代文豪之撰著集录，近则学童唱歌于校，伶人演剧于场，虽妇人孺子，几

无不知武训为空前之义人者。其感人深如此，势必使其遗徽余泽，丕显于全国，以完成普及之盛业，方合乎崇贤乐善之旨。兹有王君丕显者，清季附贡、民国师范毕业生，当武训乎创义塾时，即聘为塾师，其教导训诲之殷，武训极敬礼之。及训歿，而能始终不失其矩矱，念餘载如一日，洵可谓善继武训之志矣。至民国七年，本县征收局局长韩纯一、东临道尹龚积柄及邑绅车震、孙振家、沙明远、孙百福等，咸钦其热心苦操，思欲藉是展大此校规模，故于国民级外，增设高等一级，即公同集捐三千余元，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丕显武训之旧业也。九年复蒙大总统给额捐资，餘如总理、总次长、参众两院，无不乐于捐输。自斯以后，各省诸名流亦皆慨解仁囊，极力襄助。综计十载捐款，约有二万余元之谱。现以此校课程颇优，就学者日益加多。鄙人等拟添中学一级，以育人才，而基金尚微，校舍不敷，因以赓续募捐，俾武训事业，永垂万世而不朽，想大君子必乐为捐资，以襄成义举也。谨启。

发起人：张自忠 朱培德 薛笃弼 谭延闿 蔡元培 阎锡山 蒋中正 冯玉祥 李宗仁 孙良诚 石敬亭 梁启超 李石曾 丁维汾 肖一山 张维玺 何思源 宋哲元 张之江 鹿钟麟 王正廷 王朝俊 魏宗晋 于恩波 孙德培 宋美龄 邓哲熙 杨其祥 李朴勤 简照南 李德全 韩纯一 聂澄泽 李庆施 沙明远 杜光坝 陈经删 夏继泉 胡连三 车震 陈衡哲 傅斯年 潘云龙 孙鉴藻 孙百福 孙振家 张敬承 姬篆藩 孙宝贤 朱辅辰 简玉阶 李苦禅 何香凝 王兰英 陈秀英 马敬夫 李之纲 颜景嶽 崔肇祺 李泗亭 于德和 张元亨 施登魁 张致和 陆 恺

黑守知 黄宗宪 田继光 栾玉藻 陈宏绪

据《临清武训学校募捐公启》石印传单

续辞大学院院长等职呈

(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

呈为续恳准予辞职事：奉八月二十二日公函，辱承慰留，良感殊遇。惟元培自知甚明，既非称职，义不可以苟留，敢请准予卸除本兼各职，并迅即任命大学院院长继任者，更督促司法部部长王宠惠回部，以重职守，实为公便。谨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

国 民 政 府

(据《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9期(1928年9月出版))

三民主义的中和性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六日)

中国民族，富有中和性。在政论上，虽偶然有极端主张，如法家的极端专制，道家的极端放任。然他们学说，均不久而转变。实施这种学说的，如商鞅、吴起、李斯等，专行法治；晋、宋名士的崇尚老、庄，也均不久而失败，终不能不转到主张中和的儒家。中和的意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就是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

西方各民族中，只有希腊人与中国人相近。所以雅里士多德

也倡中和说。他所说的节俭，是奢侈与吝啬的折衷，勇敢是暴乱与怯懦的折衷，正与“执其两端用其中”的界说相合。但是，此外西方各民族的性，都与此不同。所以，雅氏的中和主义，在欧洲竟没有发达。然彼等二千年来，在两极端间往复摆动，不能不时触中点；且以多数民族分别尝试，经验宏多。故近日已渐有倾向中和的理论

与事实。

究以与固有的民族性不相投，所以进步不能很快。孙先生所以说：“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至于欧美的政法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到底那个能想通政治道理、并且能解决根本办法，只有我们孙先生。他的办法，就是三民主义。孙先生固然对于欧美的政治道理，研究得很博很深，然而他所以能想通的缘故，还是因为受了本国中和的民族性与中和的历史事实之大影响。我们现在就三民主义演讲中，时时见到中和性的表现。试举其例如左：

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孙先生讲民族主义的时候，说中国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要把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固有的能力恢复起来，是何等的看重国粹！然又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又说，我们要学外国，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在后赶着他。这又何等的看重欧化！

孙先生讲五权宪法的时候，说外国有三权分立的宪法，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划分；但中国亦有三权分立的宪法，就是兼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君权，与考试权、弹劾权的划分，这两面都有缺点，所以要采取两面所长，用欧洲三权分立的制度，而加以中国特有的考试、监察二权，名为五权宪法。这岂不是国粹与欧化的中

和性么？

主张开明专制的，说人民难以图始；主张极端放任的，说政府可以不设。这也是两种各偏于一方的态度。孙先生讲民权主义，把权与能划分得很清楚，政府应当万能，所以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治权，都交给他，要他负起责任。人民应当有权，所以把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四种政权，都行使起来，就可以驾驭政府。这岂不是人民与政府两方权力的中和性么？

主张自由竞争的，维持私有财产制；主张阶级斗争的，要没收一切资本家所有。这都是两极端的意见。孙先生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法来解决这个纠纷，不是突然把私有财产没收，而是渐渐的化私为公；不是共现在的产，而是共将来的产，这岂不是经济革命的中和性么？

其余如地价登记时，价由地主自定，而有按价抽税与照价收买两法，可以互相调剂；在训政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无一非中和性的表现。孙先生伟大之精神在此。凡是孙先生的信徒，都应当体会此种精神，才可以尽力于孙先生的主义。若口唱三民主义，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便是波尔雪维克，那就是孙先生的罪人了。

据《三民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28年
9月16日出版）

致杨铨函*

(一九二八年九月中旬)

杏佛先生大鉴：

……孟真来函，欲大学院以二万元购李盛铎所藏之档案。如能腾出此款，当然甚好。但几日内有法筹出否？（下缺）

附：傅斯年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一日)

子民先生左右：

午间与适之先生及陈寅恪兄餐，谈及七千麻袋档案，本是马邻翼时代由历史博物馆卖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袋。李盛铎以万八千元自罗振玉手中买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储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房诸政，明史均阙。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

* 孙常炜抄录此函及附件时加有按语：“按此二函系明清档案失而复得之重要关键。据中研院史语所李光涛先生云：本所的明清档案，原为清代内阁大库所存。宣统元年，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参事罗振玉请张氏将档案移国子监，装八千麻袋。民国二年，教育部设历史博物馆，民国五年，迁午门，视同废纸。后以“烂字纸”三字以四千元代价出售于商人作造纸材料，罗振玉氏以三倍之价购回；以财力不足，拟转售外人；李盛铎氏急以一万六千元购于罗氏。后由傅斯年先生转请蔡先生以二万元购回，幸免落于外人之手。”

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羨，其价值重大可想也。

去年冬，满铁公司将此件订好买约，以马叔平诸先生之大闹，而未出境。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存，恐归损失。今春叔平先生函斯年设法，斯年遂与季、骝^①两公商之，云买，而付不出款。遂又有燕京买去之议。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

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Qonation^②。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至失散，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此实非一浪费不急之事也。先生虽辞去大学院，然大学院结束事物，尚由杏佛先生负责，容可布置出此款项，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与杏佛先生切实商之。此举关系至深且钜也。至费用，因李盛铎索原价一万八千元，加以房租，共在二万以内，至多如此。叔平先生前云可减，容可办到耳。专此，敬颂
道安

杏佛先生同此。

学生斯年谨呈 九月十一日

据孙常伟编《蔡元培先生全集》抄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档案）

① 季、骝：戴季陶（传贤），朱骝先（家骅）。

② Qonation 系 Donation 的误排，意为捐赠。

《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

(一九二八年九月)

我国医术与工艺之应用,既数千年,积久经验,自有独到之处。然不得最新之科学以为基础,则进步殊缓,与并世各国相较,自愧不如。是以最近数十年,有新式医学校、工学校之建设。其时规模较大之工业学校有南洋、北洋两公学,均采美国式。又各地方时设医学及工业专门学校,大抵用日本式。美、日之高等教育,均受德国影响,而日本尤甚。医、工两科,则德国之教学法,尤全世界所推许也。

同济学校,发端于德人所设之医学校及其所扩张之医、工大学校。民国六年以后,始为我国自立之学校。初称专门,及十一年而改为正式之大学,以至于今。距创设之期,盖已二十年矣。此二十年中,科目之增置,程度之提高,校舍之迁移,设备之更迭,不知经几多次之挫折,而卒能维持,以迄于今。兹且就学业上观察之,无退化而有进步,非由当局之恒心与毅力,何以致此。

去岁,国民革命军既抵上海,留德同学张仲苏先生来长斯校,对于应兴应革之事,悉心擘画,以备施行。越一年,而值斯校成立二十年之纪念会。开会以后,发行纪念册,以表示继往开来之志愿,吾知该校所拟之计画七端,必能于最短期间,次第实现,以完成吾国最新式之医工大学也。爰题数语于册端,以为左券。

中华民国十七年九月

蔡元培

据《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该校
1928年出版

再辞大学院院长兼代司法部部长呈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

元培三上辞呈,均蒙慰留。惟自知甚明,万难继任,而院、部政务,不能任其长此停顿,致误党国。用敢再申前请,准辞本兼各职,并任命蒋梦麟为大学院院长,督促王宠惠回司法部部长本任,以卸仔肩。

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7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辞任监察院院长电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

中央党部常务委员及执监委员诸同志鉴:元培决不能任监察院长,请于本日会议收回成命,别任贤者,以专责成。

据蔡元培手稿

复吴敬恒电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

南京平仓巷金银街一号吴稚晖先生鉴:青电敬悉。因病不能来京,请原谅。监院无论如何,弟决不担任,并未发表,易人不难。先生善策,请留赠愿任者。明日如有发表,万请勿列弟名。又张学

良之名，亦以不列入为妥。请转告介公。元培叩。青。

据蔡元培手稿

辞监察院院长呈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

为呈请准辞去监察院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名义事：本月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命元培任国民政府委员兼任监察院院长。案监察院兼有弹劾、审计两专责。元培嫉恶，素号不严，计学尤非所习，以长监院，极端不宜。如勉强就职，既犯力小任重之戒，尤塞为事择人之路，为党为国，深抱不安。为此，沥诚请求收回成命，准予辞去监察院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名义，慎择一刚方精明之同志任之，以专责成，实为公便。此上

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会

党员蔡元培谨呈

据蔡元培手稿

致蒋介石等函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

介石、展堂、组安先生大鉴：

前晚(组安先生亦于第二日以此见劝)承约偕赴南京，现因忽有感冒，不能即行；但稍缓必当首途，请勿念。惟弟有不能不预先声明者二事：(一)监察院院长决不担任(忆前晚已决定李石曾先生

为院长,李德邻先生为副院长。而前日石曾先生见告,乃以弟为院长。今无论是否石曾先生之误会与推托,而弟则决不担任)。(二)大学院院长决不复职(现在须速觅一继任者,弟亦正在物色,如有认为得当而取得本人同意,即提出)。如右举两端,承诸先生许可,则弟俟稍愈,即来京候教。此后,愿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资格,尽力于党务;以政治会议委员之资格,尽力于政务(弟曾辞政治会议委员,然近经谭先生及孔庸之先生转示会中同人之意见,弟遵当取消辞意);以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资格,尽力于教育、学术。余生几何,能力有限。果能如此尽力,自问已告无罪;若再苛求,必多贻误。自知甚明,决难迁就。沥诚奉恳,务请玉成。

据蔡元培手稿

致杨铨杨端六函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杏佛、端六先生大鉴:

顷有北大毕业生锺天心、袁世斌二君,往英留学,因未领毕业证书,欲各得一英文证明书。请为代备,并于签名处加一前北大校长之衔为荷。渎神,谢谢。专此,敬请
早安

原函及名单均附奉备考。

弟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手札

题祝枝山楷书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祝京兆书，流传者多作狂草，半为膺品。此册楷法遒谨，酷似唐人写经，诚真迹也。作于正德己巳，京兆年五十有一矣。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蔡元培

附：撰写此篇所笔记之参考资料

祝枝山小楷林酒仙诗卷。书法全模锺、王。成化丙午，方登峰说：祝京兆书法，在有明与文、董齐名，而流传不多，世争作膺本以射利，涂雅走蚓，轶于准绳规矩之外，盖因其生平为人放达不羁，遂疑落笔自非法则所可拘束，殊失其真也。……此卷着笔用意鍊归口法，绝似锺太傅，非晋以后所能及。

徐葆光说：希哲书，于古无所不学，为前朝第一人。外间流传，多作狂草。小楷在吾乡亦最难得。往时见其真迹二本，作二王、褚、虞笔法，种种各异。

希哲此卷作于正德历寅，时年四十有七。寅卯辰巳
七八九

王虚舟云：京兆小行楷，涵泓停瀟，无所不有……独挺流俗□然自名一家。

据蔡元培手稿

致李济琛戴传贤函

（一九二八年秋）

任潮、季陶先生大鉴：

径启者：本年四月间，接季陶先生电，以中山大学存款不能提用，情形困难，嘱向中央商拨五万元，藉资周转。其时以财政部无款可拨，不得已，由敝院设法移挪，先汇上二万元以应急。现因敝院待用此款，势不能缓。幸值二公联袂蒞都，用特函请台端，直接向财政部商筹，并将前借二万元迅予归还，无任翘企。区区之忱，还请鉴宥为荷。

（许寿裳代作）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纪念总理诞辰的意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我们对于总理逝世周年的纪念，已经很悲壮的举行两次了。我们今日来纪念总理的诞辰，觉得感情上虽然与逝世周年的纪念式有点不同，而纪念上却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我国古代的纪述，如《春秋》，记卒、记薨、记崩的很多；但是记生日的，似只有鲁庄公一人。又古代墓志，总说这个人是某年死的，或说是某月某日死的，年若干，我们可以推出他的生年，却不能推出他的生日。似乎生日不如死日的注意。这大约因为一个异乎

寻常的人，到死的时候，他的功业或著作，都已受社会重视，所以骤失此人，社会上顿觉有莫大的损失；至于他的生日，则事属既往，在当时，苟非有特殊的表显，足以引人推求，就不免付之淡忘了。

殊不知一个伟人的逝世，或早或迟，于他的事业上显出不同的影响；而生日的早晚，影响于一个人的事业，也一定不小。因为人类建立事业的能力，必基本于祖先的遗传[为]，而陶冶于环境的变化。这两种要素，都不能不随时期而变动。所以诞生的早晚，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一生事业的状况，有重大影响。

总理一生的大事业，自然是在致力国民革命的四十年；然而，这四十年不断奋斗的能力，必有一部分是发源于二十岁以前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所受的教育，与个人适应环境的习练。抑且一生六十一年中，知行并进，度越^①寻常的建树，不能不认为在诞生的初期，早已储有非常的能力。设使总理诞辰，不是恰好在六十一年前的十一月十二日，而或早或晚，吾恐总理一生的事业，虽仍是非常伟大，而与现在我们所读总理自传及年谱的内容，必不免有几微的差别。所以，我们不能不认总理诞辰的重要，而且认纪念总理诞辰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既然知道纪念诞辰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必要把总理一生的事业，聚精会神，形成整个的观念，悬在心目间，作为永久的模范，才能不辜负这番纪念总理诞辰的盛典。

据蔡元培手稿

① 此处似脱一“不”字。

《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序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现在的图书馆，不能不兼收中外文书籍，但是编目的时候，要想中外统一，很感困难：第一在书目的分类，第二在著者的排列。

第一、现在国内各处的图书馆，对于图书的分类，大都采用杜威号码法，而加以裁并改动，并且把中外文分别编列，这因为有许多中国书，依杜威分类法，苦于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但是改动的结果，牵一发而全身皆动；使得那些从中国文译成外国文的，或从外国文译成中国文的，都不能与原本一起排列。这与卡特氏所定“性质相同的放在一处”之义，不相符合。王云五先生博览深思，认为杜威的分类法，比较地适用于中国，而又加以扩充，创出新的号码，如“十”“廿”“士”之类，多方活用。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维持杜威的原有号码，毫不裁减；一方面却添出新创的类号，来补救前人的缺陷。这样一来，分类统一的困难，便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二、著者的姓名，中文用偏旁，西文用字母，绝对地不能合在一列。若是把中文译成西文，或把西文翻成中文，一定生许多纷歧。其他如卡特氏所编的姓氏表，于每个姓氏，给以一个号码，也是烦杂而无意义。要一种统一而又有意义可寻的方法，莫妙于用公共的符号，可以兼摄两方的。这种公共的符号，又被云五先生觅得了。这是自然的趋势，云五先生既然用四角号码来代表中文笔画的种类，现在又悟到外国字母，也可以同样用号码来代表。于是制成一种罗马字母号码表，只用十个数字来代表二十六个字母，非常简明，一览了然。有了这个发明，能够省去许多翻译或检表的工

夫；对于外国姓名只要按表翻成号码，对于中国姓名只要照四角号码法编为号码，便可以成统一的排列法了。

此外，对于标题索引等，也有所改良，便于应用。实在是一部很好的著作，我相信这一定会风行海内的。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据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商务
印书馆1928年出版

复李烈钧电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

江西、武宁探送李协和先生大鉴：惠电敬悉。安抵珂里，经营乡治，至为钦慰。培近专力研究院，已购成贤街四七号地产，拟建图书馆及总办事处。闻寓客为公随员，敬乞电令迁让，俾可进行建筑，并盼电复。蔡元培。支。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复傅斯年电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六一三三傅斯年先生鉴：已径函河南省政府。所请以掘出古物留存开封陈列所一节，自可酌量办理。未函教部。元培。霰。

附：傅斯年致杨铨电

杨杏佛兄：安阳件恐不便直许河南省图书馆，请乞向教部暂取

回院，函弟详述。年。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致冯玉祥函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焕章先生大鉴：

径启者：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在河南彰德设立办公处，挖掘地层，藉便考古，业由敝院正式公函河南省政府，请拨借洹上袁宅花园房屋之一部分，为办公之地。惟事属创始，深恐地方上少见多怪，发生误会。拟请先生转达庞炳勋师长，于该地方驻扎军队，拨出兵士二十名，保护挖掘工作。该兵士等须听受该办公处考古组主任李济之指挥，每名月给伙食六元，以酬其劳。至何时开始挖掘、及详细情形，当由李主任与该军官面洽。素仰先生提倡文化，不遗余力。对于此等科学的考古事业，必荷垂察。并盼赐复，至纫公谊。此颂

政祉

弟蔡元培敬启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为李金发书写对联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文学纵横乃如此；

金石刻画臣能为。

金发先生正

弟蔡元培

据影印的手迹，见《美育》杂志第2期

(1928年12月出版)

致宋子文电*

(一九二八年)

宋部长子文先生勋鉴：清华留美生及中基金自办图书馆、调查所、及受补助机关，皆赖美庚款维持。此款自本年三月起，即应继续拨付。会、校因上年停付庚款，罗掘俱穷，非立即飭拨接济，势将停顿。前承面允维持，并于二十日内由美电告办法，务望电部即发。伫候复音。弟蔡元培。元。

(杨铨代作)

据蔡元培发电抄留底稿

致张继电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

北平政治分会张主席溥泉兄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因整理清档案、及其他考古研究，决在平设分所。拟请拨故宫博物

* 杨铨在此稿右旁注：“已由邓勉仁司长代发”。

院所属南河沿堂子及景山西旧御史衙门两处房屋，为分所藏书及办公之用。详由马叔平先生面陈。蔡元培。真。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复张元济函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菊哥同年大鉴：

前李君宣襟来，奉惠书，藉稔东游所见，并承谆谆以保存古籍相勸，力所能及，当共勉之。李君事，已为转辗介绍于卫生部，已得复函，奉览，并乞转告李君。冒君来，又奉惠函，惜来时弟适他出，未晤，留有潘君所赠之藏书记及冒先生所赠之诗，有谢函各一，敬乞便中转去，渎神，谢谢。到沪后，如能留一二日，当走访畅谈。专此，敬祝

著安

弟元培敬启 一月二十二日

据蔡元培手札

致冯玉祥函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焕章部长先生大鉴：

径启者：天时之变化，关系于民生者至巨。气象学之研究，实为我国之亟图。敝院有鉴于斯，爰有气象研究所之设立。查研究

气象，首贵观测。我国各地气象测候所，寥若晨星，以致每感研究材料之缺乏。西北一带，占全国四分之一之版图，实有设立测候所之必要。拟请转致豫、陕、甘三省省政府当轴，就省城各设一所，以资观测，而便研究。至每所开办经费，约四千元已足；每所每年经常费，仅需三千元。所费有限，于学问之益无穷。倘荷赞同，关于测候人员，请选派各该省中学毕业生二人，先入敝院气象研究所实习，一俟学成，便可设所。统祈察照施行为荷。敬颂
勋祺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致傅斯年函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

孟真吾兄大鉴：

承寄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种刊物，想见勇猛精进，良堪欣慰。惟研究所已迁出中大，而刊物上却见有中央〔山〕大学字样，或是发稿时尚未脱离中大也。

同人均以研究院有散漫之状，前途颇为危险。现拟集中京沪两处，希望史语研究所即迁首都，其重要关系，已详于杏佛先生函中，想兄必能采纳。

都中现正预备先设一小规模之自然历史陈列所，凡广西科学考察团所搜集之动、植、矿物标本及民族学器物，皆将陈列于此。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得及美国人蒙古探险队之所留与所赠之化石，亦将附陈。想亦兄所乐闻。专此，并祝

著安

弟元培敬启 一月三十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挽梁启超联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

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
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

据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

致汪敬熙电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广州中山大学汪敬熙先生鉴:赴生理心理学会费,研究院准助千五百元。蔡元培。径。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题《学生指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古之称君子者,曰“爱人以德”,曰“成人之美”。《学生指南》一书,罗举各种求学之方法,而于读书、运动、卫生,以至毕业以后之

择业，亦陈其利弊。使读者得选定一种之计画，循序渐进，张弛均有标准。既不致为欺人牟利之学校所利诱，而亦不致为忍心害理之野心家所利用。诚可谓爱学生以德而成学生之美者矣。

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马崇淦编《学生指南》，勤奋书局

1929年10月出版

角直保圣寺古物馆董事会规则*

(一九二九年二月)

第一条 为维持管理现有之用直保圣寺古物及搜集其他古物起见，设置本董事会，由下列七人^①组织之：

教育部代表二人(常务次长，社会教育司司长)^②。

省政府代表二人(建设厅长，教育厅长)^③。

江苏古物保管会一人^④。

唐塑保存会代表二人。

以上七人应互推一人主持常务^⑤。

第二条 本会有防止损坏古物馆房屋及各古物之权责。保圣

* 1929年春，蔡元培和叶恭绰被聘为教育部“保存角直唐塑委员会”委员，他们积极推动。角直保圣寺古物馆的“董事会规则”及“管理规则”，就是叶起草而由蔡修改订定的。

① 叶原稿为“五人”，蔡改为“七”人。
② 括号及“常务次长……”系蔡所加。
③ 括号及“建设厅长……”系蔡所加。
④ “江苏古物保管会一人”系蔡所加。
⑤ 叶原稿为“以上五人……”，蔡改为“七”人。

寺原有各古物，应设法广为搜集保存。

第三条 本会为便利起见，得委托地方行政或公益机关代管馆务，由本会监督之。

管理馆务，应照管理规则办理；如有违背规则情事时，本会得取销其代管。

第四条 本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由常务董事召集，遇有要务，得召集临时会。

本会每年至少应推董事一人到馆视察^①。

第五条 本会之议案，以多数决之。

第六条 古物馆一切兴革，须由本会议决。任何事项，非经本会通过，不生效力。

第七条 本会无根本变更古物馆之组织及移作他用之权。

第八条 本会董事皆为义务职。

据叶恭绰起草、蔡元培修改《角直保圣寺
古物馆董事会规则》手稿

角直保圣寺古物馆管理规则

（一九二九年二月）

第一条 古物馆之管理，由古物馆董事会主持，一切照本规则办理。

第二条 负责管理古物馆之机关，对本馆之土地、古物、建筑物、装饰物、碑记、花木等，均负防护保存之责，不得移作他用及有

① “本会每年……视察”，系蔡所加。

所变动损坏。

第三条 本馆得定期准人参观，但须遵守参观规则。如未经管理机关许可，不得擅入^①。

第四条 本馆所保存之古物及其他一切，应备册籍，详细登记，任何人不得处分及移动^②。此册应备同样两份，一存董事会，一存管理处。

第五条 遇有重要事项发生，管理机关应请示董事会办理。

第六条 关于古物馆之物品册籍文件等等，管理机关应另为妥存；不得与该机关自有物品册籍文件相混。

第七条 如有未尽事宜，由董事会随时斟酌办理^③。

据叶恭绰起草、蔡元培修改《角直保圣寺
古物馆管理规则》手稿

三八妇女节演说词^{*}

（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出国际妇女节？这是因为世界上全体妇女有一种问题要求解决。这一问题，既然关于妇女界全体，那就是与男子相对待的问题，就是男女平权的问题了。

男女平权，不但我们妇女所标榜，就是开明一点的男子，也何尝不是这样主张？但是主张了几十年，在政治上，妇女在立法、行

① 叶恭绰原稿“不得……”后1字模糊，蔡元培加“擅”字。

② 叶原稿“任何……”后脱一字，蔡加补“人”字。

③ “第七条 如有……”系蔡所加。

* 此篇系蔡元培代夫人周养浩而作。

政治上效力者有若干人？在经济上，妇女能独立者有若干人？在教育上，妇女服务于初等或中等教育的虽日渐加多，而在高等教育上，如法国居利夫人的有若干人？科学的发明，文学艺术的贡献，固亦有若干妇女，并不逊于男子，然而人数的多少，尚不能相等。所以，男女平权的主张，现在还是准备时期，不是完成时期。

准备的方法，固然要向政治、经济、教育、学艺方面同时并进，而最要关键，则在妇女界互相亲爱，同心协力，来把自身最切要的问题，作一个总解决。

在家庭中，做母亲的，果没有偏爱男儿、薄视女儿的么？乡间尚有养媳妇的制度，有几个是不受苛待的？妯娌间、姑嫂间，果没有争执意气、挑拨是非的么？各机关、各商店的女同事，果没有因竞争生存而互相嫉妒、互相倾轧的么？畜婢为法令所禁，但屡有私置而虐待的新闻；有犯罪嫌疑的女子，未判决前，为什么偏受管狱老妇的虐待？娼妓是最不幸的，贩卖的虽有时由于男子，而多为鸨妇所逼勒。总之，不幸的妇女受害于男子的固多，但是受害于妇女的也不在少数。我们若在自己妇女界里面，若还没有达到互相亲爱、一体平等的状况，我们怎么责备他们这些男子呢？

我因为妇女节的名义，第一感觉到的，是妇女界自己要实行平等，真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样子。那时候，对于妇女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用全体的力量来解决他，还怕不能解决么？这个问题解决了，合全世界人类都是一家、一人的样子，连妇女节名义都可以不要，那就是妇女节的大成功了。

据蔡元培手稿

复张元济函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菊哥大鉴：

读惠书，甚佩正论。惟目前曲突徙薪之工未竣，投鼠忌器之点尚有，不得不以沉默对之。叨在知爱，想荷鉴谅。诸俟晤详。敬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三月二十二日

据蔡元培手札

附：张元济致蔡元培函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

霍庐吾兄惠鉴：

宁汉冲突，吾兄奔走调停，孤诣苦心，世人共见。观今日报纸，战祸殆恐难免。吾兄去宁来沪，杜门谢客，殆因此故。国势颓敝至此，民生困苦至此，而在位者犹欲从事战争，试问天良，何以对国，何以对民！

吾兄此时亟宜发表正论，痛斥两造之非，布告国民，速谋制止之策；并即日辞职，庶无负监察二字之责。而若辈知所忌惮，或能悬崖勒马，亦未可知。

去岁，弟曾劝我兄勿辞。今时事已无可为，故再贡其愚诚，尽此忠告，伏祈鉴督。专此，敬颂

晚安

弟张元济顿 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据张元济致蔡元培手札

贝多芬(四绝)*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吾邦音乐太单平，西友初闻顿失惊。我爱贝多芬法曲，包含理想极深闳。

吾国音乐，皆由单音构成，音波抑扬，相去不远，以五线谱写之自见。昔者柏林大学生开一部分之同学恳亲会，吾国学生贝君季美等以音乐娱之，余时在来比锡，未与焉。他日，晤顾君梦渔，询以德人闻吾国音乐，作何评判？顾君曰：“有一德友见语‘可惊的单纯’(Schrecklirk binfink)。且吾国美术均以形式见长，寓以繁深之理想者，竟不可得。西洋人之美术，则高者多含有理想，凡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皆然。贝氏之音乐，其著者也。

自然主义宗希腊，希伯来风出世间。融合两希成一片，曲中现出我生观。

西洋思潮有二：一、自然的，乐天的，世间的，即希腊风。其一，超自然的，厌世的，出世间的，即希伯来人所传之基督教也。（希腊，西文作 Hellas，希伯来，作 Hebräer）皆以 He 居首，吾国均译作希字。西洋中古时代，偏于希伯来风。文艺中兴

* 原题为《贝多芬 Beethoven 1770—1824》。

以后，偏于希腊。近世则谋融合两种思潮。贝氏亦其一也。

妇人醇酒与清歌，行乐及时便奈何。一任迂儒谈礼法，流传法曲壮山河。

贝氏于音乐外，颇耽酒色。“酒色歌”，西人恒语也。(Wein Weibe und Sinfen)德法开战后，法人排斥德国派音乐，贝氏亦在其列。然法人崇拜贝氏者，谓贝氏祖先本比利时人，不当排斥。可以见美术与国家光荣之关系矣。

丑面遗型到处传，哲人貌取亦成妍。克林造像尤精绝，袒臂科头态俨然。

贝氏貌甚寝，然西人崇拜甚至，以石膏模其面型，多有悬诸壁上者。来比锡最著名雕刻家克林该尔(Klinger)尝选各种文石，雕成贝氏像，陈博物馆中。到来比锡者，均以一见为幸。

据蔡元培手稿

拿破仑(三绝)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四海惊传拿破仑，国民渐不我思存。功名何似微生子，打破人间地狱门。

李君石曾为我言：某年巴黎某报招人投票，举法国最伟大人物，得票最多者为微生物学者巴斯德，而拿破仑次之。

无非时势造英雄，亿万原因一果中。乍败乍成均偶尔，托翁健笔写天功。

俄国托尔斯泰作《战争与和平》小说，写拿破仑侵俄，先

胜后败，皆有种种原因，使之不得不然。彼此均无所谓战功也。

前车已覆后车来，第二威廉现舞台。咄咄侏儒胡短视，野心不死欲燃灰。

据蔡元培手稿

《中国经济问题》序

（一九二九年三月）

中国经济学社为国内专家所组织，藉以研求经济学理及其应用方法。成立以来，仅阅四载，而规模远大，贡献宏多。于是有社刊之发行。其第一卷曰《中国经济问题》，于财政、金融、货币、会计、地方经济、交通经济、土地经济等等，多所论列，切中肯綮。自非蕴蓄富厚，焉能集此鉅制。其嘉惠学子，而裨益于吾国经济之改善，岂有极耶。爰缀数语，以志欣幸。

据中国经济学社编《中国经济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3月出版

《钦天山气象台落成纪念刊》序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

吾人居气圈之底，优游生息，如鱼之相忘于江湖，日餐大气而不自知，每分钟十六次，每日二万三千零四十次。故民主主义第三讲，于粮食问题，首举吃风，诚以其为人类养生第一种重要物质也。

寒暑燥湿之推移，雨露风云之变幻，学者于此，察其现象，穷其理致，用精密之仪器，为分量之测定，以成今日之气象学。此固纯粹科学所有事，初不计应用为何如。然其施于实际，为利至溥，略举数端如下。

欲求国无失政，首在明其时则。我国《月令》一篇，已发其端，降至近世，欧美诸邦，观察益邃，条理益密，举气象与生物二学，综合研究，统计而利用之。农事得此助力，遂有一日千里之势，长养化育，万物蕃昌，五谷以成，封疆以宁，此实用之及于农业者。

近来航空事业，进步駸駸，论制造则层出不穷，论驾驶则神乎其技。大鹏搏翼，云汉乘槎，昔之空谈，今已实现，真所谓御风而行，冷然善也。然非深究气候之转变，精测路线，何能使飞机进退自如，止其轶而起其覆。执实驭虚，相需甚殷。此实用之及于交通者。

此外，于水利、军事、教育、救灾诸端，关系亦至密切。本院所以有气象研究所之设，相度地宜，取便观测，爰就钦天山明代观象台故址，重建斯台，主其事者为竺可桢先生，热心经营，阅七月而观成，其详已见于报告中。虽事属草创，设备未周，而一年以来，已有相当成绩，从此精益求精，锲而不舍，必能本其所获，裨益民生，既增首都崇丽之观，复助新国经纶之美。兹当开幕，希望无穷，聊缀弁言，留纪念云尔。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一日

蔡元培

据《钦天山气象台落成纪念刊》，中央研究院
气象研究所 1929 年 4 月出版

致李书华陈大齐函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

润章、百年先生大鉴：

久疏修候，惟起居康胜为祝。兹有启者：得北平报告，惊悉黄幼轩内兄已于三月十七日中风去世，身后萧条；其较为年长之两儿，均尚在比国留学，学成回国服务，担负家计，至早在一二年以后。顷与石曾先生商，以幼兄服务北大，殆逾十年，于经济困难之中勉强支持，不无微劳足录。似可由北大酌给卹金，俾得维持至两儿毕业时。石曾先生允每月由北大学院暨北平大学各给卹金百元，合成二百元，至其两世兄毕业回国时截止；并言其世兄毕业后可由北大学院或劳动学院聘为教员云云。石曾先生笃于故旧之厚意，想两先生必表同情。敬请酌量情形，早行决定为幸。除请石曾先生专函相告外，特此奉布，敬祝

道祺

弟蔡元培敬启 四月一日

因北平大学区总办事处住址一时记不起，故寄北大学院第一院，请百年先生阅后即转润章先生。

据影印手迹，见周法高辑印《李润章先生藏近代名贤手迹》，1964年9月台北出版

致北平图书馆电

(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

北平居仁堂北平图书馆：电悉。贵馆预算，已经国府财委会通过，自三月起，照新预算拨发，乞向教部领取。本院经费支绌，碍难继续补助。元培。江。印。

附：北平图书馆致蔡元培电

中央研究院蔡院长、杨副院长鉴：恳将北平图书馆一、二两月补助费二千元，即日电汇，以资接济，为祷。垣、藻、衡^①。（晖）^②。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美术批评的相对性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们对于一种被公认的美术品，辄以“有目共赏”等词形容之。然考其实际，决不能有如此的普遍性。孔子对于善恶的批评，尝谓乡人皆好、乡人皆恶均未可，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美丑也是这样，与其要人人说好，还不如内行的说好，外行的说丑，靠得住一点。这是最普通的一点。至于同是内行，还有种种关于个性与环境的牵制，也决不能为绝对性，而限于相对性。请举几条

① 垣、藻、衡：陈垣、马裕藻、马衡。

② 晖：似系代日期韵目排误。

例。

(一)习惯与新奇 我们对于素来不经见的事物,初次接触,觉得格格不相入。在味觉上,甲地人尝到乙地食物时,不能下咽;在听觉上,东方人初听西方音乐时,觉得不入耳。若能勉强几次,渐渐儿不觉讨厌,而且引起兴味。所以一切美术品,若批评者尚未到相习的程度,就容易抹杀他的佳处。反之,我们还有一种习久生厌的心理。常住繁华城市中的人,一到乡村,觉得格外清幽;而过惯单调生活的人,又以偶享繁复的物质文明为快乐。美术批评,或惯于派别不同的,而严于派别相同的,就起于这种心理。

(二)失望与失惊 对于平日间素所闻名的作家,以为必有过人的特色;到目见以后,觉得不过尔尔,有所见不逮所闻的感想,就不免抑之太甚。对于素不相识的,初以为不足注意,而忽然受感点意外的刺激,就不免逾格的倾倒。

(三)阿好与避嫌 同一瑕不掩瑜的作品,作者与自己有交情的,就取善之从者的态度;若是与自己有意见的,就持吹毛求疵的态度,这是普通的偏见。但也有因这种偏见的普通而有意避免的,他的态度,就完全与上述相反。

(四)雷同与立异 对于享受盛名的人,批评家不知不觉的从崇拜方面说话;就是有不满意处,也因慑于权威而轻轻放过。但也有与此相反的心理,例如王渔洋诗派盛行的时候,赵秋谷等偏攻撃〔击〕他。文西在佛罗伦斯大受欢迎的时候,弥楷朗赛罗偏轻视他。这也是批评家偶有的事实。

(五)陈列品的位置与叙次 美术品的光色,非值适当的光线,不容易看出;观赏者非在适当的距离与方向,也不能捉住全部的优点。巴黎卢佛儿对于文西的摩那丽赛,荷兰国之美术馆对于兰勃郎的夜巡图,都有特殊的装置。就是这个缘故,在罗列众品的展览

会，每一种美术，决不能均占适宜的地位。观赏的感想，就不能望绝对的适应。又因位置的不同，而观赏时有先后，或初见以为可取，而屡见则趋于厌倦；常〔当〕厌倦时而忽发见有一二特殊点，则激刺较易。这也是批评者偶发的情感，不容易避免的。

右列诸点，均足以证明一时的批评，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批评者固当注意，而读批评的人，也是不能不注意的。

据《美展》第7期（1929年4月28日，全国
美术展览会编辑组出版）

致赵元任陈寅恪函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

元任、寅恪先生大鉴：

历史语言研究所，承两先生允为主持，将来成绩，必为世界学者所注意，不胜欣幸。顷已与傅孟真兄商定迁平计画，此后进行，必益顺利。傅君到平后，请接洽一切为荷。弟七月间或能来平一次，当晤罄积愆。尤祈随时赐教。专此，敬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五月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吴尔东函

(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

霍华德·吴尔东教授，
华盛顿大学，
西雅图，华盛顿州，美国。
亲爱的先生：

奉读三月二十三日来函，知您和吴尔东夫人将于八月间来北平(北京)访问，非常高兴。我可以肯定，您的到来将会受到诚挚而热情的欢迎，我自己也将尽力协助。

由于我现在上海并将逗留相当时间，因此我函托北平的朋友们，为您安排寓所与向导。俟得复后，立即奉告。

向您和吴尔东夫人致以良好的祝愿。

蔡元培

据蔡元培书信英文打字副本译出(高以天译)

致李宗仁电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日)

德邻先生鉴：南京友人见示歌电，始知公亦已投入战线，良深惋叹。自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以后，全国军事领袖，同隶青天白日旗下，互相亲爱，当如骨肉；彼此即有误会，可依据党义，切合人情，开诚布公而解决之，万无再用武力之理。谁为戎首，便是自

杀；谁肯退让，方得同情。弟对于中央进兵武汉之举，曾力阻之。此次桂军攻粤，自然尤不赞成。《易》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望公能采用任潮、稚晖两先生之劝告，即释兵柄，暂避海外，博闻多识，为他日报国准备。年富力强如公，前途未可限量，何苦冒不韪而争鸡虫得失于目前耶？如能约健生、季宽两先生同行，使两粤得以息争，尤所谓“如天之福，祷祀以求”者也。最后忠告，尚希采纳。蔡元培。灰。

据陇西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

致傅斯年电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一日）

北平东单羊肉胡同四十赵元任先生转傅孟真先生鉴：本院各处、各所主任，应全体参加奉安典礼；另由每所派代表一人加入。贵所代表姓名，请速派定，电复。培、铨。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复唐钺电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日）

北平清华大学唐肇黄先生鉴：电悉。已电公安局转饬查照。元培。印。

附一：唐钺致蔡元培电

中央研究院蔡子民院长：心理所租定北平新开路三十五号，警署不知有研究院，索官样委任状，并拒迁入。恳电北平公安局，飭内一区警署勿阻，并盼电复。钺。

附二：杨铨致唐钺电

北平东总布胡同七号唐肇黄兄：函、电悉。院已电公安局勿阻止。机关定名心理研究所，兄为所长，院章聘书即寄。铨。养。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五权宪法》手稿印本序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

总理之《五权宪法》演讲，行世已久；今始得总理手订之演稿而读之，始知演讲以后，补充而点窜者颇多，益足以促读者之注意而弗悞，其裨益甚大，非独使诸同志得多见一种总理之墨迹而已。抑总理墨迹，被毁甚多，而此稿独恃冯同志艰苦保存之力，得于举行奉安典礼期间公布于世，以为重要之纪念，此则尤使吾人对于冯同志表无限之感谢者焉。

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蔡元培

据蔡元培手稿

致吴尔东函*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前后)

Professor Howard Woolst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 S. A.①

吴尔东先生鉴：

前接三月二十三日来函，知将以八月间来北平游览，业已于五月六日奉函，表示欢迎，谅荷鉴及。承属代觅寓所及译员等事，业已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君 (Mr. Stuart) 妥为准备，闻司徒君已有专函奉告矣。专此奉告。

右函请译成英文打印交下，以便签名发去。

据蔡元培手稿

复裴理义函**

(一九二九年五月)

裴理义先生大鉴：

* 此件系蔡元培收到北平陶孟和 1929 年 5 月 15 日函告司徒雷登已作准备后，写出再致吴尔东函要点，交林语堂译为英文函发出。

① 蔡元培用毛笔写吴尔东的英文姓名及地址：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吴尔东教授。

** 此件为蔡元培手书复中华工业实习社主任 J. Bailie 函要点，由林语堂据以译为英文函发出。

奉本月六日惠函，敬悉。前此贵社长吴博士以贵社情形见告时，弟曾允尽力相助。现知贵社请求书已正式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甚善。将来提出会议时，虽未敢预言必能通过，然培必当切实说明，以要求到会诸董事之赞同也。

据蔡元培手稿

铭贤学校二十周年纪念题词

（一九二九年五月）

创校迄今，倏逾廿载。乐育英才，超然几辈。化民成俗，惟学是循。令闻广誉，惟学章身。升高自卑，有进无退。畅达句萌，永绝障碍。太行弗郁，汾浍潏洄。骘骘多士，益勉方来。

铭贤学校二十周年纪念

蔡元培敬祝

据影印手迹，见《铭贤二十周年纪念刊》，山西
铭贤学校1929年5月出版

致谭延闿函

（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

组安先生大鉴：

径启者：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来电，以该团在甘肃、新疆扩充工作，增派团员，曾函请教育部转呈行政院电令该两省积极援助。现已派团员陈宗器及瑞典人步林取道中东铁路，前往工作；惟闻新

省当局犹有误会，嘱恳先生再电金主席，勿加阻止，并妥为保护，予以充分便利云云。该团年来努力考查，成绩卓著。新省僻居西陲，尤赖有科学上之探究。用特函请督核，电知新省，解释一切，俾利进行，曷胜感盼。敬候
道安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

西湖博览会祝词*

（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

西湖山水明媚，每当春夏之交，远近游人，联集纷翩，凡百商业，莫不于此时利市三倍。浙省政府利用此点，藉名胜之区，设博览之会，搜集货品，分类陈列，将使游者于流连胜景之时，目击国产，辨其物品，识其产地，因比较而见优劣，由竞争而得进步，用以提倡国货，激进工商，设计至善。近年以来，战事频仍，重以国外经济侵压，各业现状，几难维持。浙省比较安善，其民多艺，能耐劳苦，善经商；滨海渔、盐，又擅天然之利，虽受多方影响，尚有其相当之进展。此次会中，百货骈阗，表示所长，改进所短，观摩之余，踊跃奋兴，士、农、工、商，各出其力，以谋一己之企业，即所以尽对于国家之义务。将来国产蓬勃，外货抵制，皆于此会肇其基。庶渐符于民生主义、饱食、暖衣、安居、畅行之旨。是则浙省政府提倡之盛意，与诸君子筹备之热心，为功至大，收效至宏，可断言也。

据《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第1册，该会结束
委员会编辑，大东书局1931年11月出版

* 1929年6月6日，西湖博览会开幕典礼，原定由蔡元培致祝词，临时因事未能去杭州参加，即将此篇寄会。

致蒋介石函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介石主席先生赐鉴：

元培自三月十六日告别以来，抱病多日，叠次请假。顷闻台从凯旋，尚不能即赴首都，面领教益，歉怅无已。兹有一事，不能不提前奉商者：元培自被命为监察院院长后，即屡提辞呈；最后，因中央常务会议责以与陈副院长共同筹备，公务较简，为日无多，不得不暂居其名。现筹备既将竣事，成立即在目前。元培决不能再事迁延，以妨循名责实之义。拟即提出辞呈，重申前请，务请鼎力主持，即与批准，不胜感荷之至。除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君代陈详情外，专此奉布，并祝勋祺

据蔡元培手稿

复胡适函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

适之先生大鉴：

奉惠书并大著《人权与约法》^①，振聵发聋，不胜佩服。秉农山先生函亦已读过，属事自当注意，求其通过。明午约任叔永、翁

① 此文见《新月》杂志第2卷第2期。

咏霓诸君到望平街觉林蔬食处便餐，届时敬请惠临一叙，藉以畅谈。专此奉订，并祝
著安

弟蔡元培敬启 六月十日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辞监察院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呈

（一九二九年六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

为久病未愈，呈请准辞监察院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职务事。窃元培当初膺监察院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之任命，即以才力不胜，叠上辞呈。后经中央执委会责以会同副院长筹备监察院事宜，元培以筹备期间，事务较简，且有副院长共同负责，故不得已而勉承其乏。不意自三月十六日以后，旧疾重发，不能不赴沪就医。缘是继续请假，迄今已八十余日。中间因中央监察委员会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及总理奉安大典，曾力疾进京两次。然均因病体难支，匆促离京，不能到国府销假。此八十日中，监院筹备及国府副署等事宜，均承陈副院长负责代理，幸而不致废弛。然元培个人放弃责任之罪，实无可宽假矣。现在奉安礼成，军事亦将结束，为完成统一，巩固中央起见，自当于用人行政上首先整顿，矫用违其才之失，责名副其实之效，亦其要点也。元培旷职既久，销假无期，长此因循，罪戾更大。谨沥诚吁请辞去监察院院长及国民政府委员之职，敢请明令准许，并别任适当之人才，以重职责，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据蔡元培手稿

魏伯桢五十生日征诗撰一律*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

记称五十服官政,鼎盛春秋大有为。曾庇党人开广厦,别兴工艺督佳儿。救人活用新刑律,观世权当旧将棋。敬酌兕觥介眉寿,祝君努力到旄期。

据蔡元培手稿

致刘文辉刘湘电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

四川成都刘主席、重庆刘军长勋鉴:中央研究院博物馆派动物馆采集员唐开品、偕中国科学社植物研究员方文培赴贵省南部、与云贵交界处,采集动植物,务请转饬所属,于该两员过境时,酌派军警沿途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为禱。蔡元培。 嘯。 印。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1卷第1期
(1929年7月出版)

* 蔡元培收到《魏伯桢征求诗文书画启》后,即在该启的背面,以毛笔撰写一律。

《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发刊词

(一九二九年七月)

国立中央研究院之设，在中国尚为刍举。本院直隶国民政府，就名义言，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就职责言，实兼学术之研究、发表、奖励诸务，综合先进国之中央研究院、国家学会、及全国研究会议各种意义而成。使命重大，无烦多述。其组织分行政、研究、评议三部，而研究为其中坚。

研究之目的，在于发宇宙之秘奥，成事物之创造，崭然有新的发见与发明。然所谓发见与发明者，本不能刻期袭取，或期诸数年以后，甚而或期诸数十年以后，均未可知，势不能责以每月中均有成绩报告。

本院研究所之已成立者九处，图书馆、博物馆筹备处尚不计在内。纵不能谓每月每处均有特殊之贡献，而一月之中，必有若干事可以陈述，公之于世，亦自然之势也。且实际上，各研究所陆续印行专刊与集刊，性质专门，各自为书。月报所收，不过荟萃群著，摘录要旨，作简明之报告而已。

成绩虽不受迫促，而工作则永无间断。各研究所于实行研究之外，尚有调查、规画、讨论、指导诸务，亦应以每月情形报告于读者。且正惟成绩之未可刻期，而报告工作，既以自励，复以告人，尤为必不可少。

况本院自开办以来，并未领有建筑及设备费。各研究所及图书馆、博物馆筹备处，均于每月经常费中，提出大部分，以供设备之需，截长补短，逐渐布置。故本院现有之事业，半为工作，半为设

备，亦应以每月扩张设备之情形，报告于读者。正惟其半为设备，每月均有新事业，则依次积累，生长永无止期。此种方法，进行虽较纾缓，亦甚有希望者。将来如有大宗开办费可以领取，则更足以骤增进行之速度。而此撙节开支、扩张设备之习惯，仍愿永久保持，循行无替。

故无论研究上、设备上，皆须以不懈之精神，作有恒之进取。月计不足，岁计自然有余。英国斯蒂芬孙（J. J. Stephenson）有言：“凡最著之发明，皆由于渐，不由于顿。”非求速成，而常精进，此本院同人所孜孜自勉者也。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1卷第1期
（1929年7月出版）

致吴敬恒函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稚晖先生大鉴：

杏佛兄来，询知先生在京甚好，为慰。

兹有启者：山东旧有山东大学，又有私立青岛大学。现教育部取消此两大学，而设一青岛大学，似乎又多设一大学，而实则并两为一也。

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其经费预算，年六十万元，拟请中央政府及省政府各出二十四万，而市政府与胶济铁路各出六万。省政府因旧出各专门学校费本有二十八万，后即移作山东大学经费，减去四万，本无问题。惟中央应出之费，闻业与财政部宋部长商及，尚无确切答复。

弟因研究院关系，未便再向要求。欲请先生向子文切实一言。如能请蒋主席对宋淳属，则尤善。

除由何仙槎兄面详一切外，专此奉托，并祝
道安

弟蔡元培敬启 八月三日

据蔡元培手札

致北京大学教职员函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

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诸先生公鉴：

刘、王两代表到沪，传述公意，深感诸先生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元培之爱护北大，决不敢后于诸先生。既承敦促，敢不勉强。惟考校中状况，及环境关系，若非有半年以上之准备，而卒然回校任事，则微特无益于北大，而适以害之。元培谨与诸先生约，九个月以后，若非有特殊阻力，元培决当回校，随诸先生之后，努力于北大之发展，不敢自弃。最近九个月，敬请陈百年先生负责进行。尤望诸先生共同致力。元培亦当知无不言，以备诸先生之采择。夙荷知爱，想承鉴谅。敬此奉复，并祝

公祺

蔡元培谨启 九月二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2228 号（1929年
9月12日出版）

致北京大学学生函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

国立北京大学学生诸君公鉴：

余、陈两代表到沪，传述公意，深感诸君维护北大、爱重鄙人之盛情。元培之爱护北大，决不敢后于诸君。既承敦促，敢不勉强。惟考察校中状况及环境关系，若非有半年以上之准备，而卒然回校任事，则微特无益于北大，而适以害之。元培谨与诸君约，九个月以后，若无特殊阻力，元培决回北大，共同致力。最近九个月中，请陈百年先生负责进行。尤希望诸君特别忍耐，偏重自助；对于学校当局，设身处地，知其难处，勿轻发无责任之言论，以取快一时，而妨碍全局。至于校舍之扩张，经费之筹画，诸君即有所见，亦可条陈于学校当局，请其斟酌办理，诸君决无直接行动之必要也。总之，诸君本为求学而来，一切言动，均以有益于求学之目的为范围，则凡能助诸君达此目的者，自然乐于效力，而不至视为畏途，想诸君早已见及矣。恃爱直言，想荷鉴谅。专此奉复，并祝公祺

蔡元培敬启 十八年九月二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2229 号(1929 年
9 月 13 日出版)

致南京北大同学会函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

南京北大同学会诸同学公鉴：

舒、郭两代表到沪，传述公意，维护母校，爱重鄙人，至为感荷。弟确有回校负责之决心，然非有半年以上之准备，而仓卒任事，非徒无益于北大，而反害之。业与教职员代表及学生会代表约，准于九个月后回校，业荷赞同。谨以奉闻。馀请舒、郭两同学面详。专此，并祝

公绥

蔡元培敬启 九月二日

据蔡元培手稿

《到田间去》序

（一九二九年九月四日）

最近传闻，甲军阀与乙军阀相遇，甲问：“若有兵若干？”乙答：“不知道。”甲问：“若有钱若干？”乙也说：“不知道。”甲又问：“若有妾若干？”乙仍说：“不知道。”这自然是笑话。然而乙军阀几可为我们全国同胞的代表。

我们中国常常以地大、物博、民众自夸，然而地有多么大？自己还没有精密的测量与图记，往往在边界上，凭着外国的地图，把我们的地轻轻的划给外国了。人有怎么多？也没有确实的计算，

或混说四万万，或说不及此数，或说远过此数，至今还没有定论。至于物产，自己更没有什么统计，专待外国人来开手，如北方的矿产，是德人先行测绘的；东三省的农产，又偏劳日本人了。

日本人调查满蒙的报告，层出不穷，关于各方面的都有；而这一本是关乎南满铁道沿线的农业的。他不但对于农业上主要事项，如大豆的种数，畜牧的概况，病虫、害虫、益虫的识别，衡量的异同，都详悉记载，而且连那乡间文契的程式，驱使牲畜的口号等等，都一一记述起来，这不但于实用上巨细不遗，而且也很有兴趣。

我们真太懒，不但自己不能去调查，并且别人调查所得的报告，也不去读一读。现在应该可以救药了，因为汤尔和先生已经把这本书译出来，不但解日文的人经这番提醒，要注意一点，而且不解日文的，也可以人手一编了。

汤先生是一个说得到做得到的，他从前学医的时候，立志不为营业，而重在研究学理。后来于组织学上有了许多新发见。他办医学专门学校的时候，要教员不但讲授，而还要自己研究，学生不许领印本的讲义，而要自写笔记，当时都以为不容易办到，后来各教员都有研究的成绩，各有著述若干种，而且用互相代课的方法，各人都曾到德国研究一回；学生也养成听讲而笔记的习惯，十余年如一日。有一时候，他立志要译医学书，限日译若干字，竟译到二十种。现在立志于两年内译关乎满蒙的书十种，他一定能译出来。就是我们读现代译本的人，不应仅仅注意译本的内容，以增广见闻为已足；还要参考本书条件，到各地方去切实调查、详细纪载才好。人人都说中国的人民，农人占百分之八十；中国的物产，农产占百分之九十；我们能把全国农业上的关系，调查清楚，就得了救济中国的锁钥；我们才算不辜负译者的劳苦。这是本书所以名为《到田间去》的用意。我于感谢译者以外，尤愿与诸读者共勉

的!

中华民国十八年九月四日

蔡元培

据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到田间去》(汤尔和译),商务印书馆 1929 年出版

致马裕藻函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幼渔先生大鉴:

前阅照〔报〕载,北大学生会有开罪于先生之言论,先生愤而辞国文系主任,疑为不确。后晤百年先生,询知事出有因。学生会本不应有此举动,先生可以置之不理。弟前晤学生代表时,会〔曾〕剴切劝告,彼等亦以为然。故弟函中有“对于学校当局,设身处地,知其难处,勿轻发无责任之言论,以取快一时,而妨碍全局”等语,即为此等事而发。彼等既无反响,即可证其觉悟。愿先生不咎其既往,勿再耿耿。弟一时不能回校,承百年先生决然离考试院,而来校主持,感佩无已。想先生对于百年先生之热诚,必不忍不为之助。务请慨然允任国文系主任,协力进行。弟不久必当来平,从先生之后,一同尽力也。专此奉求,并祝

著祺

弟蔡元培敬启 九月二十三日

据《北京大学日刊》第 2243 号 (1929 年
9 月 30 日出版)

致朱希祖函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湯先先生大鑒：

北大恢復，弟雖願回校服務，而目前尚有窒礙，承百年先生體諒，決然離考試院而回校主持，其熱誠真可感佩。乃聞先生尚以前學生會之開罪，而不肯復就歷史系主任之職，良深悵惘。學生會前此之表示，本不合理，先生盡可不必措意。弟致學生會函稱：“對於學校當局，設身處地，知其難處，勿輕發無責任之言論，以取快一時，而妨礙大局”，即為此等事而發；並曾向學生代表剴切勸告，為具體說明，諒彼等早已覺悟。務請先生不咎其既往，勿再耿耿。抑先生對於百年先生之熱誠，諒不忍不為之助。伏願慨然允回歷史系主任原任，協力進行。弟不久必當來平，從先生之後，一同盡力也。專此奉求，並祝

著祺

弟蔡元培敬啟 九月二十三日

據《北京大學日刊》第2243號（1929年
9月30日出版）

《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序

(一九二九年九月)

考古學在中國不是一個新學問。宋朝人的中國古代文字器物

之研究、以及这一线上之目录学，都有很大的贡献。后来经过汉学脾睨宋朝一切学问的一个时代，未免太把宋人低量了。直到阮芸台、吴清卿等手中，古代文字器物学又大振作，然后渐渐觉得宋人知识之富，审鉴之精，远非正统汉学家所料到的。我们现在做考古学的同志，不可忽略这个光荣的历史。

但学问一事，和世界上其他事业一样，总不能故步自封的，总是后来居上的。我们的古学，虽然在宋朝已经有那样的成就，但宋朝到现代七、八百年。近几百年中，世界为自然科学的所动荡，已经改了一个形势，前代的典型自不尽合现代的要求。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在自然科学未发达之前，西洋的历史人文之学，则发达在自然科学既发达之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古学，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我们前代的古学，没有其他科学可资凭藉。这件事实，固可表显我们的前贤创造古学之长才，然亦正指示我们现在从事此项工作者所凭藉之不如人。我们若不扩充我们的凭藉，因以扩充或变易我们的立点和方法，那里能够使我们的学问随着时代进步呢？

下列的一册，虽是试验发掘所得结果之一部分，但确是因应上文所说的要求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颇可纪念。先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托董作宾先生到安阳调查殷墟情形，看其尚可工作否。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一次，断其后来大可作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以李先生在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二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入暑作一结束，回到北平整理。这一本便是李、董两君整理到现在的结果之一部分。

这件事业不是三年两年可以完成的。即就去秋试验之打探、

今春短期之发掘而论，下文所布，亦不过当全部所得十分之一光景。但这几篇文字，已经显然表示在中国的考古学之转方向。

(一)立足点是整个的 古来研究文字者，每每注意在一字一字上，而少留意其系统性，考定器物者尤其是这样，实在尤其不应该是这样。现在，李君最先要解决小屯地层一问题，以为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之张本；董君于试探之始，即注意在此文字层之如何来，并设定其为冲积而成。这样的把问题整个抓住，不但做一件一件的捉摸，以前尚无如此从基本下手者。

(二)问题之组成 正如自然科学之组成，非复如传统古学者之但成一家言。此如李君之初论陶器，董君之统论龟卜，一语一说，皆取实物为证。有材料乃生问题，因问题而求旁证参考，资此旁证参考，而置此问题于其正当之视线，不以设定为结论，不为阙漏作补苴。这样的处置问题，乃真是求客观知识的态度。

这不过仅举其大概，至于一义之辟，一解之精，李君比综异地文化遗留，董君贯通吾国经典材料，读者可以随时遇到，不待我现在去标举。近年治汉学者，每流成书本上的反复辩论，李、董诸君却向地下寻新材料。流传器物所负问题之难决，由于不知其出土情形，不得已而阙疑；李、董诸君却处处求之于目证。在这样的立场上工作，经久以后，总能为中国古学开一个崭新的局面。这必是读这一册的人和我共同的印象！

中华民国十八年九月叙于上海

蔡元培

据《安阳发掘报告》第一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 1929 年 12 月出版

《有机化学工业》序

(一九二九年九月)

化学工业专书,向称难著,而有机化学工业专书,尤难编纂。盖纯粹化学,可以抽象讨论,不必顾实际上实现至何种地步,甚至不问能实现与否,理论上演绎可通,逻辑上不生冲突,于义已足。至论应用化学,则不然。抽象之法虽不致绝对不能适用,但于综论原理之外,须时时不忘实际上之困难而点醒之,俾读者了然于理论与实行之异同所在。理论上可通者,实际上不必可行;实际上能获效者,理论上往往无充分之解释。一工业品之制造,某种原料何以胜于他种原料,某项制法何以不及他项制法;一种反应,何以能实现于实验室而不能实现于工厂;一制品之产量,何于依制法之条件少差而有大小之别;凡此种种,皆足予著述者以深长之考虑。兹尚就化学工业之普通困难而言者也。至于有机化种〔学〕工业,其困难尚不止此。无机化学工业近年来以纯粹化学之进步,渐入于合理的径途。所采用之制法,于理论上类能预规其利弊,而实验室中所研究之结果,施诸工厂,亦能不爽毫厘。若有机化学工业,则去此远甚。制法多半未能脱经验的性质,理论上断为可行之反应,实际上往往不能实现。纯粹化学之原则,对此殆无能为力。虽幸能以经验已得之结果,用为引导,徐徐求诸实验,然实验之成功,亦十不得一。两种化学工业,既具此根本不同之点,则编纂两项书籍,难易自不待言。属于合理者,有原则可寻,统系易见,读者亦易于领会;属于经验者,原则无所用其长,必于枝节片影之中,能寻出线索,使读者不致误入歧途,此有机化学工业专书之所以难著述也。

李君乔苹，深知此种困难，毅然当之，成此巨帙，且于紧要关键处，能深入显出，不为所困，是诚治有机化学工业可贵之书也。至其取材精审，划类详明，犹其末焉者。兹承李君之请，略弁数言于右。

蔡元培

据李乔苹编著《有机化学工业》上册，商务
印书馆1929年9月出版

教育事业的综合*

——在西湖博览会“浙江省教育宣传日”演说词

（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

西湖博览会为中国希有之举，开幕了几个月，我没有来过。今天因为是教育的宣传，特地到杭州来，可以见鄙人对于教育方面的诚意。

浙江的教育，从革命军到杭州来了以后，办教育的，以前是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现在是教育厅长陈布雷先生，都是向来钦佩的，可以放心的。浙江的教育，因为历来地方安定的缘故，所以比别省好得多，而且办理的人，是我所佩服的，所以没有不满的点。我所要贡献的，是教育事业的综合，有三点：

第一是不要忘了中、小教育与大学要打成一片。浙江试行大学区制的计划，本意是要中、小教育和大学合在一起。大学区制，试行的只有浙江、江苏、河北三省。河北没有开办，江苏已经办而没有成绩；浙江是有成绩的，但是他方面的关系，也连带的取

* 1929年10月7日，蔡元培应西湖博览会之邀到杭州，为“浙江省教育宣传日”作特约讲演。

消。我想，大学区制度虽然取消，而浙江大学依然存在，精神上仍可联络。我们晓得，法国有十四个大学，德国有二十个大学，照比例上言，中国每省可以办四个大学。北平、上海，私立大学很多，常常感觉到经济和人才不足。所以我绝不主张多办大学。民国元年，因为各省高等学堂的程度不齐，成绩不好，取消高等学堂，改办大学预科。虽然成绩比较好一点，但是一省没有一个最高的教育机关，可以吸收学者，关于本省的建设，没有倚傍，于是每省办大学的动机起。我曾提议，此等省会大学，可先开办研究科，一面授研究生以高深的学问，一面叫他们应用学术于本省的工作，但是没有实行的。现在浙江大学，已有文、理、农、工等学院，其中学者对于中、小学校，可以助力的必不少。我很希望主持中、小教育的人，能与大学教职员协力，以发展全省的教育。

第二点是教员的任用与训练，不可不通盘计划。现在浙江应办的学校，不知有多少，有志愿受教育的，亦不知有多少。但是学校很少，受教育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一般要受教育的，无学校可以收容，所以教育不普及。一方面，热心教育的人，同等资格、同等学力、同等志愿，而因为人浮于事，不能人人皆有服务于教育的机会。我意，可以仿照征兵制中现役兵与后备兵分别〈值〉班的办法：其初，甲部分出去服务，而乙部分则留省研究；一两年后，研究者出去服务，而服务者回省研究。如此，则正在办事者不至于无进步；而尚无职务者，亦可为他日办事之准备，不至有猜忌倾轧的行为。

第三点是以学校为中心点，而把一切特殊教育事业都归纳进去。建设伊始，百废待举。今日要办甲事，设一机关，明日要办乙事，又设一机关，不特人才、经费都不经济，而且权责既分，于彼此相关的事项，往往互相牵掣或互相冲突。就教育上言，如党义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检查私塾、改良风俗等事，虽非学校教育所包

含,而未尝不可利用学校为出发点。学校的建筑、设备、人才,都可利用。美国人往往于假期中,利用学校,办理特殊教育,可以仿行。若能集中一切教育事业,都以学校为根据,彷彿从前乡村有集会娱乐,均以社庙为根据的样子,则一切教育事业,互相贯通,且经费与人才集中于学校,学校亦不至现在的枯窘了。

以上三点,都从综合方面着想,谨以贡献于吾浙江之教育家。

据《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第6册

《全国美术展览会特刊》序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古人恒言礼、乐,而今人恒言科学、美术。美术之广义,可以包音乐;而其狭义,则我国恒言书画,而欧洲恒言建筑、雕刻、图画。近十年,我国有仿欧洲美术学校之制,而为美术设专校者,无论公立、私立,大抵以图画为主,兼设雕刻者已尠,设建筑者尚无之。游学欧洲,亦以习图画者为最多,雕刻、建筑,皆居少数,是以我等亦常有个人或团体之展览会,其内容恒以书画为限,此千余年历史所养成,非短时期所能改变也。

十七年间,大学院纳美术教育委员会之请,决定举行全国美术展览会,筹备未毕,而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则由教育部继续筹备之,于十八年四月十日开会,二十日而会毕。开会以前,以经费之支绌,内容之复杂,几有不能成立之虑,幸教育部长官,及其所指定专办此事之职员,及其所延聘之美术家,均能持以坦白而奋发之态度,行以安详而缜密之手段,遂使此空前之大会,进行无阻。

会中陈列品,范围颇广,一书画,二金石,三西画,四雕刻,五建

筑，六工艺美术，七美术摄影。而且横之有日本帝国美术院二科会春阳会国会画会之选品、与夫寓沪欧美诸美术家之近作；纵之则有收藏家分日陈列之古代美术品、与夫近代名人之遗作，以供参考。可谓应有尽有，不局于一隅矣。

当开会之初，印有《美展》三日刊，发表各种说明及批评之文，而陈列品之较为特别者，亦择要摄印焉。会毕，乃汇编而补正之，厘为今、古两册，以为兹会之纪念品。十年、二十年以后，我国美术进步，所发表者，自必视此为精备；而筚路蓝缕，谈何容易，后之人必以此册为中国美术史上有价值之材料，无疑也。余为最初与闻兹会之一人，谨对于经营会务与编印特刊诸君子，表无限之感谢！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刊》，正艺社 1929 年 11 月发行

致阎锡山电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太原阎百川先生勋鉴：山西大同云冈石像，工程伟大，雕刻瑰奇；出龙门造像之前，集北朝美术之粹，久为世界有识者所称美。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名迹因以毁损，国宝日就消亡。我公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同深愤惜也。务恳电令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并妥商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而示来叶，幸甚。蔡元培。咸。印。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 1 卷第 4 期（1929 年 10 月出版）

致张继电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北平古物保存委员会张溥泉先生大鉴：山西大同云冈石像，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国宝消亡，至深愤惜。除电阎公百川迅飭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外，务恳贵会妥筹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而示来叶，幸甚。蔡元培。咸。印。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1卷第4期

复胡朴安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朴安先生大鉴：

惠书及令弟怀琛先生《墨子学辨》样本，敬悉。墨子是否印度人，确为值得讨论之一问题。题签奉上，请正。敬复，并祝
著安

弟元培敬启 十月十五日

据影印手迹，见胡怀琛著《墨子学辨》，1929年10月出版

朱祥生诔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

猗欤先生，禀赋优厚，抱璞恒贞，吐华益秀。髫年商场，驰骤飞扬。抗志笃学，偷闲凿光。清政虺隤，革命声沸。先生奋然，别树一帜。触藩撻网，义不顾身。滔滔雄辩，从者如云。有弟悵悵，藐焉孤露。教养熏脩，独任艰巨。梗枏栋材，烨耀勋名。人钦难弟，益念贤兄。江汉汤汤，大功既集。先生退然，拓殖实业。十亩之间，往来闲闲。齐纨蜀锦，勇挽利权。闾然日章，清德弥异。近兰知馨，望岳睹翠。奈何不弔，遂凋厥躬。万事都已，九原永终。日树俄摧，姜被无共。歌哭行吟，同怀之痛。我思前修，惻怆敷言。岂惟惜逝，兼慰鹤原。

据蔡元培祭弔文抄留底稿

复张翥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飞若先生大鉴：

读手书，知龟勉从公，反遭摈弃，深代怅悵。然是非终当大白，望勿挂怀。已为函询魏部长，如可设法，再当奉闻。前承寄赠大著诗集，佳篇满纸，足见胜情，甚佩且感。谨此鸣谢，顺颂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一日

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魏道明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聪部长先生大鉴：

逕启者：顷接前永嘉地方法院院长张翥函称：在浙省任司法事务，已历多年，平日办事，尚知勤慎。今年六月，遽被免职，并未依《法官惩戒暂行条例》，经过法官惩戒委员合法手续云云。查张君办事，既据自知勤慎；此次免职，有无冤抑之处，谅荷洞鉴。若果情有可原，□以原有相当资格，改调他省任用，出自大惠，无任感禱。特为函达，诸祈督裁复示为荷。专此，祇颂
勋绥

蔡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陈筦枢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心澡先生大鉴：

承赠佳章，回环雒诵，韵味转深。惟推奖过崇，不无颜汗。惠而好我，奚啻百朋。虚抛金玉之音，愧乏琼玖之报。特复。

蔡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迳启者：顷接朱冲涛、张维新两君来函，主张编制教育方案中，增加盲哑教育，并附来呈大部原文，祈转为函请云云。盲哑为无告之民，自当本博爱之精神，予以受教育之机会；朱、张二君所持理由，甚为正当，尚望诸先生注意及之。倘能编入教育方案中，实全国盲哑青年之大幸，诸希酌察是荷。此致
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诸先生

蔡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朱冲涛等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冲涛、维新先生大鉴：

顷接大函，主张编制教育方案中，增加盲哑教育，理由正当，甚佩卓识。已函告教育部，请其注意矣。特复，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张槌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迳复者：接读手书，知已由巴黎至伦敦，努力进修，甚慰远怀。将来至柏林后，仍望将地址示及，可通信息也。

许季弗先生同在中央研究院办事，已转达尊意矣。此复
张槌吾兄

蔡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丁穀音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穀音先生大鉴：

迳启者：陈君声树，前在北大肄业时，向学颇勤。五四运动，尤极激昂。毕业以后，专心教育。因精世界语，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来学者数百人，至奉鲁军入北京时始停办，去年任劳大教职，近因赋闲，旅居不易，愿得一小职务，以维生活。因陈君住址与贵校相近，特为介绍。贵校如有相当职务，陈君颇堪备选，还希酌裁汲引，不胜感荷。专此，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陈和铤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和铤厅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汪君仲英，前奉省令往查淮阴中学事，并主持校务，闻颇能竭力调停，风潮平息。近据来函，已照常开课，一切进行，均颇顺利云云。果如所言，是汪君尚能称职。可否竟予加委为淮阴中学校长，俾得专意办理，亦该校之幸。特为函请，还希裁酌施行为荷。专此，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宋希尚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达龢吾兄大鉴：

承惠赠大著《说淮》，会萃众说，元元本本，导淮进行，得此鸿制，利赖不浅，甚佩甚佩。李佛先生及图书馆两本，已分别转交矣。特此函谢，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三日

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胡适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适之先生：

奉书，命到中公演说一次，固谊不容辞。然近日杂务颇多，无暇选题预备，姑俟一二月后应命何如？即希鉴亮。敬复，并祝
著安

弟元培谨启

据《中公三日刊》第5号（1929年10月27日
中国公学大学部出版）

复张元济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菊哥大鉴：

惠书敬悉。中华学艺社招饮，弟因有事，不克往，已致函辞谢矣。郑君如电询，敬祈代为道歉。前日命题《涉园图咏》，业已名作如林，勉强效颦，请是正。卷奉璧。馀容晤罄。敬祝
著安

弟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八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许立德函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冠三先生大鉴：

接读大函，藉悉尊处藏有关于义和拳事之京报多张，欲移赠本院，至荷厚意。请即赐寄，将为保存于本院图书馆，以供参证。特此奉复，并表欣慰。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月三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说 三*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中公三日刊》征文，我就把三日的“三”字说一说。

汪容甫民说：“一奇二偶，二不可以为数，二乘一则为三，三者数之成也。积而至十，则复归于一，十不可以为数，故九者数之终也。于是先王之制礼，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以三为之节，三加三推之属，是也。三之所不能尽者，则以九为之节，九章九命之属，是也。此制度之实数也。因而生人之措辞，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

* 中国公学大学部出版《中公三日刊》，请该校董事长蔡元培撰文，他便为该刊撰写此篇。

此言语之虚数也。”(《释三九》上)可以见我族的语言上,无论实数虚数,三都是重要的节目。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由三数一越而到万,并不要经过四、五、六、七等数。《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子华子说:“出于一,立于两,成于三。”都看得三是很重的。我推想我族最早的时期,曾用过三进法。

现在开化的民族,都用十进法了。然而非、澳等洲未开化人,不用十进法的还有,就中用五进法的较多,间有用三进法的。例如斯密(Marianne Schmidt)所记的非洲里德河(Riet-River)民族,一、二、三有独立的数词,而四以上是用一、二的两数目加起来的,四是二加二,五是二加二加一,六是二加二加二;这是以三为成数的。又如弗罗贝奴(Les Frobenius)所记的澳洲派泼奈(Papna)民族,一、二、三有独立的数词,而四以上是从三上加起来的,四是三加一,五是三加二,六是三加三,是不但以三为成数,而且是用三进法的。所以我族古代曾用三进法,是可能的事。

我族大约先用三进法,后用五进法,最后乃用十进法。五进法自然是起于以指示数,而一手适有五指之故。但十又等字,惟表三指。许叔重氏说:“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过三也。”(《说文解字》又字下)是可见三、五两数,各有用意。我们古代用五进法的证据,是一、二、三、三均有积画的专字,而五、六、七、八等数目,皆用假借字。用三进法的证据,是一、二、三均有从弋之古文,作弋、弋、弋,而四以上无之。大约用五进法的,是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用三进法的,是传说中的三皇时代。后来周末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论,是继承五帝时代的观念的;三王时代的三正论,是继承三皇时代的观念的。

三乘三为九,九与现在的百位相当;三乘九为二十七,与现在

的千位相当；三乘二十七为八十一，与现在的万位相当。《小戴礼记》王制篇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昏义篇说：“天子后立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也有了一点三进法时代的遗意。

至于弌、弌、弌所以从弋的缘故，近日丁山先生说：“弋疑即戈者，戈犹今言个，弌、弌、弌，疑即一个、二个、三个今文，犹小子毛公鼎作𠂔，小臣守𠂔作𠂔矣。”（见所著《数名古谊》）案此说似太纡曲。照我的推想，弌、弌、弌当是描写结绳时代的样子。秘鲁古代绳文，留遗至今的有两种：一是横木于上，垂绳若干，而作结于绳上以记数。又有一种，是以附有小枝之木干横列于上，而列悬各种不同色的绳束。从弋三文，殆是我族结绳时代记数的样子；与秘鲁第二种绳文相似；后来创作书契，就照样描出，并所悬之弋亦画在上面，遂流传到汉代。但惟有弌字孳生貳、臧、𢶏、𢶏等字；弌字亦经吴禅国山碑采用；而弌却没有被用过。这也是三数的特别情形。

据蔡元培手稿

致张人杰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

静江主席先生大鉴：

迳启者：绍兴东浦村热诚学校，系先烈徐公锡麟所手创，迄今已历二十五年。原有校产，尽属田亩。自二五减租后，经费大受影响，不得不别筹基金，以资维持。闻该校校董陈燮枢等，已具呈教育厅，请援定一纪念学校拨助基金成案，准在绍兴箔类特税项下，拨给三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此事提出省政府时，务求鼎力主持，

俾得通过；庶几先烈惨澹经营之校，得以维持于不敝。特此代为函请，诸望玉成，不胜感禱。祇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杨永清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

永清先生大鉴：

承惠赠贵校年刊，记载详明，插图美富，一年成绩，粲然具陈，披览既竟，至佩热心。特此鸣谢，诸维察照。顺颂
台祺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张人杰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

静江主席先生大鉴：

迳启者：据绍兴朱华乡区立第四小学来函，称近年因田租减收，校款益形支绌，势将停办。查绍兴箔类特税，已荷省政府核准，拨给五万元，补助各小学，惟其分配，必取平均之原则，所得无几，难资沾溉；乞将本校特别困难情形，转陈当局，拟请在此五万元内，

拨予数千元，俾得维持永久云云。查该小学开办，已历十余载，成绩尚好，经费竭蹶，是其实情，非得较巨之补助，深恐不能支持；所请在核准之五万元内特拨数千元之处，还望俯予玉成，不胜感禱。

祇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谭延闿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日）

组安院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顷接程宗沂君来函，谓“先人遗集，将次刻成，前荷谭院长惠允龚学□遗集籤题，未知有否书就？甚望速藻，俾得付刊，乞为转询”云云。特此代为函陈；还祈拨冗赐墨，使藏山事业，早日完成，同深感荷。专此，祇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二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龙德升墓志铭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

先生讳荷恩，字德升，姓龙氏。先世自湖南迁陕西，居于城固

县之南乡。曾祖讳自云，祖讳亦珍，考讳仲谟，皆以力农节俭兴其家。先生幼沉默，寡言笑，不轻与人暱，亦不与人忤。孝亲敬长，纯出天性。稍长，毕业中学校，即以提倡教育为己任，尝充乡校教师，授课勤甚，三载如一日。为诸生讲历史，尤注重于古今治乱得失及国耻邦交之荦荦重大者。既而幡然曰：吾学不足，奈何误人。解职竟去，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以为美化足以改造人生也。继入国民党，为区分部常务委员，主办《汉钟》、《血花》诸月刊，发挥党义，痛诋秕政，触时忌，弗顾。旋受长沙华中美专之聘，师生契洽，一如其在乡校时。民国十三年冬，染寒疾，未及施治而卒，春秋三十有一。

先生好义，富膂力，尝隻身侦得盗巢，率乡团数十人，出不意擒获之。又尝因土匪盘据乡镇，夜驰百十里，乞援邻地，匪闻惊遁。岁歉，推解无不至；为根本救济计，则创益秦工业社于汉中。五卅惨案起，奔走募款助工人；不足，鬻画益之。是时，先生有子曰小离，未晬而殇，有慰之者，先生喟曰：有泪当哭烈士，何以系情襁褓为！其急公捐私，可谓度越寻常者矣。

娶赵氏。女子子二人：桂英、秀英。遗著曰《莽心拙口斋诗集》一卷、《读书日记》三卷、《典籍撮要》二卷、书牘二卷、杂著二卷。画宗石涛，篆刻塑造，皆有法度，艺术伉爽如其人。铭曰：

有燿其名，不修其龄。呜呼先生，惟其德馨。既固既宁，铭此幽局。

据蔡元培祭弔文抄留底稿

致陈大齐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百年先生大鉴：

迳启者：顷接北平普育平民学校来函称：“开办以来，无日不仰赖将伯之助。兹者需款甚亟，无法筹措，不得已，再向各界吁请随意捐助，庶不致中道停止”等语，并附捐启一本。该校平日办理状况若何？弟不甚明悉。敢请先生代为探听示及，俾知大略，无任心感。

该校地址在西城锦什坊街东养马营内聚德里十二号。专托。

顺颂
台祺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五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孙科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

哲生部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近闻贵部有补派留学生办法，凡交大学生，在民国十七年以前，毕业成绩列第一名者，得请求补派留学，并闻有梁兴贵等，已邀批准。兹有朱君雷章，系去夏卒業交大电机科第一名，有志出洋留学，业由交大据情呈请贵部鉴核；还望执事念其向学之

殷，准予补派。他日朱君学业精进，皆出自玉成之德。特为函请，诸祈察夺为荷。专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六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经济史长编》序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吾乡章实斋先生尝拈“圆而神，方以知”二语，为史与长编区别之标准。盖史之作用，重在开来，初不在罗举种种已往之事实，而在于种种往事中抽出律贯，昭示后人，故言可以简，而意则务求其深长，故谓之圆而神。然此圆而神之著作，不可不以极完备之长编为凭藉，否则所根据之事实，既已挂一漏万，则其所摘绎之律贯，或不免代毫而失墙。是以辑录长编之时，宜力求完备，而不可预设成见以为去取。作文者以词必己出为特色，而作长编者则以无一字无来历为条件，故谓之方以知。

吾国历史至久，又以印刷业发明之早，记载甚富。不满于旧有之记传、编年诸史，而欲重为编订，以求合于今日之需要，不能不先为繁重之长编，此决非一手一足之烈，而有待于分工，或断代焉，或专门焉，要非不慕虚荣而富忍耐心者不能为。

萍乡黄季飞先生，曾在日本研究经济学，欲以其学理应用于我国，而苦无适当之经济史可资印证；欲修经济史，则又苦无完备之长编，以为凭藉，乃立志自作长编，分为前后两部。前清道光季年以前之事实入前部，以后则为后部。尽十年之力，前部业已脱稿，

凡二十一编，都二百余万言，大者如土地、交通之制度，小者如植茶、养蜂之职业，精者如孔、墨诸家之理论，实者如矿物、林木之种类，凡前人所记载者，无不博采而类聚之；且仿马氏绎史之例，悉冠书名于其端，而毫不改变其原文，使阅者于怀疑时，可以检对原书，诚合于方以知之标准矣。

在季飞先生之意，深恐搜采未周，颇不欲轻于发表，余则以为无伤。盖就搜集史料之方法而言，孤本之传钞，古物之发掘，外国记载之翻译，无论何时，皆可有新出之材料，以备补充。现在所需者，在举已有之材料，为有系统之排比而已；偶有遗漏，或续有发见，皆可勒为补编，不必待一切材料收入以后，始可问世也。余深佩先生之坚忍而勤力，以有此成绩。爰述余之感想于卷端，以介绍于阅者。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七日

据黄季飞编《经济史长编》，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朱华庭传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

先生讳振勋，字华庭，浙江绍兴县人。生四岁而孤，育于母尹太夫人。寇乱之余，家业荡然，赖尹太夫人鬻书画鍼黹以自给。

先生稍长，喜读书，以贫不能竟读，改习贾，入县中某钱肆，颖异特甚，尽得奇赢操纵之术。无何，出任鼎丰泰钱肆事，又主瓮山施东兴盐廩事务。甘旨之奉，每岁加丰，门户生辉，日以恢廓。尹太夫人顾而乐之，先生亦知亲心之乐而甚乐也。

先生遇事勤敏，重然诺，为人谋甚忠。尝为族中议董，众疑群

骇之中，片言立断，人无不信服者。性喜酒，饮微醺，则纵谈古事，庄谐虚实，错综并出，听者忘倦。

尹太夫人享年七十有八而终，先生年已五十，号哭擗踊，几不胜丧，盖其孝思根于天性，古称五十而慕者，庶乎近之。

晚岁，好施药，蓄良方甚夥。以中华民国十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娶尹氏。子三：家深、家铭、家镛，深、镛皆前卒。孙一：大均，家铭所出。

总揽先生生平，无日不在勤劬之中，亦无处不生怡悦之境，优游寿考，以遂其生，殆所谓和光同尘湛然常存者欤。后嗣恂恂，皆循法度，即先生治家之道可知矣。

（马褀光代作）

据蔡元培祭弔文抄留底稿

复许立德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

冠三先生大鉴：

接奉大函，并《京报》五十三本，敬谥执事以私人之藏，供公家之用，使故事无失，参考有资，厚谊所施，永佩无斁。专此申谢。祇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八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张人杰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八日)

静江主席先生大鉴：

迳启者：顷接喻君长霖来函，略谓：“《浙江通志》，工作中断，前者已成什之六七，欲竟全功，固不甚易；但得绩学谨朴之士，专一于此，少则一年，至多二年，万无不成之理。浙志失修二百余年，舍此不图，后更无望”云云，并拟就办法一纸。查喻君浙东儒士，前次曾在志局任事，关心文献，至为可佩。现在浙志如何进行？喻君自愿效劳，所拟包办之法，是否可行？兹将原文一纸附上，敬希察览。此事功亏一篑，甚望荅筹提倡；倘得成书，不特乡邦之光，抑亦执事不朽之盛业。诸维裁夺是幸。专此，祇颂

台绥

附喻君原信一纸。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八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金士宣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士宣先生大鉴：

承寄赠大著《铁路运输》之第一卷总论，叙次详明，函义赅洽，甚佩撰述之勤。谨此函谢，惟希察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刘海粟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海粟先生大鉴：

承赐为内子介绍于俄国印象派画家之函拜领，谢谢！但福煦路之 At lier^①，弟等亦甚愿参观，敬祈赐函介绍。

大作展览册题词及致蒋梦麟兄函奉上。教育部现有马、吴两次长，故函中并及之。敬复，并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三日

内子属笔致谢敬候。

据蔡元培手札

复胡朴安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朴安先生大鉴：

惠书敬悉。台湾番族器物，现已在福开森路三七八号(社会科

^① At lier，画室。

学研究所)陈列。先生及贵友如欲参观,可到该所访林惠祥君(如在星期日,请先期关照)。摄影请从缓,敬复,并祝
著安

弟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三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黄右昌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右昌先生大鉴:

接读手书,并惠大文三种,就审乘时著述,履蹈清佳。大著按切时务,要言不烦,拜读既竟,钦佩曷胜。远承颁寄,至感雅谊。特此申谢,诸维察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六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马相伯九十寿庆演说(要点)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马氏之得高寿、健康,非由炼丹神秘,全凭科学方法。故中国科学社特设筵席,为马先生庆,且祝马先生高寿无疆。

据《申报》1929年11月18日

《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北京大学,到现在有三十一年的历史了。这三十一年内,名称改了几次;内容与外延的广狭,改了几次;学风改了几次。到了第三十一年,在党治之下,值教育部新改大学条例,又值北大的名称与关系屡次改变,而终于恢复。自此以后,又将有一时期可以专心致志于按部就班的进展,而不致轻易摇动。但我以为北大同人,若要维持不易动摇的状态,至少应注意两点:

(一)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有一部分的人,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不知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举,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而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今则首都既已南迁。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要在有日进无疆的自信心,不凭藉何等地位,而自能崭然露头角。

(二)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从前,在腐败政府之下,服务社会者又不可多得,自命为知识阶级的大学,不得不事事引为己任。若就求学的目的说起来,牺牲未免太多,然在责无旁贷的时期,即亦无可如何。今则政府均属同志,勉为其难;宣传党义、运动民众等事,又已有党部负了专责。我们正好乘党政重任尚未加肩的时候,多做点预备的工夫,就是多做点学术上的预备。若此刻早已纷心他事,荒弃学业,他日重任加身,始发不

学无术的悔恨，就无及了。所以应守分工的例，不想包办一切，而专治学术。

若全校同人均能了解这两点，则北大的进步，将无限量。否则抱万能之愿，而无一得之擅，前途就可想而知。愿这次参与北大三十一周年纪念诸君，要深切的注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蔡元培

据《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年出版

复徐庆誉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庆誉先生大鉴：

接诵手书，备承崇饰，深滋愧慙。就审执事从公之暇，不忘著述，具见澄清有志，味道能腴，甚盛甚佩。讲演会会员增多，自是好景象，学术发达，潜移默转，会中同人之努力，终必大彰其效也。考试委员会，前接朱、杨两君信后，已函告戴院长，并以附闻。专复，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题钱静方悼亡诗卷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补天无术费吟哦，奈此情澜未竭何。手写悼亡三十韵，墨痕知杂泪痕多。

当时幼妇赋团圞，稗齿相差廿载宽。谁遣匆匆先别去，人间始信白头难。

双影庐中影不双，残镫无寐转肠忙。前人亦有歌长恨，恐比前人恨更长。

明镜原来不着尘，莫因哀恋久伤神。凭将齐物忘形意，调护高年善病身。

据蔡元培祭吊文抄留底稿

致马云亭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云亭市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青岛大学，筹备伊始，由杜君光埏主其事。日内修葺校舍，汲汲进行，以期早日授课。惟校舍原为德、日兵营，外间不无覬觐。现有一部分房屋，为公安局保安队所借用，尚未迁让；近闻吴立凡司令军队，业已离青，深恐他项接防军队，见青大校舍宽广，发生借驻情事，影响校务，至为重大。欣值台旆履新，百端具举，关于教育，尤乐提倡。用敢备陈一切，甚望鼎力维护，曲为防

范；倘有军队借驻校舍，务请格外关垂，设法消阻。将来青大发达，皆出执事匡扶之德，教育前途，实利赖之。专此奉托，不胜悽悽，诸维荃照。祇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三十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宋春舫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春舫先生大鉴：

接读手书，知担任青大图书馆事，至为欣慰。青大校舍，恐为军校觊觎，甚佩先见，同时亦接杜光坝兄来信言其事。弟已致信云亭市长，托其切实维护矣。知念奉复，并希转告杜光坝兄为荷。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三十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余青松函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青松先生大鉴：

手书奉悉。青岛观象台恳请拨款，由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每月

各拨五百元补助一事，自可照办。其期限定为六月，以后视情形再定进止，办法尤善。祈与竺藕舫先生彼此商定后，正式备函至总办事处，再行答复可也。复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三十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马克思传》序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今人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之故，而不敢言苏俄，不敢言列宁，驯致不敢言马克思，此误会也。吾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由来，或不能不追溯马克思；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与中国共产党生关系。且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不必即信仰马克思。孙先生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承认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而亦历举其误点，是研究之结果也。现今各国反对共产党、敌视苏俄者甚多，而对于马克思学说，则无不有译本。我国马克思学说之译本，亦渐渐出版矣。应论世知人之需要，于是马克思传亦为当务之急。李季君前在德国，专研马克思，所草《马克思传》，汇前人所作，而辨其异同，正其讹舛，庶有以见马克思之真相。于出版之期，辄题数语，为之介绍。

十八年十一月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李季《马克思传》，平凡书局

1929年12月发行

复张元济函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菊哥同年大鉴：

惠书敬悉。钦甫先生事，如有机会，必当为之辨解。法律不追既往，本不必吹毛索瘢；况所指为罪状者，与本人了无关系，提证事实，当无问题。惜弟无意赴京，恐未易为力耳。

《翁文恭日记》第九册：丁未闰五月初九日，确有“李蕤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一条。略检以前所记，未见有与李往来之记述，不可解也。

《日记》未能遍读，奉缴。费神至感。敬祝

弟元培敬启 十二月一日

据蔡元培手札

致张人杰函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静江主席先生大鉴：

迳启者：浙省货物附加税，原系按照县自治法办理，专供地方教育公益等用。绍兴一县，岁有三十余万圆之数。自民国五年财政厅将此数收归省用，致绍兴地方事业，一无发展。近两年来，叠经各团体吁请省中发还，均以预算已定，未邀允准。最近，闻由姚

烈、曹豫谦二君，面向台端请愿，已蒙惠允提交会议，具见顾念地方、俯顺輿情之盛意。惟时隔数旬，尚未解决。弟情关桑梓，未免悬怀。颇闻各县此项税款，皆为县用。想绍兴一隅，必不致独感偏枯。务请鼎力维持，使此款决议拨还。此后绍地各项事业，逐渐发达，悉出鸿施，想亦执事所乐许也。企望裁成，无任感禱。专布，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二月十九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陈大齐函*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百年先生大鉴：

叠奉惠函，敬悉一切。纪念会诸荷偏劳，感歉无已。

接李辛之兄函，言拟发行《北大月刊》，于明年一月出创刊号，属作发刊词。弟虽从《日刊》上见有关于月刊之通告，然未详其组织如何。弟意既以北大名，应由学校当局负责主持，不能付之初毕业或未毕业之同学。已函复辛之，请先生阅后转送之，并商决办法：

或由学校当局主持，而出《北大月刊》（当然可收学生作品）；或由学生自出杂志，而不用北大名义（当然亦可由教职员投稿）。

* 蔡元培当时兼任北京大学校长名义，而由陈大齐代行校长职务。此函系由上海寄往北大。

此事未可放任,务请注意为幸。专此,敬请
著安

弟元培敬启 十二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手札

题养友为写油画

(一九二九年)

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
痕永不磨。

据 1929 年上海全国美术展览会 展出
周养浩油画

题《式园时贤书画集》

(一九二九年)

题时贤书画集,即希式园先生正之

莫因爱古薄今人,识曲由来在听真。卫索台中皆入妙,李吴殿
壁各超伦。

读书顿起同时感,刮目相看三日新。不羨清河书画舫,君家常
住圣湖滨。

据《式园时贤书画集题辞》(铅印单张)

题赠何联奎

(一九二九年)

知其白，知其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子星同学兄雅属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致胡汉民电

(约一九二九年)

南京立法院胡展堂院长鉴：青岛观象台蒋幼沧台长，天学专家，办事勤能。请电陈中孚市长维持蒋君原职。蔡元培。寒。

据蔡元培手稿

复蒋丙然宋春舫电

(约一九二九年)

青岛观象台蒋幼沧、宋春舫两先生鉴：元电敬悉。已电托胡君。培。寒。

据蔡元培手稿

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与 今后努力之标准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

本院成立以来，已一年有半，其创设之始原，筹备之经过，与夫组织之大概，具见于本年三月第一次报告，无庸多赘。兹谨就一年来院务进行之经过，择要述之。

本院已设机关：在首都者，为总办事处，天文、气象两研究所，及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上海者，为驻沪办事处，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及社会科学五研究所；在北平者，为历史语言，及心理两研究所，与历史博物馆、天文陈列馆。院中人员皆由院长聘任，总办事处设总干事一人，处主任三人，职员十八人；各研究所设所长、秘书各一人，研究员、助理员若干人。列表如下：

出版品除专门之专刊、集刊，宜分述于各研究所者外，计有：（一）第一次报告，本年三月；（二）十七年度总报告，本年七月；（三）*Academic Sinica with its Research Institute*，本年十一月；（四）院务月报，第四期已付印。

本院工作，举其荦荦大者：（一）首都清凉山院址之划定；（二）上海曹家渡院址之购定及新屋建筑之开始；（三）北平中海居仁堂、北海静心斋之拨用，及历史博物馆之接收；（四）评议会组织条例之拟订；（五）各种国际研究会议之参加，如本年爪哇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美国之第九届国际心理学会，第十三届国际心理学会，以及日本之国际工业及动力会议，本院皆派员参加，提出论文。余如书报、仪器、标本用具之购置，与夫专门人才之罗致，职责所在，

国立中央研究院现有研究人员统计表 十八年十二月廿四日

类 所 别	专 任			兼任	特 约				助 理 员			合 计
	研 究 员	常 技 务 委 员 师	编 辑 员	研 究 员	研 究 员	编 辑 员	外 国 通 讯 员	筹 计 备 委 员	助 理 员	调 查 员	技 术 员	
物理研究所	3				4				6			13
化学研究所	5			2					5			12
工程研究所	6								2			8
地质研究所	8			1	4				12			25
天文研究所	3				5			5	6		1	20
气象研究所	1			1	1				2		10	15
历史语言研究所	8		3	1	13	3	3		13		1	45
心理研究所	1				2				2			5
社会科学研究所	10		1		9				12	5		37
自然历史博物馆		3						5			5	13
合 计	45	3	4	5	38	3	3	10	60	5	17	193
共 计		52		5		54				82		193

亦无不尽力进行。

研究工作,分所陈述如下:

一、物理研究所

(一)研究员丁燮林《液体热传导率之比较测定》。

(二)研究员杨肇濂《单个导体及绝缘体割切磁力线发生电势之试验的证明》。

(三)研究员严济慈、胡刚复《石英晶体颤动之研究》。

(四)研究员胡刚复《短波受信及发信器之制造及试验》。

(五)研究员丁燮林《液体与绝缘固体间之摩擦生电》。

二、化学研究所

(一)研究员赵燧黄《绍兴酒酿造法之调查及卫生化学的研究》。

(二)研究员沈慈辉《制造酯化松香之研究》。

此外有本国食物与药材之成分研究,中国生漆之分析,特别金属盐类之预备与研究,有机化合物新综合法之研究,各地陶土及宜兴陶料之分析,及用国产原料制造化学工业品之研究等。

三、工程研究所

(一)与中央大学工学院合办之陶瓷试验场,本年始,经费全由本院担任,出品有彩釉镂空瓶壶,为总理奉安大典纪念品,并陈列于西湖博览会。

(二)钢铁试验场之筹筑。

(三)研究员王季同研究:(甲)《计算螺旋形弹簧之新公式》,(乙)《由 xy 曲线求 $\int yx^m dx$ 与 $\int y^n dx$ 之图算法及其应用》。

(四)助理员张继龄调查浙江杭县、临安、余杭、富阳一带之造纸工业。

四、地质研究所

地质研究所之调查工作:计分八组:赴浙江两组,赴广西两组,赴湖北两组,赴陕西一组,余一组则往河南、湖北邻境,现尚有三组在外调查,余三组亦不日出发。其研究工作为:

(一)研究员李四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研究》:

古生代以后大陆上海水进退之规程。东亚山系结构之方式与大陆运动问题之关系。

(二)研究员叶良辅、何作霖《中国东南部侏罗纪以后之火成岩与产矿作用及地壳变动》。

(三)研究员李捷、助理员朱森《秦岭山脉中段地质之研究》。

(四)助理员舒文博、俞建章《湖北襄阳、南漳、宜城、荆门、钟祥、京山等县之地质调查》。

(五)研究员田奇瑞《湖南中部之地层及地质构造》。

(六)研究员徐渊摩、王恭睦《江、浙、皖、赣、鄂、湘等省之陶瓷土》。

(七)助理员何作霖《湖北大冶、鄂城、阳新一带火成岩之种类》。

(八)研究员吴筱朋《岩石弹性强弱之测验》。

(九)助理员赵国宾《陕西中部与南部之地质矿产调查》。

出版品计有：

集刊第一号 《湖北阳新、大冶、鄂城之地质矿产》(叶良辅、赵国宾)

集刊第二号 《湖北阳新、大冶、鄂城一带火成岩之种类》(何作霖)

集刊第三号 《湖北蒲圻、嘉鱼、咸宁、崇阳、武昌等县煤层地质》(上)(李捷)

集刊第四号 《湖北蒲圻、嘉鱼、咸宁、崇阳、武昌等县煤层地质》(下)(李捷、俞建章、舒文博)

集刊第五号 《湖北鄂城灵乡铁矿》(叶良辅、赵国宾)

集刊第六号 《古生代以后大陆上海水进退规程》(李四光)

集刊第七号 《化石之原始分布及保存之情形》(葛利普);《奥国维也纳盆地之犀牛化石》(王恭睦);《欧洲 *Dinotherium* 之新分类法》(王恭睦);《湖南中部上古生代地层之研究》(田奇瑞)。

五、天文研究所

(一)筹备建筑紫金山第三峰天文台。

(二) 编制十九年国民历及首都授时。

(三) 测定南京经纬度暂用数。

(四) 研究员余青松《卫星分光之摄影研究》。

(五) 研究员高平子研究《流陨之定理及宋代天文学之精密程度》。

(六) 研究员陈遵妫《求气温对于時計变差之关系》。

(七) 研究员陈遵妫研究《哈雷彗星之周期及路径》。

出版品计有：

集刊第一号 《初定南京经纬度报告》(高平子)

六、气象研究所

(一) 测候 分二种：曰地面测候，曰高空测候。

(二) 通报。

(三) 保护飞航。

(四) 造就人才，并计划测候所。

(五) 著作：(1) 研究员竺可桢《中国气候区域之研究》；(2) 研究员胡焕庸《气象变更说述要》；(3) 助理员吕炯《极面学说与中国之风暴，中国之雷雨》；(4) 测候员陆鸿图《航空气象概要》；(5) 测候员黄厦千、全文晟《测候须知》。

出版品计有：《钦天山气象台纪念刊》；《气象研究概况》；《气象季刊》第一卷(一至四)十七年；《气象月刊》第二卷(已出至四期)十八年；集刊第一号 《中国气象区域论》(竺可桢)。

七、历史语言研究所 研究工作分三大组：

甲、历史组 史学各〈方〉面及文籍校订等属之。

(一) 研究员傅斯年研究《古史中关于文学及制度》。

(二) 研究员陈寅恪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史料，政治、军事、典制搜集、并考定蒙古源流、及校勘梵番汉经论。

(三)研究员丁山《殷契亡吏之研究》。

(四)研究员陈垣编制《北平旧藏敦煌材料目录》。

(五)研究员容庚撰述《古器物书目》。

(六)编辑员徐中舒《中国古代人种史之研究》。

乙、语言组 语言学各〈方〉面以及民间文艺等属之。

(一)研究员赵元任关于瑶歌及两广方言材料搜集之整理、并创制字母式音调符号，正与万国语音学会通讯讨论；《北平藏僧民众歌谣之研究》。

(二)研究员史禄国《猺方方言研究》。

(三)研究员罗常培《明季耶苏会士在音韵学上之贡献》。

(四)研究员罗常培由故宫藏本校勘韵镜。

(五)编辑员赵万里从敦煌残片中之切韵集韵以校勘《广韵》。

丙、考古组 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属之。每年春秋两季则从事于古器物发掘工作；夏、冬两季为室内研究工作。现所进行之发掘工作为河南省安阳小屯之殷墟整个发掘，由研究员李济主持之。

出版品计有：

集刊第一号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释朱》（商承祚），《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胡适），《跋唐写本切韵残卷》（董作宾），《殷契亡吏说》（丁山），《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使者》（余永梁），《占卜的源流》（容肇祖），《数名古谊》（丁山），《周颂说附论鲁南与诗书的来源》（傅斯年）。

单刊：第一种：《猺调纪音》（赵元任）。第二种：《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卷子目录》（陈垣）。第三种：《宋元以来俗字谱》（刘复）。第四种：《金石文籍目录》（容庚）。第五种：《刻本俗曲总目》（刘复等）。第六种：《北京俗曲选》（常惠）。第七种：《俗乐谱第一集》（刘天华）。

第八种：《诗经新论》(傅斯年)。第九种：《藏文书籍目录》(陈寅恪、于道泉)。第十种：《宋元逸词》(赵万里)。第十一种：《南方中国人之发育》(史禄国)。第十二种：《殷墟陶器初论》(李济)

专刊：《安阳小屯发掘报告》第一期。

史料集：(1)史料甲集(单篇之史料)；(2)史料乙集(成书之史料，第一种《孙督师前后纪略》)

八、心理研究所 工作大部为筹备事项。所长兼研究员唐钺现正着手研究之问题如下：

(一)大声惊扰对于习惯的行为之影响。

(二)粮食种类与学习速度有无关系。

(三)大声发生时受刺激感官之种类。

九、社会科学研究所 工作分四大组：

甲、社会学组

(一)研究员陈翰笙、助理员王寅生《黑龙江流域农业情形之研究》。

(二)研究员陈翰笙、助理员王寅生、王立我《无锡农业经济调查》。

(三)研究员陶孟和等《杭嘉湖农业调查》。

(四)研究员王际昌、助理员罗志儒《上海社会之研究》，尤注意于杨树浦工厂区为大规模之调查。

乙、经济学组

(一)研究员杨端六、助理员侯厚培《六十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二)研究员杨铨(1)《所得税之理论及其应用》，刁培然助理之；(2)《中国土地经济》，高仲治助理之。

(三)助理员樊弘《工资理论之研究》。

丙、法学组

(一)研究员王云五等(1)《雇工之法律及其期限问题之研究》;(2)《关于本国犯罪之统计研究》;(3)《广州、上海、汉口、北平之监犯个别调查》。

丁、民族学组

(一)研究员颜复礼、编辑员商承祖《广西凌云瑶人之调查》。

(二)研究员蔡元培(1)《各民族关于数之观念》;(2)《结绳及最初书法之比较研究》。

(三)研究员凌纯声、编辑员商承祖、助理员林惠祥《满洲通古斯及福建、浙江两省畬民之研究》。

(四)助理员林惠祥(1)《台湾生番日用品之调查》;(2)《中国迷信之研究》。

出版品计有:

专刊第一号 《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陈翰笙、王寅生)。

专刊第二号 《广西凌云瑶人之调查》(颜复礼、商承祖)。

专刊第三号 《上海社会研究之背影》(王际昌、罗志儒)

十、自然历史博物馆 此馆以研究国产动、植物之分布及类别为目的。其工作概况,分二大组:

甲、植物组

(一)技师秦仁昌之(1)杭州采集,(2)广西十五县之采集,共获标本三千四百余号,木本植物约逾全数之半;(3)近京采集。

(二)技师秦仁昌之植物标本鉴定,于香港皇家植物园、广州中山大学农科植物研究室、及岭南大学植物标本室鉴定标本一千五百余号,其中蕨类植物几全部鉴定,并发现新种十有四种。

乙、动物组

(一)技师方炳文、采集员常麟定之广西采集。所经区域,为桂

省与黔省、滇省越南交界及中部平原，盖高山平原诸动物兼而有之，计得哺乳类动物凡二百九十号，鸟类一千四百余号，爬虫两栖鱼类共一千四百余号，综计有脊椎动物共三千一百余号，无脊椎动物如蜘蛛、昆虫、介壳、软体、环虫、圆虫等类，不下五千余枚。此外，活动物如猴、豹及豪猪等，凡二十余头。

(二)动物标本剥制员唐开品之四川采集。在四川叙府雷波大凉山及马边等处采集动物。

(三)技师方炳文、采集员常麟定于日本对支文化事业局派遣岸上鎌吉博士来华调查长江水产时，遄赴四川溯江调查鱼类，采集标本。

(四)采集员常麟定之近京采集。

出版品计有：

丛刊：(1)《广西四川之新爬虫鱼类》(方炳文)。(2)《镇海钟氏观光植物标本室蕨类植物名录》(秦仁昌)。(3)《广西蕨类新种篇》(秦仁昌)。(4)《广西鹌鹑科之鸟类研究》(常麟定)

专著：(1)《中国蕨类专篇》(秦仁昌)。(2)《广西蚯蚓新种志》(英文)(方炳文)

以上为本院过去工作之大概。

* * *

至于本院今后努力之标准，仍分三大期进行：曰完成筹备期，曰集中建筑期，曰扩充事业期。其纲目则依事实上之便利，分配实施，与本院第一次报告所载，略有变更增进之处。其关于总计划者：(一)充实现有之研究所及各机关之房屋、图书、仪器及人才；(二)总理物质建设计划研究委员会之设立；(三)评议会之成立；(四)全国研究会议之召集；(五)教育研究所及图书馆之增设等。其关各所者，亦分别列举如下：

一、物理研究所

(一) 致力于有关开发财源及国际贸易之研究而检验各种原料之物理的性质。

(二) 地磁重力大气诸研究。

(三) 电信交通问题。

(四) 国防上物理问题之研究。

(五) 制造仪器。

(六) 基本度量衡之绝对测定试验及核准方法。

(七) 其他物理研究。

二、化学研究所

(一) 添建化学制造厂。

(二) 继续进行中药研究。

(三) 生理化学之研究。

(四) 物理的化学之研究。

(五) 其他化学研究

三、工程研究所

(一) 钢铁试验场拟进行之工作, 则为铸钢、合金钢、韧性铁、铸铁等钢铁研究; 黄铜及红铜等非铁金属之研究。

(二) 陶磁试验场拟进行之工作, 则为磁器印花纸之研究, 耐火原料之研究, 国内磁土分布之调查, 化学磁器及电磁器之研究。

(三) 以新式成形机制造餐具。

(四) 设备材料试验室及电机试验室。

(五) 自动机发动机制造上之研究。

(六) 调查中国旧式工业而研究其改良方法。

(七) 其他工程研究。

四、地质研究所

(一)地层与古生物之研究，拟注重扬子江流域及东南各省古生代地层发育之比较及红砂岩造成之年代与其分布。

(二)关于岩石矿物矿床等项之研究，拟注重东南海滨各省火成岩之性质分类分布及产生之时期，扬子江流域铁矿及其他金属矿产分布之情形与其产生之方式，江西南部各矿区拟特别注重。

(三)地质构造、物质物理、煤田、油田及地下水等项之研究。拟继续研究秦岭中部及东部、及大庾岭之构造，四川盆地、安徽北部及皖南、浙江、福建各处之构造，亦拟分期调查。关于物理的地质研究，拟在首都附近或河北平原一带研究重力之变异，以求阐明其地下之构造。

五、天文研究所

(一)研究太阳：甲、观测太阳斑点与腾焰；乙、分析太阳光带；丙、直接摄影；丁、以光带中之一线摄取太阳景像。

(二)研究行星、卫星、彗星、流陨及黄道光等之行动及其物质概况。

(三)研究恒星：甲、摄影；乙、光度测量；丙、光带摄影；丁、光电推测；戊、分光强度法。

(四)测量经纬度，分赴国内各大城市测量经纬度，辅助全国测量计画。

(五)改进首都授时，实施全国授时。

(六)研究中国旧天算学，并整理古书所载天象材料。

(七)研究天体力学及关于天文物理之算学，编制步日躔月离书及每年航海历。

(八)参加国际合作之研究工作：甲、观测变星，乙、观测流陨，丙、国际经度测量。最近为参加国际Cepheid变星之合作研究。

(九)其他天文研究。

六、气象研究所

- (一) 设立全国气象测候所。
- (二) 农业气象研究。
- (三) 航空气象研究。
- (四) 气候与水利研究。
- (五) 继续研究高空测候以保护飞航及研究气象理论，如风暴之成因，雷雨之来源，季风之厚薄等。

(六) 预拟制备远东气象图。

(七) 其他气象研究。

七、历史语言研究所

- (一) 继续安阳发掘及其他考古研究。
- (二) 继续整理明清档案。
- (三) 史料征集。
- (四) 文籍考订。
- (五) 人类及民物研究。
- (六) 继续进行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之研究。
- (七) 其他关于历史语言之研究。

八、心理研究所

继续动物心理研究及进行其他各项心理研究。

九、社会科学研究所

- (一) 中国外交史研究。
- (二) 中国民法研究。
- (三) 陪审制度研究。
- (四) 贫民诉讼之援助。
- (五) 继续进行长江各省农业及社会调查。
- (六) 继续进行北方各省农业调查。

- (七)中国人口统计。
- (八)继续进行西南各省苗瑶调查。
- (九)筹设民族学博物馆。
- (十)其他社会科学之研究。

十、自然历史博物馆

- (一)继续采集各省动、植物标本。
- (二)进行中国动植物分类研究。
- (三)建筑中央博物馆及动、植物园。

以上为本院将来努力之标准。

总之，本院就名义言，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就职责言，又兼学术之研究、发表、奖励诸务，实综合先进国之中央研究院、国家学会及全国研究会议各种意义而成，使命重大，深自兢兢，努力加鞭，不敢稍懈，以期不负党国之付托，此则同人等所自勉者也。

据《中央周报》第83、84期合刊，新年增刊，
1930年1月1日出版

周母盛夫人家传

(一九三〇年一月七日)

夫人姓盛氏，□□□□县人。娴于姆训，婉婉柔顺。年甚长矣，始归于周翼云先生。治家勤甚，井臼之劳，滫瀡之奉，君舅称之曰贤。先是，翼云先生再丧耦，遗雏三人，长者十龄，幼者乳抱，家事凌杂，无所为计。自夫人之来，而倾者安，扰者定，堂上熙怡，弱小欣跃，翼云先生深德之。

已而家因商业失机中落，又以讼事失多金，翼云先生邕阨不

欢，夫人则曰：“家庭和顺，虽饔飧不继，无伤也，况尚有术支持耶！”乃出奁物，值万金，权子母，维家计，终于不匮者，夫人之力也。

性豪宕，善饮，每酒后，纵谈故旧盛衰之迹，激昂慷慨，感人甚深。又喜闻国家大事，间有评论，无不扼要。

待人和，自奉约。视诸子如己出，抚之以恩，导之以礼。自翼云先生之没，诸子受教益严，终于颀然秀出、以学问自鸣于时者，又夫人之力也。

中华民国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卒，得年六十有五。子三：培，北京大学高材生。婿，精于医圭，客南洋棉兰，经营商业。孙五：明镇、明璆、明璿、明镜、明上。

自古妇人之贤淑者多矣，而以身系其家之隆替，事无不豫，计无不周，抚育前室之子，恩勤备至，使成令名，历二十年如一日者，盖亦不数见。著于篇，可以垂范于后矣。

（马褀光代作）

据蔡元培祭弔文抄留底稿

致刘湘等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三日）

甫澄总指挥、松云军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余君锡嘏，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生，有志出洋留学，以求深造，自筹经费，苦未足数；意欲请公家补助，俾得成行。素仰台端提倡教育，奖掖后进，可否量予资助，成就余君好学之志，感念大惠，当无既极。特为代达，还希俯予玉成，不胜盼祷。专布，顺颂

台祺

蔡元培敬启 一月十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张人杰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

静江主席先生大鉴：

迺启者：顷由西湖博物馆陈馆长寄到贵政府公函，承聘为该馆历史文化部专门委员，祇敬领悉。台端恢宏大度，系念民生，前次博览会，既极一时观摩之盛；继以博物馆，又开两部研究之资，本省文化，利深实深。谨当本其所知，随时贡献，冀以仰裨治理。先此奉复，诸维荃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一月十六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陈杞怀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六日)

杞怀馆长先生大鉴：

顷奉大札，并省政府公函，承聘为贵馆历史文化部专门委员，祇敬领悉。贵馆罗列庶品，得比较研究之资，复以执事热心阅识，擘画其间，本省文化，粲然可观，继往开新，希望甚大。谨当本其所

知,随时贡所〔献〕。先此奉复,诸维荃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一月十六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李四光等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

○○①先生大鉴:

迺启者:顷接青岛大学图书馆函称:“本大学图书馆,拟先置备三种图书:(一)普通参考图书(如字典、年鉴、百科全书等);(二)各科学学生参考时所不可少之书;(三)各种杂志期刊。兹请开列书名赐掷,以便采办”等语。该大学设立图书馆,正在筹备期间,我辈自宜有相当之匡助。兹拟关于□□学书籍,请先生费神分别开列,除以国文著译者外,其英、法、德、日及其他外国语原文书志,均可列入。务希拨冗办就寄下,俾便转寄,无任心感。专布,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一月十七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附:致中央研究院文书处便条

(一)

青岛大学图书馆来函,加首尾送各研究所,请分别开列,并声

① 见附(一)名单。

明各种文, 国文、英、法、德、日, 均可列入:

地质	李仲揆	语言	赵元任
物理	丁申甫	历史	陈寅恪
化学	王季梁	考古	李济之
法制	王云五	经济	杨杏佛
工程	周子竞	社会	陈翰笙
天文	余青松	心理	唐肇黄
气象	竺藕舫	教育	许季弗

(二)

致傅孟真函:

关于历史、语言、考古三类……除分别函托陈、赵、李三主任外, 并请就近主持云云。

据蔡元培手稿

致王正廷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儒堂部长先生大鉴:

承惠寄十七年新订各国条约, 裒然大帙, 仰见贤劳。训政方始, 百端更新, 外交条约, 关系尤巨。条文灿然, 足资研讨, 浣诵既周, 无任感谢。专此奉复, 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一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蒋梦麟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梦麟吾兄大鉴：

迳启者：处州沈作乾兄，系前北京大学毕业生，有调查余民风俗等文，知其于研究学术，甚为相宜。近奉外交部派署驻纽约总领事馆随习领事，拟借此机会，入哥伦比亚大学，选习政治。惟入学手续，多未谙悉，欲请指教。特为介绍，还希赐予接见，开示一切。专此，顺颂

台祺

蔡元培敬启 一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商衍鎏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藻亭先生大鉴：

承惠寄《江西特税纪要》，记载详明，图表美备；就审裁厘改税，积极进行，擘画贤劳，粲然可见。披读既竟，谨此鸣谢。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一月二十二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郑文礼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烈荪院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秋涛社一案，闻已由省政府移送贵院，不日开审。案中有沈慕君者，年少无知，误罹法网，以前种种，非出本心。如开审时，还希逾格哀矜，细加推勘，从宽定讞，不胜感幸。特此代达，诸惟察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一月二十九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汪启正函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启正女士大鉴：

来函读悉。梦吉世兄事，已致函郑烈荪院长，并达一切矣。知念，先此奉复。顺颂

时祉

蔡元培敬启 一月二十九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黄溯初函

(一九三〇年二月四日)

溯初先生大鉴：

迳启者：承惠赠《敬乡楼丛书》两辑，具见执事搜罗乡哲遗著、流播艺林之盛意。谨已储藏于本院图书馆，以供众览。特此鸣谢，诸维察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二月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吴了邨函

(一九三〇年二月四日)

了邨先生大鉴：

迳启者：承惠赠手临各种金石文字，气息深厚，至堪钦佩。谨当保存于本院图书馆，以供众览，且志高谊。特此鸣谢，诸惟察照。

专颂

台祺

蔡元培敬启 二月四日

计收到：

了邨先生手临石鼓文大小各一本。

散氏鬲大小各一本。

號季子白盘一本。

三颂三本。

毛公鼎一本。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傅斯年函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

孟真吾兄大鉴：

迳启者：顷接朝鲜人李达河君来函称：“朝鲜属中国，自洪武至清光绪，前后五百年，章奏表笺，为数甚多。现藏何处？意欲一视原本，能见许否”等语。本院移存明清档案，有否是类章奏？若欲观览，是否便利？李君之请，可容纳否？特为函询，诸希示复为荷。专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二月十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方椒伯函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一日)

椒伯先生大鉴：

前日承枉存，领教为快。寄来贵校章程，甚佩创办热心。尊意欲与本院物理研究所合作，已与丁申甫所长谈过，至为欢迎。请与

丁所长随时接洽为荷。专此奉复，诸惟察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二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戴传贤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三日)

季陶院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萧君一山，毕业北大，学绩甚佳，曾著清史，亦颇详
赡。顷从北平南下，闻已由陈百年、焦易堂两先生推为考选专委，
谅荷台洽。兹特再为介绍，还希爱拂玉成，至为感荷。专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三月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王宠惠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

亮畴先生大鉴：

迳启者：今日面托欧阳孟博兄事，承允为暂位置于贵院书记
官，甚感美意。特嘱孟博兄晋谒，请即发表为幸。专此，敬祝
勋安

弟蔡元培敬启 三月八日

据影印手迹，见黄肇珩《蔡元培传》，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2 年 3 月出版

致曾友豪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

友豪吾兄院长大鉴：

迺启者：庐江县士绅卢国华被张屏山等陷杀一案，前由司法部令行怀宁地方法院彻究，经该院侦查起诉，并通缉凶犯。顷据卢国华之子卢美意函称：“上年秋季，业经美意报捕张屏山到案。因张屏山请展缓审判，直至本年，地方法院始示期三月十五日审理。惟美意家本贫寒，无力延请律师，只身赴讯，据理虽直，于势甚孤，恳请设法矜全”云云。查此案发生于弟兼长司法部时，深悉其情。此次既定期审理，用特代为道达，还希执事知照怀宁地方法院，秉公办理，依法保障，至为感荷。专此，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三月十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葛敬恩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湛侯市长先生大鉴：

接奉还示，就审勋猷懋著为慰。蒋君右沧，承爱护维持，甚感。惟观察台经费较少，难资展布。执事提倡学术，如荷设法酌加经费，俾得积极进行，实为厚幸。特此复陈，诸维荃察。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三月二十五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蒋丙然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右沧先生大鉴：

手书读悉。贵台经费困难、碍难再减一节，因葛君适有函来，业于去函中请其设法酌加；即退一步，亦希望不致受减政之影响矣。知关锦注，特此复闻。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三月二十五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张元济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菊哥同年大鉴：

前晚扰盛筵，谢谢。

承赐伯商先师遗集，至感。同门中，弟所知者如左：

章味三（吴淞同济大学） 上海祁齐路建业里五十五号。

童亦韩 杭州羊市街六十三号。

王寄庐 上虞县署前。

又任叔永之夫人陈衡哲世妹，寓北平大羊仪宾胡同十九号，并闻。敬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三月二十五日

方欲奉函，而接惠书，并赐百衲本《二十四史》预约样本，其中补正殿本讹脱者，即此数十叶中，业已非常重要，嘉惠学林，洵不负吾哥十年以来之宏愿矣。欢喜赞叹，得未曾有。

培又启

据蔡元培手札

致张人杰龚礼南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静江、礼南先生大鉴：

迳启者：孙君道济，浙江永嘉人，于十六年三月间在杭访友，于其寓次被捕。同时被捕者八人，谓其有共党嫌疑，拘留四阅月，研讯数次，并无证据及不法行为；复经清党委员会审明，当于八月间宣告无罪释放。

自出狱后，即随其父到温州乐清。十七年，同其姊到沪谋生。十八年三月，与李蕙风女士结婚，虽未得女母同意，而女兄李省盒在场证婚。

今忽于三月十五日在居所被捕，同乡中均谓由于其岳母之诬陷，因与李女士结婚后，对方家庭常有违言，于被捕前三日，其岳母来函中，有必欲置道济于死地而后已等语，可以为证。

查孙道济于十六年既系无罪省释，则行动本可自由。频年以

来，安分读书，并无在外做别种工作^①。现在狱中身掣寒热病甚剧，经温州同乡会多人函致法公堂保证^②。

据蔡元培就孙道济家来函修改的手稿

复李审言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审言先生大鉴：

接奉手书，敬审道体安豫，著述弥勤，藏山之业，指顾写定，至为欣慰。承嘱一节，已向蒋部长谈及；蒋部长倾慕清微，特约之事，必能继续不辍，请勿为念。从者自夏漫游过沪，晤教匪遥，伫望伫望。专复，顺颂

著绥

蔡元培敬启 三月二十八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刘天华等函

（一九三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仲子、天华、丽莲^③先生大鉴：

① 蔡元培在此处加写：“致张主席函，于工作下接写：‘务请特别矜全，撤销缉案，不胜感荷’。”

② 蔡元培在此处加写：“致龚礼南函，照此写：‘敬请先生主持公道，即予释放，并向浙江省政府解释，以保全……’。”

③ 仲子·天华·丽莲：杨仲子、刘天华、唐赵丽莲。

得北大来函，知新组音乐研究会，恭请指导，未蒙惠允，甚为怅惘。该会会员，向学甚诚，想先生必不忍令其向隅，务求允任导师，以广布乐术，不胜企祷。专此奉商，并祝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三月三十一日

据蔡元培手稿

秋瑾纪念碑记

（一九三〇年三月）

中华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戡定浙江，士庶欢乐。追念成功所自，莫不歌颂诸先烈之首犯大难，有以启之。而吾乡先烈，自徐先生锡麟与陶先生成章而后，以秋先生瑾为最著。民国之初，徐先生祠于西郭，陶先生祠于东湖，各有瞻仰之所，惟秋先生迄无表章，隆仪阙然。

于是邑人王君世裕等，慨念兴起，议建祠、筑亭，永昭功烈。具状政府言其事，并请款，会中央有不立专祠之决议。旋奉国民政府令，依内政部议准，建风雨亭及纪念碑，其经费由省政府会县估定。筹拨令既下，邑人之心大慰，乃遂相度地势，众意咸谓轩亭口为先生正命之地，宜建纪念碑；卧龙山之巅，近西南处，可下瞰当年先生拘系之典史署，宜建风雨亭。鸠工庀材，不日成事。亭取“秋雨秋风”之句以为名。咏其诗想见其为人，流连凭吊，情不自己。而轩亭口人烟稠密，往来肩摩，睹纪念碑之矗立，尤足以感动群情。廉顽立懦，盖必有后人继起建设，而先烈之勇往牺牲始不虚。然则是碑与亭，固为革命缔造之光，实以群众兴奋之剂。宜与徐、陶纪念，

鼎分辉映云。

十九年三月，蔡元培记，三原于右任书。

据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抄寄碑文

为日本研究社题词

（一九三〇年三月）

孙武子“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的名言，马相伯、朱紫樵两先生都引用过了，真可以算我们的当头棒喝。日本人知我，所以敢侵略我。我不知日本，所以从前毫无准备，临时又不敢抵抗。孟子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们趁此时研究日本，尚有知彼的一日，尚有可以制彼的方法。若再不研究，就永远不知，就要象孟子所说的“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以至于死亡”了。日本研究社就是“艾”的萌芽，希望全国同胞，都爱护他，培养他，使他能发出救“病”的力量。

据蔡元培手稿

日本研究谈

（一九三〇年三月）

日本是我们同种同文的邻国，“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邻之厚，君之薄也”；这是中日互相嫉视的理由。“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是中日互相亲善的理由。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亲善日本的，可以不知道日本么？要知道，

就不能不研究。所以，日本研究，是我们当今的急务。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日本研究》月刊第1卷
第3号（1930年3月出版）

致王正廷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

儒堂部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顷接卢君辉玉函称：“近奉部令，派驻望加锡领事馆主事，甚荷裁成。惟望埠气候与体质不宜，且地方风俗，亦多隔膜，不敢贸然前往；特备文呈请改派日本釜山随习领事，尚未奉批。愚函达王部长俯察下情，予以批准”云云。卢君于望加锡情形未熟，不敢轻于尝试，自是慎重之道，倘蒙改派，当能勤勉供职。特此转达，还希察裁为幸。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丁而汉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而汉吾兄大鉴：

接读手书，知欲赴德国专攻化学工业，甚佩精进之志。承嘱介

绍官费，鄙意最好俟浙教厅举行派遣留学考试时，正式投考，彼时当再设法相助。特此奉复，希察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王一亭等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

一亭、少圃、晓籟先生大鉴：

迳启者：去岁浙灾，〈绍〉属尤甚，饿莩载道，惨不忍睹；近值青黄不接，更觉恐慌。兹由县政府集合各团体，公举励展程君乃鹏来沪筹赈。夙仰执事推解为怀，乐于提倡，特为介绍；励君来谒时，还希关垂指示，予以相当助力，不胜感荷。专布，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李乔苹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四日)

乔苹先生大鉴：

接手书，并大著《有机化学工业》一册，内容丰富，工业前途，深资利导。远承厚惠，无任感谢。专此，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江西省立图书馆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四日)

径复者：承惠赠贵馆馆务汇刊，记载详明，图表美备，年来成绩，粲然足睹，具征贵省社会教育光明之象。特复鸣谢，诸希察照。此上

江西省立图书馆

蔡元培敬启 四月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李寿雍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四日)

寿雍吾兄大鉴：

手书诵悉。入伦敦大学受课，甚善。换文凭事，已函致北大，嘱查照章程换给，请勿念。中央研究院大部分移京，须秋冬之间可以实行，于进行计画，并无妨碍。并以附闻，便中并希转告吴君。

复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陈大齐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

百年先生大鉴：

迳启者：顷接李君寿雍函称：“日内到英国，拟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受课，惟该校对于中国学生欲为正式生时，除北大毕业生外，须经过入学考试。寿雍于十五年夏北大经济系毕业，去年始领文凭，已易名北大学院。伦敦大学疑北大学院非曩时之北大，致生窒碍，故已函请学校当局换取文凭。仍恳再向北大函陈情形，准予换凭”云云。李君因入伦敦大学发生窒碍，请求换凭，自属不得已之举；希查章程，俟原函到时，从速换给，俾便入学为荷。专颂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五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蒋笈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

大川先生厅长大鉴：

迳启者：余干章继南君，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回国后，历任奉天肇新窑业公司技师，本省市立陶业学校教员，制磁工厂厂长，学力既深，经验亦富。闻贵省现有设立瓷业专科学校之计画，如以章君任校长，甚为相宜。敬希酌行。专此介绍，并

祝
台绥

据蔡元培手稿

致曾友豪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

友豪吾兄院长大鉴：

前奉复示，知卢国华被张屏山等陷杀一案，深荷垂注，甚感。兹据卢美意函称：“此案经怀宁地方法院判处张屏山无期徒刑，余犯获案另结。但张犯凶狡异常，声言不服；美意亦以未判抵罪，不克歼仇，请检察官核予上诉；仍恳函托曾院长秉公判断，俾伸冤抑”云云。此案既已上诉，执事执法平衡，自有相当定讞；惟卢美意志在复仇，不无可悯。如张屏山罪无可逭，还请竟予重典，以昭惩戒；否则亦请勿予减轻，略慰卢美意孝思。特为函达，诸维荃察是荷。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五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刘尚清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

柳忱督办台鉴：

迳启者：敝同乡杨君吉人，在哈尔滨服务十年，收回路政、市政等大事以至普通政治、经济上诸问题，概多尽力，成绩粲然，为执事所素悉。现闻执事主持路政，需才甚多，熟悉哈市各方面情形如杨君者，如蒙延揽，必能有所贡献。专此介绍，并祝勋祺。

据蔡元培手稿

致林礼源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

礼源院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林君影，系吴淞中国公学肄业生，于前月八日，偕同学李、张二君赴沪访友，在南场桥地方，被西门二区公安局逮捕，即由上海地方法院转解贵院。查林君甫于今年二月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平日向学颇勤，性亦笃厚。未知受何种嫌疑，遂受拘捕。还请台端念其年幼，不致有不规则行动，审鞠后从宽开释，不胜感荷。特此代达，诸惟亮照。顺颂台安

蔡元培敬启 四月七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巴和律师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八日）

巴和大律师台鉴：

迺启者：孙道济君……（叙事与致龚礼南函同①）……现知承
阁下为之辩护，深佩拥护人权之盛意。务请据法力争，俾孙君得早
日恢复自由，不胜感荷。专此奉布，敬祝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八日

据蔡元培手稿

复白仁德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九日）

白仁德先生大鉴：

接读大函，知贵国Günther Müller②君留心中国各项问题，拟
入中国学校实地攻习，具见好学不倦，曷胜钦佩。至应入何校之
处，现已函达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所，询以详细办法。俟得复音，
即行奉告。承索鄙人演讲词，仅有德译，附上一纸，希察收。专复，
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九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① 参阅本卷《致张人杰、龚礼南函》（1930年3月28日）。

② Günther Müller，甘·慕勒。

致毛光翔电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一日)

贵阳毛主席勋鉴：本院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动物组团员常麟定等四员、植物组团员蒋英等二员，均于本日由京出发，转道重庆入黔，采集标本，供研究陈列之用。敬请飭属于该员等到省时，妥为保护，并赐予指导，至深公感。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真印。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1卷
第10期(1930年4月出版)

复叶恭绰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四日)

玉甫先生大鉴：

十二日惠书敬悉。用直工程将竣，而款项待筹，甚感偏劳。教部第五期款，弟即当函催。二十号左右，弟大约尚不离沪，如召集会议，弟可以到，日期请公酌定。敬复，并祝
著安

弟元培敬启 四月十四日

据蔡元培手札

全国气象会议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六日)

今日举行全国气象会议，承各机关代表到会，鄙人极表欢迎。世界上各种会议，皆由小而大，气象会议亦然。今日全国会议，将来当开远东会议，再加入国际会议，共同商量。今日到会各代表，提案甚多，大都希望有一致之主张，如符号之统一、电讯交通等等，普通会议常因地域而有所隔膜，惟气象会议则完全为客观的，不仅一国要有一致之主张，即国际亦必有一致之主张，始能完全合作。中国区域广大，若全国设测候所，则不知要多少，现在虽然人数不多，然预料将来必有良好之结果，希望无穷也。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该院
总办事处 1929 年付印

全国童子军总检阅致词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八日)

今日乘全国童子军总检阅之机会，对各位同志供献一点意见。吾人按诸童子军之规律，其要义不外“奋斗、牺牲、独立、互助”。童子军要有奋斗力量，方能独立；有牺牲精神，方能互助。总理所著之《三民主义》，其目的，亦即要使吾人个个均有奋斗力量，牺牲精

* 此篇先发表于《中央周报》第 98 期(1930 年 4 月 21 日出版)。

神，实行独立与互助之美德。各位同志今日犹须明了者，全国童子军总数，有一万三千余人，今日仅能到三千余人，是何原因？要知其余之不能到京者，实受种种障碍阻止所致。吾人应实行互助，用奋斗力量，牺牲精神，打破此种障碍，俾得举行第二次总检阅时，全国童子军完全到京参加。尤须帮助其余多数青年，均能受此种训练；使全国的人民，个个都有“奋斗、牺牲、独立、互助”之精神。

据《中央周报》第98期

关于姓、婚姻、家庭问题的谈话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九日）

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南京立法院招待餐叙时，胡汉民提出三个问题，要求会员发表意见：

第一，姓的问题（一）要姓？（二）不要姓？（三）如要姓，应从父姓、抑应从母姓？

蔡子民：不要的好，用父的姓不公道，用母的姓也不妥当，还是不要的好。可以设法用别的符号来代替。

第二，婚姻问题（一）要结婚？（二）不要结婚？（三）如要结婚，早婚或迟婚有无限制？

蔡子民：在理想的新村里，以不结婚为好。在这新村里，有很好的组织，里面有一人独宿的房间；也有两人同睡的房间；跳舞场、娱乐室，种种设备，应有尽有。当两人要同房居住的时候，须先经医生检查过，并且要有很正确的登记，如某日、某时、某某同房居住。将来生出子女，便可以有记号了。

第三，家庭问题（一）要家庭？（二）不要家庭？（三）如要家庭，

还是大家庭好、还是小家庭好？

蔡子民：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

据《申报》1930年4月19日

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中研院博物院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迳启者：顷接卢君作孚函称：“四川研究科学诸友，近来发起在重庆上游嘉陵江滨，设一科学馆。今年分六组往川边，采集生物、地质标本及蛮夷用品；其中一组，由德国人傅德利领导，五组由中国科学社社员领导。作孚等为考察文化暨经济事业，游历各省，负有使命，与各文化机关商议征求或交换，拟请赐函介绍，俾便参观磋商”云云。卢君等考察各节，关系学术，甚为重大。谨为介绍，还希招待接洽，不胜感荷。此致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本院博物院

蔡元培敬启 四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迳启者：顷接卢君作孚函称：“四川研究科学诸友，发起在重庆上游嘉陵江边，设一科学馆，分组入川边采集标本，及与各文化机关商议征求或交换。沪上工厂林立，各类制造皆备，拟各征求标本一全份，由原料以迄成品，每一阶段，征一极小数量，加以说明，以供陈列，备人参稽。请赐函介绍，俾便参观提商”云云。卢君等征求各节，关系学术及商业经济，至为重要。谨为介绍，务希招待接洽，不胜感荷。此致

上海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

蔡元培敬启 四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陈布雷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布雷先生大鉴：

迳启者：缪君天绶，毕业北大哲学系后，即任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继续三年；又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辑教育书七年；好学不倦，常思出国留学，再求深造。兹闻贵厅拟派遣留日官费生二三十名，缪君自度曾在本省服务三年，与章程甚合，欲乘此时机，赴

日本帝大大学院研究教育。特为介绍，尚望执事俯念缪君求学之诚，有以玉成之，不胜厚幸。专此，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二十二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中比庚款委员会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逕启者：戴目清君，昔年在比国留学，用力颇勤，后因学费中绝，不得已辍学。现戴君欲重往比国，仍苦学费无着；拟商于贵会给予补助。特为函达，还希俯念青年勉学，酌量补助学费，至为感荷。附履历，祈察。

此致

中比庚款委员会

蔡元培敬启 四月二十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造林识字及推行注音符号为 民众训练最重要的工作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今天是诸位委员的宣誓就职典礼，元培奉中央命令来监督。上海党部的地位，除了首都，没有再比此地重要的了。上海是个很

复杂的地方,当革命军未到长江流域之前,上海本来就有很多的同志,在担任着很重要的工作。革命军到了以后,依然没有松懈。诸位委员过去就是很努力的。刚才主席陈委员报告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已经知道。这样的准备一年的工作,中央认为很满意。

在上海情形之下,最重要乃是民众训练工作。我们要把民众个个训练得有党员资格。这一点,自从中央发见了从前在广东、在武汉时的错误,便积极的从实际上去努力。如造林、识字等等的运动的规定,要从省、市党部,到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分头进行。还有在训政时期,要训练民众四权的运用,将来就可以达到宪政时期了。

但是如提倡造林运动,必先使民众知道,如无森林,将来会有灾荒,以及森林与水利的关系等等,必定都要使他们彻底明了方行。他们所以不明了的,是不知道我们的宣传。

又如训练民众运用四权,单靠白话,效力也很有限,而且许多法律的条文,也不能用白话翻译。总理当初也见到这层,所以要教国人都能识字。识字运动,就是训政时期开始的最要紧的工作。最近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又经中央决定的注音符号,乃是识字最好的工具。因为仅仅用现在的文字推行,非常困难,即就《千字课》而论,读完《千字课》而能看书报的,依然很少。注音符号乃吴稚晖先生研究发明的办法,先教他们用土音注音,便很容易识字。在民众能识注音符号之后,训政时期的工作进行起来,就容易了。先由区分部推行到附近的人家,渐渐推行到全市民众是很方便。

今天对于上海诸位委员,没有什么可以指导,特地提出新从中央决定注音符号于大家之前,希望大家在执行全市第六次代表大

会决议案之外,对于这个识字的工具,加以一番注意。

据《中央周报》第100期(1930年5月5日出版)

致丰理德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日)

丰理德总领事先生台鉴:

承惠米勋君(Georges Michon)所著 *L'alliance franco-russe*①一书,备存敝院图书馆,以资浏览,并蒙指示此书重要之点。高谊热忱,无任感荷。除敬谨陈列图书馆外,特函鸣谢,并祝台绥

蔡元培敬启 四月三十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南京五洲公园等函

(一九三〇年四月)

中央大学艺术学院(南京)、五洲公园(南京)、第一公园(南京)、大同乐会(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南国剧社(上海)、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神州国光社(上海)、有正书局(上海)、文明书局(上海)、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北平)、中央公园(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古物陈列所(北平)、光社(北平)、北海公园(北平);

① *L'alliance franco-russe*,《法俄联盟》。

逕启者：鄙人受寰球中国学生会委托，作《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篇，备印入该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册中。拟叙及贵校、会成立时期、经过情形及现在状况，并于必要时附以照片。敬希赐寄概略，并求于本月二十三日以前寄下为荷。专此，并祝
公绥

据蔡元培手稿

三民主义与国语*

（一九三〇年四月）

今天讲三民主义，和寻常不同，因为要把三民主义和国语有关系的方面说一下。什么是主义？孙先生说：主义是思想，信仰，力量。凡是主义，都有这点态度。我们要发起统一国语促进会，就是思想；全体会员组成这会，就是对于国语都有信仰；会员的种种运动，就是力量。

（一）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和国语关系最多。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外国的国家，都不是一个民族，象奥国一国，有波兰、捷克、斯拉夫等等民族，所以时时要起纠纷。象中国虽号称五族，但其余四族甚少，不甚显著。满、蒙、藏，本是藩属；回族散布在各地，更不显著；满族自经辛亥革命以来，并且都已改了汉姓。不过，既然带些混合的性质，必定要有统一的线索。假使甲地的人到乙地去，不能直接谈

* 这是别人所笔录的一份记录稿。在何处讲述这一问题，待考。

话,要用翻译,很感到不便;就是用笔谈,也不能把意思完全表示。所以,从民族系统上看,统一国语,很为重要。不然,无论任何方法,不能有团结的力量。中国人向来对于种族观念很强,象福建等地方,时常有两姓械斗的事,打死了许多人,不问是那一个打死,只问那一族打死。其次为地方观念,也和上面所说一样。要成功民族思想,只要把这些观念扩大。中国人民肯替家族、地方牺牲,而不肯替国家牺牲,就是因为感情的不融洽。象广东一省,广州、潮州、汀州、漳州^①都各有各的语言,所以时起纠葛,虽然也有他种原因,但是语言时〔的〕不统一,总是一个重大原因。

讲到民族的起源,孙先生说,有五种关系,就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语言的关系重要,孙先生已经明白告诉我们的。这五种当中,讲到血统,有时因通婚关系,可以渐渐混合的。讲到生活,象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麦;北方人睡炕,南方人睡床,都各有各的习惯。讲到宗教,除一般宗教以外,或是崇拜英雄,也带些宗教性质,交通便利之后,总渐渐可以同化。风俗习惯,跟了政治教育,也可以转移。讲到语言,自然更是重要。比方奥国所以不能团结的缘故,因为波兰、捷克斯拉夫都要各自保守他的语言的缘故。从国与国讲,如果外来民族得了我们的语言,便容易被我们同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个民族。再反过来,我们单知道外国语言,也容易被外国人同化。人口增加率,各国不同,中国老是四万万,有的说有增加,有的说反而减少。总之,比不上美国,美国近几年之增加率为十倍,百年后将为十万万。中国若不讲养育卫生之法,至于饥饿疾病,将来必归淘汰。再加上政治经济步步压迫,眼前已经很是危险。一民族不能受一民族的压迫,所以要推翻满

^① 将汀州、漳州列入广东省,恐笔录有误。

清政府；一国民族不能受他国民族的压迫，所以要团结起来。团结的工具，国语也是重要的一种。中国失去了民族主义，已经好几百年，前清时节，对于满洲人，都是歌功颂德的文章。几个革民〔命〕同志，藉着一下层社会所组的党会，用文人所不讲的语言，去宣传他的主义，使人不大注意，这也可见语言力量的一斑。

以一民族为单位，想同化别个民族是不容易的事。日本人要想同化高丽，历史上比较容易^①，可是仍办不到。中国受了世界主义的欺骗，所以把民族主义失掉。所以，我们不谈世界主义，谈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达到了，才好谈世界主义。

欧洲大战和民族主义很有关系。德国人以为日耳曼民族可以统一世界，不讲公理，只讲强权。威尔逊主张民族自决，可惜被英、法几个政治家渐渐的移到强权。

讲到民族自决，语言也很重要，因为自主，发达了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格外明显要把他保存起来。不过，各民族都要保存自己的语言文字，依然不能一致；所以有人提倡世界语言。那末，怎么办呢？一方面保存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显他一民族的精神；一方面提倡世界语，以期世界大同，这是并行不悖的。

中国各地方之方言，都有很可珍贵的宝藏。一人可以有两种语言，一种为特色的；一种为普通的，也和世界语同国语一样。

孙先生说，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要他恢复转来，一是把家族、地方的观念扩大；一是要恢复旧道德和知识技能。旧道德，象忠孝信义仁爱和平，都是诚正修齐以至治国平天下，这种政治系统观念，尤其是外国人所没有。旧知识技能，象印刷、雕刻等都是。要恢复道德知能，就不能不靠教育，而教育的方法，不单靠着文字，

① 此句恐笔录有误。

还须靠着语言，才可以增加力量。

(二) 民权主义

有团体、有组织的，就是民权，就是力量。民和权合起来，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人类的生存，有两个要点：一是自卫，一是自养。从历史上看来，可分做几个时期：第一期是人和兽争；第二期是人和天争，此时发生宗教；第三期是人和人争，自然物已经有法处理，因为分配不均，所以发生争执；或者靠地域，或者靠人力，那时有特别能力的人出来，就是英雄，个个崇奉他，这就是君权。第四期，就是现在人民与君主争，便是善人和恶人争，公理和强权争。

法国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在中国，讲博爱固然重要；至于自由两字，中国个人的自由却太甚了，所以成散沙一般，必须提倡团体自由，肯为公众牺牲才好。说到平等，本来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三等人：第一种是发明家，第二种是宣传家，第三种是实行家。人人以服务为目的，做相当的事情，才是平等。

民权发达的历史，第一是美国革命，哈普主张极端的民权，遮化臣主张政府集权，后者占胜，是第一次障碍。第二是法国革命，滥用民权，成为暴民专制，这是第二次障碍。第三是俾士麦，用巧妙的手段，防止民权，是第三次障碍。可是民权的发达，总是遏止不住的。欧洲的代议〔议〕政体已不适用。俄国是人民独裁政体。

我们中国，看了各国的情形，不必再蹈覆辙，要造成一种新方法，就是造成全民政治的民国。所以孙先生的方法，要全体人民均有权，把权和能分开，有能的人，比方是汽车夫、政府；有权的人，比方是坐汽车的人民。又把治权分作五种：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政权分作四种：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孙先生所主张的全民政治，不用代议制，人〈人〉可以发表意

见，充分讨论。那么，言语不统一，就非常不便。所以，提倡国语，对于民权主义，也有很大的帮助。

（三）民生主义

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问题，也就是大同主意〔义〕。

自从机器发明以后，有许多工人，一时失业，劳资阶级的战争就从此开始，于是发生社会主义。就中分作两派：

（1）理想派，象柏拉图的乌托邦；

（2）科学派，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最为有力。

孙先生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有些不大赞成。美国的威廉也曾说，这有心理的关系。人人要生存，生存的凭藉，必定要人人都有；大家要生存，必得大家各尽一分子的力量。所以，把物质做社会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才是合理。

一民族有一民族的情况，俄国要共产，实在不能共产；一来，他不能和非共产的国家往来；二来，马克思是德国人，俄国和德国的情形不同。德国的状况是：（1）工业发达；（2）贫富极不均；（3）累进税不能行。所以，现在改行新经济政策。俄国所有的条件，中国也没有。讲到资本，只有大贫和小贫；要用旧力量发达实业，不必再走迂路，造成资本家，再革资本家的命。所以，孙先生的办法是：（1）平均地权；（2）节制资本。

第一种例，比方西湖地价，现在值到八九千，就从现在报价，照价征租。以后再贵上去，是地方事业共谋发达的功劳，所贵之价，要归政府。

第二种办法，就是大事业公办，欧美现今已在实行了。

总之，孙先生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因为中国有特殊的情形，而特殊的国语，就所〔可〕以适应特别的情形。

要达到三民主义，必定要人人工作；信仰三民主义的人，也应该信仰国语。

据记录稿

致 胡 适 函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

适之校长先生：

谢谢先生两年多在中公的努力。

两年多的中公，无论从学生的数量上、或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发展。无论何人，到于今不能不承认中国〔公〕是中国较好的大学。然而这是两年前将近破产的学校，把这个学校从破产中救出来，使他有很大的发展，这是先生两年多的努力。

我们知道中公因先生的努力，能有更大的发展，能从中国较好的大学，发展到世界著名的大学。但是，我们知道国内外有许多人期望先生几部大著作的写定，写定了几部大著作，在世界文化史上，比办什么较好或著名的大学，尤为价值。所以我们虽再三强留先生，亦不甚愿先生因为中公，耽误著作。

我们知道先生早已打算为中公找到一位和先生同样努力的理想校长，可以代替先生担负发展中公的责任，让先生专心写定那几部大的著作。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代替人，不容易找到；代替人不曾找到，或是人找到了，却不肯来替代，那么，中公的师生必不轻易放先生走脱。所以我们虽再三允许先生找人，终于歉然的再三强留先生。

本年一月十二日校董会第四次常会席上,先生辞中公校长,推校董马君武先生继任。我们深信马先生可以替代先生,但是他席上不允替代,因此我们不能平白放走一位理想校长,不能不议决:“非马先生允任校长,不许胡校长辞职。”后来马先生不肯到校,继任校长无人,因此,我们不能不强留先生。四月十三日校董会第五次常会席上,先生又辞校长,马先生又不允继任,因此,我们又不能不强留先生。

自从先生把三月十二日开始写定的《中古哲学史》逐篇油印,送给学校中几个朋友,我们才知道先生“五十日写成十万字”,“三四个成书两册”。我们看见这“五十日写成”的“十万字”,听见了“三四个成书两册”的预定计划,不能不把这个可以中断先生二三十万字大著作的预定计划的中公校长问题赶快解决,让先生在“明年一月赴美讲学”以前,“专心结束”这部国内外人期望十年的世界名著及其他著作。因此,我们在五月五日校董会临时会席上,帮同先生强劝马先生允许继任,因此,我们接受先生五月三日的辞职书,推选马君武先生为中公校长。

我们希望先生的著作如期写定,希望今后中公能有更大的发展,能随先生的著作,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忘不了过去两年多先生在中公的努力,我们要预约先生今后对于中公的继续努力。

我们为中公、为世界,祝先生的健康!

中国公学校董会代理董事长蔡元培

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自由哲学》序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日)

在比国人中,第一个和中国人要好的,是齐尔教授。他对于所识的中国人,随时随地,尽力的帮忙,毫没有何等作用,而完全出于至诚。这当然是出于他个人的博爱与义侠,而也由于他的学说,与中国民族性,有互相契合点。

中国民族性,尚中和,“执两端,用其中”,是中的真谛。“万物普育不相害,道并行不相背”,是和的真谛。道家的极端放任,法家的极端干涉,都不能与儒家的性善民贵说竞争,因为儒家是中和性的。现在儒家的学说不能完全维持了,代替他的,不是激进的共产党,也不是保守的国家主义派,而是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也因为三民主义是中和性的。我们对于齐尔教授学说的欢迎,就是为他的中和性。

齐尔教授素不赞成神学上与形而上学上的绝对唯心论,然而他也不赞成绝对唯物论,所以他对于现代最流行马克思学说的唯物史观,也痛摘其谬误。

他也承认生物进化上有分化律,就是有机体愈进步,机能的分工愈细;但是,他决不忘了联合律与谐和律;由原子造成物体,由物体汇成天体……最后乃涌现出进步之花,生物的意识;相悖的现象减少,综合的现象增加,和谐扩张。

他也承认人类有利己性,然而认为后起的。生命在进化路上,一点点的个性化,一点点的集中化,一点点的特殊化,最后才成为意识的和人格的,到了这个地步,利己心才涌现。所以他决不忘却

利他性，因为与这个自然的利己现象并行的有普遍的联合法，一切生物都与他相依为命……世界上没有一种生物能够单独存在，生命天然是社会的。所以一方面主张自治，而一方面仍是互助，决不相妨。

他也承认知识的食料是具体的，然而决不许抹杀抽象的理性，所以反对詹姆斯一派的实验主义。

他也承认在知识的进化路上，或在思想生活之中，直觉有很大的作用；然而认为是明晰的意识之初步，决不能因此而抹杀理智，所以反对柏格森一派反理性、反抽象、反分析的直觉主义。

总之，他所承认的是相对论，所排斥的是绝对论，而归宿点在中和，不但与吾国历史上的民族性相契合，而且可以助成今日共信的党义。其中有扑灭金钱制度与政府组织两点，虽较为急进，然而与党义并无背驰。孙先生有钱币革命的办法，更进一步，当然可以废钱币。齐尔教授所以反对政府，因彼握有强权；孙先生民权主义中，画清治权、政权，政府如机器，而人民为驾驭机器的，是已为脱尽强权的政府。且孙先生尝手书《礼运篇》天下为公一节，以诏党员，未尝不以大同的世界为最高之目的，不过为目前实行计，先提出民权主义中的计划。所以齐尔教授的理想，与孙先生的主义，并非相悖而实相成。

胡鉴民君是亲炙齐尔教授的一人，译笔的信达，能传出齐尔教授的本意，这也是我们读者所感谢的。

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蔡元培

据齐尔原著《自由哲学》（胡鉴民译），商务印书馆
1931年2月出版，并参阅蔡元培手稿

中国公学校长问题通告(一)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日)

自从十七年四月底,我们把中国公学交给胡校长,到于今两年多了。两年多的中公,无论以学生的人数上、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发展,无论何人,都承认现在的中公,是中国较好的大学,这是胡校长两年多在中公的努力。我们很佩服胡校长这样的努力,很希望今后中公因胡校长的努力,能有更大的发展,以中国较好的大学,发展到世界著名的大学。但是,我们知道胡校长有比经营一个世界著名大学更大的事业要他去做,有那几部国内外期望十年的大著作要他写成,所以我们虽再三强留他,然亦常常允许他找人继任。

本年一月十二日,校董会第四次席上,胡校长辞职,推马君武先生继任。马先生是中公的创办人,是二十三年前中公的总教习,是二十年来著名的科学家,是教育界的老前辈,是中国思想革命的领导者。胡校长要把中公交给他,好让自己专力写成那几部大著作,要他来继任,要他来保证胡先生去后的中公充分发展;因此,我们认定,“胡走必须马来,马不来,胡不许走。”后来,马不果来,我们更不能不强留胡校长。

“三月十二日”,胡校长“开始写定中古哲学史”,到了五月三日,“五十日写成十万字”。他说:“三四个月可以成书两册”。我们看见他“五十日写成”的“十万字”,听见他三四个月“成书两册”的计划,不能不把这个可以中断他写二三十万字大著作的计划的中公校长问题,赶快解决,让他在“明年一月赴美讲学”以前,专心结

束这部国内外人期望十年的世界名著及其他著作。因此，我们在五月五日校董会临时席上，帮同胡校长劝马先生允许继任。因此，我们批准胡校长五月三日的辞职书，推马君武先生为校长。

我们很感激马先生强疾赴会，席上接受我们的推选。我们深信，马校长手里的中公，和在胡校长手里一样，可以充分发展，以国内较好的大学，发展到世界著名的大学。胡校长约定，本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时，在吴淞中公大礼堂举行马校长就职典礼，届时我当代表校董会，欢迎马校长，谢谢胡校长。

中国公学校董会代理董事长蔡元培 十九年五月

据《新闻报》1930年5月20日

致罗家伦函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志希吾兄大鉴：

迳启者：昨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社函，谓该社欲得贵校毕业生姓名录，已函致注册处，而未得复。此事未知可否？嘱为函询。特为代达，如蒙允诺，还希径寄为荷。专此，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五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施肇基函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植之公使先生大鉴：

径启者：成君舍我，毕业北大，曾任北平大学秘书长，南京《民生报》社社长。此次受北平研究院及司法院之委派，到欧洲考察教育及司法状况，并研究新闻学。到英京时，还希执事随时照拂，予以方便，不胜感荷。特此介绍，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五月二十二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封燮函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俭三先生大鉴：

手书读悉。尊事无时不在念中，已与中国公学马君武校长面谈，据称于暑期学校中必当设法，届期必能直接相告。先此奉布，
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五月二十七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社会学与民族学

——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会演说词

(一九三〇年五月)

今日是诸位社会学家在这里开全国社会学社的成立会，鄙人承邀参加，非常荣幸。命以演讲，因本来不是研究社会学的人，觉得没有可讲的。不得已，把现在自己喜欢研究的民族学讲一讲。因为民族学与社会学有密切的关系。

社会学的对象，自然是现代的社会。但是我们要知道现代社会的真相，必要知道他所以成为这样的经过；一步步的推上去，就要到最简单的形式上去，就是推到未开化时代的社会。然而文明人的历史，对于未开化时代的社会状况，记得很不详细。我们要推到有史以前的状况，专靠考古学家所得的材料，是不能贯串的。我们完全要靠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作为佐证；然后可以把最古的社会想象起来。这就是民族学可以补助社会学的一点。

就吾国社会而论，从前有一种钻木取火的习惯，久已失传。在民族学上，知道Samoa^①人、Berneo^②人等，均尚有钻木生火的方法。我们从前有结绳而治的习惯，历史上说得很不详细。在民族学上，知道古代墨西哥人与秘鲁人，现代广西瑶人与台湾番人，都有结绳记数的方法。我们的数目，用积画的，只有一二三三的四个字；自五到九，都是借用同音字。从弋的古文，只有式式式的三个

① Samoa: 萨摩亚。

② Berneo: 似为Borneo(婆罗洲)的误排。

字。从民族学上,知道非洲的Hongo^①人等,澳洲的Melanesia^②人等,均用五进法,澳洲的Papna^③人用三进法。就知道我们祖先曾用过五进法,也用过三进法。我们古代有姓氏的分别。姓字从女。商的始祖是简狄,周的始祖是姜嫄。一是吞燕卵而生契,一是履大人迹而生稷。这当然是因契、稷不知道父亲是谁而傅会的。在民族学上,知道初民有经过母系制时期的。可推想简狄、姜嫄,都是母系制时代的女主。《春秋左氏传》记郯子的话,称古代纪官,或以龙,或以火,或以云,或以鸟。《说文解字》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并说他们是虫种、犬种、豸种、羊种,都很可疑的。现在从民族学上,知道初民有一种图腾的制度。我们古代的龙官、鸟官等,四方的虫种、犬种等,自然是图腾时代的传说。即此几条,也可见民族学的贡献了。

民族学的名义,在德文是 Völkerkunde。先从英文Folklore译成Volkskunde,是民族学的意义。又变少数的Volk为多数的Völker,乃成民族学的意义。此学又分叙述的与比较的两种。叙述的民族学,在德文为Beschreibende Völkerkunde,在各国通行的是Ethnographie,是希腊语Ethnos^④与Graphein^⑤两字组成的。比较的民族学,在德文为Vergleichende Völkerkunde,在各国通用的是Etnologie,是用希腊语Ethnos与Logos^⑥两字组成的。但美国学者,往往用文化人类学的名,藉以别于物理学的人类学。

中央研究院于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中,设有民族学组。前年由颜

① Hongo: 似为Congo(刚果)之误排。

② Melanesia: 美拉尼西亚。

③ Papna: 似为Papua(巴布亚)之误排。

④ Ethnos: 民族。

⑤ Graphein: 叙述。

⑥ Logos: 学。

复礼、商承祖两君加入广西科学考察团，调查凌云县瑶人状况，集得标本四十三件，曾择要编为报告，已出版。去年由林惠祥君往台湾调查番族状况，集得标本一百。四件，亦择要编为报告，在印刷中。

两种调查报告中，可供社会学家参考的，约举如下：

凌云的瑶人分为四种：（一）红头瑶，从前曾以红布裹头的。（二）蓝靛瑶，以种蓝靛为主要职业的。（三）盘古瑶，是崇拜盘古王的。（四）长发瑶，是以发名的。

他们的婚礼：红头瑶男子，多娶表姊妹。蓝靛瑶有族外结婚制，同姓不婚。盘古瑶也是这样。承继权：红头瑶女子，有遗产承继权；蓝靛瑶女子无此权。祖先崇拜：红头瑶用藤枝置神楼为祖先代表。蓝靛瑶于神楼上贴购自汉人的桃符数张，朔、望及季节均焚香。

台湾的番人分为七族：太么族、荫衣设特族、蒲嫩族、朱欧族、阿眉族、派宛族、野眉族。

番社与部落的组织：番社略同于氏族。社中分子多同一血统，或每社各戴一头目，或数社共拥一头目。头目有世袭的，有由长老公选的。派宛族行长子继权制，男女一律。又有数番社合成部落的家族。有行大家庭制的，如蒲嫩族一家多至六十人以上。有行小家庭制的，为〔如〕太么族一家只数人。惟阿眉及野眉两族，行母系制，余皆用父系制。番族通行一夫一妻制，寡妇未生子的，可再嫁，有子的不许。姓名：太么族与阿眉族没有姓，余皆有姓。姓多用太阳、蝉、狸等，似是图腾遗意。太么族没有姓，儿子的名下，加一个父的名。父早死，由母抚养的，改用母名。父母离婚，子也用母名。婚姻：同姓不婚。蒲嫩族与朱欧族有一种交换婚姻。例如甲家娶了乙家的女，就要把甲家的女嫁与乙家。有买卖婚姻制。

男子送衣服、饰物、畜产、土地等于女家，女家认为满足，始得结婚。又有以后男子服务于女家为代价的，如朱欧族是。服务时间的长短，依所定契约。普通一、二年后，可以挈妻归家。又有竞争的结婚。太么族中，若二男争一女，就以馘首定胜负，先取得人头者得与女婚。社会制裁：杀伤放火，窃盗诈欺，通奸，破坏契约，违犯习惯等，各族大都认为犯罪。但以对于本社或本族人为限；若行于外社、外族、或汉人，不但非罪，且为勇敢。刑罚：用斩、杀、放逐、抄没、笞刑、攫发（握罪人的发且振摇他）、谴责、赔偿。从前多用死刑与笞殴；现在多用赔偿。断罪：除由头目与公论裁判外，还有一种神判。太么族中，遇曲直不易裁判时，令当事人出而馘首。先得人首者，认为神佑，必直。

现在民族学组的研究员，拟着手于浙闽畬民与东北方通古斯族的调查。将来所得材料，一定也有可以备社会学参考的。我们又聘定德国民族学专家但采尔教授（Professor Dr. T. W. Danzel），他是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院任非洲部主任，而且在汉堡大学讲授民族学的。他允许替我们选集关于民族学的各种材料，如非、澳、美诸洲未开化民族的标本，同欧洲史前的器物，于本年九月间就职时带来，将为有系统的陈列。那时把我们自己采集的，与欧洲学者所已得的，参互考证，一定可以多有所贡献。当随时再为诸位报告。敬祝全国社会学社成立后，时时进步。

（杨炳勋国音速记）

据《社会学刊》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出版）

《普通测量学》教本序

(一九三〇年五月)

学术公诸世界，而各国造诣之程度与普及之效果，相差悬殊。揣其原因，亦复不一。我国自海通以来，治科学者，或远适异国，分科研求；或延聘名师，来华讲授。其间固不乏通儒硕彦，本其邃密之学术，发为伟大之事功。然比之欧美各国，瞠乎其后，斯何故欤？盖其所学西籍，所用者西文，未足以广布而久传也。各种科学，惟少数学者知之，后代之人，无由习也。如是而言学术，谓之其人之学术则可，谓之其国之学术则不可。犹之贷物于人，逾日而偿之，虽得一时据为己有，然非我固有之物也；而欲用得其宜，尽其利，不亦戛戛其难乎？白君季眉有鉴于斯，积数年之研究与经验，编为《普通测量学》一书。予闻而喜曰：是书一出，我国工程学者，不必借蟹行之文与通译之使，咸可人手一编，朝稽夕考，而测量一科，庶几为吾国永久之学术，行之各地，传之无穷焉。吾愿各种学术上，均有此种书籍印行，而喜白君之肯为先驱也。故为序其缘起。

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 蔡元培

据白季眉编著《普通测量学》教本上册，南京
钟山书局 1934 年 8 月出版

致蒋梦麟函

(一九三〇年六月三日)

梦麟吾兄大鉴：

顷接黄离明兄来函，嘱弟偕兄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提议，岁拨补助费若干，交由教育部分配各省，为充实高中及公共科学实验馆设备之资；并言湖北公共科学实验馆，已筹备就绪云云。离明兄用意甚善，且与全教会议宣言及吾兄平时意见，均无不合，闻已直接有函，谅荷台洽；弟亦表赞同。惟究应如何提议，还希察裁示及为荷。专布，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六月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刘湛恩函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

湛恩先生大鉴：

手书诵悉。廿一日莅贵校演讲，至深欣幸。其题目拟用《大学生当于假期中尽力民众教育》。此题前曾面告，承询，再奉闻，希察照。复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六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钱天鹤函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

安涛先生大鉴：

承示卢作孚君已来馆,并赠四川标本多种;尊意拟答以广西标本,办法甚善,即请酌量寄去。专复,顺颂
台安

蔡元培敬启 六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庄子哲学》题词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四日)

庄子以无端崖之辞自诩,故其书较为难读。苏君甲荣作《庄子哲学》,钩提元要,抽绎系统,且证明其为积极的,而非消极的,甚有裨于读者。

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苏甲荣编印《庄子哲学》,
1930年6月再版

致易培基何玉书函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四日)

寅邨部长、梦麟厅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顷据新中国农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谭熙鸿君函称:“本会常年大会,定七月十五日在苏州举行。惟此项经费尚未筹定,拟请执事代向农矿部、江苏农矿厅要求津贴若干,以资应用”云云。查新中国农学会开办以来,尚著成绩;公家对于各学会开会时

酌予津贴,亦有先例;重以台端爱护学术,当蒙赞许。特为函达,还希俯允量为补助,俾得届时开会,不胜企盼。专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六月十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黄建中函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四日)

离明吾兄厅长大鉴:

前奉手书,嘱偕蒋梦麟兄向文化基金董事会提议,拨款充实高中、及补助科学实验馆,当即致信梦麟兄商洽。兹得复函,略谓:“离明兄用意虽善,无如该会方允拨款调查中学教育,未便再为此请”云云。想梦兄已有详函到尊处,鄙意亦以从缓为妥。特此奉达,希察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六月十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劳动大学的意义及劳大学生的责任

——在国立劳动大学演说词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

(甲)劳动的意义 劳动是对于人类做点有益的事情。劳动的

主要的部分是工和农。农人养蚕、造林，培养天然种子而获得其生产，工人改造自然生产的性质，适应人类的需要。两者都从事于有益人类的事业，没有他们工作，人类便不能生存。中国古时，分成士、农、工、商四阶级，管子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那时阶级极严，士为特别受教育的人。现在教育普及，农、工也要受教育，所以士的阶级可以不要。商人运输货品，运送货品，亦是劳动的工作，也是工的一种。正当的商人，只处于转运货品的地位，决不能垄断居奇，投机买卖，现在社会制度不良，所以还有这种现象存在。可是，这四个阶级归纳起来，只有农、工两类，所以农、工便是劳动。

(乙)劳动教育的意义 农、工为劳动之主要者，农、工是人民生活所系的。中国本是农业国，以农为最好。工的方面，中国发达也很早，二千年前已有《考工记》。他们虽然未受教育，但他们制造得很好，也能应人类的需要。到了现在，因为人口增多，旧的方法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于是世界上有了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新方法的原则，是出力少而生产多，不费多大的力量，而使增多的人口能够满足需要。这种方法，也是永远在进步的。要学习这种新方法，而且要不断地加以改良，所以要劳动教育。从前老圃、老农，为孔子所不及，可见他们并非没有教育的。但是工场的学徒，从不施以任何教育，这是因为方法简单，容易学得；现在有了机械，方法复杂，不是从前那样教法可以学到，所以必须施行教育。

(丙)劳动大学的意义 自从中国采用外国制度而后，就有甲种农业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及大学的农科和工科等。这种学校，本系学理与实际并重的，但到了中国后，就变了性质，跑到工、农学校去读书的人，专以书本为事，不做实际工作，他们更一变而为士了。农人的子弟，一进学校而后，回到家里，便看不起他们的父、

兄；工人的子弟，也是一样。他们一出学校，便去做管理工、农的事，或竟做与工、农毫无关系的事。因此，那时[对于]教育行政委员会诸先生提议创办劳动大学为先例。劳动大学虽然说与工业专门学校不无相同，然而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他们的功课，专门注意于实际工作，课堂工作不过是辅助而已。其最高级为大学，大学毕业，也可得和其他大学相同的学位，但是不希望学生出去做技师，希望他们能够去做实际工作，要打通从前专门以指挥工人为事的工程师，使能实际做工。那末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呢？因为我们现在必须采用世界新法，这是一层；但现在需要日增，方法必须改新，采用他国的新法而加以应用，还不够；我们更须负责发明。大学的目的是，即在能够应用固有方法、而又进而发明，以供给社会的需要。有钱的人〈向〉来读书可以不劳动，现在他们既然肯劳动，来做实际工作，我们当然欢迎他们。所以劳动大学的学生，并不限于农和工。

（丁）劳动大学生的责任 劳动大学用意，即是学生要实际工作，做工即是唯一的劳动。诸位同学在此读书，在进校以前，必须立志做实业〔际〕工作，尤其是工院方面。从前此地是模范工厂，本来就有很多的工厂，将来能够工厂都开办完全，使各人都能做点工。各个同学都能做工，人人都须工作，是最高的理想。将来社会改造，必在于这一点，学校生活便是这一点的开始。而且，一切发明，都是从实际做工而得，所以劳工学院的同学，应该脚踏实地做去，要功课及格，第一便是要做工。将来全国要设劳动大学，各处都要办学校，那时必定要请此地学生去做指导，如果现在没有做过工，则将来如何指导呢？所以现在必须努力工作，使将来有了基础，如果现在不做工，将来必定没有基础，一切实习必归失败，都不能切实，所以现在必须切实做工。

还有一层，劳动大学的学生，享有特殊权利，外面的人便很妒

忌，都说劳大学生享有很多利益，如清朝的贵族一样，那我们可以回答他们：我们是生产的，学校要我们做工，我们便有生产，我们既然尽了义务，我们当然享有权利，我们可以这样对他们解释。反过来，我们如果专在读书用功，而不去做实际工作，如旧式农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一样，便不对了。

劳大学生的责任在做工，不但工院、农院如此，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生也应如此。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生，应该努力于世界现在正在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即生产、分配的问题，在我们的理想，将来世界只有农、工，所以农、工问题，即社会问题。劳动大学要办社会科学学院，是因为要养成实际知道农、工困难问题的人，能够走入农、工群众中，与他们一道，应用所学的学理，为其同业工人解决一切问题，定政策，设方法，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生也应该做工。

我们现在可以下一个结论说：劳动大学系以劳动为立脚点，以劳动为基碁〔础〕，不论何院、何科，都须劳动。我们每天须自己检阅，今天有否劳动？并且在校如此，出校以后，也须自己检点，终身如此，方不负了劳动大学及政府培植的苦心。希望诸位各自努力，各自检点，不要负了现在供给诸位的劳动群众才好。

据《中央周刊》第106期（1930年6月16日出版）

致李登辉函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六日）

登辉校长先生大鉴：

承邀二十一日莅贵校参与毕业典礼，至深欣幸。惟是日适先

有他约，时间冲突，不克如命，甚为抱歉。谨此复闻，诸维谅解。顺
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六月十六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又题《式园时贤书画集》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十月五日画水石，由来王宰擅风流。好将书画三千卷，贮向烟霞万古楼。

并世高贤翰墨多，缣绡交换意如何。知君换尽传家物，不换山阴道上鹅。

山水争驱到敝庐，西湖何减辋川居。画中自有新诗句，我写新诗总不如。

据蔡元培诗词抄留底稿

吴了邨书《金刚经》跋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经石峪为六朝写经妙品，字大径尺，熔铸篆分，故为榜书之宗，临习至难，力薄者不敢轻学。合肥吴了邨先生，酷好金石，尤耽经石峪。尝以所临各体书一巨篋，赠藏于中央研究院之图书馆，冀垂永久。其中经石峪临本，具见工力。近又写《金刚经》全文一通，盖

因原石经文不全，故缩临补之。洋洋五千余言，渊静肃厚，无懈可击，非寝馈功深，曷克至是。他人所不敢学者，了邨先生乃游刃有余，开阖转换之处，庶几不失神理。以之问世，宜获赏音。辄书数语，用志钦佩。

据蔡元培论著抄留底稿

致王一亭函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一亭先生大鉴：

迳启者：合肥吴了邨君道生，雅善书法，旧有润格，先生曾与吴昌硕、郑苏戡两先生为之规定，想系旧交。吴居近以经石峪笔意写《金刚经》全文，意欲善价出售，以维生活。闻尊处日本友人，颇多好古者，可否便中介绍，冀获赏音。如蒙允诺，敬希示复，以便转属吴君送奉全文。特此函商，诸希察酌。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六月二十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蒋梦麟函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梦麟吾兄大鉴：

迳启者：顷接驻法国高公使来电称：“据学生报告，来法华生，

须经中法合组考试，业经教育部同意；此间同学甚为忧虑。希设法勿令实现”云云。此事弟未悉内容，贵部办法，究属若何？甚望示悉为荷。专此，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六月二十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张人杰王宠惠函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静江主席、亮畴院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敝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严君景耀，专研犯罪学及监狱学，今年同时受美国芝加哥大学及纽约社会行政院之聘，为研究员。严君以芝加哥之聘，尤为荣誉，故舍纽约而就芝校。惟芝校每岁津贴仅美金七百元，预计二年，尚缺川旅费美金三千元。严君之意，拟请贵^{政府}院量为补助。将来回国，对于犯罪学及监狱学之研究，必当尽量贡献。特为函介，诸维裁酌施行为荷。附原函，祈省览。专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六月二十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甬直保圣寺古物馆记

(一九三〇年六月)

甬直保圣寺，有唐杨惠之塑壁，久已不为世人所注意。自十一年顾颉刚、陈万里两君始探检及之，摄景公之于世，并由顾君说明杨氏塑象之重要。十二年，余与周峻君行婚礼于苏州，胡适君以兹事驰书见告，且谓：君奚不发起修缮，为新婚纪念。余与周君方有欧洲之游，仅捐银百圆为倡，丐戚友留苏者经营之，未及躬往勘视也。

十六年，日本美术史专家大村西崖氏，感于顾君之记载，闲关造访，著《塑壁残景》一编，并于塑像外，并说塑壁之重要。

十七年，叶恭绰君感于大村西崖氏之记载，往瞻残景，见寺多倾堕，壁未圯者仅一堵；其塑像之脱落者，赖沈柏寒□^①之力，保存于甫里先生祠中而已。叶君乃发起唐塑保存会，募金以修缮之；并请大学院拨款，余方长院，亟允之。未几，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君，次长马叙伦君，提倡益力，组织保存甬直唐塑委员会，设委员十九人，以教育部马叙伦、陈剑脩诸君，江苏省政府钮永建、叶楚傖、缪斌诸君，古物保存会张继、陈去病、张一麟、茅祖权诸君，唐塑保存会叶恭绰、黄涵之、李云书、狄葆贤、王震、关炯之诸君，最初发见人陈万里、顾颉刚两君，甬直学者金家凤君及余充之。讨论及进行保存计画，于是采吴敬恒君之提议，定名古物馆；以建筑之任，委之建筑专家范文照君；以修理塑物之任，委之雕塑专家江小

① 碑文有些字已模糊残缺，以口代之。

鵜君。庀材程工十阅月而歲事。凡用银□万□千□百圆，其中教育部拨银壹万圆，江苏省政府拨银叁千圆；所不足，皆叶君与其他诸委员之所募集也。

向使余于十二年顷能积极进行，使顾、陈两君所见之状况得以保持勿替，岂不□善。然使倾圯以后，不得叶君以急起直追、彻始彻终之精神，主持兹事，及其他保存会诸委员之努力进□□保存之工，能至何等程度，殊未可知。今则建筑之形式虽仿旧观，而易木材为水泥，可避火险。且馆中□宜均适于陈列古物之用，使用直镇继续发见之物，皆得次第安置，而不致散失。此则余所引以自宽，而不胜其对于叶君及其他诸君之感谢者。故对于兹事之经过，不问巨细，悉举所知著于篇，使后之览者，得以□其始卒焉。

中华民国十九年六月

蔡元培撰

马叙伦书

古吴黄慰宣刻

据角直保圣寺古物馆内石碑（王新抄录提供）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务年会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七月一日）

本院各研究所为谋沟通一所中各组之意见起见，有所务会议之设；为谋交换全院中各所之意见起见，有院务会议之设。此次所召集之年会，不过为院务会议之扩大。因全院各所，分设京、沪、平三地，每次院务会议，各所不能一律出席，尤以北平两所最感困难；用特召集此会，期弥斯憾。

年会之重要使命有二：一为学术上之研究，各所有沟通之需要；二为行政上之手续，各所亦有联络之必要。今日到会诸君，同隶一院，谊若家人，务请尽量发表意见，勿存客气，实所幸盼。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1号“第一届院务年会专号”（1930年7月出版）

致陈和铎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五日）

孟钊厅长先生大鉴：

迳启者：丹阳私立正则女子职业中学，办理多年，颇著成绩。前省政府曾二次给予奖金，并指拨本县盐附税一厘为常年补助费；本县教育局亦年给补助费千余金。惟因积极整顿，年支近三万金，筹措为难。兹闻苏省府注意职业教育，如宜兴中学将改职业，已由贵厅特予补助；正则校原属职业学校，且系私立，当亦蒙补助之列。闻该校已呈请贵厅予以五千元之常年补助，还请俯予批准，俾该校得以支持，实女子职教前途之幸。特为函达，诸希酌裁为荷。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七月五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高鲁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八日)

叔钦先生公使大鉴：

前接尊电谓：“据学生报告，来法华生，须经中法合组考试，已得教育部同意，此间同学甚为忧虑，希设法勿令实现”云云。当即询教育部。兹接蒋梦麟兄来函，称：“留学生未出国前，须先予以考试，教部确曾有此拟议，然尚未实行；其已出国者，固不必再经考试；祈转达高公使”等语。特此函达，希转知留学诸君为荷。此颂

招祺

蔡元培敬启 七月八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十九年七月十日结婚纪念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日)

留园影事七经秋，伂影频年一片留。难得月圆花好夜，比肩窗下话苏州。今年适值阴历六月十五日，圆月当空，忆结婚时是阴历五月二十八日也。

膝前儿女渐成行，药裹茶瓯费检量。女儿适有疾，日间不能出去摄影。最忆欧西游学日，狂搜诗料入行囊。

据蔡元培手稿

致余青松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

青松先生大鉴：

迳启者：郭君义泉，新制普通校时器，据云在日光中测候，不爽毫厘，请本院为之审查。兹特函介，诸希接谈，并为审查是荷。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七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白仁德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

白仁德先生大鉴：

大函敬悉。贵国 G.Müller 君欲来中国研究，至为欢迎。惟北京大学迄今尚无回信，未知何故，容再函催。耽延多日，甚歉。复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七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陈大齐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

百年先生大鉴：

迳启者：前以德国 Günther Müller 君愿来中国，入新式大学肄业，并望与中国学友在文化、地理、人种学以及政治、社会等学科上，交换智识。可否令其至本校国学研究所研究？其详细办法如何？并求复示。专颂

台祺

蔡元培敬启 七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张人杰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

静江主席先生大鉴：

迳启者：新昌杨君建，以本省公费派往比国留学，在冈省大学得有土木工程师之位，并在比国充国家铁路及桥路工程局工程师；归国以后，亦充各处工程师有年；学理经验，两皆富裕。现在本省建设事业，日益发达，谅需相当人才，如杨君者，正堪备选。特为介绍，还希酌予位置，俾有展布，无任感企。附履历，祈省览。顺颂

勋祺

蔡元培敬启 七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朱镜宙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一日)

绎民先生大鉴：

拜读手书，知有移民计画，欲枉驾商榷，至为钦佩。除星期日外，每日上午十一时，均可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晤谈。特此复闻，希察照。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七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近代教育学说》序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

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流布以后，各种科学，都脱离了宗教的羁绊，逐渐的向着光明的道路走去，蔚成大观。从前所视为洪水猛兽的，不经之谈的，到了那时，都奉为金科玉律。教育一科，亦随着社会的潮流，大加刷新。但时代逐渐变迁，社会逐渐进步，此等刷新以后的学说，到了近代，又有不能使一般学者满意之点，不能不更求刷新，而一般教育学者，亦本此精神，谋教育怎样的可以满足人类向上的倾向与继承社会生命的使命。欧美学者，关于新教育之著作，几不可以屈指数。今读马复、李若泉二君所译美国鲍特之《近代教育学说》一书，其学说之精博，立论之正确，洵不愧为近代

教育学上一大贡献。此书的优点有三：（一）以平民主义为出发点，很合乎我国民族之需要；（二）根据行为派的心理学，讨论教学上的一切根本问题，得到教学上一种最新的科学方法；（三）综合近代各种教育学说，指示出一条正确的途径，完成其教育家的使命。兹当出版之期，为缀数语，以介绍于教育界。

蔡元培 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

据鲍特《近代教育学说》（马复、李若泉译）

世界书局1930年12月出版

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一届 社员大会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日）

诸位来宾：

今天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一届社员大会、中华全国职业教育机关联合会第八届年会和举行中华职业教育社新社所落成纪念典礼，承诸位社员、会员、来宾热烈地参加，我们竭诚欢迎。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民国六年成立，那时黄任之先生在美国、菲列滨各地考察教育，大受刺激。他以为我国讲新教育虽然有年，但是受教育的人，都是所学非所用，自己以为是万能，实际上不是内行，不能适职。所以提倡职业教育，组织本社，并开办职业学校和进行农村改进事宜。当时误认为有人主张在职业教育以外，没有别的教育存在，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现在新的教育系统，是由欧洲大学制度演进产生的，当初意大利和法国的大学，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在五六百年以前

的中古时代，大学只有三科，就是神学、医学和法学，以哲学为预科，包括文、理两科。学神学的，毕业以后做牧师；学医学的，毕业以后做医生；学法学的，毕业以后做法官。这些科都是为职业而设的。而学哲学的，毕业以后可以做教员，因此哲学科便独立为教育科。所以，讲教育系统，原是为职业的。后来农科、商科列入高等学校，日本就是依照这个学制，我国连工科也包括在内。

教育的起源，虽然是职业的意思，但是普通中、小学校教育职业化是可以的，不过不是专为职业，而注重于修养品行。在日本，以为中学校是为养成普通人格的，所以没有关于专门技能的学科，这些学科，要到大学里面去学。那时候，社会上的人，有的可以什么事都管，但是什么事都不管也可以。到现在，这种观念已经改变，所以要学专门技能，进补习学校。他们补习学校，无论什么都教，设理发、侍者等等百余种课程，以补习普通教育系统中所没有的。

我国社会，普通还不甚明了职业教育的意思。职业教育社在初创的时候，也不能尽量举办，但考察社会的需要，就能力所办得到的，开办职业学校等，予将服务或已服务工商界的人以准备和补习的机会，并办职业指导所。农村方面，又在昆山徐公桥、镇江黄墟镇等处，办理改良农村的工作，很有成效。这是本社可以安慰的。但是，因为人才缺乏，和经济困难的关系，不能把要做的事全都办，所以将全国职业教育机关都联合起来，而有中华全国职业教育机关联合会的组织，今天在这里开第八届年会，这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十三年来努力的结果。

讲到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核心是民生主义，他是彻始彻终的，如果民生问题不能解决，其他的事都做不到。这个民生问题，是全世界各国都想求解决而到现

在还没有解决的，所以我们在没有达到那种理想的世界、人人安乐的时候，便须解决世界上的失业问题。因为人不能得着生活，他便要做坏事，所以这是一定要解决的。我国大多数的人，都是想求得职业，或者是已经得到了职业，而没有本领去做；另一方面，是有事而找不到适当的人。这便需要职业教育，去教给他们本领，使得能做事，有饭吃，和培养人才，使社会有得用。所以中华职业教育社要努力进行工作，才能负起这个责任，完成这种任务。

今天乘这个社员大会和联合会年会，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报告社务，由中华全国职业教育机关联合会值年主席报告会务，希望到会诸君予以指导。

（上海华文速记学社顾俊泉等记录）

据《教育与职业》第116期（1930年8月1日出版）

致蒋梦麟等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梦麟部长^①

静江主席 大鉴：

蔼士厅长

迳启者：中国艺术专科学校，为郑曼青、马孟容、黄宾虹诸君所组织，注重国粹的书画与文学，教员多尽义务，与普通私立艺术学校不同；招考时选择较严，学风亦较为纯洁，将来甚有希望。惟经费甚为支绌，如蒙贵省^部政府拨款补助，俾得支持，徐图发展，曷胜感

^① 此函分致蒋梦麟、张人杰、陈其采三人。

荷。专此奉商，并祝
台绥

据蔡元培手稿

致泽村幸夫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泽村幸夫先生大鉴：

迳启者：叠承寄赠《大乘》四册，均有关于宋官窑之文字，不胜欣幸。谨已拜领，特此鸣谢，诸维察照。

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七月二十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熊式辉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天翼司令先生大鉴：

迳启者：沈君宝桢，在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肄业，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该校学生全体被拘，沈君同遭羁继，均收押于贵司令部。查沈君青年好学，平日尚称安分，此次被拘多日，如无重大嫌疑，可否量予释放？特为函达，还希察酌处理，俾复自由，不胜感荷。专颂

勋绥

蔡元培敬启 七月二十五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留法预备学校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逕复者：接诵大函，知贵会创办留法预备学校，为赴法学子之指导，甚佩热心。

校长吴注东兄已见过，为备函介绍于蒋部长处，接洽一切矣。专复，希察照。此致

汉口留法预备学校校董会

蔡元培敬启 七月二十五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美国市政之革新》序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人群愈进步，一切组织愈复杂，市政即其一端。美国建邦以来，百数十年间，事事进步，其市政之修明，尤为觐国者所称道。究其所以致此，不外悉心整顿，切实改良。此固有心人所乐为研究，寻其端绪，识其指归，而可资后来以借镜者。张培钧先生，新自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而归，目睹彼邦市政发达情形，沿流溯源，编著《美国市政之革新》一书，自其市政之始基，及中途之改革，以至更

番演进之迹，惨淡经营之由，元元本本，最便参考。吾国方在训政时期，建设事业，经纬万端，允宜取法先进之国，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张先生是书，既详著利弊，洞见源委，不特予办理市政者以良好之圭臬，兼予建设计画上以重大之贡献，是书价值，可以见矣。

中华民国十九年七月

蔡元培

据蔡元培论著抄留底稿

复罗韩青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三十日）

韩青吾兄大鉴：

接读手书，知大稿《认识论》修润已就，甚慰。承嘱担任让与契约保证人，自当照办。惟序文，忙冗中恐无暇执笔。专此奉复，希察之。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七月三十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徐炳昶函

（一九三〇年七月三十日）

旭生先生大鉴：

手书读悉。韩芸文先生来沪，已见过。同时，蒋梦麟兄亦来，知部中对于女师院与女附中之纠葛，已有办法；且对于先生竭诚挽

留。务请本维持教育之热心,继续进行,而倾消极,为祷。专复,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七月三十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中华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

今天中华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在此开会。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呢?因为现在教育的方式,趋于职业化,职业教育上的问题,亟待讨论。

本来教育是为了职业而设的,古代大学分四科:(一)神科,(二)医科,(三)法科,(四)哲学科。神科毕业者为牧师,医科毕业者为医生,法科毕业者为法官,以哲学科为三科之预备科。后来才将教育、文艺等,从哲学中化分出来。并因单有大学而无中学,颇感困难,于此设立中学,又因只有中学而无小学,亦感困难,于是又设立小学,学制于以成立。从这样的情形递次改进,也可以见得是为了职业,才发生现在新的教育方式。现在固不必以每种教育都是为职业的,不过因为教育与职业实在是密切关系,不能分画太甚。人受了教育,在社会上还是要服务的;所以职业教育极为重要。

本年国民会议曾议决教育的设施方针。现在的教育,就是照着这个方向在计划进行。但有两点须注意:(一)学生在学校毕业后,是不是具有担当职业的能力?现在所办的学校是不是很确当?

(二)受教育的人是否能够得到职业?现在因学校的学生与职业界的需求不相应,一方人才无用,他方有事无人,所以办职业教育,要能应社会的需要。

今天到会诸位,是在各地担任不同的职业教育的,各人把自己的经验发表,一定可以得到好的结论,可以帮助教育行政机关所进行的事情。希望各位尽量发表意见,而后能得到很好的结论。

据《教育与职业》第128期(1930年9月出版)

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二日)

诸位社员,诸位来宾:

今日科学社在青岛开会,我们得到青岛大学及各机关的帮助,才得开成。回想到以前我们最初在美国的时候,社员不过七八个人,现在已经有七八百人了。本着格物致知的精神,一方面研究学理,一方面研究事实。我们科学社的发起,是因为中国科学尚未有丝毫的成功;所以我们为求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才有科学社的成立。

科学社工作进行的方法,第一步就是发行刊物,其中《科学杂志》已发行了十多年,虽他的内容不十分完备,这也是限于种种困难,不过有机会,我们总要努力,使他完美,使他成功。第二,就是养成科学人材,最初在南京社中,创立生物研究所。内中研究员皆是学校中人,一方面担任教授职务,一方面从事研究生物学,后来研究的成绩很好,并且造就出许多生物学的人材。现在有许多好生物学者,多是那时候的学生。现在生物研究所很是发达,我们意

思,待社务再进发展,更须多招研究生,训育中国科学人材。第三,设立科学图书馆,本社最初存有许多社员所赠的书,就把他整理起来,在南京设立了一个图书馆,现在上海方面,已经造了一座图书馆,大约在今年九月中间可以落成,并议定他的命名是明复图书馆,是纪念胡明复先生的。第四,是社员论文专刊,本社社员有许多各本心得,作出各项的论文,汇订起来出版。第五,每年开年会一次,除讨论社务、宣读论文外,并且邀请名人讲演,对于科学上,得到深切的研究。最初我们设立科学社的目的,就为发展中国科学。起初因为基本金的不充足,所以有许多要办的都没有办到,发展的机会也很少,后来因为社员努力的结果,才有今天这一点的成绩。但是我希望我们科学社的同人,不要以此自满,更希望日后更能有充分的发展。

再就现在科学对于物质文明的贡献来说,青岛在三十年以前,不过一个渔村,经过德、日的经营,以致成为商埠要区,有今天这种的繁荣,并且青岛的地价,一天一天的增高,人口渐渐稠密,这没有一件不是科学的帮助和科学的成效。现在当局对于科学事业,非常热心的提倡,我们也非常感激,尤其是能在此地聚会,也是很好的机会。

据《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记事录》,该社
1930年10月出版

实验的美学*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三日)

审美之研究,近代亦趋向于用科学方法,作实验的研究。欧西各国中,尤以德国为最,盖物体之美,有形式上之关系,如长短、部位、比例等,有颜色配合之关系,如各色之是否调和等,皆可用测验方法审定之。又美感与心理关系,尤为密切,世界大文学家、美术家,每有特别心理现象,极可供研究。

据《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记事录》

《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 贸易统计专刊》序

(一九三〇年八月)

统计学之成立,为日至浅,国际贸易统计之应用,挽近始渐普遍,始渐考求。

其在欧洲,近世以前之国际贸易统计,至为简陋,亦不为当时所重视。十六、七世纪,重商之说兴。言国富者,悉以对外贸易差额之是否顺调为断。于是国际贸易统计,顿见重视。但国际贸易统计之需要虽渐明,其方法则犹甚简陋,其数字更不可信恃原注^①。降及十八世纪,世界交通频繁,商业大兴。英、法诸国,对于国际贸

* 1930年8月13日下午5时,蔡元培应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委员会之邀,在青岛大学礼堂举行公开演讲,题为《实验的美学》,此为讲述的大意。

易统计事业，力图兴举。十九世纪，为数字时代肇始之期。国际贸易统计，一方面由政府之提倡，一方面由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之协力探讨，而焕然大备。及夫今日，统计事业大兴。国际贸易统计，更因生产、物价、消费诸统计之相辅，而效用益著。最近则因各国对外贸易统计编制方法互异，不便于比较，而有筹设国际机关以统一之之运动。

考近世国际贸易统计之进步，就其荦荦大者而言，可得三端：一曰货物估价方法之改良；二曰货物名称之精确详备；三曰货物分类方法之改进。当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国际贸易货物估价之标准及来源，前者则依违于输入口岸价格及输出口岸价格间，后者则依违于官定价格及商报价格间，犹莫衷一是也。其货物名称，亦仅依据征税科则之所载，至简略也。其货物之分类方法，或以形式，或以用途，或以工业，或兼采数种方法，或仅按字母排列，犹至芜杂而无章也。然试观今日欧洲各国之国际贸易统计，其货物估价，已因学理上及经济观察之要求，而有一定之准则、一致之趋势矣。其货物名称，已因商货种类之日增，从量税制之盛行，而精确详备矣。其货物分类亦已因国家经济观察上之便利，而渐采同一之分类方法矣。

欧洲各国国际贸易统计，经近数十年来屡进不息之改良，而其效用乃大著。就国家经济观点而言，今日之国际贸易统计，对内可以见历年国际贸易之发展，对外可以见本国在世界贸易之地位。就国际商业政策而言，则通商条约之订立，关税政策之确定，莫不有待乎国际贸易统计之参考。更就工商界而言，则国际贸易统计，可以使其了然于世界货物市场之状况，而助其营业计划之确立。

返观我国：我国之国际贸易统计，其在现行关税制度以前，尚待考查。然是时之国际贸易统计，吾人可预知其必甚简略而不

备原注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对外贸易统计，犹付缺如。迨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订立，税关引用外人，始有贸易统计之刊行。其贸易统计年册，始于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贸易报告年册，始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其内容至为简略。至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而始稍备。自此而后，迄今六十余年，统计制度，时有改进，形式亦渐详备。然今日我国之国际贸易统计，若与欧、美各国较，则犹瞠乎其后。

今试仍就估价方法、货物名称及货物分类方法三端观之：我国对外贸易货物之估价方法，在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以前，因估价标准失当，同值之进出口货，其实际数量，相差甚巨。故自光绪三十年起，进口货估价标准，改为洋货起岸时价格。出口货估价标准，改为土货装船时价格。此项改革，虽为一大进步，然其计算方法内，进出口货杂费对于货价之百分比，仅系潦草估定，未经详细调查，得有统计上之根据原注③。其为可议，自不待言。又估价来源，虽从商报价格，然我国税关，对于从量税货物之价格，以无税收关系，大多不予注意。结果，华洋贸易全年总册内所刊各货总值，与由历年市价计算而得之总值，常相去甚远。次言我国国际贸易统计内之货物名称，关于此点，吾人仅须一考我国进出口税则内货物分目之总数，与欧、美各国税则内货物分目之总数相较，则我国对外贸易货物名称之简陋，昭然可见原注④。至我国国际贸易货物分类方法之芜杂无章原注⑤，则犹是欧洲各国十九世纪之旧状，其为失当，尤无待烦言。

由此以观，今日我国国际贸易统计，实至窳陋。欲望其与欧美各国国际贸易统计有同等之效用，宁不大难。研究而改良之，实当务之急。

杨端六先生本书之作，实因我国国际贸易统计内货物分类方

法之芜杂无章，而思有以改良之。其内容，系根据我国六十余年来税关所发表之对外贸易统计，编制各种有系统之统计表。于必要时，附以说明，以求易解。又恐阅者迷于数字，更将各种重要统计表，演成图式，庶几一目了然。其工作之主要部分，系将我国对外贸易货物，重编分类方案。然后根据此项货物分类新方案，将我国税关历年所发表之对外贸易统计，编成进出口货分类统计。计全书凡统计表二十四，图式十八，并以所编之分类方案，作为附录。其工作繁重，阅二年始成。余深信此作必能示读者以我国历年来对外贸易发展之真相，与夫我国国际贸易在世界商业中之地位。

以往讨论我国国际贸易之作，大都安于我国税关刊行之贸易统计而申论之。且其涉论范围，至为广泛，故其所言，难求详尽。本书独从改良我国国际贸易统计内之货物分类方法入手。其题旨确定，故语多精详。

中国国际贸易问题之研究，为本所训政时期重要工作之一。本所经济组甫告成立，即由杨端六先生从事于此，首为贸易统计之整理。兹者经济学组同人，于本问题，将赅续研究，以求完成。苟国人之研究本问题者，能互通声气，分工合作，则集思广益，其所得不将益见详尽而完善耶。余于此有厚望焉。

民国十九年八月于上海

原 注

⊖ 盖当时欧洲各国国际贸易统计之编纂，仅责诸税关，国家尚未设局专理。而执政当局，为巩固自身地位计，辄授意税关，编制顺调的国际贸易差额，以见其有振兴对外贸易之能力。

⊕ 一因我国数千年来天下一统之帝王思想，素以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外贸易，辄以纳贡行之，无所谓国际。二则天子不言有无，蛮夷入贡，则天朝赏赐有加。货物之出入，奚必较及铢铢。有此二因，我国

往昔对于国际贸易统计,似不予重视。因此即有统计,亦必不能详备,此可断言也。

③ 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华洋贸易全年总册,上卷,页二。

④ 国际贸易统计内货物分目,大都根据税则内所列货物类目。虽间有增损,然大致不离乎是。据一九二七年国际联盟因筹备国际经济会议而发行之调查报告,当时欧、美各国对外贸易税则内所列货物名称,其分目最细者为法国,计分子目四三七一。次为阿根廷,计三八一一。意、比等四国,在三千以上。德、波、匈、奥等八国,在二千以上。其在一千以上者,有捷、日、美、西等十八国。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我国进口税则内所列货物名称子目,计仅七一八,与欧之立陶宛(六九二)相伯仲。同年,我国对外贸易统计内所列货物分目总数,计进口货子目八六八,出口货子目三九〇。

⑤ 晚近欧、美各国对外贸易统计内货物之分类方法,虽尚有不同,然考其趋势,可得二端:一、各国分类方法,大多含有国家经济的意义。其分类之主要部分,辄为(甲)饮食品,(乙)原料与半制品,(丙)制造品三大类。其专列饮食品者,所以见一国粮食之能否自给。其分别原料与成品者,所以见一国工业化之程度。二、进口货分类方法,大多趋于划一,以便比较各类货物出入口之消长,而予本国实业界以国际商场竞争之观感。我国国际贸易统计内货物之分类方法,则既无充分的国家经济之用意。其进出口货之分类,又各不相同。据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华洋贸易全年总册,进口货分类,计共三十七,出口货分类,计共十五。多而无当,世罕其匹。

我国税关,自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起,曾依据一九一〇年在北京举行之国际商业统计会议所定之货物名称及分类方案,另编进出口货分类统计(见华洋贸易全年总册下卷进出口货物类编卷二出口土货之附表乙),以便国际间之参考。此项国际共同分类方案,虽其子目为数仅一百八十有六,决不足以应我国国际贸易统计之需要,然其分类方法,系将国际贸易货物,分为五大类:一、动物,二、食物及饮料,三、生熟原料,四、制

造品，五、生金、生银及金银圆币，与本编及欧美各国大多数所采用者，大同小异，颇有参考之价值。且进出口货，取同一分类，尤足以弥补我国华洋贸易全年总册上卷所载主要统计内进出口货分类互异之缺点。所惜我国税关，对此项统计之分类总值，付诸缺如，改进出口分类货物各自及相互之比较，仍不甚便利。此则有其物而不能尽其用者也。本编于我国税关此项统计之编制，未予提及。余以其尚有可供读者参考之处，故附注之。

据杨端六、侯厚培合编《六十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专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4号），
该所1930年出版

致张学良函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日）

汉卿先生大鉴：

迳启者：日日新闻社总社长殷再为君，服务新闻界有年。鉴于我国新闻事业之落后，现在国基初奠，外交方殷，国际间之宣传，尤关重要，爰于曩年纠集同志，组织日日新闻社，采详确之消息，分布中外各报，为党国谋正确广大之宣传；其终极目的，希望在国际间占一重要地位。现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杭州、福州等地及日本东京，业已成立分社；沈阳、广州两社，正在积极筹备；他如日内瓦暨其他国外重要都会，亦在计画之中。殷君以该社创办以来，备尝艰难，虽幸得各方之赞助，迅速进展；而欲促成根本计画，则仍须仰赖大力者之提倡。兹殷君特来筹设沈阳分社，弟嘉其志行，特为函介左右，尚乞拨冗赐见，鼎力援助，俾遂其愿。他日事业有成，皆吾公之赐矣。东北各当道，并希分别作函介绍。不尽之情，仍由殷

君面陈。倘蒙指示一切，曷胜感荷。专此，并颂
勋祺

弟蔡元培敬启 九月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崧园傅氏三书题词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耕读传家，佐以医术。利己利人，守而勿失。卓尔先生，超群
特出。抚心和扁，研思缜密。务起沉疴，不自暇逸。三析功深，视
此著述。

据蔡元培论著抄留底稿

致陆费伯鸿函*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伯鸿先生大鉴：

迳启者：蔡君尚思著有《中国学术史大纲》一编，内容丰富，且
有新见解，欲让版权于贵局。如蒙许可，一切条件请与尚思兄接洽
为幸。专此介绍，并祝
筹绥

弟蔡元培敬启 九月二十五日

据《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影印原函手迹

* 原函旁注：“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收到”。

致狄楚青函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楚青先生大鉴：

迳启者：合肥吴了邨君道生，雅善篆□，昔年与吴缶老往还，深相投契。吴君近以经石峪笔意，缩写《金刚经》全文，开阖动荡，笔势洞精。意欲善价出售，以苏旅困。特为介绍于台端。是书不特在书法上有相当价值，且于佛典流通，亦多裨益。如赐览睹，即当送上。诸望玉成是幸。专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九月二十九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袁观澜追悼会开会词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先生任普通教育司长，继任次长，先后十年，所任教育部之行政，能一线相承。先生为人切实，诚能动人。后往西洋考察教育，勤求西洋教育之精神。归国后，致力于义务教育，笃信力行，至老如一日。先生习矿学，好美术，尝派学生徐悲鸿留学西洋，今且成名矣。袁先生以治科学，好美术，故一生不为物诱。不幸与世长辞。最要之纪念，即在继续袁先生之志愿及事业而扩大之。此到会诸君所共有之感想，而亦今日开会之本旨也。

予与袁先生有同寅之雅，论交可称莫逆。犹忆曩年供职教部时，深资臂助。五四学潮陡起，大有风雨满城之势，教部适当其冲，颇难应付。幸赖袁公周旋其间，奔走各方，不辞劳瘁，学潮卒以平复。他若同济大学之收回国有，几经交涉，始达目的，凡此皆先生主持之力也。旋先生以不惯政治生活，辞职出洋，曾往欧美先进诸国，考察教育维新事宜。归国后抒述心得，公之同好，洋洋数十万言，语皆中肯。此种好学不倦之精神，与夫鞠躬尽瘁之志愿，诚足以模范千古，而垂诸不朽也。

据《时事新报》1930年9月29日

上海各团体招待樊迪文欢迎词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

今日中央研究院偕上海各团体，欢迎樊迪文先生及夫人，承先生及夫人光临，深为荣幸。

现代社会学说，自经济革命时代起，至十九世纪下半期，天然物质，渐渐研究，或改良，或制造，以供世用，由是工业发达，一日千里。顾欲求工业发达，必需劳资合一。在理，劳资双方，应互相调和，方可以谋全人类之幸福，但事实往往不然，有时双方小有冲突，或可即时解决；有时问题复杂，甚至引起纠纷，为流血战祸之导线。因此，社会学家对于劳工，设法改良其待遇，或编法制，或组团体，最近且有国际劳工团体之组织，借以谋全世界劳工之幸福。此种事实，劳工受惠者，数以万计，其组织之完备，责任之重大，概可想见。是皆为少数社会学家所规划，而樊先生乃其中最得力之一主要分子也。

我国社会情形，与各国略异。我国现当革命，犹欧洲之一八三〇时期。当时欧洲各邦，均有重大之政治改革，不数年，渐趋平静，而入于经济革命时期。经济革命发生，则资本与劳工之问题由是而起，并引起种种复杂及不幸之事。欧洲劳资纠纷，将来难免不发生于我国。我国于政治革命之后，亦难免不发生经济革命。既有经济革命，将必有同样之社会复杂问题。诸如此类，固非目前所能解决也。

目下一般经济恐慌，波及世界各国，失业人数，剧速增加。据统计报告，则英国失业者达二百万人，美国四百万人，德国三百万人，日本四十万人。究厥实因，不外下举二端：

（一）生产过剩，工业之制造品多而购买者少。

（二）各国各自订有自卫关税法。

自卫关税法之目的，不外使他国输入减少，而本国输出亦不增多，失业人数，因此亦随之增加。对于第二原因，樊先生主张用国际互惠税则以救济之。而于第一原因，则由各国各自设法解决；而其最良好之方法，今日尚未发见也。

由前述种种问题观之，可见一国之社会运动，随经济状况为转移。我国未到经济革命时期以前，宜如何研究欧洲数十年来种种劳资纠纷经过及现状，以资借鉴。现在，承樊先生之指教，对于我国将来劳资问题，或可望预先解决，是尤同人等所深切盼望者。谨代表中国各机关致挚诚之欢迎，举觞恭祝健康！

据《申报》1930年10月1日

致张人杰函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

静江主席先生大鉴：

迳启者：孙慕韩先生，旅寓沪上，承台端聘为顾问，深感垂护。惟慕韩先生家累颇重，顷得其来函，谓：“自五月起，贵政府未将薪金寄给，深用忧贫”云云。特此代为函达：嗣后慕韩先生薪金，可否按月发给？并恳将五月份以后之欠薪，迅予补发，俾苏困境。想台端爱重耆宿，当蒙特予通融，诸希酌裁为幸。专此，顺颂勋祺

蔡元培敬启 九月三十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二陈烈士碑铭

（一九三〇年九月）

中华民国十六年春，国民革命军长驱下江南，而孙传芳余烬未熄，盘踞上海，我青年志士，奋起殉国，此时为多，则有浙江二陈烈士骏与亮者，躬际是难。

骏字逸尘，平阳人，少孤。就学于平阳第二小学，第十中学，转上海大夏大学。喜数理，服膺三民主义，遂入国民党。君既喜革命军之成功，又嫉孙传芳部之戒严司令李宝章气焰犹张，思有以犄之。乃偕同学陈亮、胡宏模、徐嗣位、董天民、谢景衡，往曹家渡发

传单，鼓吹革命。遇侦逻，为所执，君大声詈贼，不屈，竟遇害，年仅二十有二，时十六年二月十二日也。

胡、徐、董、谢得走脱。陈亮与同死。亮，一名继颜，字希明，永嘉人。由第十中学卒业，而入杭州工业专门学校。以贫故，从父命辍学，而妻、子相继没。君乃喟然叹曰：国事如此，男儿何以家为！十五年秋，摒挡一切，至上海求学；且谓学不成，不复归。考入南京高等商业学校，转大夏大学。入国民党，肆力革命，曹家渡之事，与陈骏同时死，年二十有五。

呜呼！斯二士者，同时，同乡、同学、同死，志行皦然，有认定之目的，存必死之决心，非徒恃血气之勇者比，可谓烈矣。

乡人钦其义，为树碑垂久远，而属余为之铭，其铭曰：

于疾风见劲草，志侠气深自保。只手欲挽狂澜倒，为义而死真寿考，英灵不灭长浩浩。

（马褀光代作）

据蔡元培祭吊文抄留底稿

复李登辉函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日）

登辉先生大鉴：

迳启者：奉手教，藉悉本月十七日下午二时，贵校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承赐宠召，至为欣幸。惟弟于十六日欲往首都，不克如命来贵校参与盛典，敬希鉴谅为荷。专复，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月三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叶恭绰等函

(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

誉虎先生惠鉴：

敬启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自十六年倡办，迄今三载，成绩卓卓，翕然为社会人士所称许。元培虽以事冗，中途离校，而精神所注，仍复一致。现值国内战事，财政竭蹶，该校一切建筑设备，均待扩张，而竟以费绌不能进行，殊为可惜。兹与该校同人商洽，拟组织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基金委员会，主持该校筹募基金一切事宜。素仰先生热心音乐教育，敬恳鼎力襄助进行，无任同感。敬候示复

蔡元培谨启 十月四日

附：拟推请各委员芳名如下以笔画为次序

孔部长	孔部长夫人	王晓籁先生	李石曾先生
张溥泉先生	钮部长	欧阳荣之先生	杨杏佛先生
叶誉虎先生	赵元任先生	蒋主席夫人	蒋部长
郑韶觉先生	蔡院长夫人	锺荣光先生	戴院长

据蔡元培签名的铅印函

樊迪文演讲《世界和平问题》时介绍词

(一九三〇年十月五日)

樊迪文先生生于一八六六年,曾在比京大学修法律、政治、经济、社会诸学。十九岁得法学博士,在比京作律师,加入工党,不久即使该党成为比国最有力之社会党。一八九四年,被选为下议院议员,从此以社会党领袖资格,至今未离议席。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八年,任比京大学教授。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间为民食部长。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为司法部长及国务副主席。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任外交部长兼国务副主席。樊氏学说,兼采德国马克思、恩格尔^①、法国圣西门、蒲鲁东两派。其经济观念,以取消资本制度及私有财产为对象,以提倡职工组合为方法,以暂时容许小工商及小地主存在为过渡,以公共生产及公共消费为归宿。其政治观念,以主张普通选举为取得政权之途径,以多立社会法制为实行改革之先导。一八九六年在伦敦、一九〇〇年在巴黎举行之国际社会党大会,樊氏已为该党最重要领袖之一。会中对如何维持国际和平之问题,〈认为〉至为紧要。欧战后,樊氏尤努力于国际和平之恢复,积极维护国际联盟,参赞国际劳工局,其爱好和平之诚意可见。今日所讲者,为和平的组织,必有至关重要之意义,昭示吾人。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于《民族主义》中说:中国固有之道德,有爱和平一条。而临终时,尚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足见吾党爱好和平之诚意,必有与樊先生之言,可相印证者。我等现愿

① 恩格尔:即恩格斯(Engels)。

请樊先生赐教。

据《申报》1930年10月6日

复狄楚青函

(一九三〇年十月八日)

楚青先生大鉴：

接复示，承允将吴君所书《金刚经》一部收存，设法代售，至为感慰。吴君住甘世东路振兴坊八号，足下拟与直接接洽价值，尤妥。兹吴君尚有屏对数种，谨代开具清单，一统奉上，仍希设法代售。重劳清神，无任纫感。专布，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月八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陈其采函

(一九三〇年十月九日)

葛士先生厅长大鉴：

迳启者：前由弟介绍马世兄体善，业荷以财政局长甄用审查合格，深感厚谊。马君诚笃稳练，在苏多年，对于财政尚有经验，前充涟水财政局副局长，办理颇有成绩，似为有用之才。赋闲已久，旅居困难。现闻存记各员，均已委竣。马君既荷裁成于前，敢祈始终维持，赐予委用，畀以一局；马君必能积极整顿，竭诚图报。特为陈

情，统希裁行，至为感荷。专此，祇颂
政祺

弟蔡元培敬启 十月九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今年庆祝国庆的新意义

——参加上海市庆祝国庆节大会演说词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日)

庆祝国庆，已有十八次了，每次都觉得无庆祝的新意义可言，总是今年望明年，更有庆祝价值等老套话。可是今年却不同，现在军事可告结束。在军事期间，一切建设事业，都在停顿。军事结束后，无论政治、党务、社会，一切问题都有详尽计划，可以努力进行。但是大家仍须同心协力，注意防范，使战事不再发生，因为战事人人都恨的，希望从今天起，不再有战事的继起，一致努力于建设上的一切事业；一面并彻底把贪官污吏等扫除净尽，这是我所希望的第一点，也就是今天庆祝重要意义的一点。

总理说：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只有大贫和小贫。这是因为我国实业不发达。我们每天说打倒帝国主义，而每天每人所赖以生活的，如电火、煤油、衣着等东西，差不多都仰给于外国人，甚至米和麦大部分也从外国购来。可见中国人莫一个不是贫。救贫的方法，最好是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现当金贵银贱之际，我们正可以自己来制造国货，一面努力劝导民众服用国货。今天各处年成又很好，正可将他用来兴办工业，改良农业。如果能够照此切实做去，那末金钱不致外溢，实业可以振兴，国民经济从此也可渐裕。这是我们

应该努力的第二点。现在无论何人,都希望中国有新建设,但这是要大家共同来努力,全国民众都该帮助政府去做,不可单靠中央的努力。提倡国货,亦应上下一致,全国同心。

至普及教育,不知说了多少年了,但至今仍未做到。现在中央规定识字运动,为七项基本运动之一。吾人应努力做去。现在更有好的识字工具,就是注音符号。有此工具,各地土语,也都可用他来记载出来。土耳其把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因而从前要费两三年功夫才能写读的,现在只要两三个月便可会了。假使我们能够实行应用注音符号,那末也一定可以与土耳其一样的,收到很速很大的效果。至于高等教育,从前北平方面,较为发达,现在却又不同,这个原因虽多,但是校长或教授兼职太多,至精神涣散,不能专心办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幸现在教部已确定大学校长不能兼职的办法,并且已经实行,将来教育前途,定有很大的希望。其它各机关负责人员,亦应照例办理。能够这样,那末明年的国庆,断不至如从前一样的虚度,定有很大的价值与希望。

据《申报》1930年10月11日

致何成濬等函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一日)

湖北省政府主席何雪竹成濬

湖南 何 键

湖北教育厅 黄建中 称吾兄厅长

湖南教育厅 须查①

○○先生主席勋鉴：

迳启者：兹有贵省自费留法学生黎家训、王光世等，以经济力量有限，欲援贵省留法津贴成案，请予补助，求以一言为介。查该生等有志向学，殊堪嘉尚。现在法国生活程度，较前增高数倍；惟经济不足，实为求学之累。执事培植青年，素具热心，尚望查照前案，酌予津贴，俾该生等得有成就，是所至盼。专此，敬颂勋安②

计开学生姓名于下：

鄂籍学生——黎家训、戴守中、程德大、吴济丰。

湘籍学生——王光世、刘东佛、谢 天。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胡朴安函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一日）

朴安先生厅长大鉴：

迳启者：卢君子侨，为北京大学毕业生。曾由弟介绍于钮惕生先生。钮先生本欲以县长存记，而不久离江苏省政府，不及安排；然以为卢君之才，于县长最为相宜，特为专函介绍于左右。弟所见正与钮先生同，亦为一言。如蒙酌行委任，不胜同感。专此，敬祝政绥

弟蔡元培敬启 十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手札

① 以上四行，系蔡元培在原稿上所加。

② 蔡元培在原稿此处上方，注有：“教育厅用时绥”。

致张元济函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四日)

菊哥同年大鉴：

别后，弟于十二日之夜车来京。瞿氏藏书事，已与蒋梦兄谈及，教育部得证明函，即可销案，请勿念。谭组安先生家中，近每日开灵（弟即于昨日往吊），十七日出殡于第一公园，执紼者以是日为宜；十八、十九、二十之三日，为各机关公祭期。大约每日午后留出一点钟（拟在四点至五点间），备接受私人吊唁。如蒙先示来京时刻，当命车奉迓。专此，并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十月十四日

据蔡元培手札

致张元济函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菊哥同年大鉴：

昨荷枉顾，领教为快。

《双鉴楼善本书目》三册，已读过，觉其中有“未经刊行”、“世无传刻”等书，其当保存，应不下于希有之宋本，未知能设法付印否？又其中有两处颇可疑：

(一)刘文简公《云庄集》二十卷，传录淡生堂钞本，此伪书也，

以真《西山集》改名。案：所谓改名者，是否内容全是《西山集》所有、而冒署《云庄集》？果然，则书目似可正名为《西山集》，不必泥“名从主人”之例，仍名《云庄集》。

(二)放翁先生《剑南诗稿》，目录七卷，诗八卷，宋刊本……黄堯圃题跋二则，纸背为《宋人诗稿》。案：纸背是专指黄跋之纸背？抑兼及他纸？诗稿究有诗若干首？抑《宋人诗稿》四字为丛书之名？

沅叔先生之书，想吾哥多已见过，或能忆及之，请示。书目敬璧。并祝
著安

弟元培敬启 十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手札

中国公学校长问题通告(二)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

兹因马校长辞意坚决，特由本会于本月三十日会议，推选于校董右任先生为校长，此布。

董事长蔡元培

据《时事新报》1930年11月2日

为中国公学校董会致上海各报函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报馆鉴：

顷见贵报所登《中公校董临时会决免马君武校长职》新闻，内有马君武干犯党怒，致起学校纠纷，着即免职一节，查与事实不符。本会议决案，实系因马校长辞意坚决，故不得已准其辞职，另推于右任先生为校长。应请查照更正为幸。专颂公祺

中国公学校董会敬启^① 十月三十一日

据王云五起草此函原稿，并参阅《时事新报》

1930年10月2日

《全国气象会议特刊》序

(一九三〇年十月)

中国气象事业，尚在萌芽，测候所之设立者，寥寥可数。沿海测验，大都仰给于海关；内地辽阔，渺无纪录，陕甘河朔以至两川膏腴之地，亘数百万方里，尚未有一测候机关。影响所及，遂使气象无普通之统计，灾害无预防之方法。本院气象研究所有鉴于此，悉心规画，拟定全国分区设台之计，既创气象台于首都，为之中枢，复

① 此行系蔡元培所加。

就北平观象台旧址，宏其规制。西至武汉，南及广东，更广征其报告，以资综合研究。

原夫寒暑之剧变，暴风雨之袭来，物有恒情，事有定则，欧美先进诸国，本其学理，施于时政，预窥朕兆，先事绸缪，农产因以丰收，民生因以遂顺。而我国各地，旱涝迭见，人民颠沛流离，致国内社会经济，恒呈机阻不安之象。其补救之法，纵非止于一途，而农业气象之研究，实为首要之举。况今日航空之业，方兴未艾，其行程之安危，多半视天气状况而定。故高空测候，实与地面测候，同感需要之切也。

本年四月十六日，院中应气象研究所之请，召集全国气象会议于首都，通过议案八十四件，自电码警号以至筹设全国测候机关，荦荦大端，靡不详细讨论。会毕之后，未及期月，各省政府报称筹建头等测候所者，已逾十处。将见普遍测候，指日可行，建设之基，胥赖于此。所望进行努力，早日观成。每县必有二、三等测候所以汇报于省，每省必有头等测候所以汇报中央，然后脉络联贯，若网在纲，设备既周，成效自著，敢断言也。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

蔡元培

据《全国气象会议特刊》，中央研究院
气象研究所 1930 年出版

《近十年中国之气候》序

（一九三〇年十月）

气象之学，关系于农事及其他各方面者至大，而于农事尤为显著。我国古昔重农，于天气变迁，早知注意，多有记载，自幽风月

令，以至史传所书，私家所述，随处可见。惜单词片义，散无统系，故无若何价值。晚近科学昌明，气象学占重要位置，推测愈精，应用愈广。国中人士，亦渐乐于研究，良以我国地势辽阔，崇山大河，显为界画，气候不齐，足资搜讨。蒋丙然先生尤注意焉。自民国初元即从事观测，日积月累，所得遂多。爰取民国四年至十四年间观测成绩，汇为一编，名曰《近十年中国之气候》，图表分明，一览了然。此在气象统计上为可珍之作品，而予国内治气象学者以多量之助益。丙然先生用功之勤，至堪钦佩。其中测定各区域，虽仅限于沿黄河长江及沿海各省，尚未足以概全国，然继是以往，假以岁月，必能寢推寢广，渐臻完备。我国一切事业，方在积极进展，最重要者，如农业，如航空，皆有赖于气候之预先测定。然则丙然先生此书，既为将来完成全国气象统计之基础，亦为间接扶助建设事业之要图，当与中央气象研究所研究诸工作，同尽其贡献之诚，以裨益民生，发皇科学，此则私心所欣冀者也。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

蔡元培

据蒋丙然著《近十年中国之气候》，青岛市
观象台 1930 年 10 月出版

为许寿裳书写对联

（一九三〇年十月）

山水有灵，亦惊知己；
性情所得，未能忘言。
季葑先生正

十九年十月 弟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见《美哉中华》画报第 149 期
（1981 年 3 月台北出版）

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

(一九三〇年十月)

一般似乎很可爱的青年男女，住着男女同学的学校，就可以算做现代学生么？或者能读点外国文的书，说几句外国语；或者能够“信口开河”的谈什么……什么主义和什么什么……文学，也配称做现代学生么？我看，这些都是表面的或次要的问题。我以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学生。

(一)狮子样的体力 我国自来把读书的人叫做文人，本是因为他们所习的为文事的缘故，不料积久这“文人”两个字和“文弱的人”四个字竟发生了连带的关系。古时文士于礼、乐、书、数之外，尚须学习射、御，未尝不寓武于文。不料到后来，被一般野心帝王专以文字章句愚弄天下儒生，鄙弃武事，把知识阶级的体力继续不断的摧残下去；流毒至今，一般读书人所应有的健康，大都被毁剥了。羸弱父母，那能生产康强的儿女！先天上既虞不足，而学校教育，又未能十分注意体格的训练，后天上也就大有缺陷。所以现时我国的男女青年的体格，虽略较二十年前的书生稍有进步，但比起东、西洋学生壮健活泼、生机勃勃的样子来，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新近有一位留学西洋多年而回国不久的朋友对我说：他刚从外洋回到上海的时候，在马路上走，简直不敢抬头，因为看见一般孱弱已极、毫无生气的中国男女，不禁发生恐惧和惭愧的感觉。这位朋友的话，并不是随便邪说。任何人刚从外国返到中国国境，怕都不免有同样的印象。这虽是就普通的中国人观察，但是学校里的学生也好不了许多。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事业，这

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

现今欲求增进中国学生的体力，惟有提倡运动一法。中国废科举，办学校，虽已历时二十余年之久，对于体育一项的设备，太不注意。甚至一个学校连操场、球场都没有，至于健身房、游泳池等等关于体育上的设备，更说不上。运动机会既因无“用武地”而减少，所以往往有聪慧勤学的学生，只因体力衰弱的缘故，纵使不患肺病、神经衰弱病及其他痼症而青年夭折，也要受精力不强、活动力减少的影响，不能出其所学贡献于社会，前途希望和幸福就从此断送，这是何等可悲痛的事！

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就拿本年日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而论，我国运动员的成绩比起日本来，几于处处落人之后。较可取巧的足球，日本学生已成我劲敌。至于最费体力的田径赛，则完全没有我国学生的地位，这又是何等可羞耻的事！

体力的增进，并非一蹴而企。试观东、西洋学生，自小学以至大学，无一日不在锻炼陶冶之中。所以他们的青年，无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一闻赛球，群起而趋。这种习惯的养成，良非易事。而健全国民的基础，乃以确立。这种情形，在初入其国的，尝误认为一种狂癖；观察稍久，方知其影响国本之大。这是我们所应憬然猛省的。

外人以我国度庞大而不自振作，特赠以“睡狮”的怪号。青年们！醒来吧！赶快回复你的“狮子样的体力”！好与世界健儿，一较好身手；并且以健全的体力，去运用思想，创造事业！

（二）猴子样的敏捷“敏捷”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就是“快”。

在这二十世纪的时代做人，总得要做个“快人”才行。譬如赛跑或游泳一样，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后，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中国的文化，在二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的中国文化程度距离不远。那时欧洲大陆还是蛮人横行的时代。至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说。然而今日又怎样呢？欧洲文化的灿烂，吾人既已瞠乎其後，而美洲则更发展迅速。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固然是美国的环境好，适于建设。而美国人的举动敏捷，也是他们成功迅速一个最大的原因。吾人试游于美国的都市，汽车、街车等等的风驰电掣不算，就是在大街两旁道上走路的人，也都是迈往直前，绝少左顾右盼、姗姗行迟，象中国人所常有的样子，再到他们的工厂或办事房中去参观，他们也是快手快脚的各忙各的事体。至于学校里的学生，无论在讲堂上、操场上、图书馆里、实验室里，一切行动态度，总是敏捷异常，活泼得很；所以他们能够在一个短时期内，学得多，做得多。将来的成就也自然的多起来了。掉转头来看看我国的情形，一般人的行动颇预迟缓，姑置勿论；就是学校里的学生，读书做事，也大半是一些不灵敏。所以在初中毕业的学生，国文不能畅所欲言；在大学里毕业的学生，未必能看外国文的书籍。这不是由于他们的脑筋迟钝，实在是由于习惯成自然。所以出了学校以后，做起事来，仍旧不能紧张，“从容不迫”的做下去。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国人非两天或三天不能做完。在效率上相差得这样多，所成就的事体，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关于这种迟缓的不敏捷的行动，我说是一种习惯，而且这种习惯是由于青年时代养成的，并不是没有什么事实上的根据。我们可以用华侨子弟和留学生来做证明：在欧美生长的中国小孩，行动

的敏捷，固足与外国小孩相颉颃；而一般留学生，初到外国的时候，总感觉得处处落人之后，走路没有人家快，做事没有人家快，读书没有人家快，在课堂上抄笔记也没有人家写得快、记得多，苦不堪言；但在这样环境中吃得苦头太多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一切行动也就渐渐的会变快了。所以留学生回国后一切行动，总比普通一般人要敏捷些。等待他们在百事迟钝的中国环境里住的时间稍为长久一点，他们的迟缓的老脾气，或者也会重新发作的。就拿与人约会或赴宴会做例子，在欧美住过几年的人，初回国的时候，大都是很肯遵守时间，按时而到；后来觉得自己到了，他人迟到，也是于事无益，呆坐着等人，还白白糟蹋了宝贵的时间，不如还是从俗罢。但是这种习惯的误事和不便，是人人所引为遗憾的。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人，应当积极纠正的。

青年们呀！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新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快”。你看布满了各国大陆的铁道，浮遍了各国海洋的船舰，肉眼可看见的有线电的电线，不可见的无线电的电浪，可以横渡大西洋而远征南、北极的飞机，城市地面上驰骋着的街车与汽车，地面下隧道中通行的火车与电车，以及工厂、农场、公事房、家庭中所有的一切机器，那一件不是为要想达到“快”的目的而设的。况且凡百科学，无不日新月异的在那里增加发明。我们纵不能自己发明，也得要迎头赶上去、学上去，这都是非快不为功的。

据进化论的昭示，我们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却是人类在这比较安舒的环境中，行动渐次变了迟钝，反较猴子略逊一筹，而中国人的颡预程度更特别的高。以开化最早的资格，现反远居人后，这是多么惭愧的事！现在我们的青年，如要想对于求学、做事两方面，力振颓风，则非学“猴子样的敏捷”，急起直追不可！

（三）骆驼样的精神 在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各人所负责任的

重大，恐怕要算青年学生首屈一指了！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的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是要落在学生们的双肩上。

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材；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这种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读者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德意志便是一个好例证：德人在欧战时力抗群强，能力固已可惊；大败以后，曾不十年而又重列于第一等国之林，这岂不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程度特别优越而建设力强所致么？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原来很有贡献的，——如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之类，——所以现时国力虽不充足，而仍为谈世界文化者所重视。不过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试问在现代的学术界，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幸福有贡献的究竟有几个人呢？无怪人家渐渐的看不起我们了。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为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

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今日，外则强邻四逼，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匮，国家的前途实在太危险了。今后想摆脱列强的羁绊，则非急图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可。想把国民经济现状改良，使一般国民能享独立、自由、富厚的生活，则非使国

内政治能上轨道不可。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

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先有好政治而后有好社会，抑先有好社会而后有好政治？这个问题用不着什么争论的，其实二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学生对于社会也是负有对于政治同等的责任。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很老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及风俗习惯，大都陈旧不堪，违反现代精神而应当改良。这也是要希望学生们努力实行的。因为一般年纪大一点的旧人物，有时纵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缘故，很少能彻底改革的。所以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

以上所说的各种责任都放在学生们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过生在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无法避免这些责任的。若不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任重道远”，又有什么办法呢？

除开上述三种基本条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便配称做现代学生而无愧了。

（孟寿椿代作）

据《现代学生》月刊创刊号（1930年10月出版）

推行国历演讲大会演说词

（一九三〇年秋）

主席，诸位同志：

今天在座各位，对于推行国历，都很热心，并深有研究。今天我想说的只不过作一个讨论吧了。今天讨论的问题，便是怎样推行国历，换句话说，便是用什么方法去推行国历。

我觉得推行国历，第一要注意的，便是使民众诚心悦服地来奉行国历。事实上，现在固带着强制的性质。不过我们出去宣传讲演，却应该使人家心悦诚服来信仰你。

在以前，不叫国历，叫皇历。它的历法，是按照朝代而改变的。这一个人做了皇帝，他便把前朝的衣服、礼仪以及政法等，都加以改变，就是历法也要变更。那时中国的历法，只有一个阴历，是以月为根据而订定的，后因与事实不符，所以加上闰月。这个改革，在以前已很不容易发明的了。不过在纵的组织方法，大家都认为阴历已很完备，而无庸臆〔置〕疑的。那么，换朝代时，用何法来变更呢？换朝建寅，即阴历正月为一年之开始。商朝以十一月为岁之开始。周朝以十二月为岁始。到秦时，崇尚新法。那时的一般方士或阴阳家，群倡金、木、水、火、土，即有所谓金克木，火克金之类。汉朝以后，信仰孔子的学说，所以这种风气，便慢慢消灭。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时，便确定以建寅为正统，一季分孟、仲、季等三时，以春为岁首。这种办法，直至清代，始终如一。

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总理主张改用阳历。他的用意，并非是古代换代而改历法的意思，而是发现阴历有许多不好的地方、阳历有许多长处的缘故。阳历固然不能算完备无缺，譬如现在有许多人在研究，说四星期为一月，十三月为一年，一年有五十天为纪念日，这叫做通历。这方法固很方便，因为不象阳历有二十八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之麻烦难记。不过此法尚未到可应用的时期，还是研究的问题，暂搁而勿论。民元时，总理所以要采用阳历，实为了适合经济制度，如预算等项。他的目的，完全为了民众的利益起见，并不是包含着皇历的意义在内。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第一点。

有人疑惑应用阳历是学时髦，譬如上海有许多人说话，高兴夹几句英语，穿衣服喜欢穿洋装（这点要声明：洋服自比中服便利，我

个人所以不穿洋服，因为国货少有毛织品的关系)，也以为我们提倡国历，是学时髦了。其实这是大谬而不然的。要晓得阳历完全是根据天文学、加以理性方面之研究而产生的，是最合理的办法，并非盲目的学外人，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二点。

同时，我们还应该了解的，就是我们中国实际上早在用阳历。譬如一年二十四节，若春分等，是完全应用阳历的道理。农人于几月几日播种，几月几日芸田，几月几日收获，他是不知道的，他完全依据节气来计算。以节气而论，节气合阴历元〔年〕月日，常相差数日，甚至一月，阳历则无此弊。故中国向来奉行阴历，其实应用节气，实已阴、阳合用。所以，现在我们用阳历，并非学外人，而是在全世界各种历法中，择一最合理、最科学的历法，以为应用上之便利与准确，并非盲从，是出于自己的挑选。这是我们该明白的第三点。

不过，在努力奉行国历的时候，我们热心宣传的同志，有几点应注意到：第一，农村与都市，在生活上有一点不同，都市中各工厂、各机关，都可星期休息。在乡村则不然，在农忙的时候，不要说一天八小时、十小时、甚至十四小时，也不以为怪；在没事的时候，终日闲空，也无足为奇。在播种加肥料时，农人无钱，甚至当衣、押物，重利告贷；收获以后，方可还债、赎物。这时农村方面的金钱，自农民而入小钱庄，由小钱庄而入大钱庄，以至银行，于是一切人欠人，都可告一总结束。故此次各地商会，请中央〈将〉解帐期改至二月十七日，中央所以予以许可者即在此。不过过年结帐，自当遵奉国历而行。退一步讲，解帐日期，本可随时规定，例如债项约期、以及中秋、端午等节的结帐，无足为奇。

以学校而论，推行国历，更没有什么妨碍，不过学生回家省亲的日期，提早些罢了。在机关办事的人，更没有什么不方便之处。至于农民，他们在国历二月方面闲暇，这时他们休息，政府当然听

任他们的自由,决不加以干涉。其他若祖先之提早祭祀等,更无问题。

按照事实而论,阳历比阴历要好得多。例如阴历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以学校言,教科书之编制,教员授课之钟点,就生问题。以工商界言,薪金工资等,也要多一个月。并且奉行国历后,封建势力与迷信习惯,也可逐渐废除,正和首都在南京而不在北平,含有同样的意义。这虽不能一蹴而就,不过经年累月以后,自可达到目的。并以大及小,政府机关奉行,影响所及,就可渐渐普及民间。大银行奉行后,自可使都市以及内地的小钱庄,都慢慢奉行。其他提倡庆祝国历新年等事宜,都可以帮助国历的推行。上海、南京现在都组织筹备会,专司其事,那更好了。今天报上看见上海元旦日有电影之放映、游艺场之开放等,都是新年中娱乐的很好办法。政府法令,是严厉施行。党是政治之灵魂,同时,党员好象是民众的慈母,当然应该以慈爱的态度,使一般民众奉行。

总之,宣传国历推行的方法,最重要之一点,在于说明国历之好处,使民众感觉到阴历之短处。那么,推行国历这一件事,自无问题。至于宣传的技巧方面,各位都很明白,不多说了。希望大家以至善的努力,去宣传奉行国历。

据陇西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

中国公学校长问题通告(三)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

两年前,本校全体同学打电报、派代表,催请不来的于校长右任先生,这一次,经校董会推选,和我代表校董会再三敦劝,各教职

员、各同学再三欢迎，他才答应我们，准于本月十日到校。他这次是扶病来的，他这样维持本校的热忱，我们真是十二分感谢的。他是本校二十多年的老校董，是本校二十年前的老教员，是本校最有力量的创办人，是创办本校宣言的起草者。他和本校的关系，比任何人更为密切。他是当代的老诗人，是教育界、新闻界的老前辈，许多有思想的中年、青年，都受过他的影响，或受过他的训练。他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必能使本校有生气，必能在最短时间，使本校得有最大的发展，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的。我们预祝本校的发展，并为本校祝于校长的健康。此布。

董事长蔡元培 十九年十一月一日

据陇西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公墓碑铭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四日）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久历行阵，夙著忠烈。编制始于一隅，转战遍于各地。削平内乱，皆与有功。其志操则颠扑不破，其精神则诚实无畏，中央嘉之，社会钦之。此皆陈铭枢军长训练有方，故能军心团结，深合于执戈卫国之义，令誉日隆，良非幸致。其间艰难苦斗，死丧孔多，既兴沙场裹骨之悲，益增存歿睽踪之痛。爰于广东省会某山之麓，筑公墓，以为栖幽之所，岁时凭吊，永留纪念，礼也。夫国家养兵蓄士，将以外张国威，内平逆寇。凡属袍泽，被坚执锐，不忌丧元，亦固其分。乃比年以来，境内多故，变乱四起。中央奋其神武，次第戡定，实赖忠勇效命之军士敌忾同仇，遂得肤功立奏。以彼反侧，较此贞诚，劲草卓立于疾风，鸡鸣不已于如晦，瞻

对忠骸，有不欷歔感喟者乎。铭曰：

维兹军士，秉德淑清，赳赳孔武，视死犹生。生者众矣，不及死国事者之荣；死者已矣，愿销兵气而乐和平。五岭郁郁，三江盈盈，永绥毅魄，归此佳城。

（马褱光代撰）

据蔡元培祭吊文抄留底稿

复刁敏谦函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敏谦先生大鉴

前奉手书，并惠大著《两年之新政》多册，至为感荷。是书记载详备，对于本院规画，专章述之，尤见关怀学术。除存留数册外，其余交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分别转赠。谨此函谢，诸希察照。复颂台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函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迳启者：承惠赠十周年纪念章，愧无赞助，遽荷隆施，无任欣感。专复鸣谢，希察照。

此致

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沈宜甲函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

宜甲先生大鉴：

接大函，承欲搜集关于科学及工业材料，寄赠本院，具徵热心介绍，无任钦感。将来接洽事宜，当照尊示办理。先此函复，并鸣谢悃。顺颂

时祉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一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

——在亚洲学会演说词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我等所生活的世界，是相对的，而我人恒取其平衡点。例如在

* 此篇系在亚洲学会的演说词，英文讲词刊载于该会华北分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LXII-1931)。中文讲词除发表于《东方杂志》外，并刊载于《中学生》杂志 1931 年元旦号。

生理上,循环系动脉与静脉相对而以心脏为中点;消化系吸收与排泄相对而以胃为中点。在心理概念上,就空间言,有左即有右,有前即有后,有上即有下,而我等个人即为其中心。以时间言,有过去即有将来,而我人即以现在为中点。这都是自然而然,谁也不能反对的。在行为上,也应有此原则,而西洋哲学家,除雅里士多德曾提倡中庸之道外(如勇敢为怯懦与卤莽的折中,节制为吝啬与浪费的折中等),鲜有注意及此的;不是托尔斯泰的极端不抵抗主义,便是尼采的极端强权主义;不是卢梭的极端放任论,就是霍布斯的极端干涉论;这完全因为自希腊民族以外,其他民族性,都与中庸之道不投合的缘故。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为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这可用两种最有权威的学说来说明他:一是民元十五年以前二千余年传统的儒家;一是近年所实行的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

儒家所标举以为模范的人物,始于四千年前的尧、舜、禹,而继以三千五百年前的汤,三千年前的文、武。《论语》记尧传位于舜,命以“允执厥中”;舜的执中怎样?《礼记·中庸篇》说道:“舜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尚书》说舜以典乐的官司教育,命他教子弟要“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直宽与刚简,虽是善德;但是过直就不温,过宽就不栗,过刚就虐,过简就傲,用温、栗、无虐、无傲作界说,就是中庸的意思。舜晚年传位于禹,也命他允执厥中。禹的执中怎样?孔子说:“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若是因个人衣食住的尚俭而对于祭品礼服与田间工事都从简率,便是不及;又若是因祭品礼服与田间工事的完备,而对于个人的衣食住,也尚奢侈,便是太过;禹没有不及与过,便是中庸。汤的事迹,可考的很少;但孟子说:“汤执中”,是与尧、舜、禹一样。文、武虽没有中庸的标榜,

但孔子曾说：“张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是文、武不肯为张而弗弛的太过，也不肯为弛而弗张的不及，一张一弛，就是中庸。至于儒家的开山孔子曾说：“道之不行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又尝说：“过犹不及。”何等看重中庸！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求文质的中庸。又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过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我无可无不可”，是求可否的中庸。又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他的弟子说：“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泰而安。”这都是中庸的态度。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篇，是传述祖训的。

在儒家成立的时代，与他同时并立的，有极右派的法家，断言性恶，取极端干涉论；又有极左派的道家，崇尚自然，取极端放任论。但法家的政策，试于秦而秦亡；道家的风习，试于晋而晋亡。在汉初，文帝试用道家，及其子景帝，即改用法家；及景帝之子武帝，即罢黜百家，专尊孔子，直沿用至清季。可见极右派与极左派，均与中华民族性不适宜，只有儒家的中庸之道，最为契合，所以沿用至二千年。现在国际交通，科学输入，于是有新学说继儒家而起，是为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虽多有新义，为往昔儒者所未见到，但也是以中庸之道为标准。例如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又往往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本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折中。尊民权的或不愿有强有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政府又往往蹂躏民族，这又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权主义，给人民以四权，专关于用人、制法的大计，谓之政权；给政府与五权，关于行政、立法、司法、监

察、考试等庶政，谓之治权；人民有权而政府有能，是为人民与政府权能的折中。持资本主义的，不免压迫劳动；主张劳动阶级专政的，又不免虐待资本家；这又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生主义，一方面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防资本家的专横；又一方面行种种社会政策，以解除劳动者的困难。要使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而不相冲突，这是劳资间的中庸之道。其他保守派反对欧化的输入，进取派又不注意国粹的保存；孙氏一方面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一方面主张学外国之所长，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又如政制上，或专主中央集权，或专主地方分权，而孙氏则主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的，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的，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是为集权与分权的折中。其他率皆类此。

由此可见，孙博士创设这种主义，成立中国国民党，实在是适合于中华民族性，而与古代的儒家相当；与其他共产党的太过、国家主义派不及大异。所以当宪政时期尚未达到以前，中国国民党不能不担负训政的责任。

据《东方杂志》第28卷第1号（1931年1月10日出版）

复叶恭绰函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玉甫先生道鉴：

五日赐函，并《清代学者像传》一部，拜领，谢谢。知公专意摄卫，谢绝酬应，未敢渎访。承示栖霞塔工，对于雕刻人物，不加修补，石质松脆，决用注药，甚佩。如有误会者，弟必详为解释，希勿

念。敬祝

眉寿

弟元培敬启 十一月二十二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 胡 适 函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适之先生大鉴：

惠书敬悉。熊、但二君有弹劾书，弟闻之而未得读；因云五先生既代表辞职，无待弹劾，劝丁穀音先生不必提出会议，故弟亦不复索读；丁先生谓书在弟处，误也。“或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未恢复以前，对于假文凭实不能宽恕；犹之我等未曾实行共产而废钱币以前，对于伪造纸币等不能承认也。收回学生，弟闻亦不过十余人，然闻所收学生程度有甚低者；又闻招考已过，而陆续收生直至开学日。为多得学费而滥收学生，本私立大学通病；但太滥则校誉不免有损。马先生既已辞职，既往不咎，望继任者随时补救耳。高一涵先生寓何处？请示知为荷。专此，并祝

著安

弟元培敬启 十一月二十四日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复张立民函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立民吾兄大鉴：

接手书，知十力先生旧恙屡发，甚念。南京本院总办事处，房屋狭隘，并无空室，势不能招待，希转告十力先生谅之。十月薪资，已嘱会计处照汇，想可递到。承寄《尊闻录》四本，除自领一本外，余均照十力先生所属分别转致。谢谢。复颂

时祉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二十四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陈铭枢函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真如主席先生大鉴：

前接惠函，嘱撰第十一军公墓碑铭，忽已多日。兹谨撰就录奉，即希瞥收。专复，顺颂
勋绥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二十七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傅斯年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日)

孟真吾兄大鉴：

去年十一月间，驻南京英国总领事许立德君，曾赠本院以记载义和拳事实之《京报》五十三本。是项京报，现查不在沪院图书馆，社会科学研究所图书馆亦无之。是否当时寄交贵所存储？或系由弟面交？希为查明函复为盼。顺颂

著祺

蔡元培敬启 十二月二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孟寿椿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五日)

寿椿吾兄大鉴：

迳启者：陈君德荣，专研心理学，愿以译稿贡献于世。近拟翻译 Piaget 之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① 及 The Judgement and Reasoning of The Child^② 两书，未知贵书局愿与预订、收购其稿否？研究儿童心理之书，需要颇切；陈君对于译事，亦甚细心。谨为介绍，还希酌裁示复。专颂

① Piaget, The Language and Thought of The Child: 披格特的《儿童的语言与思想》。

② The Judgement and Reasoning of the Child: 《儿童的判断与理解》。

著祺

蔡元培敬启 十二月五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何炳松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五日)

伯丞先生大鉴：

迺启者：韦君丛芜，最近译成英国Edmund Gosse^①所著《近代英国文学史》，因其插图甚多，印费过巨，非由国内大书局出版推销，不能行远。未知贵馆欲收购其稿否？书分四册，兹将已印成之一册奉上，希察阅。倘荷收受，韦君希望稿价，约在两千余元之谱。又韦君尚欲译托尔斯泰之《战争与和平》一书，愿计字售稿，按月分寄。谨为一并介绍，统望裁度示复。顺颂

著祺

蔡元培敬启 十二月五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致李书华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

润章先生大鉴：

迺启者：王君代之，旧在巴黎治美术，对于海外艺术运动，及国

^① E. Gosse:哥绥。

内艺术学校，多所尽力。如贵部秘书、科长等职需人担任，请为王君位置。王君才具开展，必有以自见也。专此介绍，并祝台安
曙青先生均此。

弟蔡元培敬启 十二月六日

据影印手迹，见周法高辑印《李润章先生藏近代名贤手迹》

致戈公振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

公振先生大鉴：

迳启者：黄仲琴君，系前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兹函索笔会详章，特为转达。希即寄与一份，寄至香港康乐道西万松泰转黄仲琴君，为荷。专颂

时祉

蔡元培敬启 十二月六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题马明达所藏十三行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八日）

柳诚悬谓：子敬好写《洛神》，人间合有数本。神物显晦，久少定论。是本行间斑剥处，甚似西湖落水本，圆润可临习，亦不易得之物。

明达先生出以见示，因题记之。

据蔡元培论著抄留底稿

致马叙伦等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九日）

夷初^①
士远
适之
叔平
先生大鉴：

顷接浙江教育厅长陈布雷先生来函，略谓：“前承函嘱保存单不庵先生遗书。查是项书籍，共五十三箱，于本年五月间存入省立图书馆，并附书目一本；经点收保管，由该馆长缮就收据，交原代理人潘尊行君收执。相应函复”等语。特此转达，即希察照。专颂时祉

蔡元培敬启 十二月九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题陈树人所画晋祠周柏*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蔽芾甘棠歌勿剪，猗帷蓂楚乐无知。偶然指爪留泥上，记取冥

① 此函分别致马叙伦、沈士远、胡适、马衡四人。

* 蔡元培在标题下，加有括弧，内写：“为朱横秋绘，有树人自题及精卫、子渊、慧僧、海滨诸君所题七绝各一首”。

鸿度晋祠①。

据蔡元培手稿

题汪亚尘所绘巴黎舞女*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舞态翩跹定可人，静中犹自葆天真。重心底要随环境，说法观音遍现身。

据蔡元培手稿

南京《民治报》周岁题词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南京《民治报》出版以来，甚受社会欢迎。其目光正大，议论卓犖，尤注意于外交关系、民生疾苦。如日舰闯入，则大声疾呼，促民众之觉悟；对各国条约修改或废止，则畅发宏论，作政府之声援。又如首倡废止小费运动，力主私娼应救济，而不应罚款诸端，事似细微，义甚深长。以此类推，优点綦多，不遑枚举。盖新闻事业之天职，上以督促政府，下以指导社会。《民治报》依此目标，努力进行，宜其一纸风行，声誉日茂。今值周岁纪念，回顾一年以来之成绩，当益振起以后奋发之精神。《民治报》不因社会之欢迎而自满，社会必因《民治报》之努力激进其欢迎，此可断言者。爰书数语，取证

① 第三、四句，原为“鸿飞那复东西计，老树当能认雪泥。”经涂改如上。

* 蔡元培在标题下，加有括弧，内写：“静坐萧然”。

于他日。

据蔡元培论述抄留底稿

致顾燮光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鼎梅先生大鉴：

前承惠赠令先祖、先伯手书诗文稿印本，手泽犹存，书香益永，至为欣佩。刘君新经济策，含义甚丰。合并道谢。顺颂
著祺

蔡元培敬启 十二月十八日

据蔡元培书信抄留底稿

复张元济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菊哥大鉴：

奉惠书，敬谥贵体已康复，为慰。

内子于十七日出院，甚安，承注，谢谢。

《郑成功实录》，拟付裱后，先送历史研究所，与所中所有档案校对，加以考证，乃付印。现存研究院中。吾哥既先睹为快，明日当奉上，俟读过，再付裱，未晚也。

科学社同人均希望涵芬楼善本书参加展览，未知能否设法？敬希酌示。此复，并祝

午绥

弟元培敬启 十二月二十一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张元济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菊哥大鉴：

晨间奉手示，敬谥涵芬楼善本书，吾哥虽未能躬往检理（务请慎重摄卫，同人决不敢为此要求），而已函商馆中同事设法办理，甚感盛意。《郑成功实录》，今晨到院索取，适修书（前日午后交与，早已着手），已解散试裱。只可俟裱完后呈览，尚希鉴原。敬此，并祝痊安

弟元培敬启 十二月二十二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 胡 适 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适之先生大鉴：

别后奉惠书，敬谥阖第安宁为慰。中公目前马先生业已积极维持，无待校董会正式委托。董事长如未得校董会同意，个人亦无正式表示之权。尊属弟未敢遵行，云五、南陔两兄亦同此观察，尚希鉴谅。至此校解决方法，拟俟大驾到沪后，召集校董会推诚商讨

而后定。梦麟兄想已到北平，北大事当与先生商及，希望有一永久之计划，循序渐进，以造成理想中之北大也。

常务董事一层，已询过南陔兄，渠允于先生不在沪而渠留沪时作代表，弟当然同意，请勿念。（但渠声明是暂时代表，非改组。）相见不远，诸容面罄。敬祝

著安，并颂

潭福

弟元培敬启 十二月二十四日

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复李书华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润章先生大鉴：

奉复示，敬谕贵部特约著作员李详（号审言）、刘开渠二君之月费，蒙允维持，不胜感谢。

近接熊子真先生（旧北大印度哲学讲师，现在杭州养病）函，属为张立民君关说。张君所领之款，于熊先生有关，亦请属会计按月照发为幸。琐情不安之至。专此并祝

台绥

弟蔡元培敬启 十二月二十六日

据影印手迹，见周法高辑印《李润章先生藏近代名贤手札》

复张元济函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菊哥大鉴：

屡承厚赐，感谢无已。顷奉惠函。敬谥贵体康复，不胜欣慰。承选定尊藏善本，送科学图书馆展览，无任欢迎。俟检出后，即行送陈，并不嫌迟也。渎神至感。此复，并祝
日安

弟蔡元培敬启 二十九日

据蔡元培手札

以美育代宗教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我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而引者或改美育为美术，误也。我所以不用美术而用美育者：一因范围不同，欧洲人所设之美术学校，往往止有建筑、雕刻、图画等科，并音乐、文学，亦未列入。而所谓美育，则自上列五种外，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供利用，都不是美术二字所能包举的。二因作用不同，凡年龄的长幼，习惯的差别，受教育程度的深浅，都令人审美观念互不相同。

我所以不主张保存宗教，而欲以美育来代他，理由如下：

宗教本旧时代教育，各种民族，都有一个时代，完全把教育权委托于宗教家，所以宗教中兼含着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原素。说明自然现象，记上帝创世次序，讲人类死后世界等等是智育。犹太教的十诫，佛教的五戒，与各教中劝人去恶行善的教训，是德育。各教中礼拜、静坐、巡游的仪式，是体育。宗教家择名胜的地方，建筑教堂，饰以雕刻、图画，并参用音乐、舞蹈，佐以雄辩与文学，使参与的人有超出尘世的感想，是美育。

从科学发达以后，不但自然历史、社会状况，都可用归纳法求出真相，就是潜识、幽灵一类，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而宗教上所有的解说，在现代多不能成立，所以智育与宗教无关。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发达以后，知道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随地不同，随时不同，所以现代人的道德，须合于现代的社会，决非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前之圣贤所能预为规定，而宗教上所悬的戒律，往往出自数千年以前，不特挂漏太多，而且与事实相冲突的，一定很多，所以德育方面，也与宗教无关。自卫生成为专学，运动场、疗养院的设备，因地因人，各有适当的布置，运动的方式，极为复杂。旅行的便利，也日进不已，决非宗教上所有的仪式所能比拟。所以体育方面，也不必倚赖宗教。于是宗教上所被认为尚有价值的，止有美育的原素了。庄严伟大的建筑，优美的雕刻与绘画，奥秘的音乐，雄深或婉挚的文学，无论其属于何教，而异教的或反对一切宗教的人，决不能抹杀其美的价值，是宗教上不朽的一点，止有美。

然则保留宗教，以当美育，可行么？我说不可。

- 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
- 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
- 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

因为宗教中美育的原素虽不朽，而既认为宗教的一部分，则往

往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使彼受其智育、德育诸部分的影响，而不能为纯粹的美感，故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止能以美育代宗教。

据《现代学生》第1卷第3期(1930年12月出版)

《中国教育行政大纲》序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教育行政为教化行政之一端，其原理之范围颇广。首举教育行政机关，凡中央地方机关之组织，行政者之素养，各项会议及委员会属焉；次为学制，评论其体系、程度、规模及学校之设立者；又次为各种教育，评论其初等、中等、高等以及特别教育之根本问题；又次则及于各科之教育，如学科、训育、体育诸问题皆隶于此；最后则为督导与规画，于督学制度，教师之训练待遇，学校经济等，一一考察，究其利弊而促其进行。此其范围也。

张君季信，研究教育行政有年，搜罗材料，致力甚勤，虽详略互见，而大致咸备，有具体之叙述，为根本之评批，其裨益于教育行政者实非浅眇。此书成于民国十七年，两年以来，吾国教育行政制度及教育方案，已略有修正，如试行大学区制之停止，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之改组，确定教育经费之计划等。此类事实，若能采入而论断之，以为补编，则益臻完美矣。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

蔡元培

(许寿裳代作)

据张季信编著《中国教育行政大纲》，商务
印书馆1934年出版

中国公学校长问题谈话

(一九三〇年冬)

学生代表问：前日报载，蔡先生亲至昆明路马君武私宅，敦促其到校办公，是否？

蔡氏答：马先生家内，我是去过的，不过是说明校董会此次准他辞职的原因，并不是敦促他到校办公。

问：校董会是否维持原案？

答：校董会的决议案当然维持，决没有自己决议，又自己推翻的。

问：现在校董会既已准马先生辞职，推于先生继任，那么，在理论方面，在事实方面，都是应当归于先生掌管中公了。加以于先生已经到中公正式宣布维持秩序，何得马君武仍用校长名义发出布告，代表团又大布特布，说是马校长复职，到底是怎样？

答：代表团说的、做的，都可以作算，那么，还要校董会干什么？马先生到校，是他自己去的，也是没有交卸以前当然的事。

问：代表团何以干涉学校行政，时而逐某教员，时而逐某职员，弄得满城风雨，对否？

答：学校当局应负完全责任。

继该代表等即请董事长速即敦促于校长到校视事。蔡氏答：于先生能够来，我们当然是很欢迎。但于先生为国家大事，不能分身。我们要找一位新的校长，现在尚没有找到。你们始终避免冲突，爱护学校，这是很好的一桩事体。校董会已完全明白了。不过你们今天回去以后，还是要劝同学安心上课。校董会的开会问题，

你们可以不管。

据陇西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

大学教育

(一九三〇年)

大学教育者,学生于中学毕业以后,所受更进一级之教育也。其科目为文、理、神学、法、医、药、农、工、商、师范、音乐、美术、陆海军等。前五者自神学以外,为各国大学所公有。惟旧制合文、理为一科,而名为哲学,现今德语诸国,尚仍用之。农、工、商以下各科,多独立而为专门学校,如法国之国立美术专门学校(Ecole Nationale et Speciale des Beaux Arts)之类;亦或谓之高等学校,如德国之理工高等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之类;或仅称学校,如法国百工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之类;或单称学院,如法国巴士特学院(L'institut Pasteur)之类。用大学教育之广义,则可以包括之。我国旧仿日本制,于大学以下,有一种专门学校,如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之类。虽程度较低,年限较短,然既为中等学校以上之教育,不妨列诸大学教育之内。惟旧式之高等学校,后改为大学预科,而新制编入高级中学者,则当属于中学之范围,而于大学无关焉。

吾国历史上本有一种大学,通称太学,最早谓之上庠,谓之辟雍,最后谓之国子监。其用意与今之大学相类,有学生,有教官,有学科,有积分之法,有入学资格,有学位,其组织亦颇似今之大学。然最近时期,所谓国子监者,早已有名无实。故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

欧洲大学，在拉丁原名，本为教者与学者之总会(Universitat Magrotrorum et Scholarium)，其后演而为知识之总汇(Universitat Litterarum)，而此后各国大学即取其总义为名。欧洲最早之大学，为十二、十三世纪间在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诸国所设者；十四世纪以后，盛行于德语诸国，即专设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四科者是也。其初注重应用，几以哲学为前三科之预科。及科学与文哲之学各别发展，具有独立资格，遂演化而为文、理两科。然德语诸国，为哲学一科如故也。拿破仑时代，曾以神学、法学、医学为养成教士、法吏、医生之所，因指文理科为养成中学以上教员之所。各国虽不必皆有此种明文，而事实上自然有此趋势。所以各国皆于中学校以外，设师范学校，以养成小学教员；而于大学外，特设高等师范学校，以养成中学教员者，不多见也。法国于革命时，曾解散大学为各种专门学校；但其后又集合之而组为大学，均不设神学科，而可设药科；惟新自德国争回史太师埠之大学，有天主教与耶稣教之神学科各一，为例外耳。法国分全国为十七大学区，大学总长兼该区教育厅长，不特为大学内部之行政长，而一区以内中、小学校及其他一切教育行政，皆受其统辖焉。其保留中古时代教者与学者总会之旧制者，为英国之牛津、剑桥两大学。牛津由二十精舍(College)组成，剑桥由十七精舍组成。每一精舍，均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生活之所。每一教员为若干学生之导师，示以为学之次第，而监督之。学生于求学以外，尤须努力于交际与运动，以为养成绅士资格之训练。

大学教员有教授、额外教授与讲师等，以一定时间，在教室讲授学理。其为实地练习者，有研究所、实验室、病院等。研究所(Seminal 或作 Tuotitut)大抵为文、法等科而设，备有图书及其他必要之参考品。本为高等学生练习课程之机关，故常有一种课程，

由教员指定条目，举出参考书，令学生同时研究，而分期报告，以资讨论。亦或指定名著，分段研讨，与讲义相辅而行。而教员与毕业生之有志研究学术者，亦即在研究所用功。如古物学、历史学、美术史等研究所，间亦附有陈列所，与地质学、生物学等陈列所相等；不但供本校师生之考察，且亦定期公开，以便校外人参观。至于较大之建设，如植物园，动物院，天文台，美术、历史、自然史、民族学等博物院，则恒由国立或市立，而大学师生有特别利用之权。实验室大抵为理科及农、工、医等科而设；然文科之心理学、教育学、美学、言语学等，亦渐渐有实验室之需要。病院为医科而设，一方面为病人施治疗，一方面即为学生实习之所也。此外，则图书馆亦为大学最要之设备。

欧洲各国大学，自牛津、剑桥而外，其中心点皆在智育。对于学生平日之行动，学校不复干涉，亦不为学生设寄宿舍。大学生自经严格的中学教育以后，多能自治，学校不妨放任也。惟中古时代学生组合之遗风，演存于德语诸国者，尚有一种学生会。每一学生会，各有其特别之服装与徽章，遇学校典礼，如开学式、纪念会等，各会之学生，盛装驱车，招摇过市，而集于大学之礼堂，参与仪式焉。平日低年级学生有服役于高级生之义务，时时高会豪饮，又相与练习击剑之术。有时甲会与乙会有睚眦之怨，则相约而斗剑，非斃面流血不止。此等私斗之举，为警章所禁；而政府以其有尚武爱国之寓意，则故放任之，与牛津、剑桥之注重运动者同意也。然大学人数较多者，一部分学生，或以家贫，不能供入会费用；或以思想自由，不愿作无意识举动，则不入中古式之学生会，而有自由学生之号。所组织者，率为研究学术与服务社会之团体。大学生注重体育，为各国通例；美国大学，且有一部分学生，特受军事教育者。不特卫生道德，受其影响；而且为他日捍卫国家之准备。吾国各大

学,近年于各种体育设备以外,又有学生军之组织,亦此意也。

大学有给予学位之权。德语诸国,仅有博士一级(Doktor)。学生非研究有得,提出论文,经本科教员认可,而又经过主课一种、副课两种之口试,完全通过者,不能得博士学位,即不能毕业。英语诸国,则有三级:第一学士(Bachelor of Arts);第二硕士(Master of Arts);第三博士。法国亦于博士以前有学士(La Licence)一级。大学又得以博士名义赠与世界著名学者,或国际上有特别关系之人物。

大学初设,惟有男生。其后虽间收女生,而入学之资格,学位之授予,均有严格制限。偶有特设女子大学者,程度亦较低。近年男女平权之理论,逐渐推行,女子求入大学者,人数渐多;于是男女同入大学及同得学位之待遇,遂通行于各国。

大学行政自由之程度,各国不同。法国教育权,集中于政府;大学皆国立,校长由政府任命之。英、美各国,大学多私立,经济权操于董事会,校长由董事会延聘之。德国各大学,或国立、或市立,而其行政权集中于大学之评议会。评议会由校长、大学法官、各科学长、与一部分教授组成之。校长及学长,由评议会选举,一年一任。凡愿任大学教员者,于毕业大学而得博士学位后,继续研究;提出论文,经专门教授认可后,复在教授会受各有关系学科诸教授之质问,皆通过;又为公开讲演一次,始得为讲师。其后以著作与名誉之增进,值一时机,进而为额外教授,又递进而为教授,纯属大学内部之条件也。

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

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进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輊也。如讲座及研究所之设备，既已成立，则虽无一学生，而教员自行研究，以其所得，贡献于世界，不必以学生之有无为作辍也。

受大学教育者，亦不必以大学生为限。各国大学均有收旁听生之例，不问预备程度，听其选择自由。又有一种公开讲演，或许校外人与学生同听，或专为校外人而设，务与普通服务之时间不相冲突。此所以谋大学教育之普及也。

据《教育大辞书》上册，商务印书馆 1930 年出版

美 育

（一九三〇年）

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吾国古代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

育；书以记述，亦尚美观；射御在技术之熟练，而亦态度之娴雅；礼之本义在守规则，而其作用又在远鄙俗；盖自数以外，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其后若汉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以及历代著名之建筑与各种美术工艺品，殆无不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

其在西洋，如希腊雅典之教育，以音乐与体操并重，而兼重文艺。音乐、文艺，纯粹美育。体操者，一方以健康为目的，一方实以使身体为美的形式之发展；希腊雕像，所以成空前绝后之美，即由于此。所以雅典之教育，虽谓不出乎美育之范围，可也。罗马人虽以从军为政见长，而亦输入希腊之美术与文学，助其普及。中古时代，基督教徒，虽务以清静矫俗；而峨特式之建筑，与其他音乐、雕塑、绘画之利用，未始不迎合美感。自文艺复兴以后，文艺、美术盛行。及十八世纪，经包姆加敦（Baumgarten, 1717—1762）与康德（Kant, 1724—1804）之研究，而美学成立。经席勒尔（Schiller, 1759—1805）详论美育之作用，而美育之标识，始彰明较著矣。（席勒尔所著，多诗歌及剧本；而其关于美学之著作，惟 *Briefe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吾国“美育”之术语，即由德文之 *Ästhetische Erziehung* 译出者也。）自是以后，欧洲之美育，为有意识之发展，可以资吾人之借鉴者甚多。

爰参酌彼我情形而述美育之设备如下：美育之设备，可分为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

学校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校，皆是。幼稚园之课程，若编纸、若粘土、若唱歌、若舞蹈、若一切所观察之标本，有一定之形式与色泽者，全为美的对象。进而至小学校，课程中如游戏、音乐、图画、手工等，固为直接的美育；而其他语言与自然、历史之课程，亦多足以

引起美感。进而及中学校，智育之课程益扩加；而美育之范围，亦随以俱广。例如，数学中数与数常有巧合之关系。几何学上各种形式，为图案之基础。物理、化学上能力之转移，光色之变化；地质学的矿物学上结晶之匀净，闪光之变幻；植物学上活色生香之花叶；动物学上逐渐进化之形体，极端改饰之毛羽，各别擅长之鸣声；天文学上诸星之轨道与光度；地文学上云霞之色彩与变动；地理学上各方之名胜；历史学上各时代伟大与都雅之人物与事迹；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上各种大同小异之结构，与左右逢源之理论；无不于智育作用中，含有美育之原素；一经教师之提醒，则学者自感有无穷之兴趣。其他若文学、音乐等之本属于美育者，无待言矣。进而至大学，则美术、音乐、戏剧等皆有专校，而文学亦有专科。即非此类专科、专校之学生，亦常有公开之讲演或演奏等，可以参加。而同学中亦多有关于此等美育之集会，其发展之度，自然较中学为高矣。且各级学校，于课程外，尚当有种种关于美育之设备。例如，学校所在之环境有山水可赏者，校之周围，设清旷之园林。而校舍之建筑，器具之形式，造象摄影之点缀，学生成绩品之陈列，不但此等物品之本身，美的程度不同；而陈列之位置与组织之系统，亦大有关系也。

其次家庭：居室不求高大，以上有一二层楼，而下有地窟者为适宜。必不可少者，环室之园，一部分杂蒔花木，而一部分可容小规模之运动，如秋千、网球之类。其他若卧室之床几、膳厅之桌椅与食具、工作室之书案与架柜、会客室之陈列品，不问华贵或质素，总须与建筑之流派及各物品之本式，相互关系上，无格格不相入之状。其最必要而为人人所能行者，清洁与整齐。其他若鄙陋之辞句，如恶谑与漫骂之类；粗暴与猥亵之举动；无老幼、无男女、无主仆，皆当屏绝。

其次社会：社会之改良，以市乡为立足点。凡建设市乡，以上水管、下水管为第一义；若居室无自由启闭之水管，而道路上见有秽水之流演、粪桶与粪船之经过，则一切美观之设备，皆为所破坏。次为街道之布置，宜按全市或全乡地面而规定大街若干、小街若干，街与街之交叉点，皆有广场。场中设花坞，随时移置时花；设喷泉，于空气干燥时放射之；如北方各省尘土飞扬之所，尤为必要。陈列美术品，如名人造像，或神话、故事之雕刻等。街之宽度，预为规定，分步行、车行各道，而旁悉植树。两旁建筑，私人有力自营者，必送其图于行政处，审为无碍于观瞻而后认可之；其无力自营而需要住所者，由行政处建设公共之寄宿舍，或为一家者，或为一人者，以至廉之价赁出之。于小学校及幼稚园外，尚有寄儿所，以备孤儿或父母同时作工之子女可以寄托，不使抢攘于街头。对于商店之陈列货物，悬挂招牌，张贴告白，皆有限制，不使破坏大体之美观，或引起恶劣之心境。载客运货之车，能全用机力，最善。必不得已而利用畜力，或人力，则牛马必用强壮者，装载之量与运行之时，必与其力相称。人力间用以运轻便之物，或负担，或曳车、推车。若为人舁桥挽车，惟对于病人或妇女，为徜徉游览之助者，或可许之。无论何人，对于老牛、羸马之竭力以曳重载，或人力车夫之袒背浴汗而疾奔，不能不起一种不快之感也。设习艺所，以收录贫苦与残疾之人，使得于能力所及之范围，稍有所贡献，以偿其所享受，而不许有沿途乞食者。设公墓，可分为土葬、火葬两种，由死者遗命或其子孙之意而选定之。墓地上分区、植树、蒔花、立碑之属，皆有规则。不许于公墓以外，买地造坟。分设公园若干于距离适当之所，有池沼亭榭、花木鱼鸟，以供人工作以后之休憩。设植物园，以观赏四时植物之代谢。设动物园，以观赏各地动物特殊之形状与生活。设自然历史标本陈列所，以观赏自然界种种悦目之物品。设

美术院，以久经鉴定之美术品，如绘画、造像、及各种美术工艺，刺绣、雕镂之品，陈列于其中，而有一定之开放时间，以便人观览。设历史博物院，以使人知一民族之美术，随时代而不同。设民族学博物院，以使人知同时代中，各民族之美术，各有其特色。设美术展览会，或以新出之美术品，供人批评；或以私人之所收藏，暂供众览；或由他处陈列所中，抽借一部，使观赏者常有新印象，不为美术院所限也。设音乐院，定期演奏高尚之音乐，并于公园中为临时之演奏。设出版物检查所，凡流行之诗歌、小说、剧本、画谱、以至市肆之挂屏、新年之花纸，尤其儿童所读阅之童话与画本等，凡粗犷、猥亵者禁止之；而择其高尚优美者助为推行。设公立剧院及影戏院，专演文学家所著名剧及有关学术、能引起高等情感之影片，以廉价之入场券引人入览。其他私人营业之剧院及影戏院，所演之剧与所照之片，必经公立检查所之鉴定，凡卑猥陋劣之作，与真正之美感相冲突者，禁之。婚丧仪式，凡陈陈相因之仪仗、繁琐无理之手续，皆废之；定一种简单而可以表示哀乐之公式。每年遇国庆日，或本市本乡之纪念日，则于正式祝典以外，并可有市民极端欢娱之表示；然亦有一种不能越过之制限；盖文明人无论何时，总不容有无意识之举动也。以上所举，似专为新立之市乡而言，其实不然。旧有之市乡，含有多数不合美育之分子者，可于旧市乡左近之空地，逐渐建设，以与之交换；或即于归址上局部改革。

要之，美育之道，不达到市乡悉为美化，则虽学校、家庭尽力推行，而其所受环境之恶影响，终为阻力，故不可不以美化市乡为最重要之工作也。

《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

(一九三〇年)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文籍之失散,不知从何时起,但大批的失散是民国六、七年到十年的事。这些档案及文籍,在大库中虽然不是科学的排列着,但总没有拉乱、没有分散。不幸开始移动者缺少公心,不知史料的价值,一层一层的剥削,拿去宋板书,拿去好看的文件,而把最后的、最大的一堆,堆到午门、端门门洞中。又不幸为一个妄人卖了,几乎走到唐山变做还魂纸。中间又经数年的展转,才于民国十八年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买入。公家旧物仍归公家,其中损失已经不可计数了,但毕竟大部分依旧归到公家,还是痛定后差可安慰的事。

这次买回,在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具有甚大的决心,牺牲了甚多其他工作,然后成就。所有档案不幸的历史,及我们这次努力,已另有专文论叙。我在这里亦提出两个意思,以备同志者之留意,借当叙说这个史料集刊编行之意义。

第一 历史中直接的材料与间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别。以前修史者之滥用间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是一件不幸的事,应该是以后治史学者所急当纠正的。例如辽史之成,由于删契丹列朝之实录。删芟实录那能成信史?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这犹可说《辽史》成于胡元之朝,脱脱所领之局做不出学术上的大业。然试看马、班以后诸纪传史家,那一位不是在那里抄实录、抄碑传?哪一位不是曾经充分利用过直接材料?我们展读一部纪传的史,每每感觉全是些人名、官名,千人一面,千篇一腔,一

事之内容不可知,一人之行品不易见。这岂不是删削实录、碑传的结果,只剩了架子,而把知人论世的菁华遗略吗?即使那些做实录、做碑传者,并没有忌讳,没有成见,没有内外,已因和我们观点之不同,他们所据直接材料以删削者,不正合于我们的要求;何况做实录者本有所讳,做碑传者本专务表扬,则有意的颠倒,乃至改换,是不可免的呢!史料愈间接愈不可靠,这道理本是极明显的。假如民国初年修清史者知道史学的要求,不能以删削官书、碑状满足之,则这些大库档案,正该由他们调去整理的,然而他们不做。我们希望我们这次的整理档案,开些以后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

第二 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价值上各有短长,合起来各有独到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大约官府的记载失之于讳,私人的记载失之于诬。私人记史事,由于亲身经历者固多,而最多是凭借传闻,传闻是容易失实的。人都不能无好恶,而私人立志记史事,自不免于感情的表率,故恰和官书的方向相反,而各不得其平。例如建文遗民之记逊国,明亡遗民之论虏事,其志可敬,其辞或不免过甚,这些,反靠官书去给他打个折扣。然官府文籍,多局于一类的事迹,不如私人记载之备各方面。且私著之没有官府的立场,是最可宝贵的,所以私著毕竟是史料的大源。官府文籍中无论直接的史料如档案,间接的史料如“国史”“方略”等,都因他只说一面的话,而有些靠不住;然而许多事究竟只有他去记,而且日月不苟,文件存列,我们可借档案知道一事之最直接的记载。所以官府记载仍同样不失为史料大源。守质者、懒惰者专依赖官书;好奇者、涉猎者专信些私家不经之谈,都不算史学的正轨。我们相信官文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呢。

我们整理这些档案,在将来可以有多少成绩,目下全不敢说。

只愿做这事业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记载、而不安于抄成书的同志。这便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据《明清史料档案甲集》第一本，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0年出版

致张人杰函

（一九三〇年）

静江先生大鉴：

绍兴志成等箔庄，因漏税嫌疑，受扣货充公处分在案。然据多数商人证明，彼等实未尝漏税，而此案则全由旧公栈职员与旧税局之缪葛而起。其中曲折，想省政府诸公亦已发见，故有从宽结案之议。在商人为维护政府威信起见，于名义上、物质上稍有损失，亦愿服从。惟运货半数充公，尚觉损失太巨。先生素持宽大，可否改为补完额税，并酌定罚金若干元（如以数百元为限最好）。如是，则各方面均过得去，而此案可结，未知尊意如何？附奉节略一通，请鉴。专此，并祝
勋祺

据蔡元培手稿

徐宝璜行状

（一九三〇年）

先生讳宝璜，字伯轩，姓徐氏，江西九江人。幼而岐嶷，七岁失

怙，居丧，哀毁如成人。就学于邑之文化学堂，试辄冠曹。年十二，依其世父子鸿公于京师，先后肄业于汇文中学校、北京大学校。子鸿公曾留学日本，与黄公克强等组织国民教育会，倡导革命。返国后，仍潜谋不懈。先生亲承警效，濡染至深，后日之热心党国，已树基于童年矣。

中华民国元年，先生考取留美官费生，入米西庚大学，习经济、新闻等科，好学不倦，声誉日盛。三年，子鸿公以众议院议员，力抗袁氏，罹难。先生闻耗，痛不欲生，人以是愈多之。

五年，归国。元培适长北京大学，闻其贤，聘为教授，兼校长秘书，及新闻学会主任。九年，元培兼任民国大学校长，因事去国，请先生代理民大校长。民大素无基金，惟恃募捐，先生奔走呼吁，勉力支撑，校务渐有进展。

十七年，任盐务学校校长。是校辖于盐务署，校长之进退，往往视政局为转移，一岁数易，无能久于其位者；而校款仰给盐署，或不时支付，先生则力请于署长，指拨高线公司标价一款以为基金，而是校之根底，始较前巩固；添置化验室，以重实习，设备始渐臻完美；改订任用条例，以广出路，而学生始免用非所学之感。任事二年，殚精竭智，劳怨不辞，而先生之疾，即伏于是矣。

历任华盛顿会议外交后援会主任，全国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教授兼总务主任，北平政治分会秘书兼第三股主任，京华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注册部主任。或黽勉从事，或循循善诱。著有《货币论》、《新闻学》等书，见重士林。性和易，而律己甚严，尝书铭座右以自励。素尚俭，而不吝施与。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学授课，猝患晕厥，阅三日卒，享年三十七岁。

元配文夫人，早歿。继配蔡夫人，侧室梅氏。子四：厚仁、厚

义，文出；厚尧，蔡出；厚舜、女一、厚智，梅出。

余等与先生共事大学，十有余载，良朋骤失，痛何如之！不辞固陋，而为之状，庶当世君子有所采焉。

蔡元培状

据江西九江《徐氏宗谱》（徐厚舜抄录提供）

题孟容画稿

（一九三〇年）

吾国文人派与画院派之别：文人之作，大都气韵生动，寄托遥深，而放者为之，或流于疏脱；画院之作，大抵界画精细，描写逼真，而拘者为之，或失之板滞。孟容先生，折衷两派，兼取其长，诚出色当作，有艺术价值之作也。

据陇西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

题文伯子遗墨*

（一九三〇年）

虎虎有生气，器器远俗尘。何须讳摹仿，特性自常新。

据《文社月刊》第1期（1933年5月出版）

* 文成郁，字章伯，一字伯子，四川秀山人。据他的门人杜锡五1932年2月7日致蔡元培函称：“十九年蒙赐题先师文伯子遗墨，至深感谢。”

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

(一九三〇年)

记者：蔡先生以前曾看过《时代画报》没有？

蔡：看过，而且很喜欢看。

记者：不知先生有什么指教没有？

蔡：我以为画报实在是社会上极需要的一种刊物。我们中国太多的是看不见的东西。譬如文章，不错，文章里面有什么东西都讲到的，但是尽使他形容得多少美丽，描写得多少真切，结果我们仍不过是读到了文章。峨眉山、希马拉亚山的高，莱芒湖、西湖的美，万里长城、凯旋门的雄伟，尼加拉瀑布的壮大等等；读文章总不如见到了形状来得更可以感动。况且从文章里读来的和照相里看到的，根本是两样东西，印象也不同。例如世界的名画，当然我们没有几个人能有那种机会亲自去看。哄动一时的新闻与人物，我们也不能每次在场，或是按户去拜访，那么有了画报，多少便可以去安慰这样渴望的一部份了。当然，如能每一样都能见到真迹是更幸福的事，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极赞成有图画的刊物。说大一些，竟然是极有关系于国家社会的前途的。希望你们努力做去，你们的责任是极大的，你们的功劳实在不小。

记者：承蒙蔡先生赞许，我们当然要更加努力。

蔡：我还希望你们能多征集些工艺美术的材料。

记者：是的，这是在我们计划中的。关于工艺美术，我们也希望你赐教些意见。

蔡：我们中国在唐代前后极是注重工艺美术的。便是工艺美

术也是在那时候最兴盛。这可以算是我国文化的全盛时期。我国的绘画本来就偏重于图案方面，工艺美术因此有很好的成绩是意中事。

记者：先生对于欧洲的图画有什么意见？

蔡：那是一国有一国的特长，我是没有不喜欢的。

记者：先生以为我国的图案是否应当去受外国的影响？有许多人以为我国的图案画当完全保持他固有的特趣，是不宜渗入些异国情调的。

蔡：当然一方有一方的理由。不过我以为如能参考了外国的作品，采取得当，而溶化在一起，造成一种新中国的图案画，以应付现时代的需求，是也未始不可的。

记者：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陶瓷试验场已有不少的出品了吧！

蔡：成绩还不差。我国的陶器，本来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的一种。但是历来已少有人去注意，制瓷不过供日用的器皿，只图金钱，但知模仿前代而无有创造，因之缺少了改进，一天天退步下来，反而不及外国远远了。我们早就觉察到这一种落后的羞耻，因此有陶瓷试验场的设立，俾我国固有的一种艺术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记者：先生以前提倡的“美育”，现在外面又有许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了，是不是？

蔡：是吧？我以前曾经很费了些心血去写过些文章，提倡人民对于美育的注意。当时有许多人加入讨论，结果无非是纸上空谈。我以为现在的世界，一天天望科学路上跑，盲目地崇尚物质，似乎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只为了吃面包，以致增进贪欲的劣性，从竞争而变成抢夺，我们竟可以说大战的酿成，完全是物质的罪恶。现在外面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议论很多。但是一大半只知裁兵与禁止

制造军火；其实仍不过是表面上的文章，根本办法仍在于人类的本身。要知科学与宗教是根本绝对相反的两件东西。科学崇尚的是物质，宗教注重的是情感。科学愈昌明，宗教愈没落，物质愈发达，情感愈衰颓，人类与人类一天天隔膜起来，而互相残杀。根本是人类制造了机器，而自己反而成了机器的奴隶，受了机器的指挥，不惜仇视同类。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是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到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那么，虽然不能说战争可以完全消灭，至少可以毁除不少起衅的秧苗了。

据陇西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

复胡朴安函

（约在一九三〇年以前）

朴安先生大鉴：

奉惠书，知创设俭德储蓄会，甚有成效，钦佩之至。属写月刊封面，照式写一纸奉上，请正。专此，敬颂
发展

蔡元培敬启 二月十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胡朴安函

(约在一九三〇年以前)

朴安先生大鉴：

奉惠书，及中国文会草章，甚佩盛举。列名发起，谨当如命。题签奉上，作文则恐须稍缓，请谅。先此奉复，祇祝撰福

弟蔡元培敬启 十月十九日

据蔡元培手札

复周太玄电

(约在一九三〇年以前)

太玄先生：来函敬悉。属事研究院无可设法，拟向别方商之，请将生物学海滨实验场及淡水实验场之计画书、建设书，经由西伯里亚寄上海亚尔培路二〇五号。蔡元培。

右电请译成法文发去。

Monsieur T. C. Tchéou :

31 Avenue La Place

Arceuil, Seine

France

据蔡元培手稿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